

红岩

沙坪事件

紅
HONG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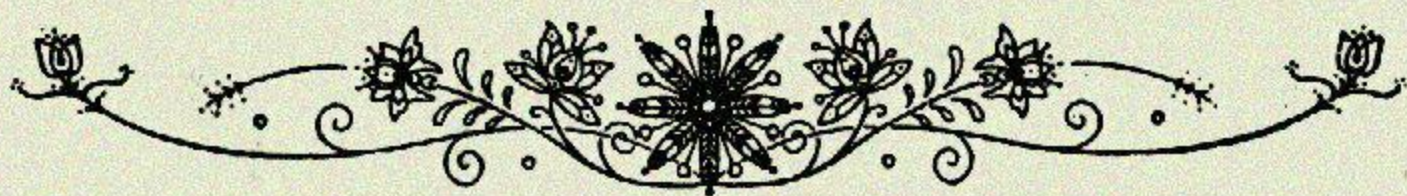
岩
YAN

(三)

沙坪事件

原著	罗广斌	楊益言
改編	可	蒙
繪圖	韓和平	罗盘
	金奎	顧炳鑫

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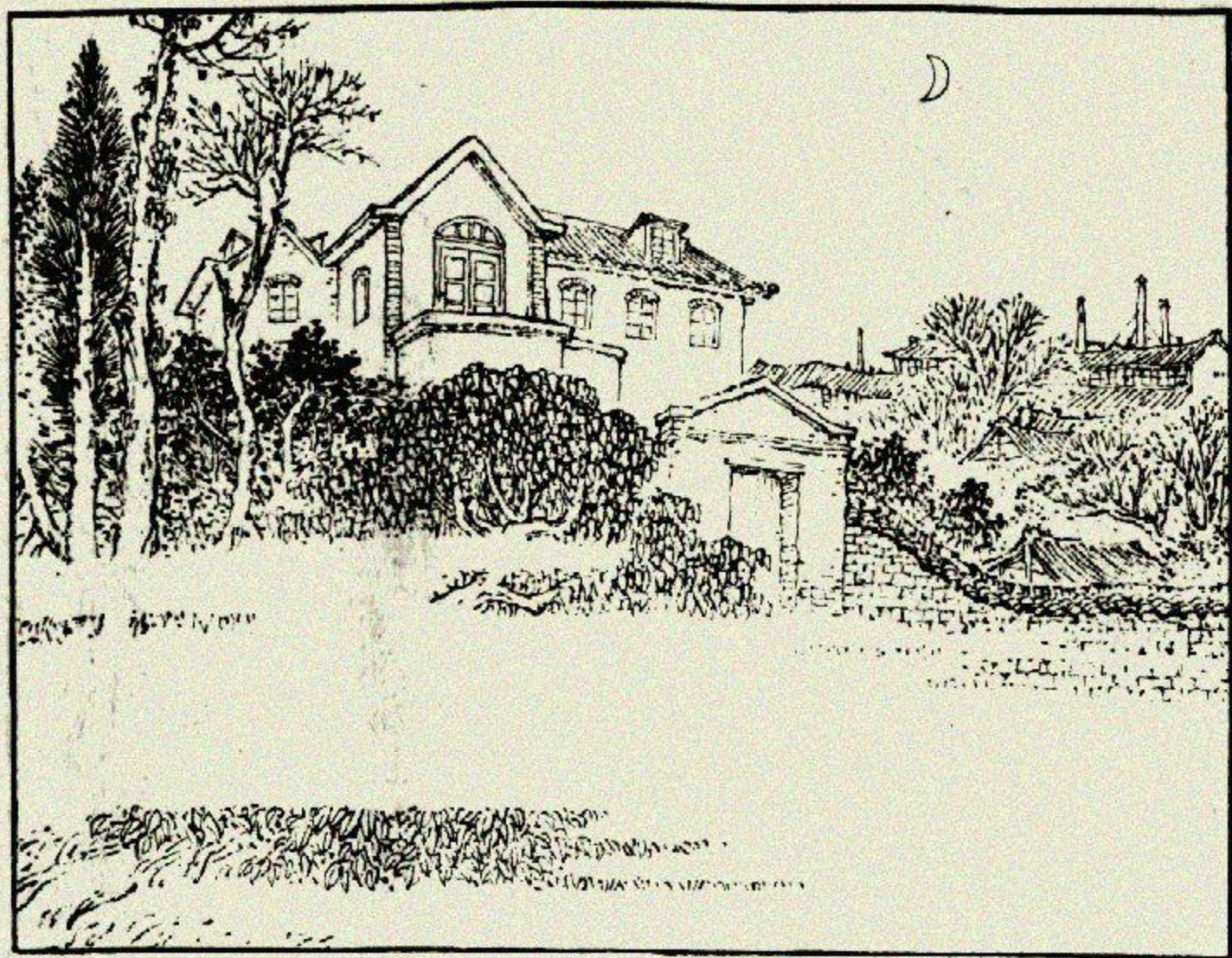


前 記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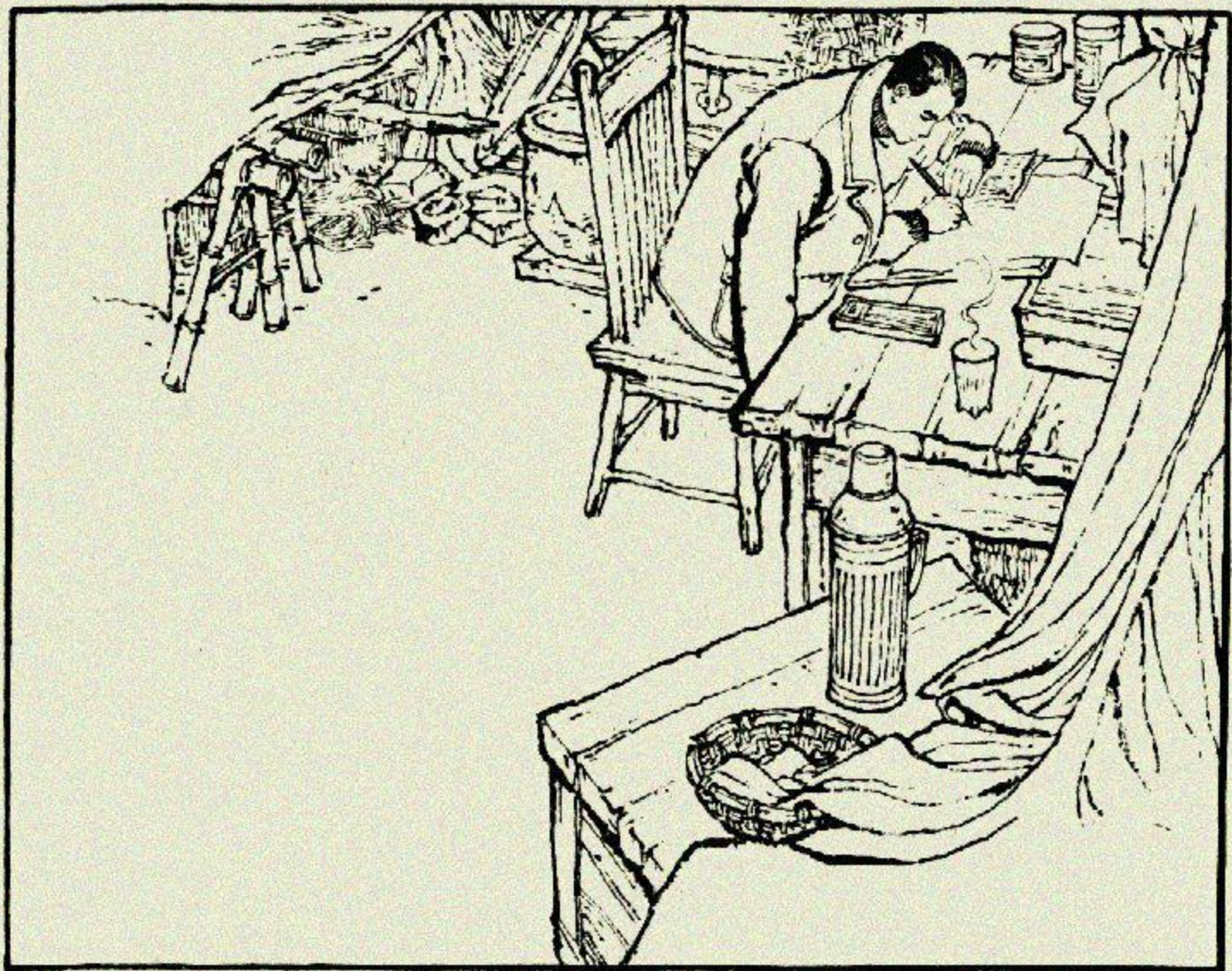
《紅岩》出版以后，深受广大讀者歡迎。讀過這部小說的人，很難忘懷書中所描寫的許雲峯、成崗、江姐、齊曉軒、劉思揚……這些英雄人物的形象，他們在同敵人鬥爭中所表現出來的崇高品質，深深打動讀者的心靈，使讀者受到深刻的階級教育。

為了滿足讀者需要，我們選擇這部長篇小說編繪為連環畫，全書分為八冊。內容從國民黨反动派垂死掙扎，搜捕共產黨人和進步人士起，直到革命志士越獄，美蔣秘密監獄——中美合作所毀滅為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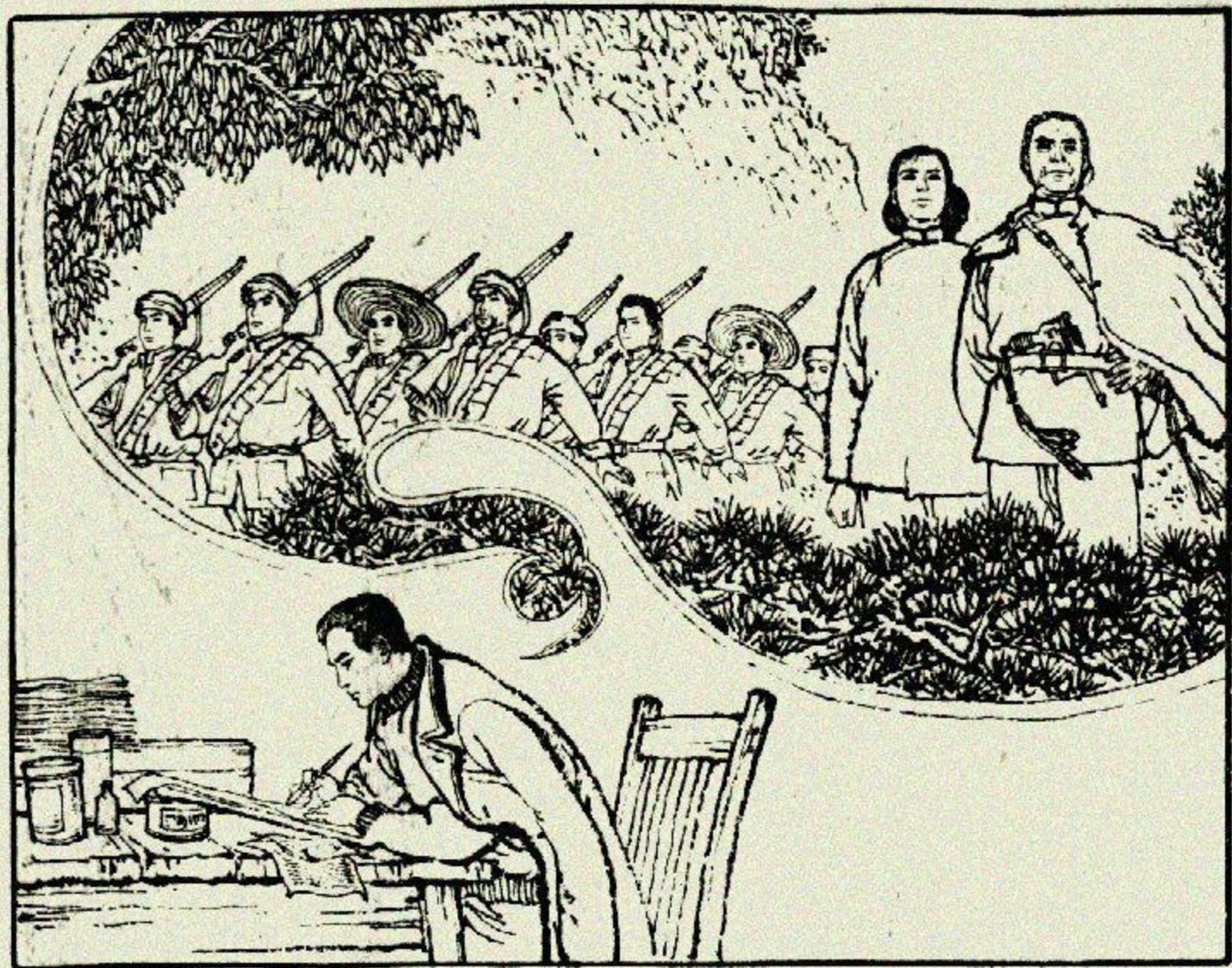
我們的意圖是想通過連環畫，使青少年了解革命事業的艱苦，珍視今天的幸福生活，繼承革命先烈的戰鬥傳統，作革命事業的接班人。同時使更多的讀者認識到：在國民黨反动派統治的黑暗歲月里，無數先烈為了爭取革命的勝利，如何同敵人進行堅決的鬥爭。他們的英雄事跡，將進一步地鼓舞我們建設社會主義的信心與激情，在階級鬥爭、生產鬥爭、科學實驗的三大革命運動中，戰勝前進道路上的困難，取得更大的勝利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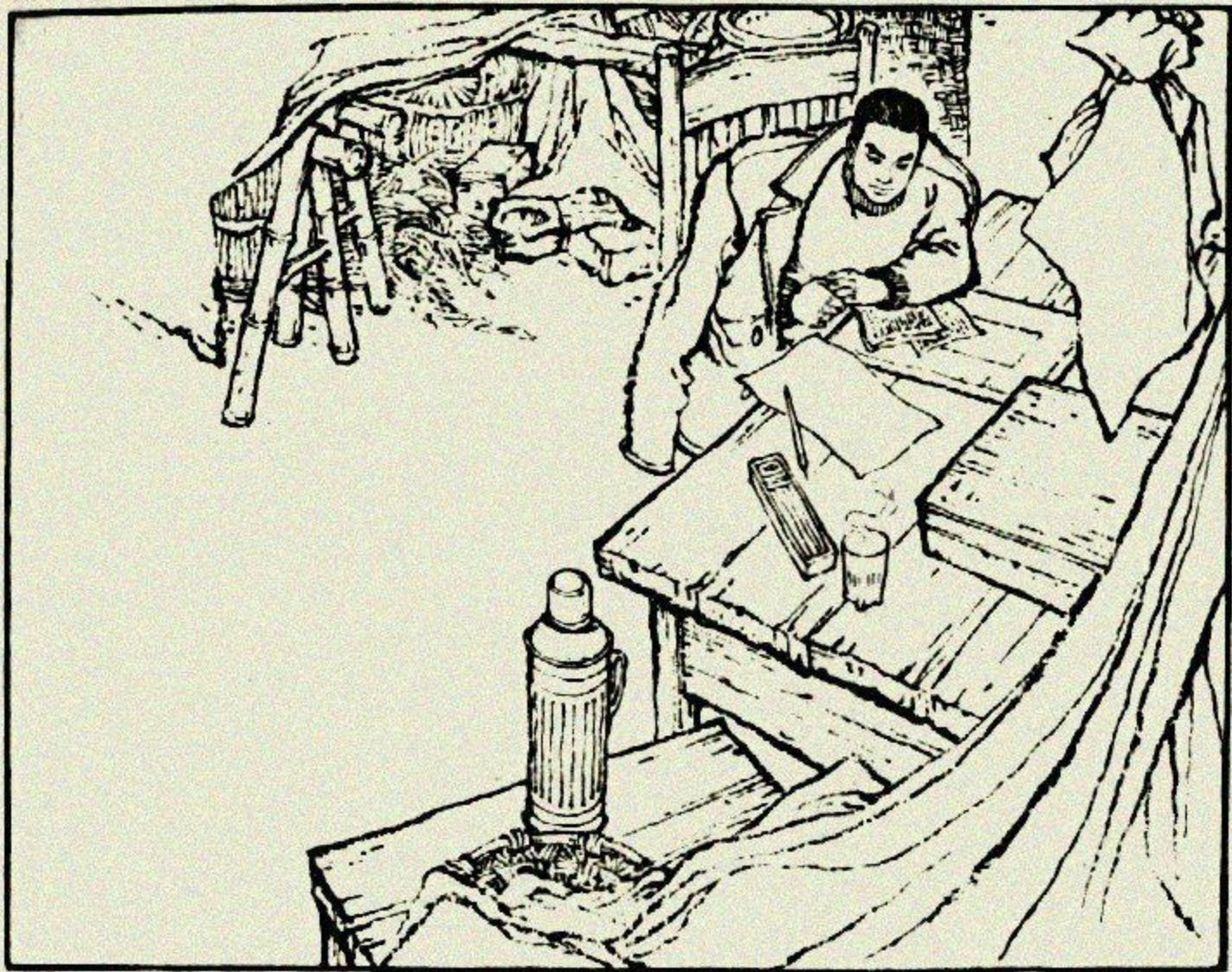
(1) 时间已是夜半，重庆长江兵工总厂修配厂四周很沉靜，听不到一点声音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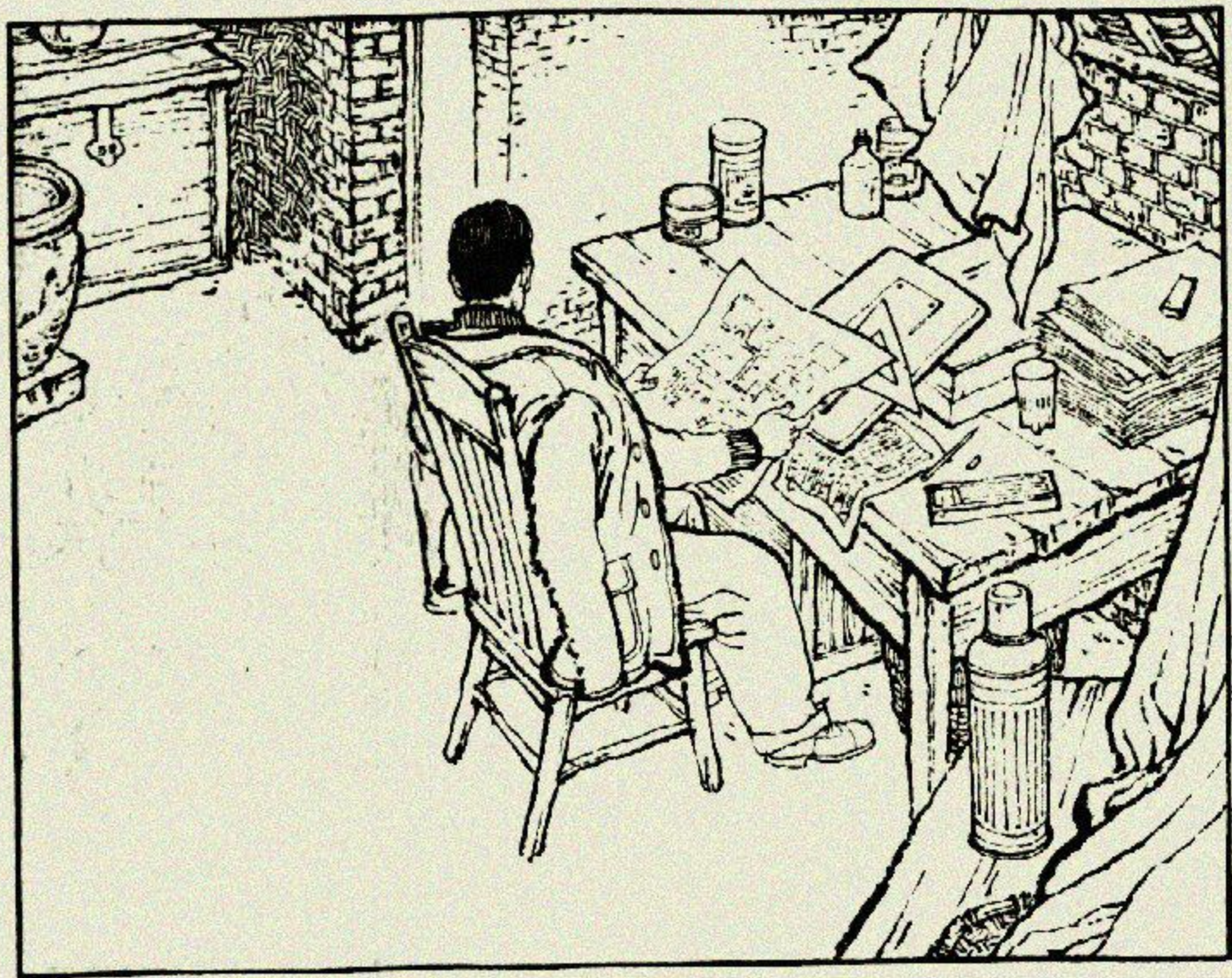
(2) 成岗这时伏在储藏室里的小桌上，紧张地刻写着《挺进报》。储藏室的天地是小的，《挺进报》的影响却是大的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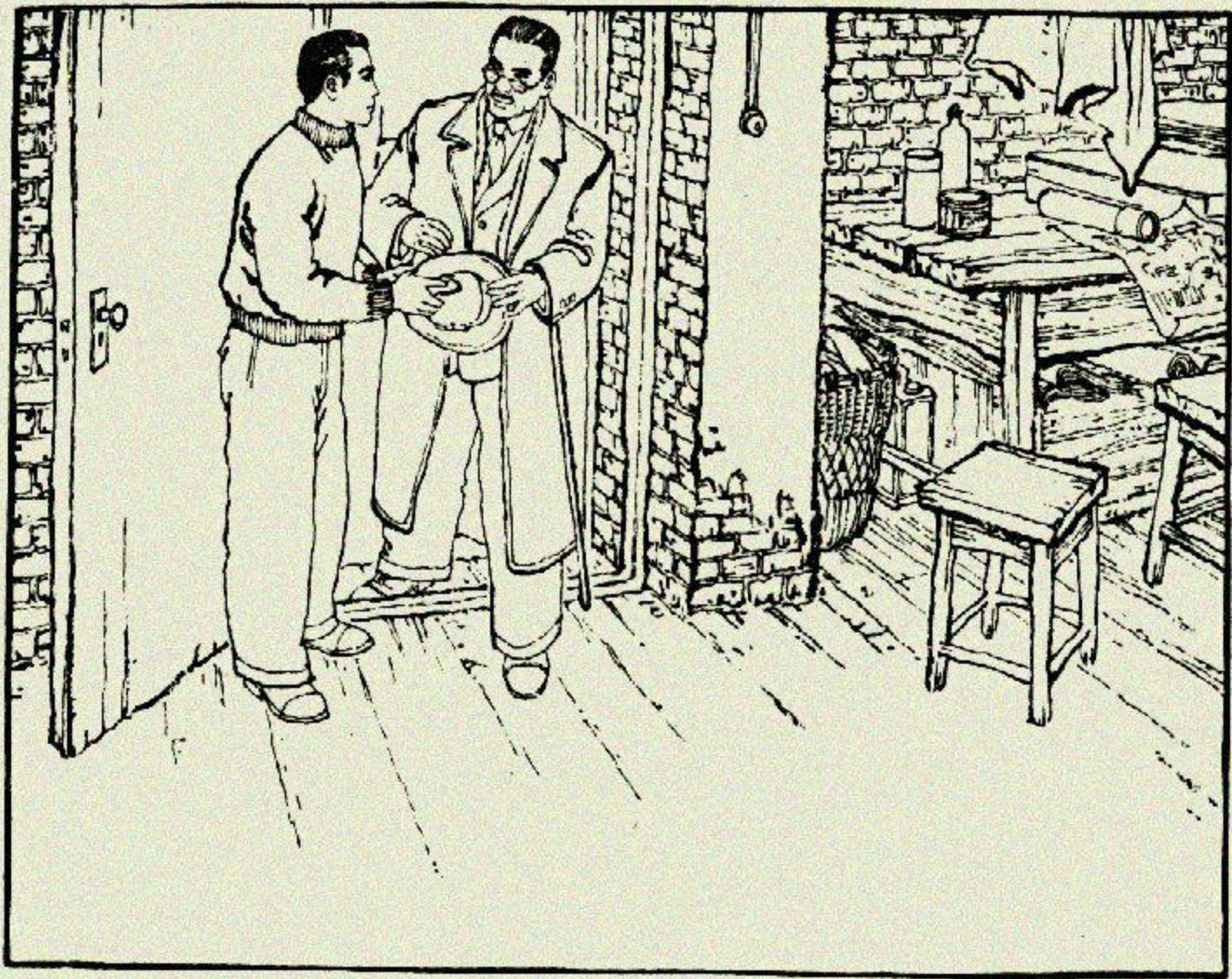
(3) 成岗聚精会神地刻写着，蜡纸上出现了这些令人兴奋的字迹：“随着全国大反攻的到来，川北、川东等地农村抗丁抗粮的斗争，蓬勃发展……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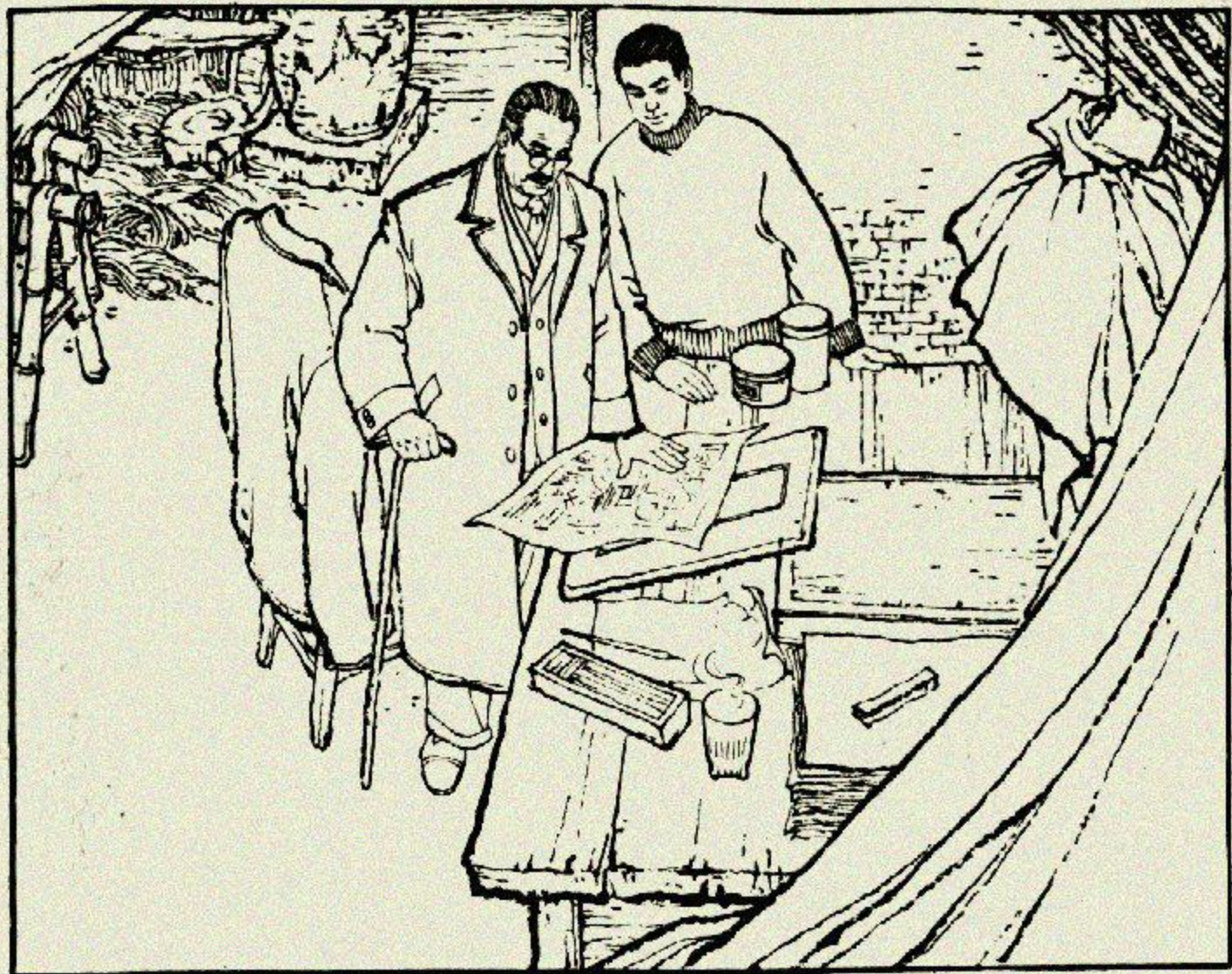
(4) 写完以后,成岗一字一句地校对了一遍。校对完了,他轻松愉快的伸了伸懒腰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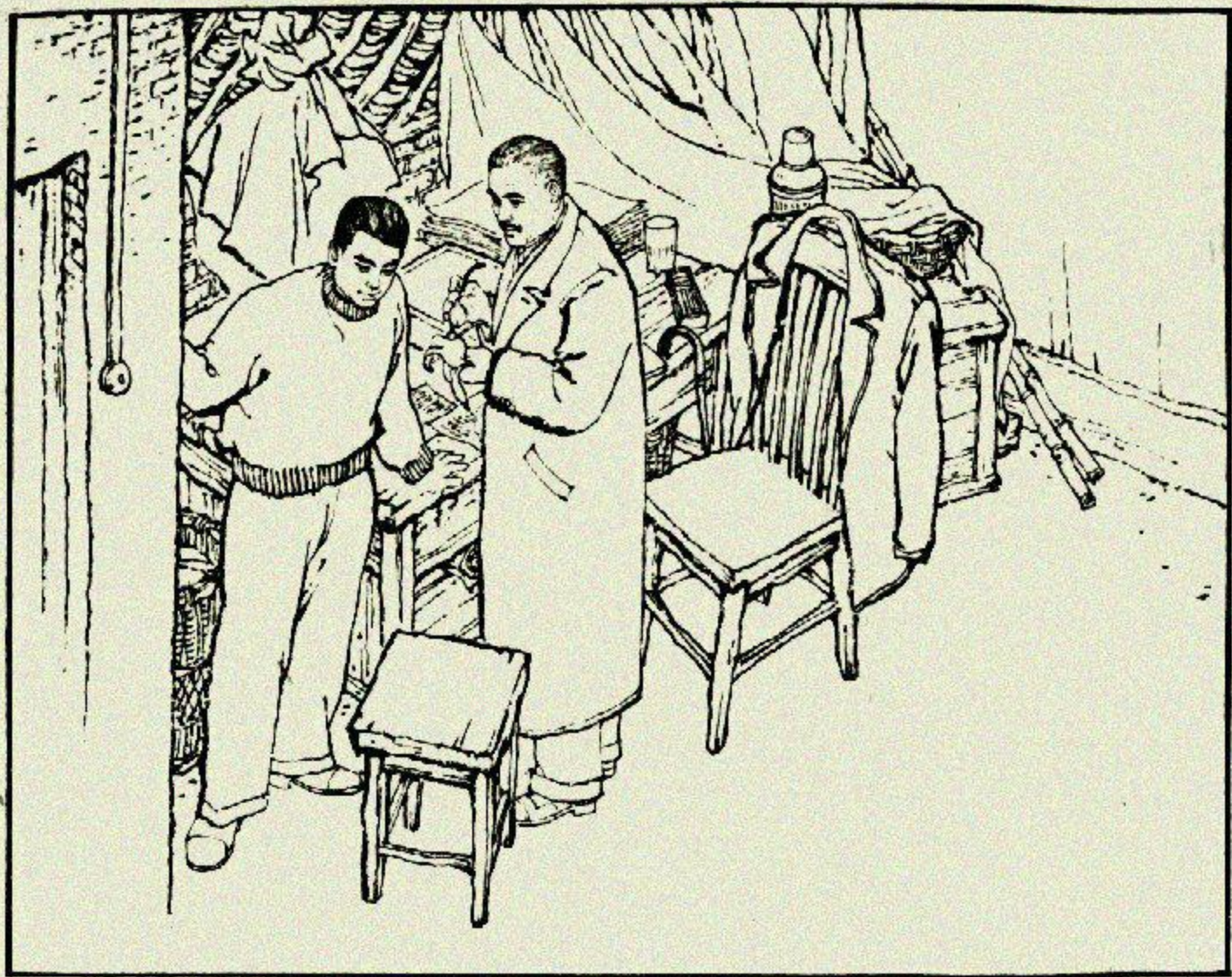
(5) 成岗为了使《挺进报》印得更多更好，节省体力和时间，曾想设计脚踏平板印刷机；他见时间还早，便拿出图纸，一边想，一边写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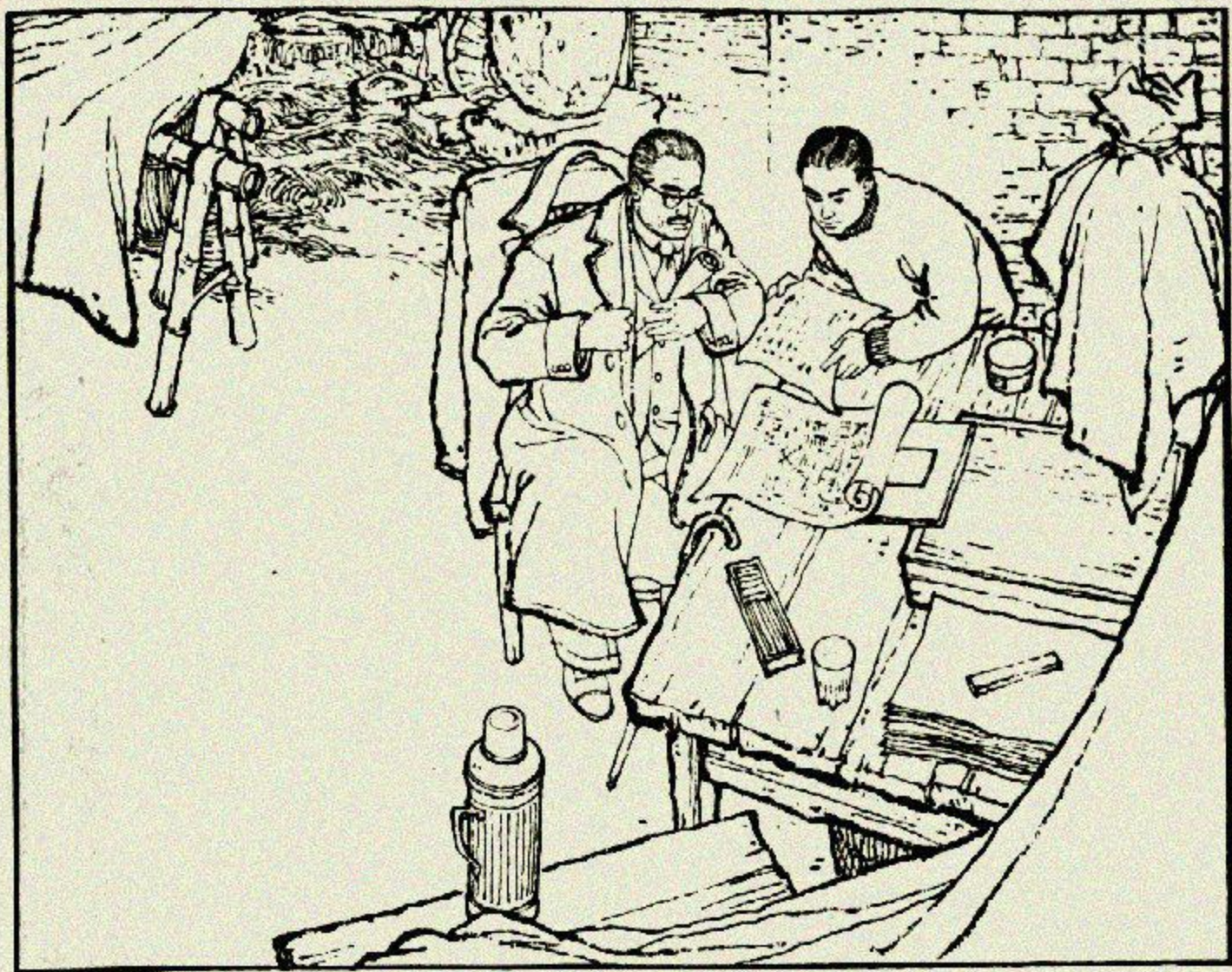
(6) 突然, 门外传来脚步声, 接着“剥剥剥”三响敲门声, 成岗立即起身开门, 接过来人手上的帽子, 高兴地说: “李敬原同志, 你来了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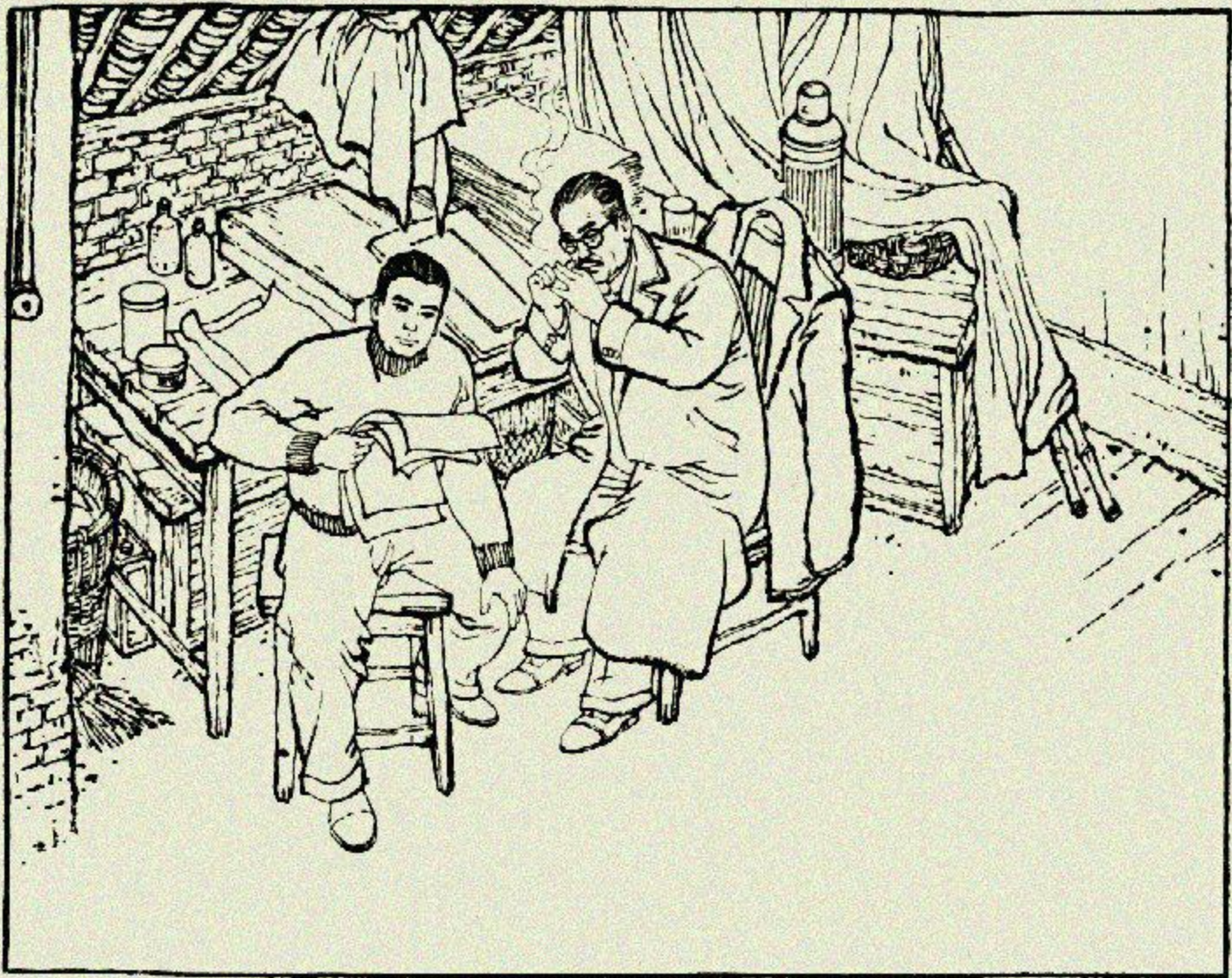
(7) 老李到这里已来过好几次了，他是个干练而深沉的人，三言两语便说清问题，对工作则要求严格。见了图纸，笑着问成岗道：“你又在设计新油印机？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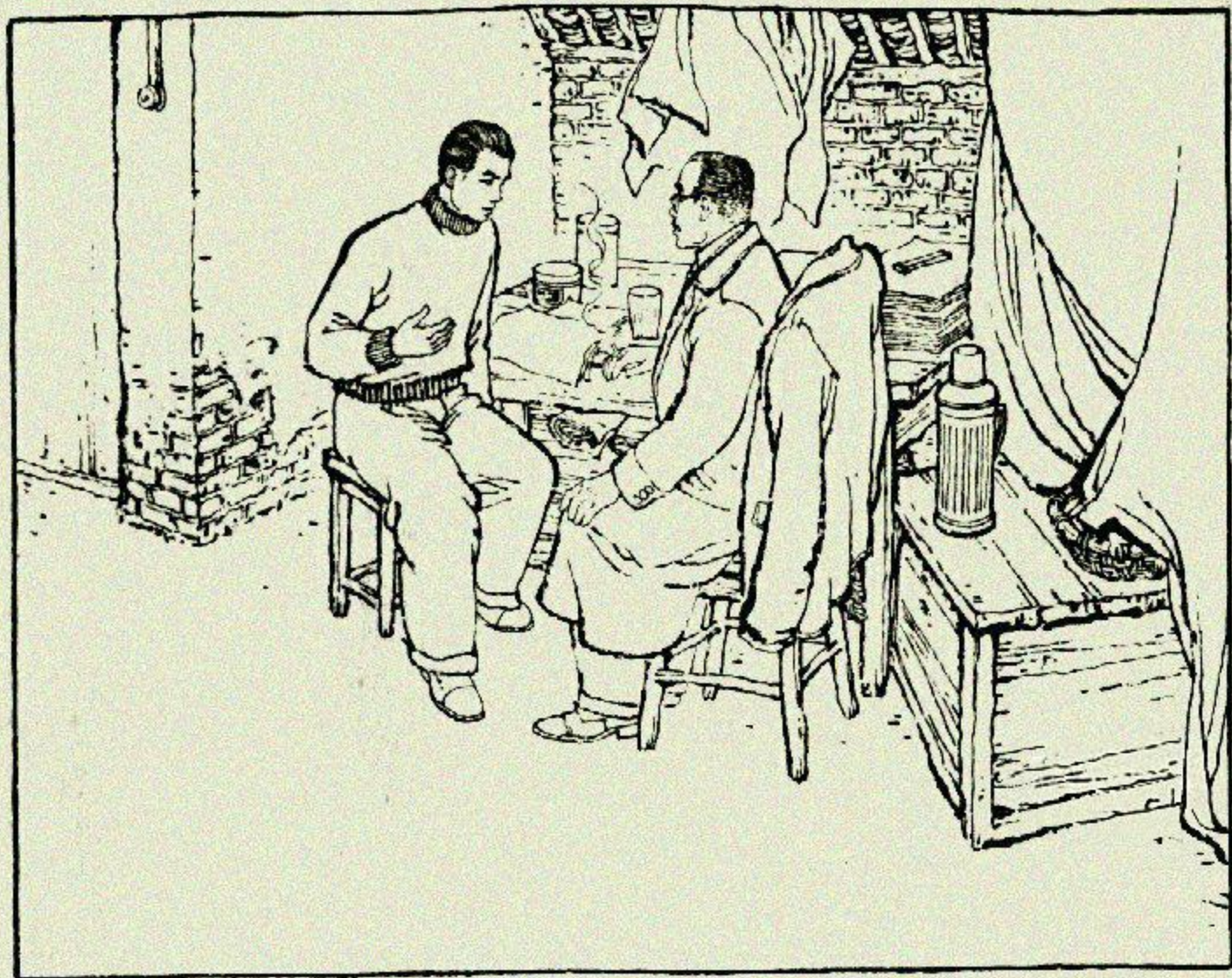
(8) 不等成岗开口，他接着关爱地说：“不要老是无休止地干，弓弦张得太紧，是会断的。”成岗笑着说：“拖不垮的，愈干愈来劲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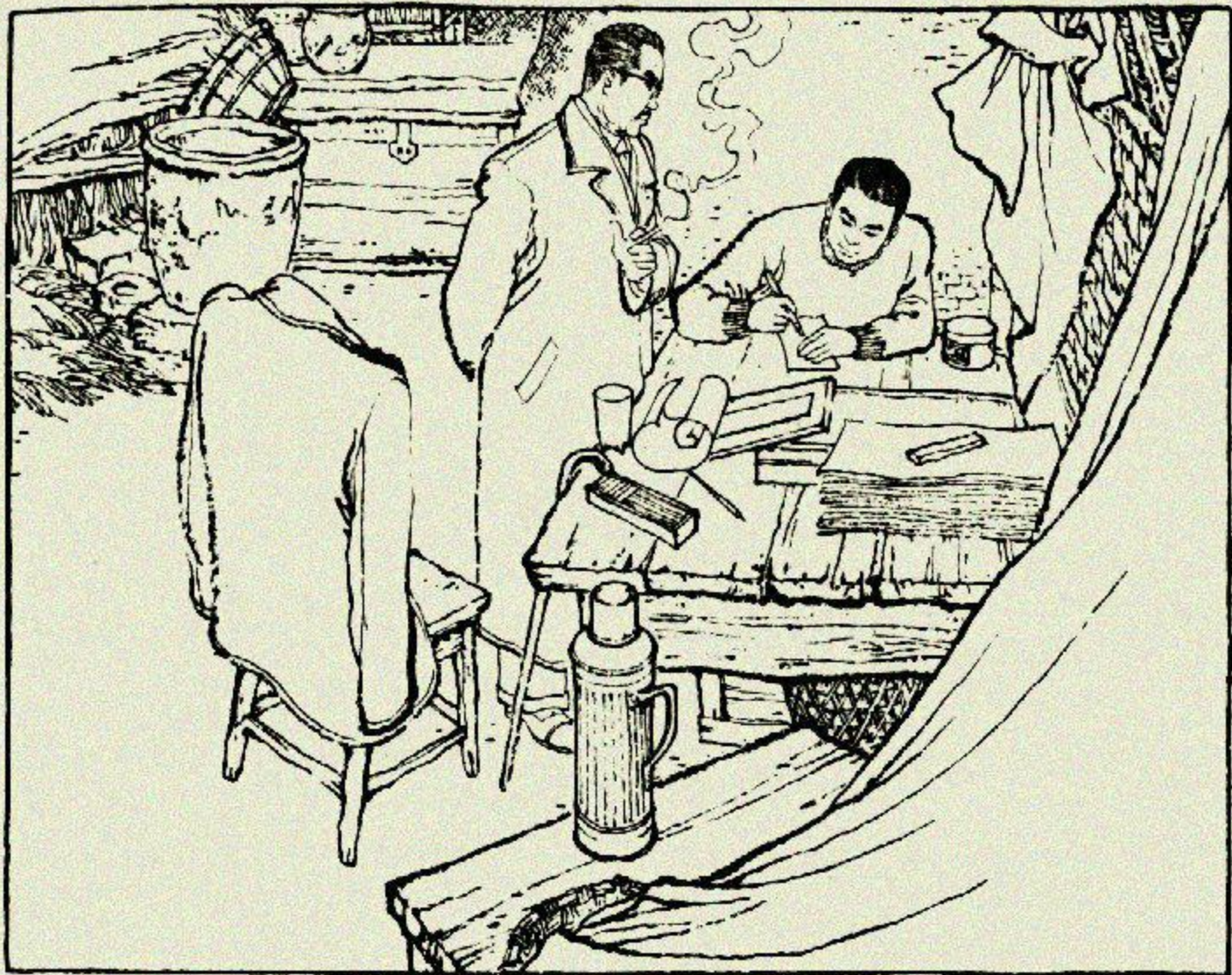
(9) 李敬原掏出新闻记录稿交给成岗。成岗一看,字迹和过去一样,秀丽工整,看得出,这个负责收录新华社广播的同志,是个热情为党工作的人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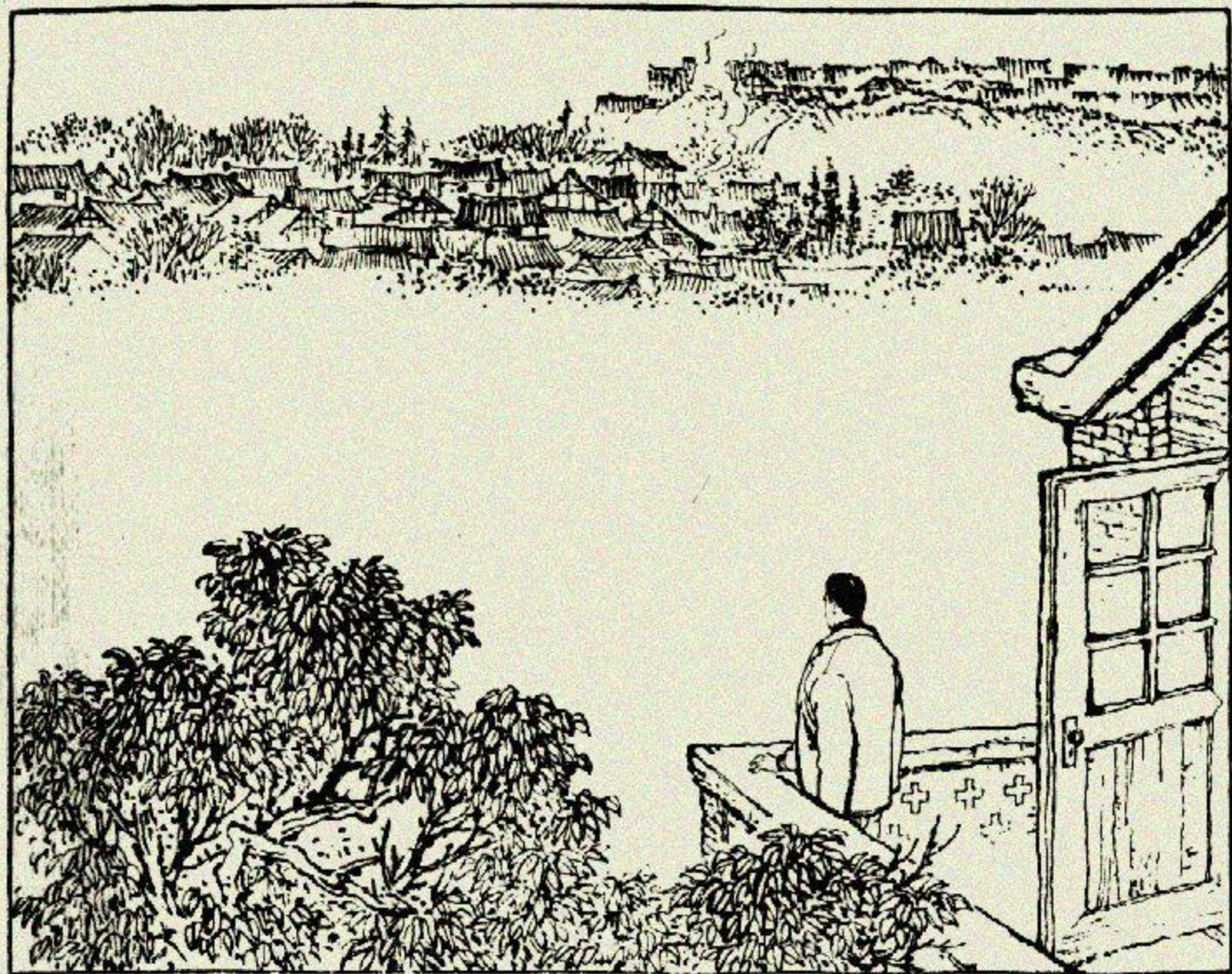
(10) 过去的一些猜测又浮上成岗心头：“他是个什么样的人？也许，白天和我一样，有公开的职业，晚上则不知疲倦地收听解放区广播，一年到头没有休息……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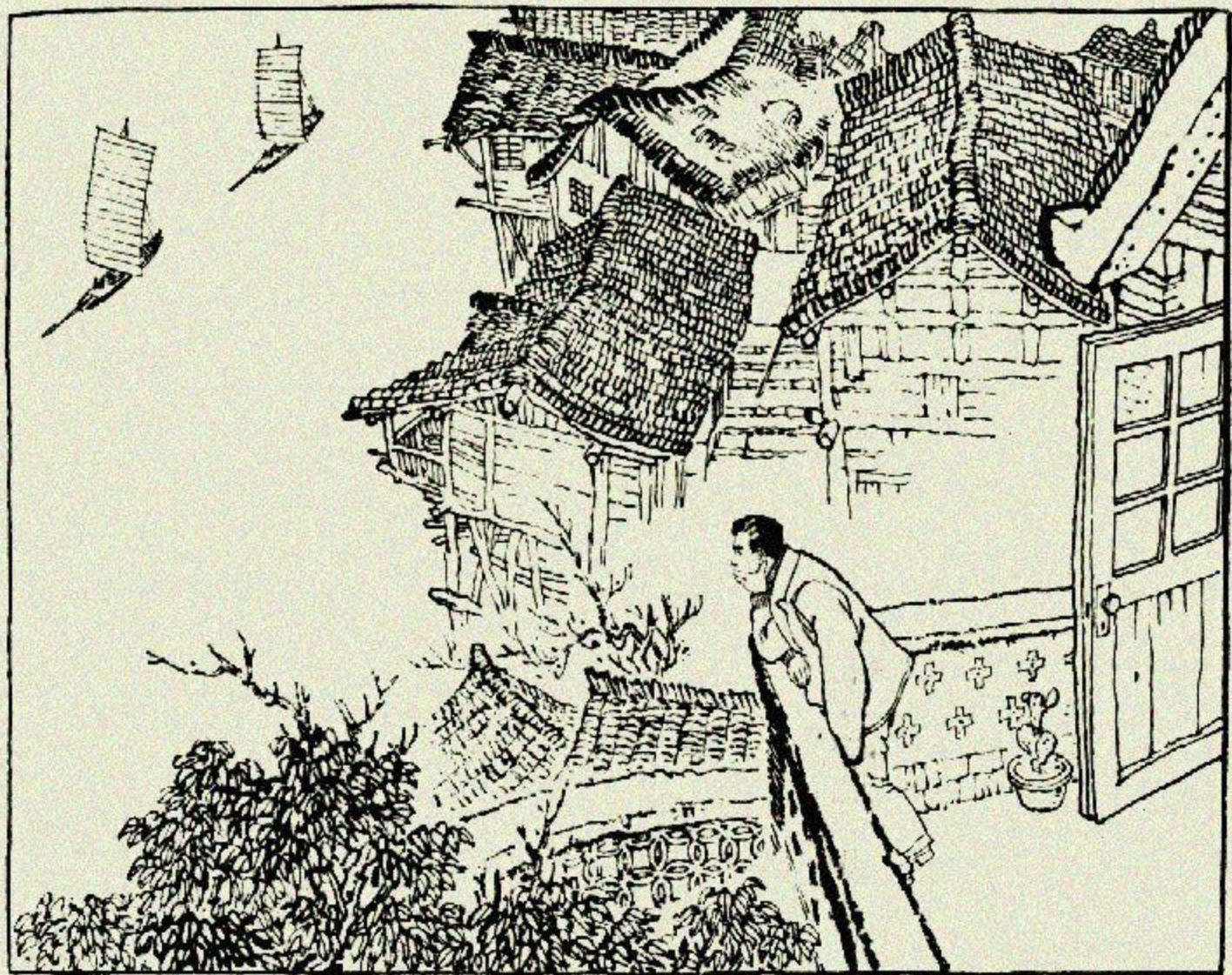
(11) 成岗向老李提出了要求：“让我不签名的写封信给他。我知道，这违反秘密工作原则。我只写这一次，表示敬意。”老李说：“好，只此一次，你写简单一点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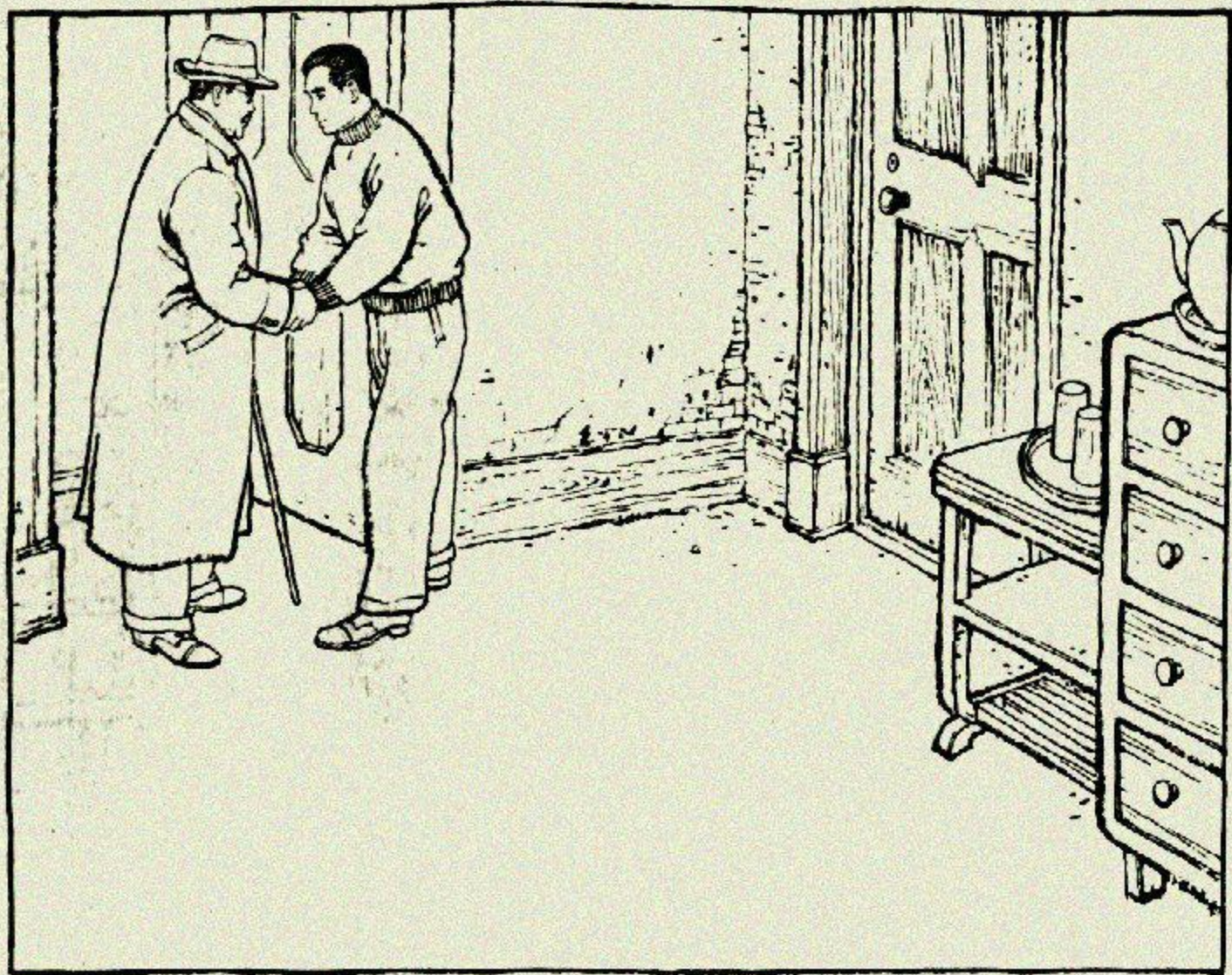
(12) 成岗想说的话实在太多了,不知怎么写,才能表达自己的感情,最后他写上一句简单而准确的话:“致以革命的敬礼!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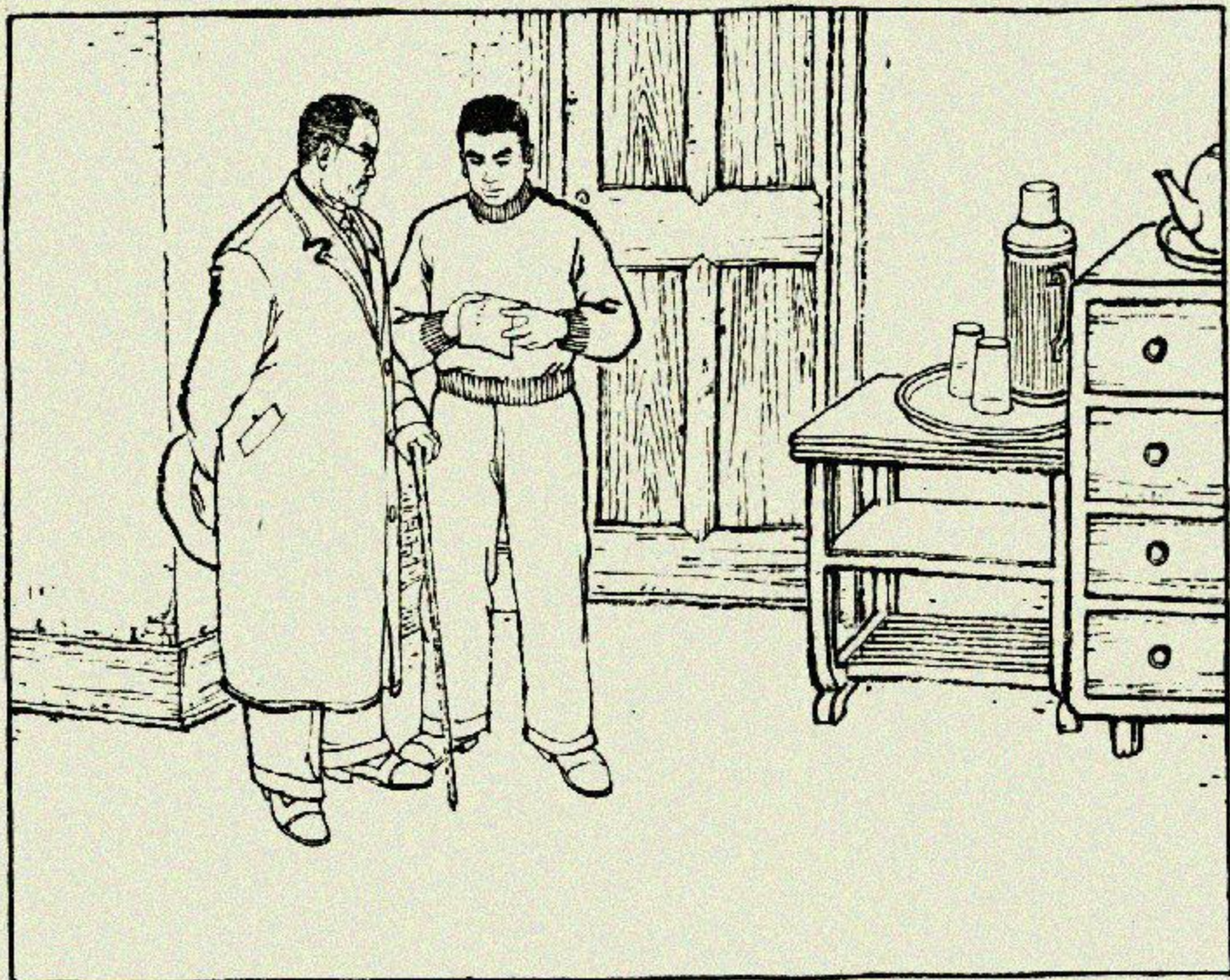
(13) 这天傍晚，成岗踱到阳台上。见过去特务纵火的地方，工人利用准备扩厂的建筑材料，新建了许多房屋。他笑着：胜利果实是从斗争中得来的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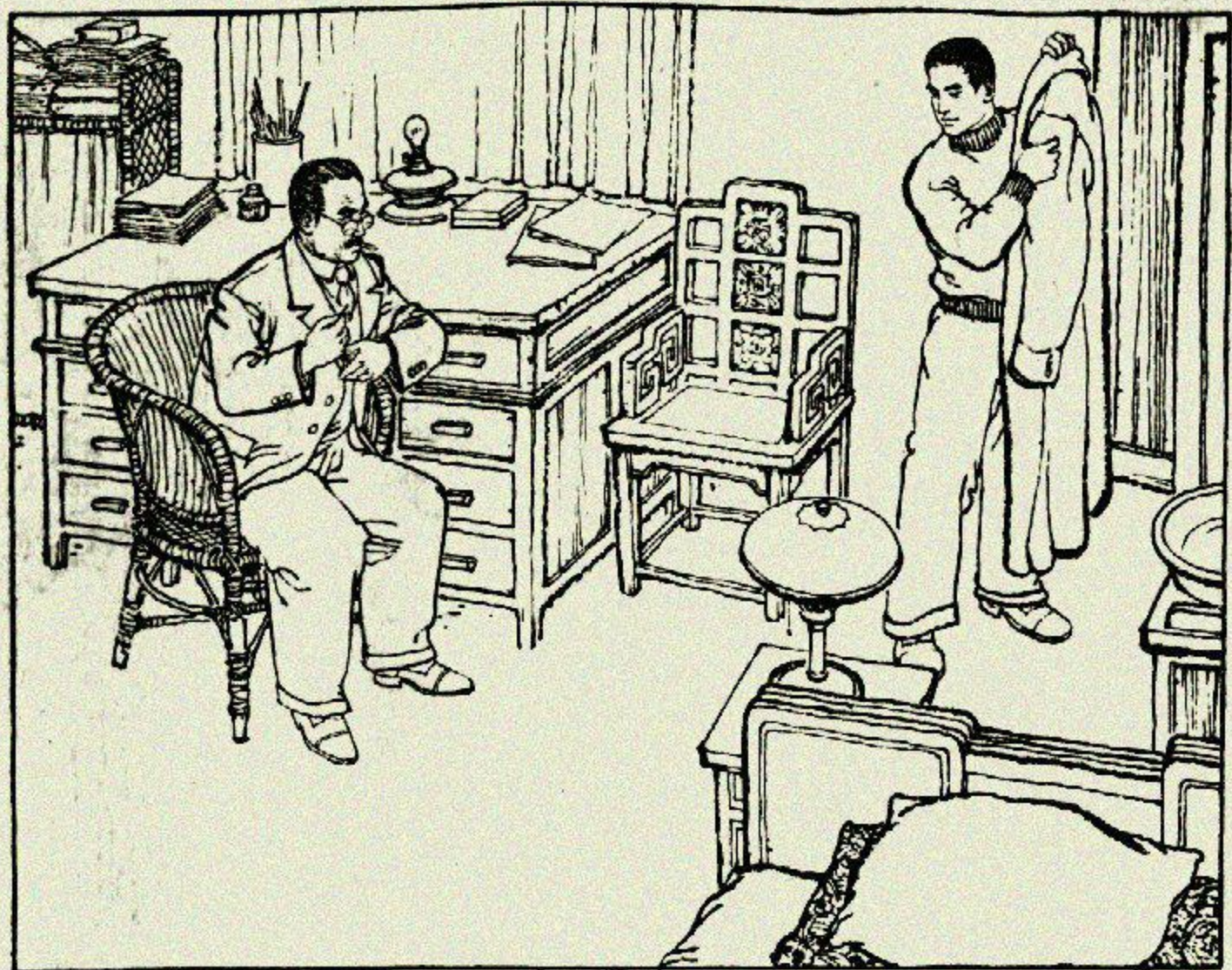
(14) 望着远去的船帆，他又想起了那位抄写新闻记录稿的同志：对方是男是女？是老年还是青年？唉，想这些干什么，有一点非常肯定：这准是个好同志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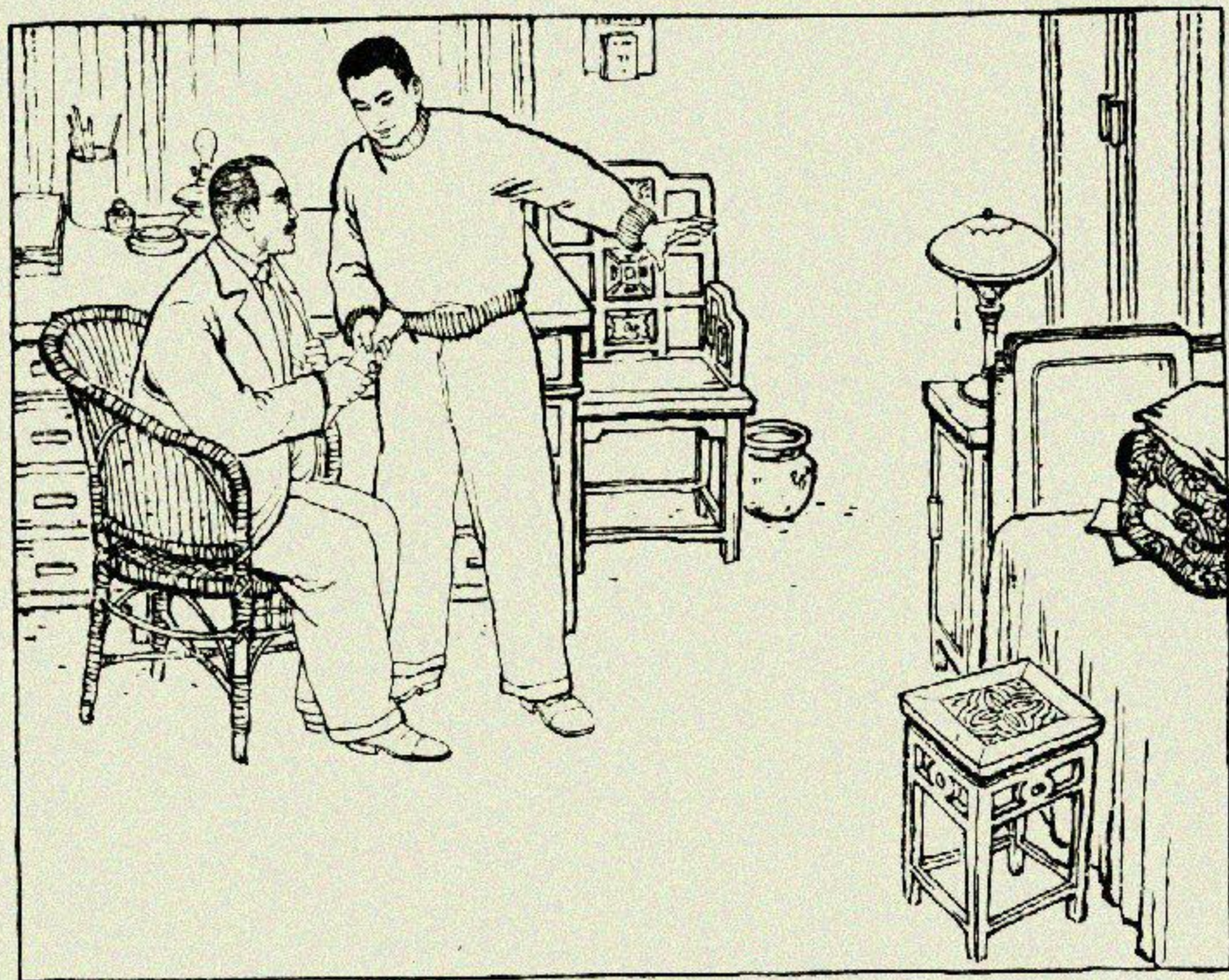
(15) 晚上, 当他正设计新油印机时, 外面又传来了熟悉的敲门声, 他兴奋地开了门, 握住了李敬原的双手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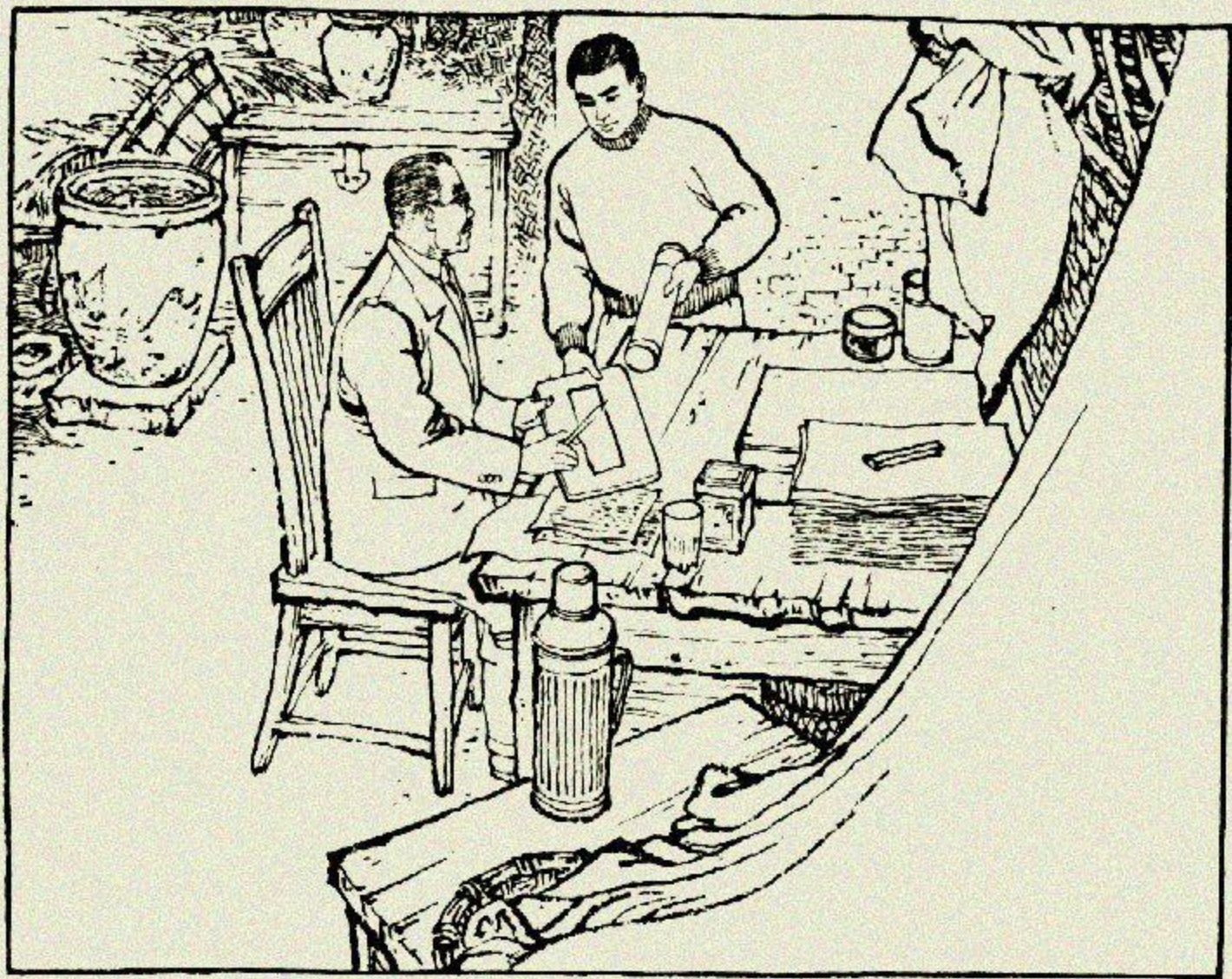
(16) 李敬原笑着递给成岗一张纸，上面正是那熟悉的秀丽工整的字迹：“紧紧地握你的手！”一句话，一张纸条，战斗的友谊温暖着没有见过面的战友的心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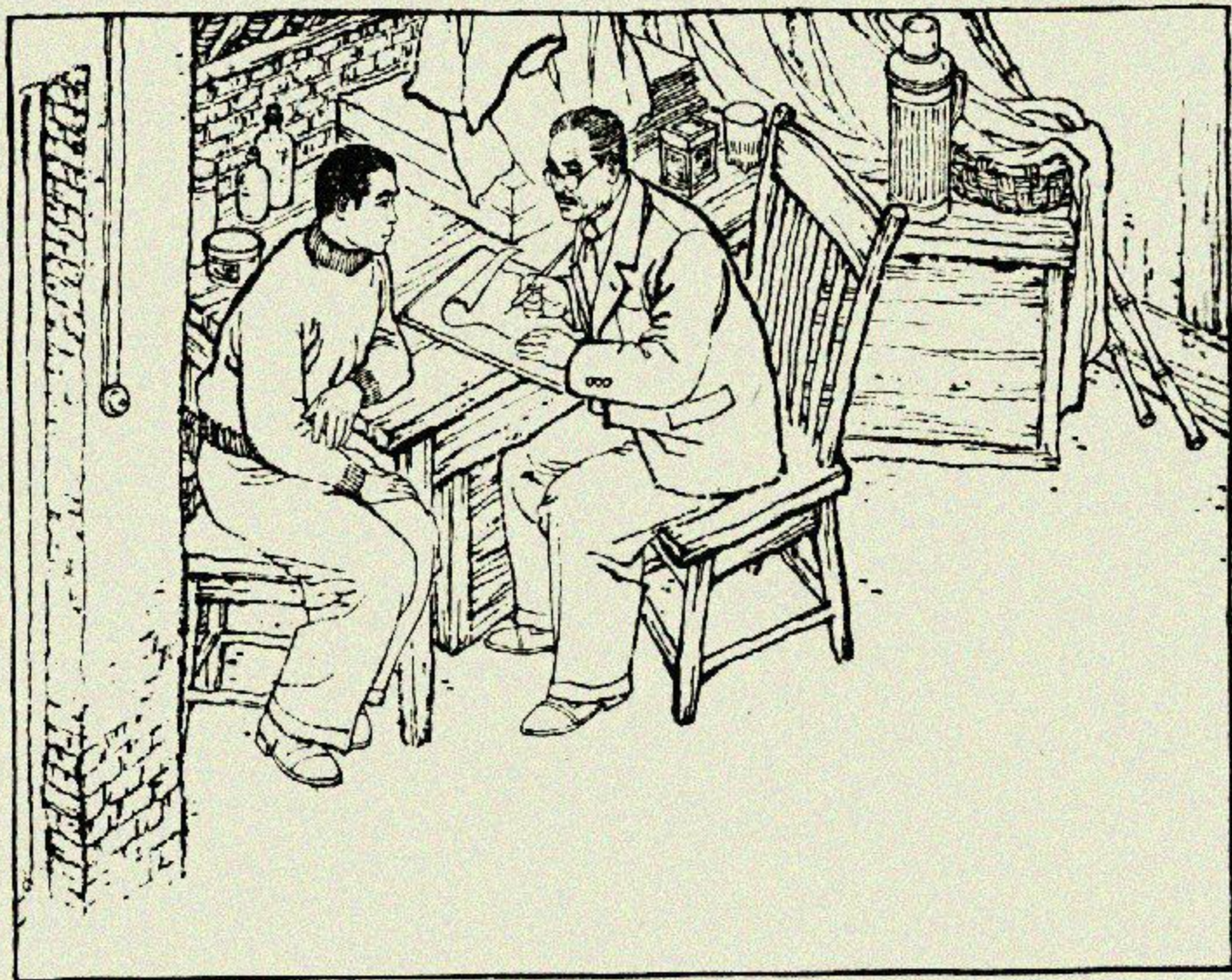
(17) 李敬原的心情，今晚似乎特别开朗，他抽着烟说：“成岗，我以前也象你一样，常常通宵刻写，油印。我的体会是：搞秘密印刷，真有味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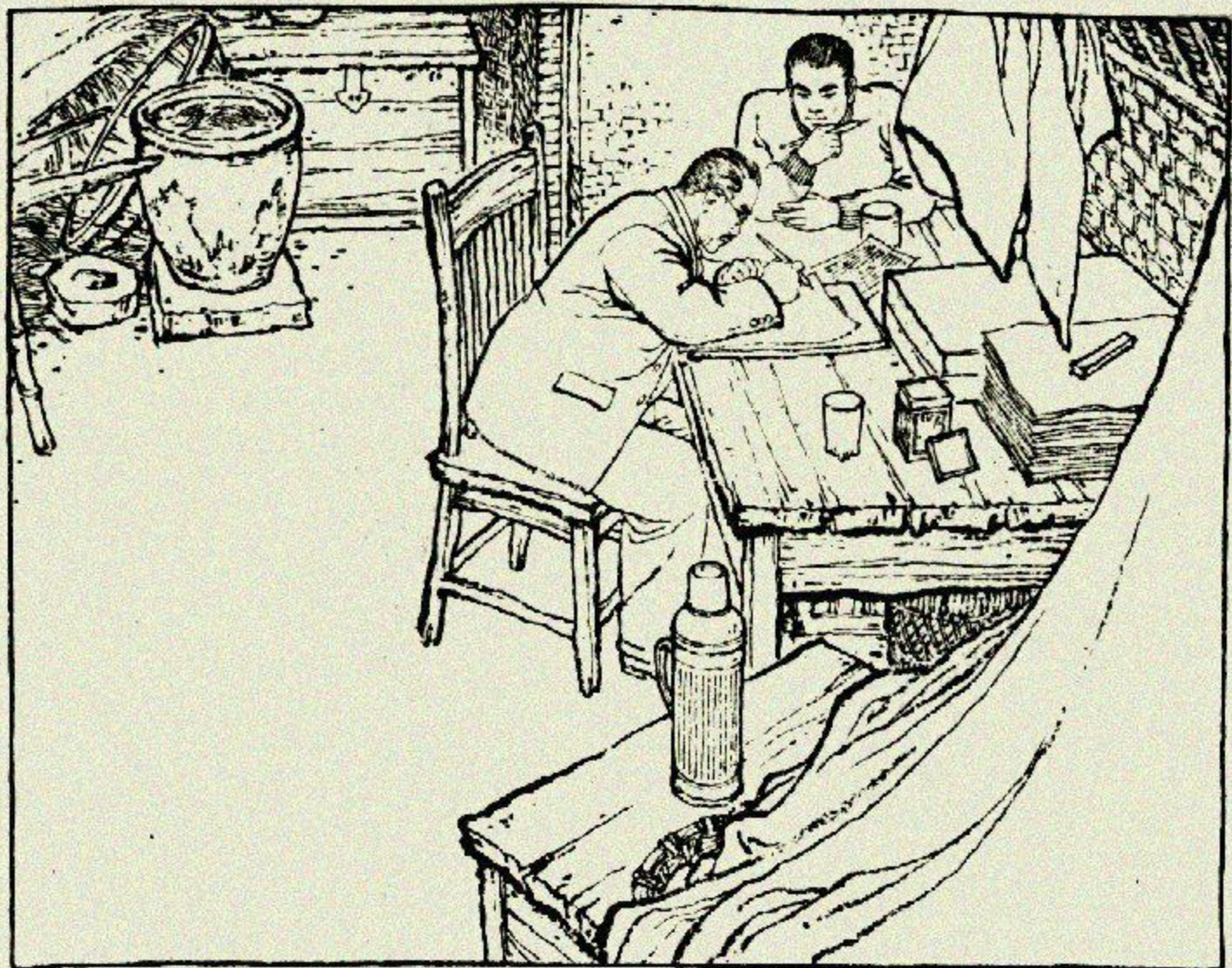
(18) 李敬原摸出广播记录稿交给成岗，说：“刚才有事耽搁了，今晚我就住在这里。”成岗说：“那太好了，你睡床上，我睡地铺。”李敬原微笑道：“就在一床睡嘛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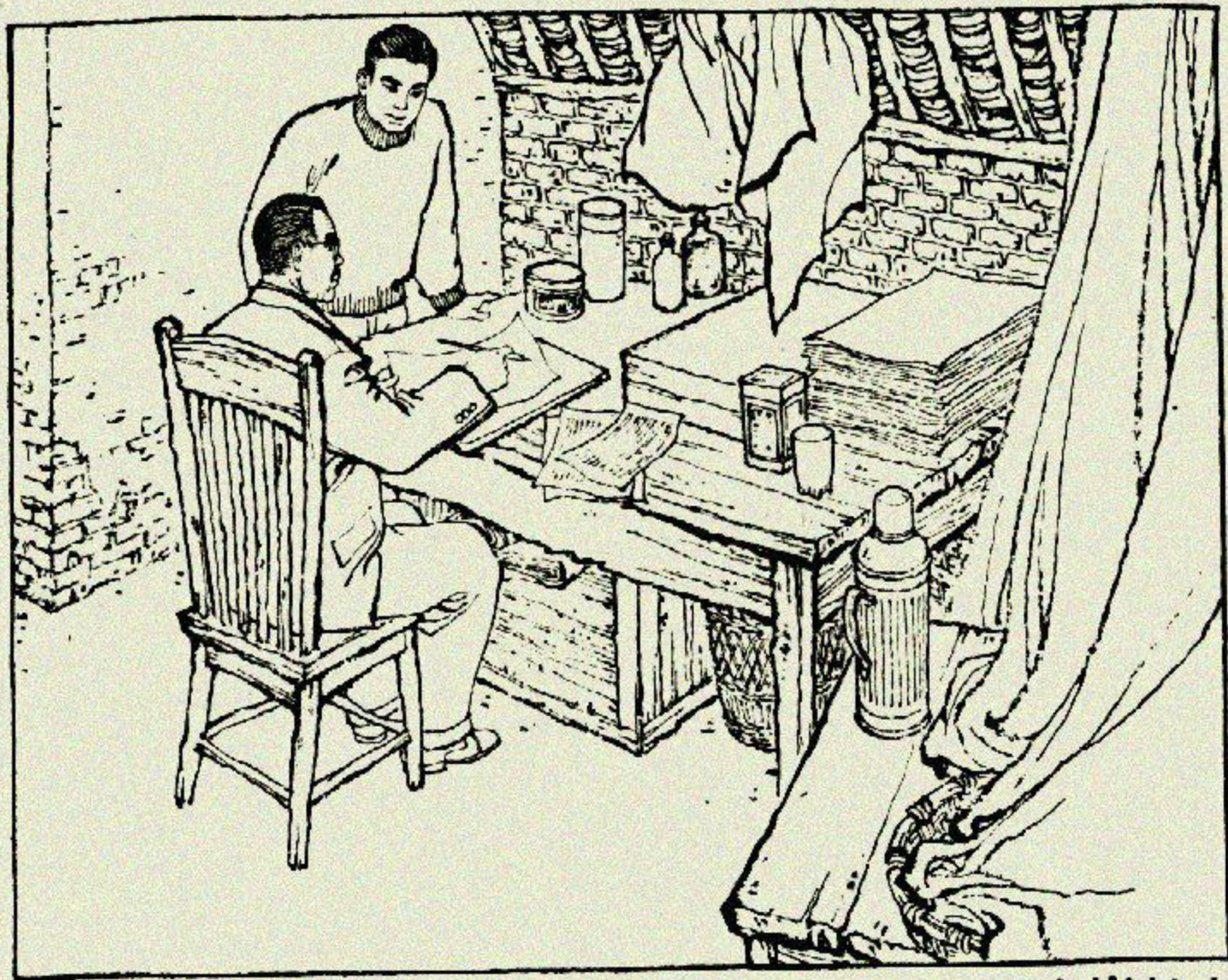
(19) 李敬原望了望成岗，突然说：“我帮你刻一张蜡纸。试一试吧，也许，‘手艺’都忘光了。”成岗兴奋地将钢板、铁笔和蜡纸递给他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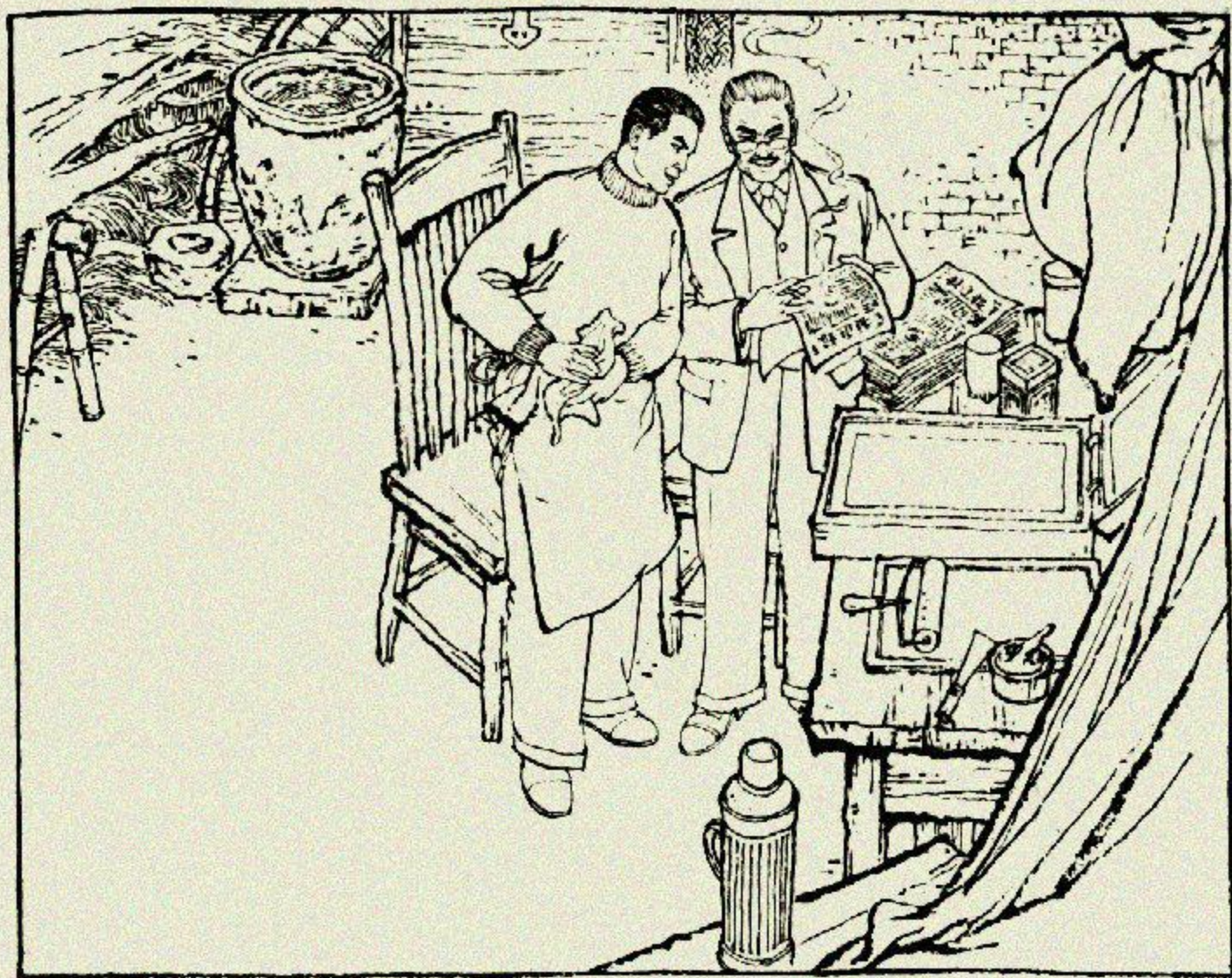
(20) 成岗发现李敬原写的仿宋字十分流利，速度很快；每一笔转弯时，他都提一下笔，几笔交叉的地方都有轻有重，不禁赞叹道：“你刻得真好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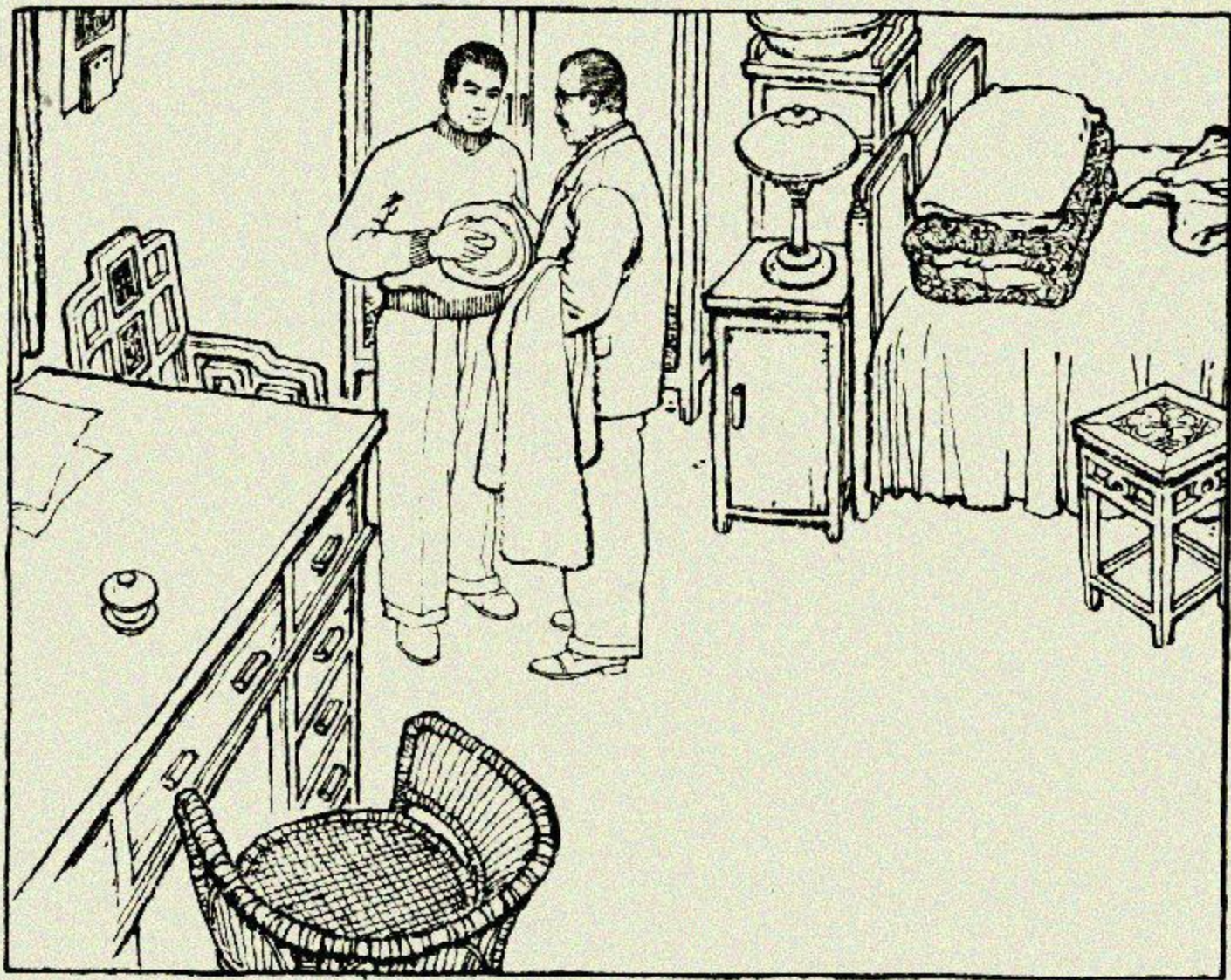
(21) 屋子里静悄悄的,只有铁笔滑过钢板的响声。成岗这时才发现老李写的是那样令人鼓舞的消息,怪不得他这么兴奋,他是要亲自把这消息转告给山城人民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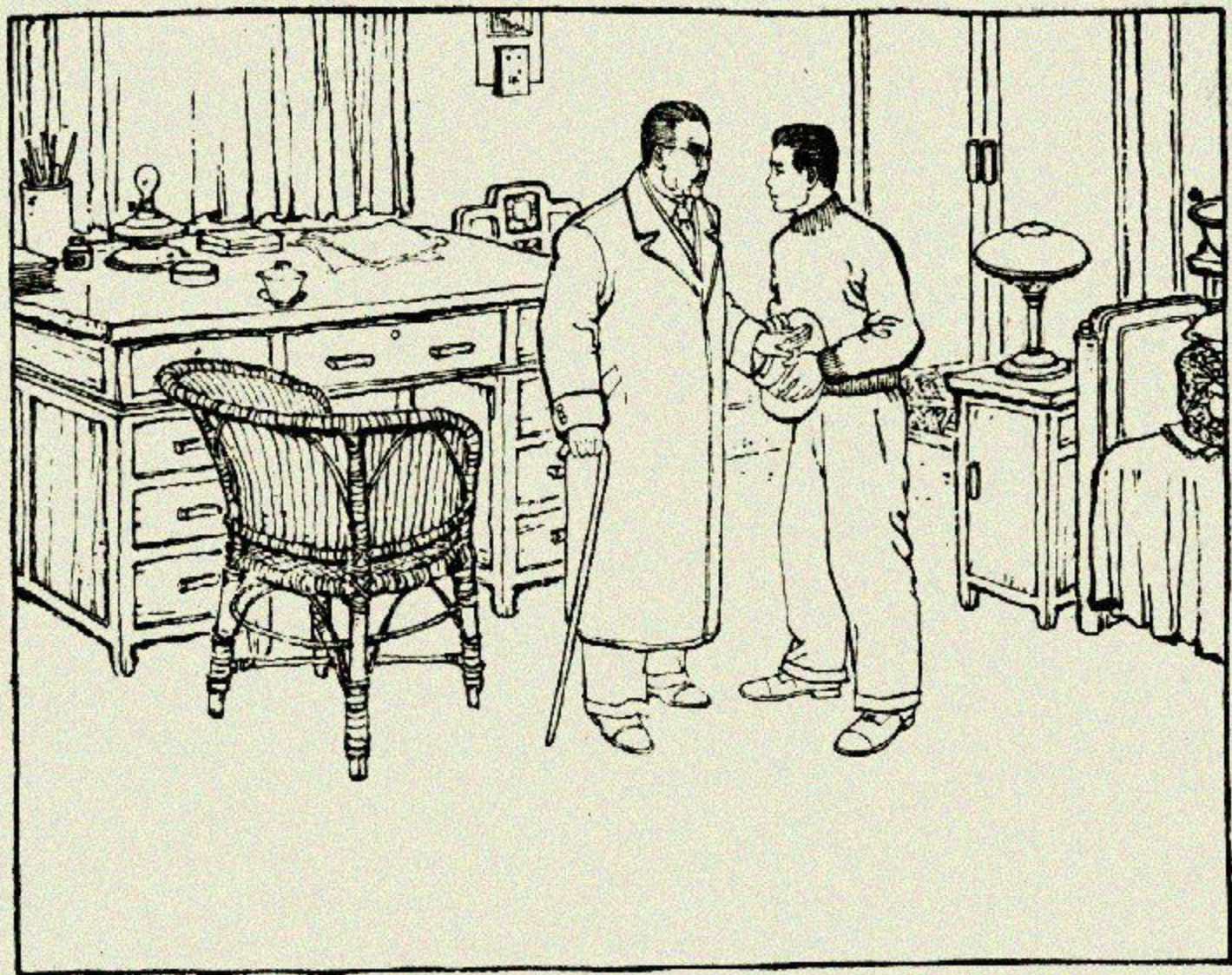
(22) 李敬原写完, 在刊头上加上大字标题, 成岗抑制着激动, 低声念了出来: “西北战场捷报频传, 我军收复延安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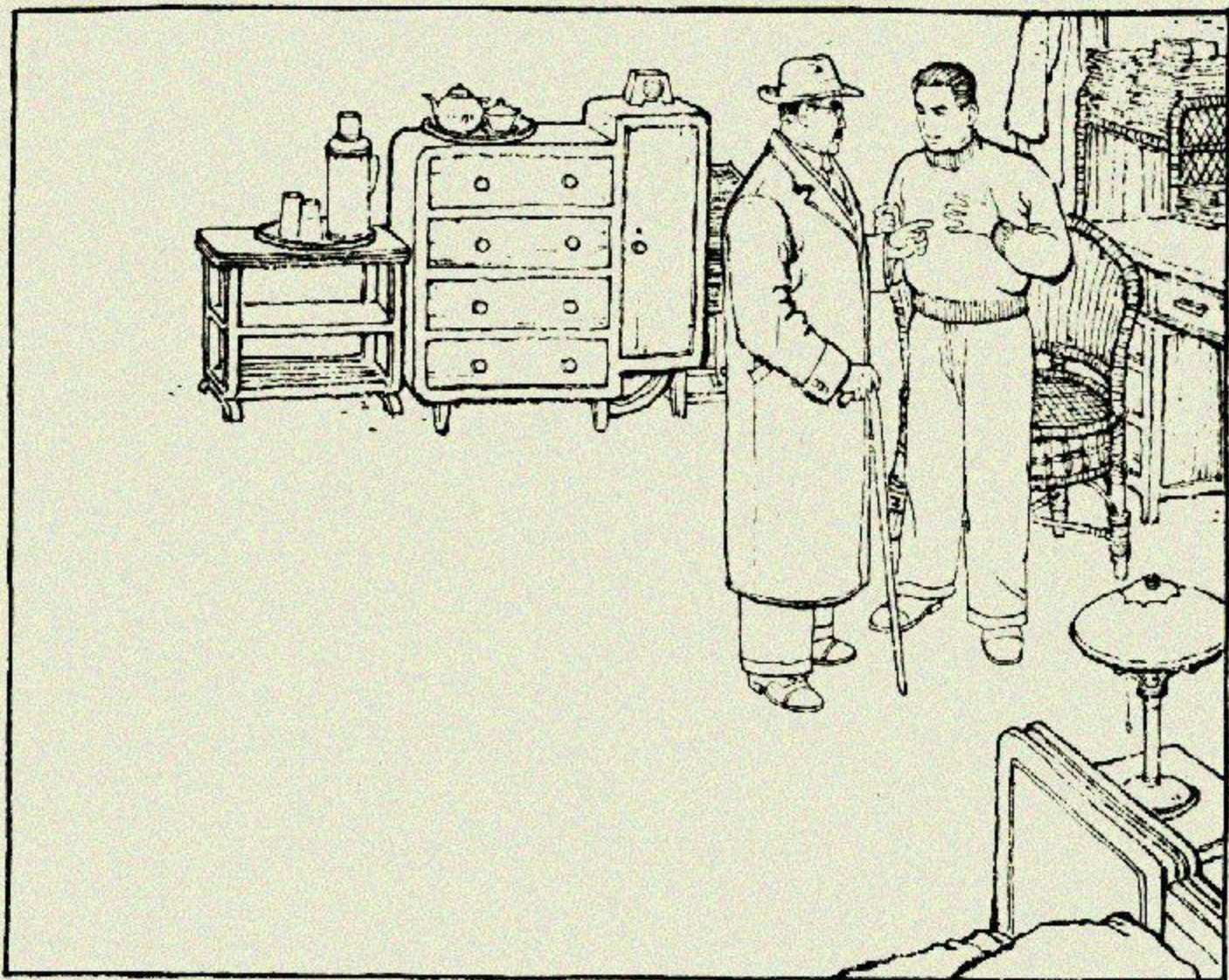
(23) 这一个晚上,他们在一起工作、谈话,直到天明。
这是一个多么难得的温暖的春夜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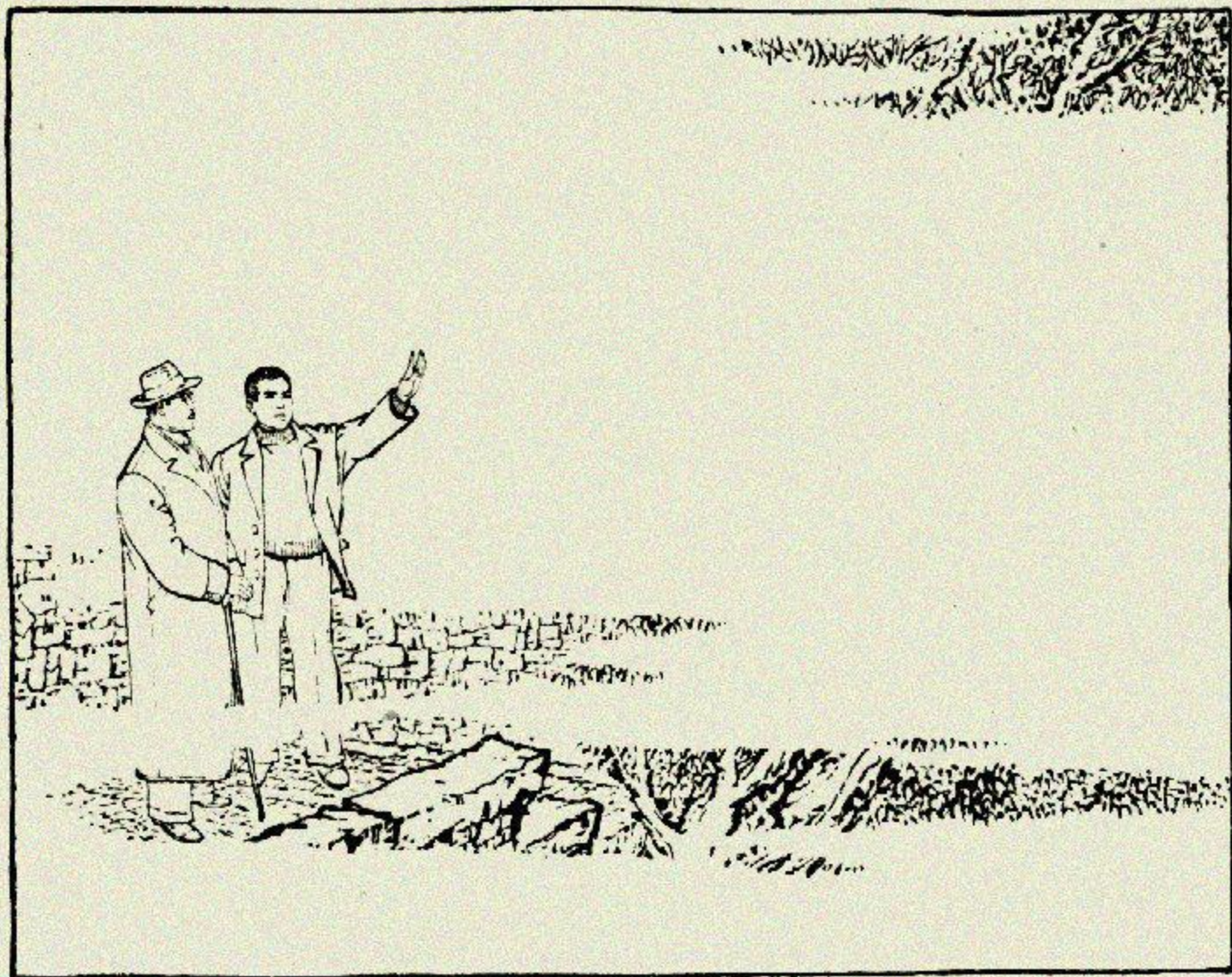
(24) 第二天早上,李敬原临走时对成岗说:“有件事,要通知你,你办《挺进报》,现在是最后一期了。”成岗睜大眼睛,望着李敬原问:“为什么?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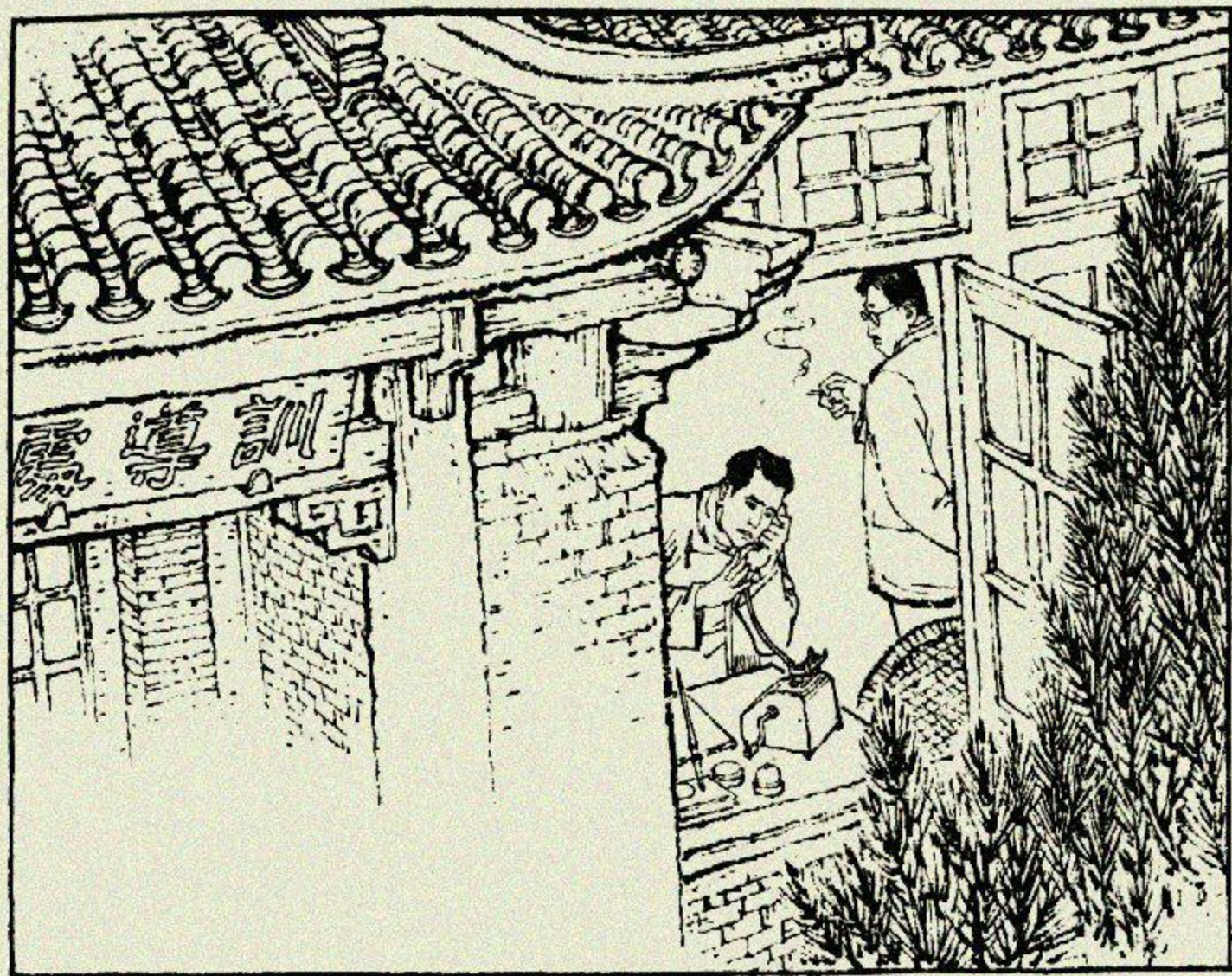
(25) 李敬原说：“为了进一步发挥《挺进报》的战斗作用，市委准备扩大发行，把它改成铅印。同时长期在一个地点印刷，也容易暴露，更须提防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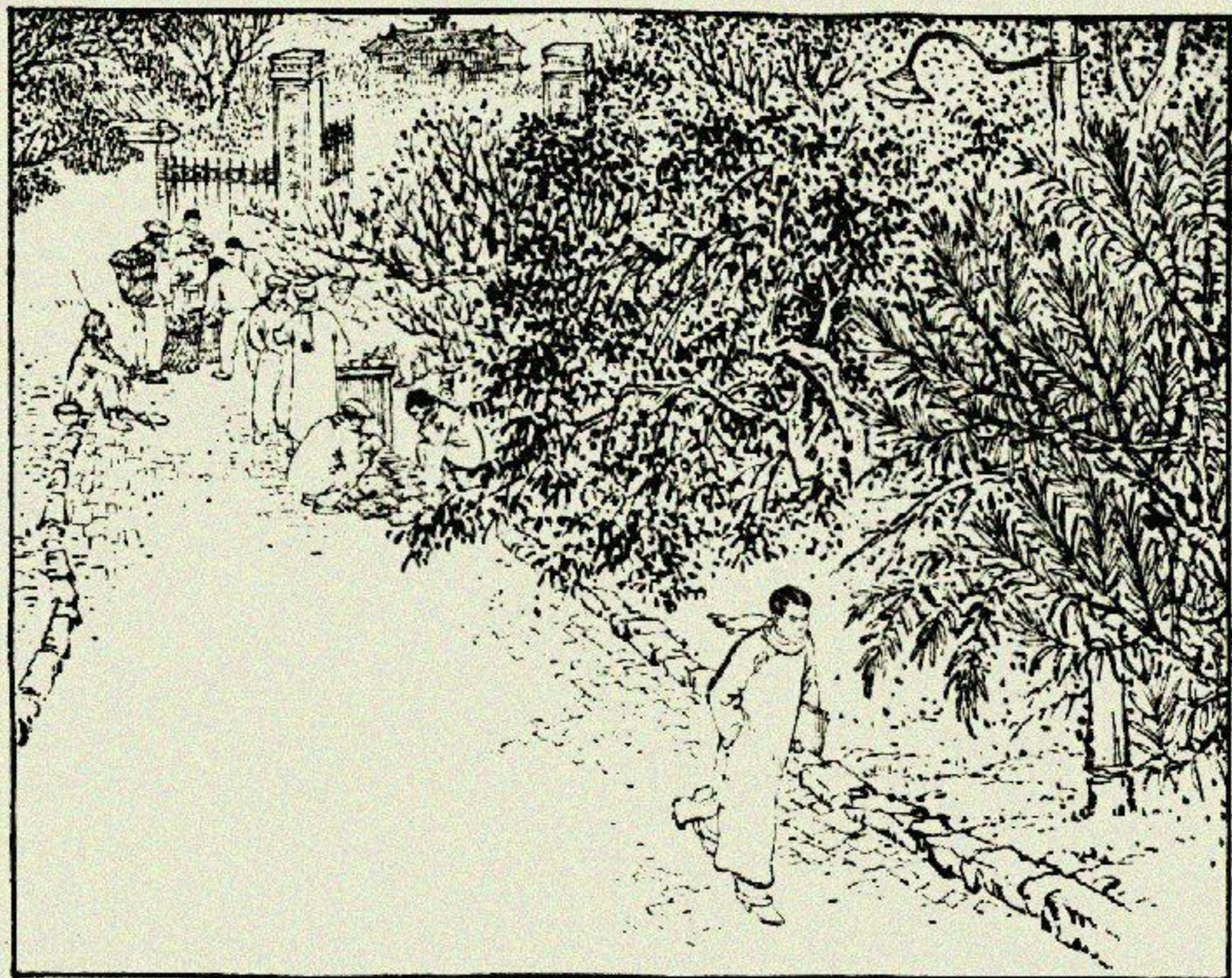
(26) 成岗請求道：“把我調去搞鉛印吧！”李敬原說：“敵人加緊軍火生產，工廠里鬥爭也很尖銳，黨準備交給你一項重要任務，下次我詳細告訴你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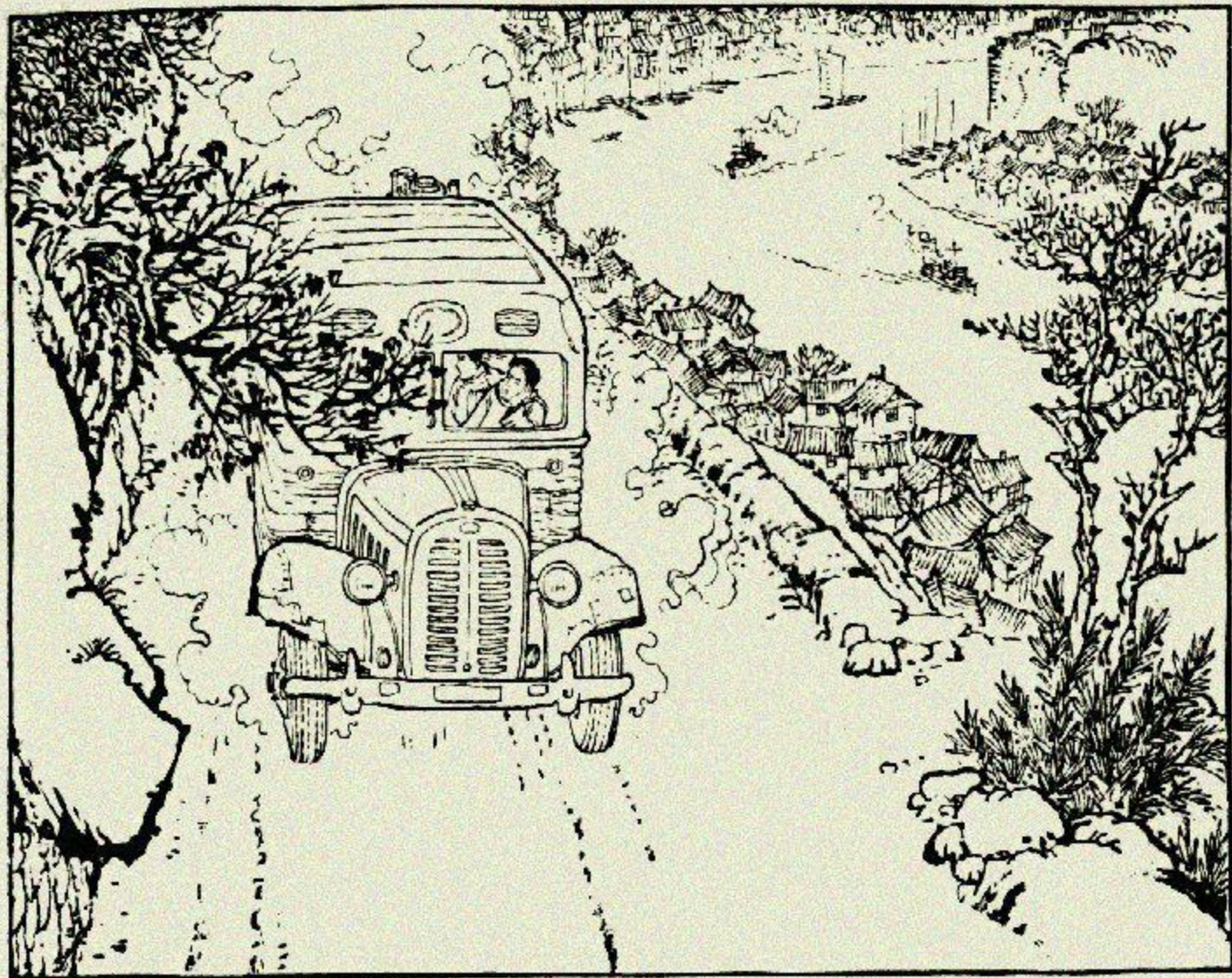
(27) 两人出来，外面是一片浓雾。成岗皱眉说：“讨厌的雾！”老李微笑道：“雾散了，就是晴天。”他嘱咐成岗三天内印完《挺进报》，第四天中午准时派人来取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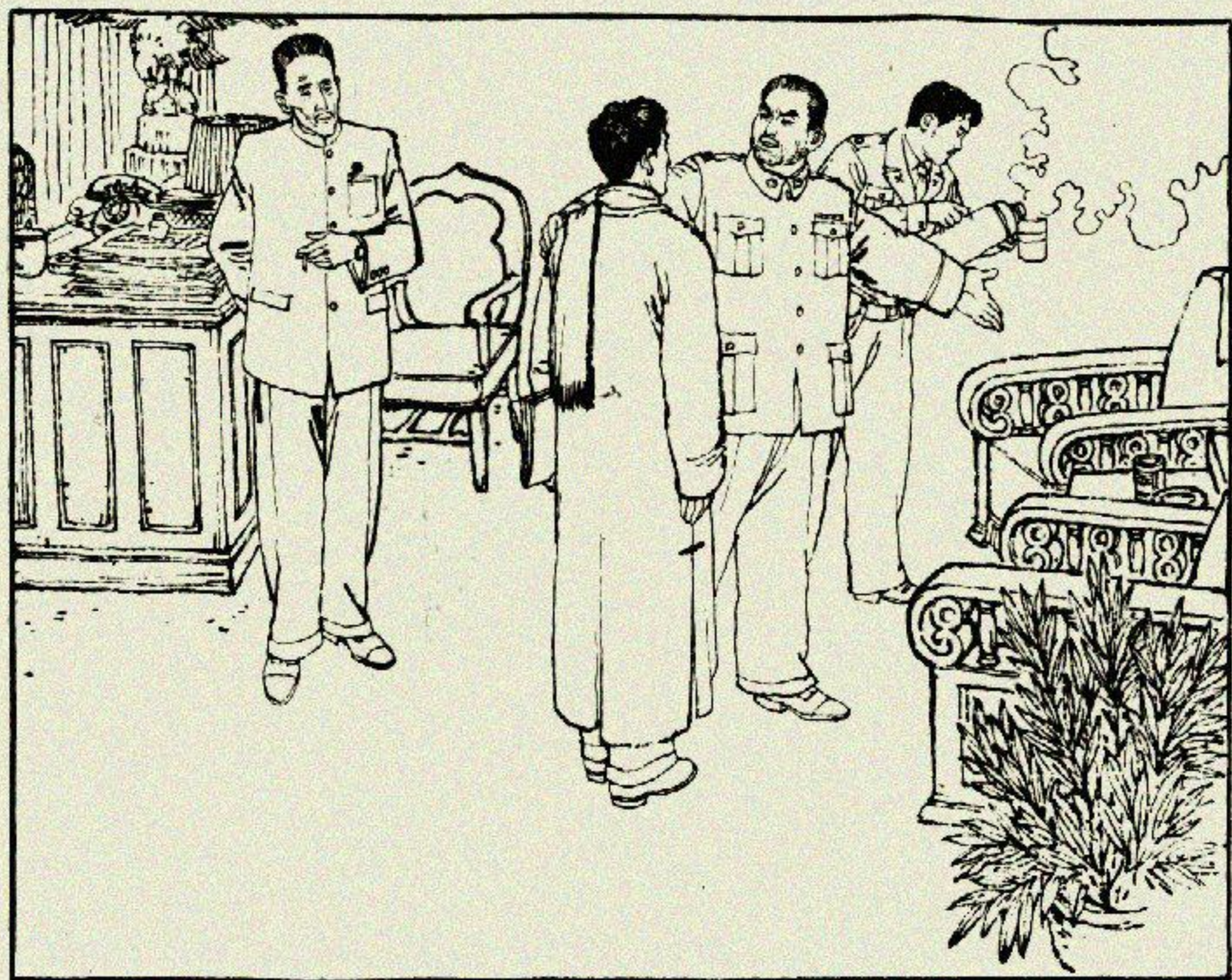
(28) 这一天,重庆大学特务学生黎纪纲,突然接到国民党西南特区副区长沈养斋的秘密电话,要他马上到西南长官公署第二处去一趟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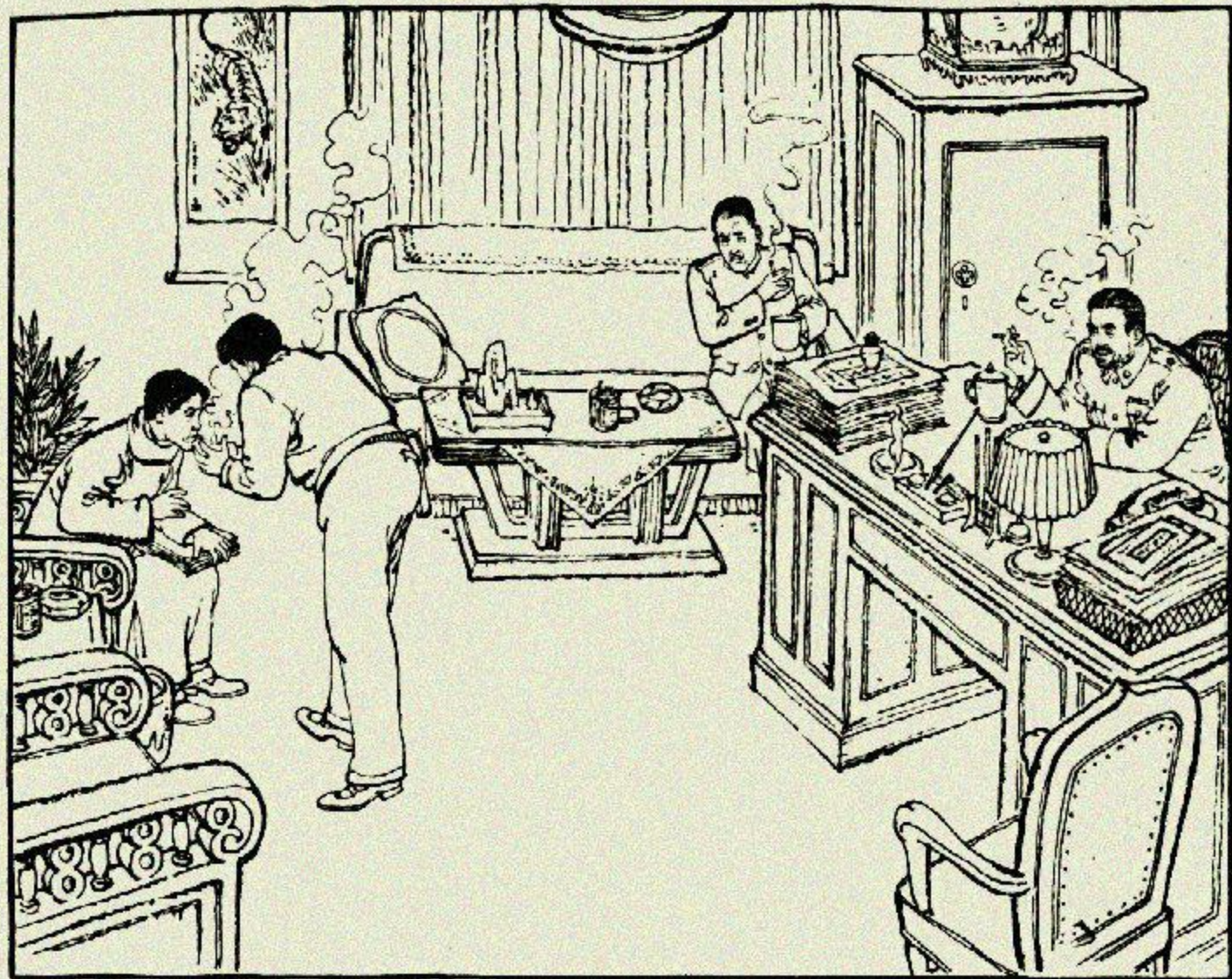
(29) 他装着象平时一样，把《法学概论》《国际法讲义》拿在手上，象去上课，又象是坐茶馆看书，步出校门，赶往车站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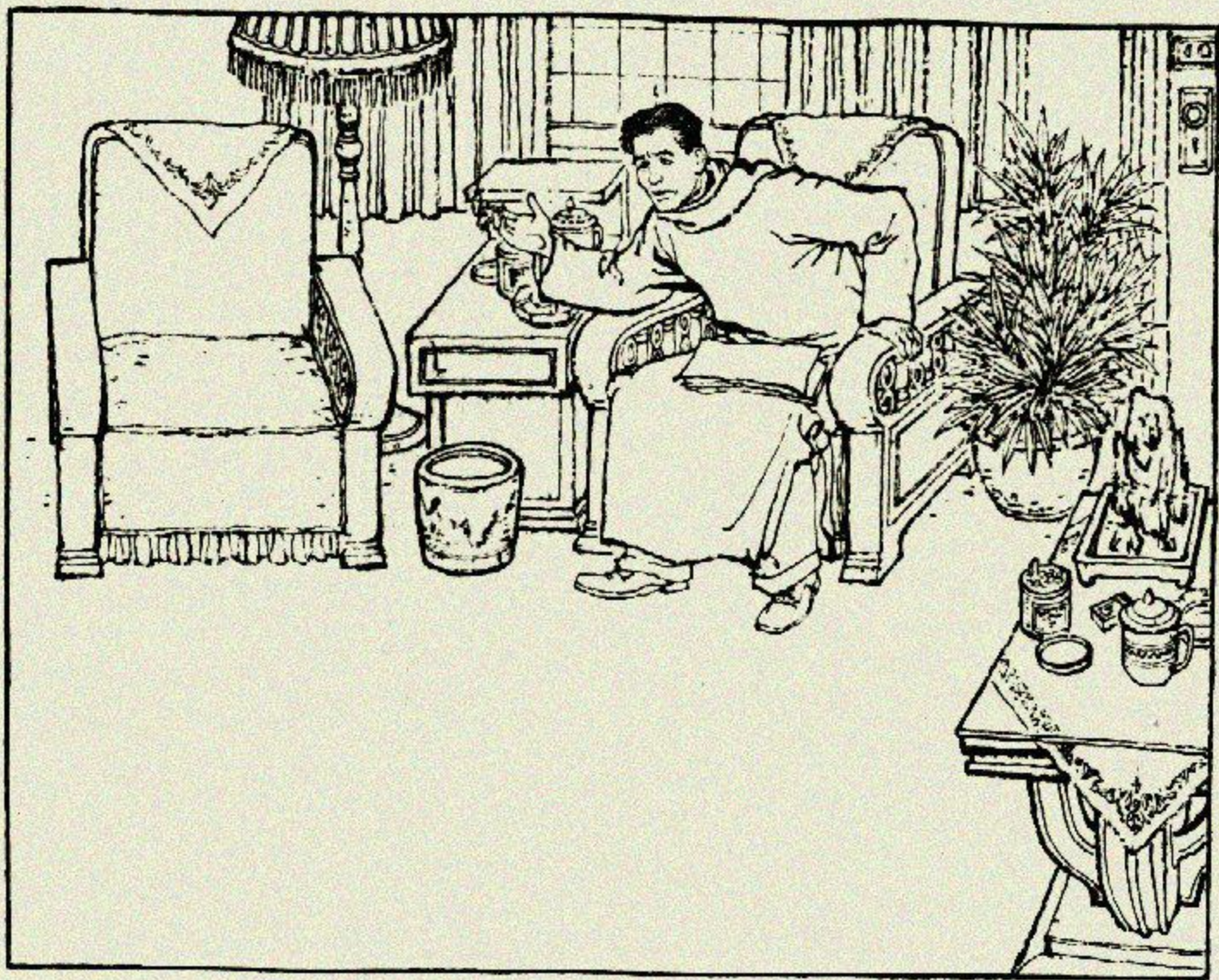
(30) 他坐在汽车上, 不安地想: 二处和特区一向明争暗斗, 如果沈养斋要研究情报, 为什么不在特区却选择在二处? 为什么要趁区长严醉离开重庆时来找自己?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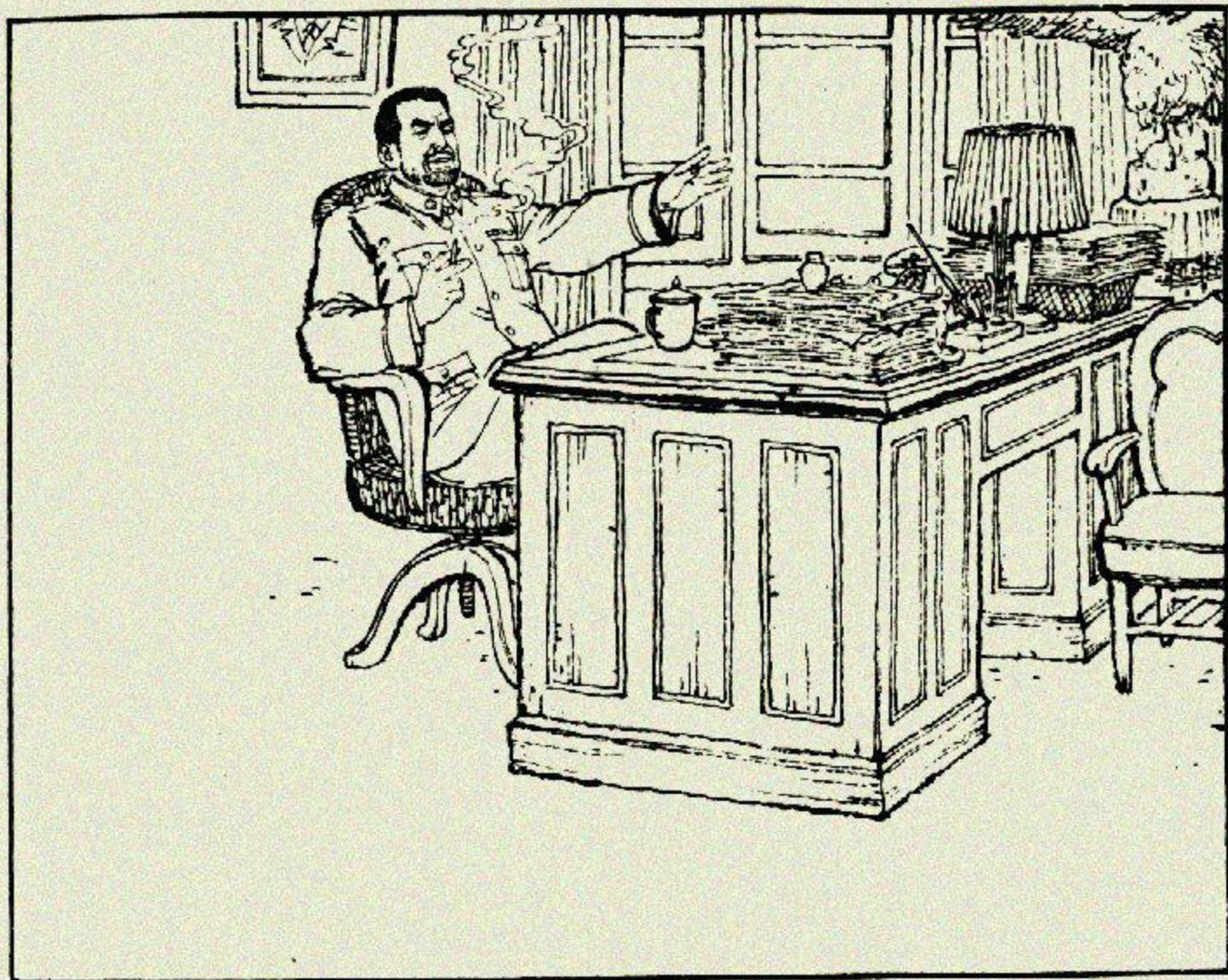
(31) 黎纪纲来到徐鹏飞的办公室。徐鹏飞亲热地招呼他,曾和他同在重庆大学进行特务活动的魏吉伯,倒茶拿烟,忙个不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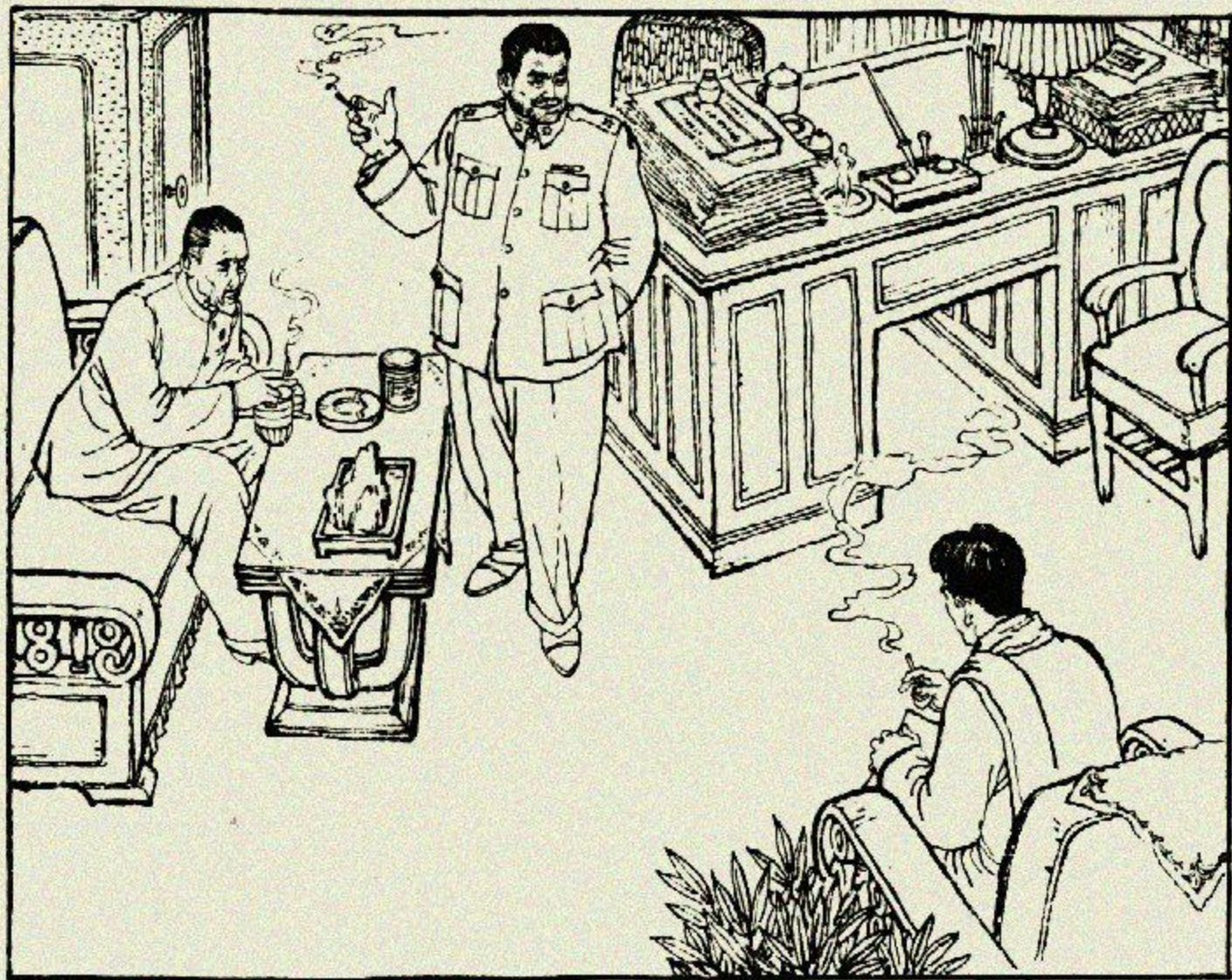
(32) 黎纪纲刚刚坐定,徐鹏飞哈哈大笑,象是试探,象是嘲讽地问:“你们在沙坪书店的工作,进行得怎样了?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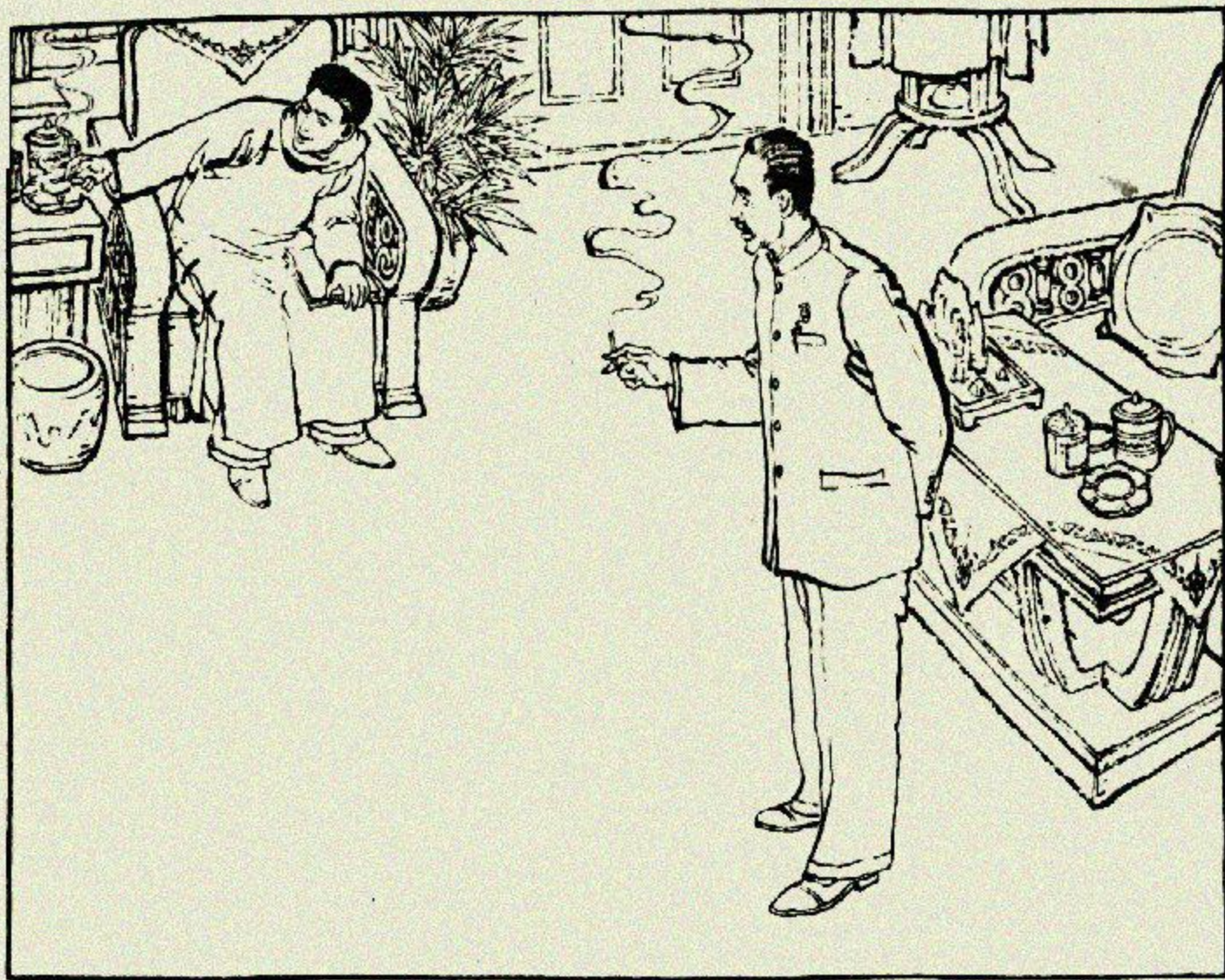
(33) 黎纪纲大吃一惊，想不到严醉一手布置的绝密工作，竟让二处知道。他不敢正面回答，只低声地问：“处长叫我来有什么事情吩咐？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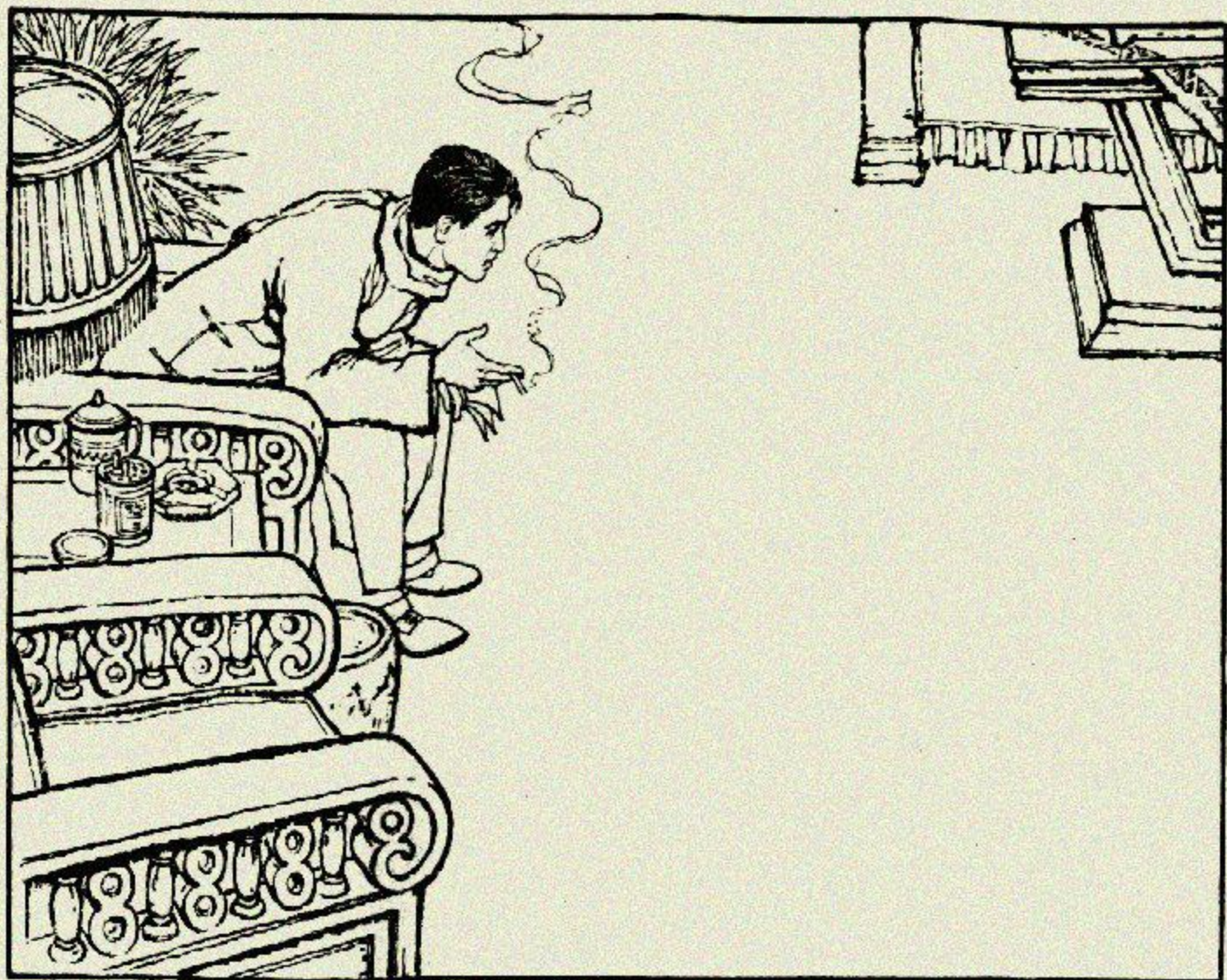
(34) 徐鹏飞说：“事情倒没什么。严醉帮郑克昌寄《挺进报》，特区区长当了共产党的‘利用人员’，真是荒唐！你把情况谈谈吧！”黎纪纲更加紧张，不敢插嘴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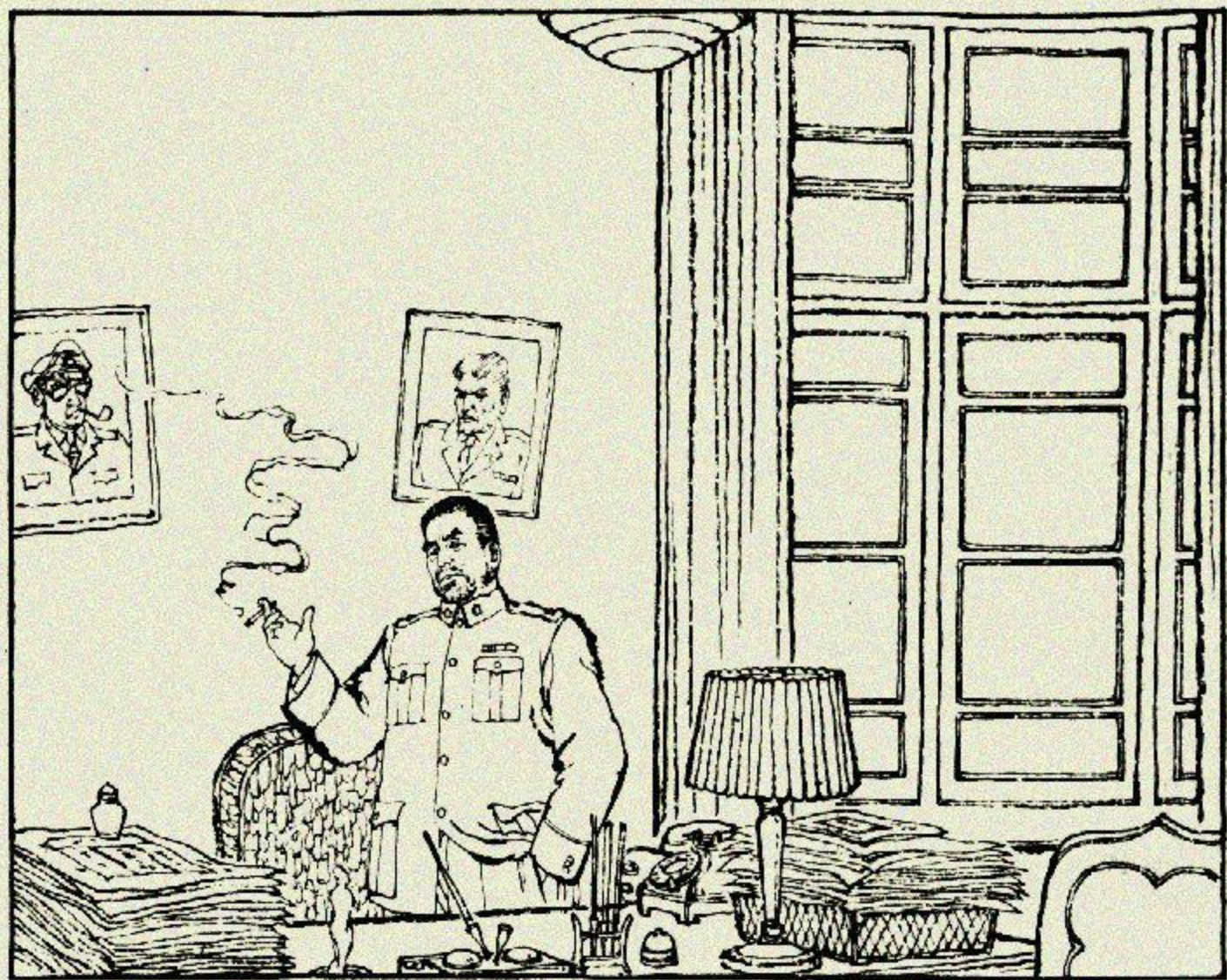
(35) 徐鹏飞脸色一变说：“老实告诉你，我已找到印发《挺进报》的机关。”沈养斋也在一旁帮腔：“南京方面限期一周破获中共重庆首脑机关，徐处长急于破案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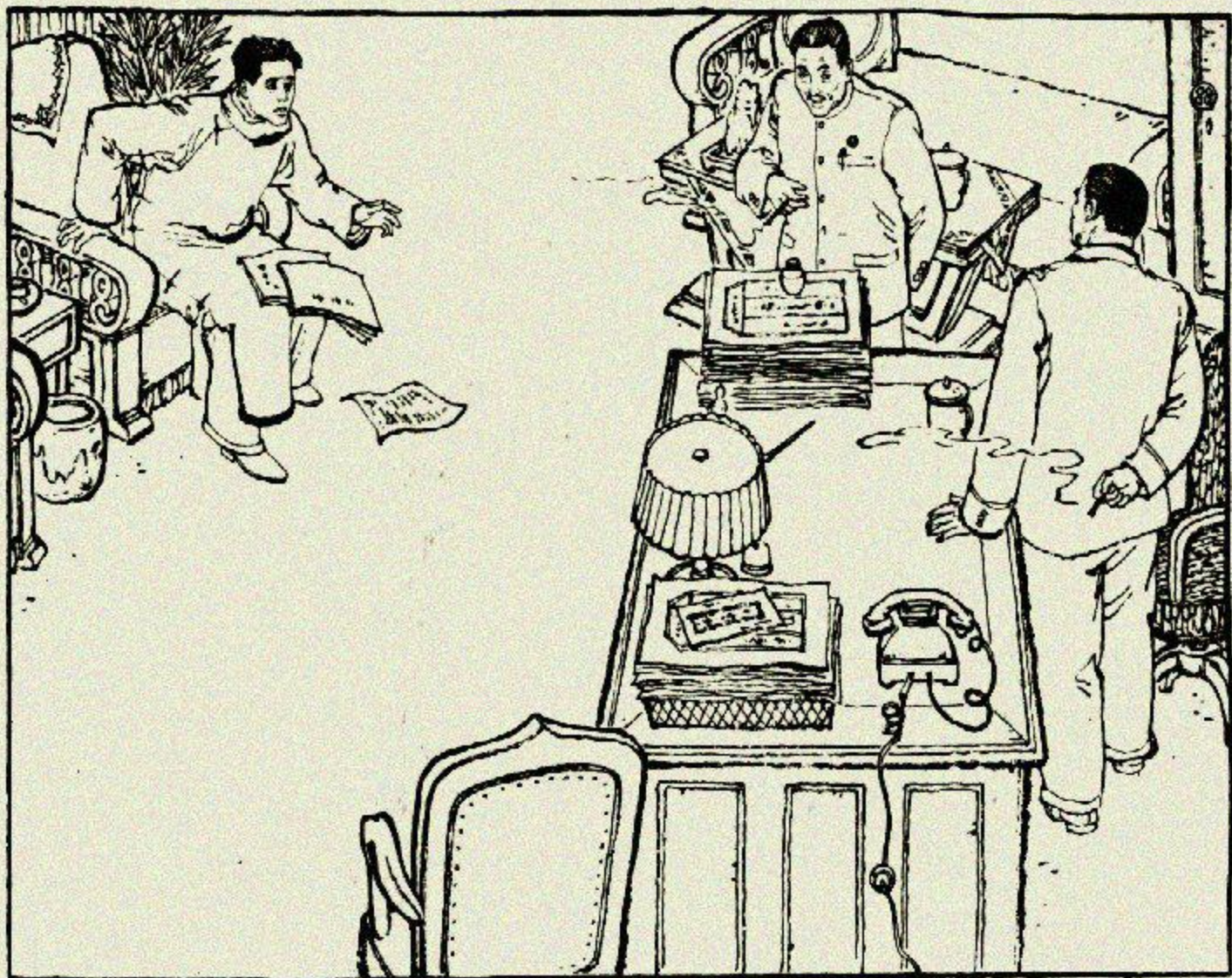
(36) 沈养斋见黎纪纲不回答，又说：“现在成立了侦防处，徐处长兼任处长，我和严区长兼任副处长；特区、二处是一家，就是严区长回来也得向徐处长汇报。……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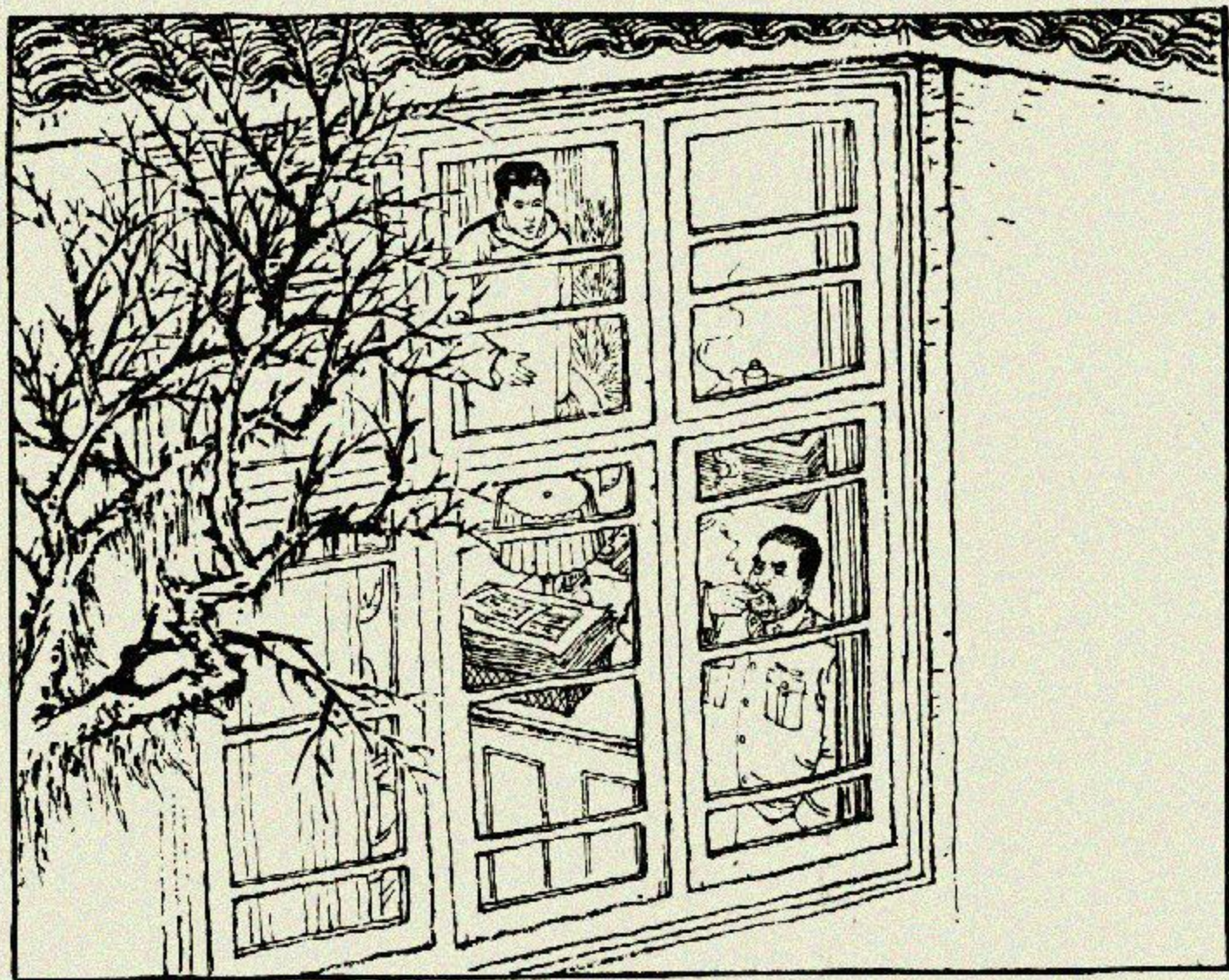
(37) 黎纪纲只好把他发现华为和陈松林的关系，以及派郑克昌打入沙坪书店的事，一一说了；还说这些都是美国特别顾问的主张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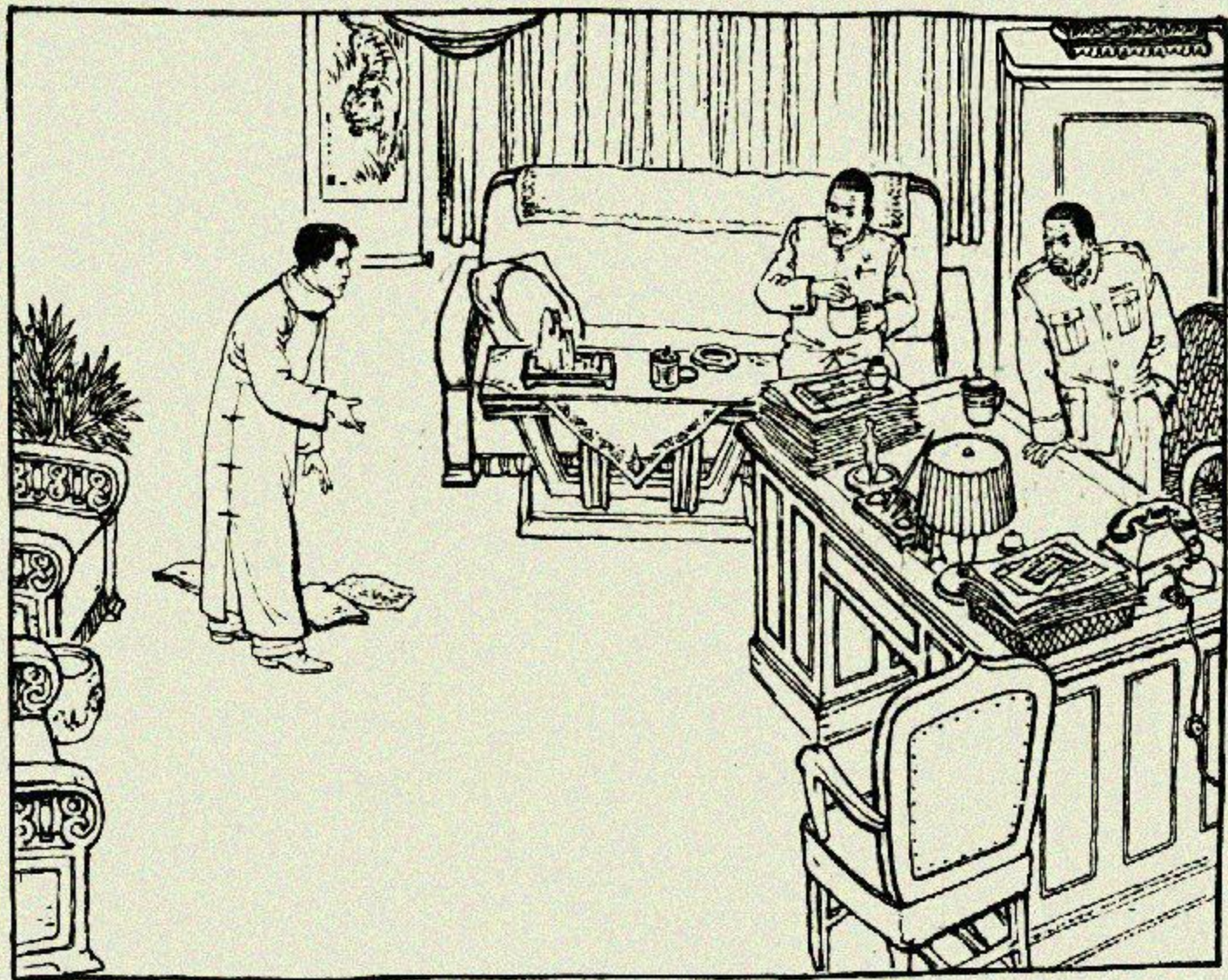
(38) 徐鹏飞觉得严醉真刁滑，这么快巴结上了美国顾问，他一挥手说：“好，就谈到这里。你们不过接近了地下党的外围，我从邮检组得到的才是真正的线索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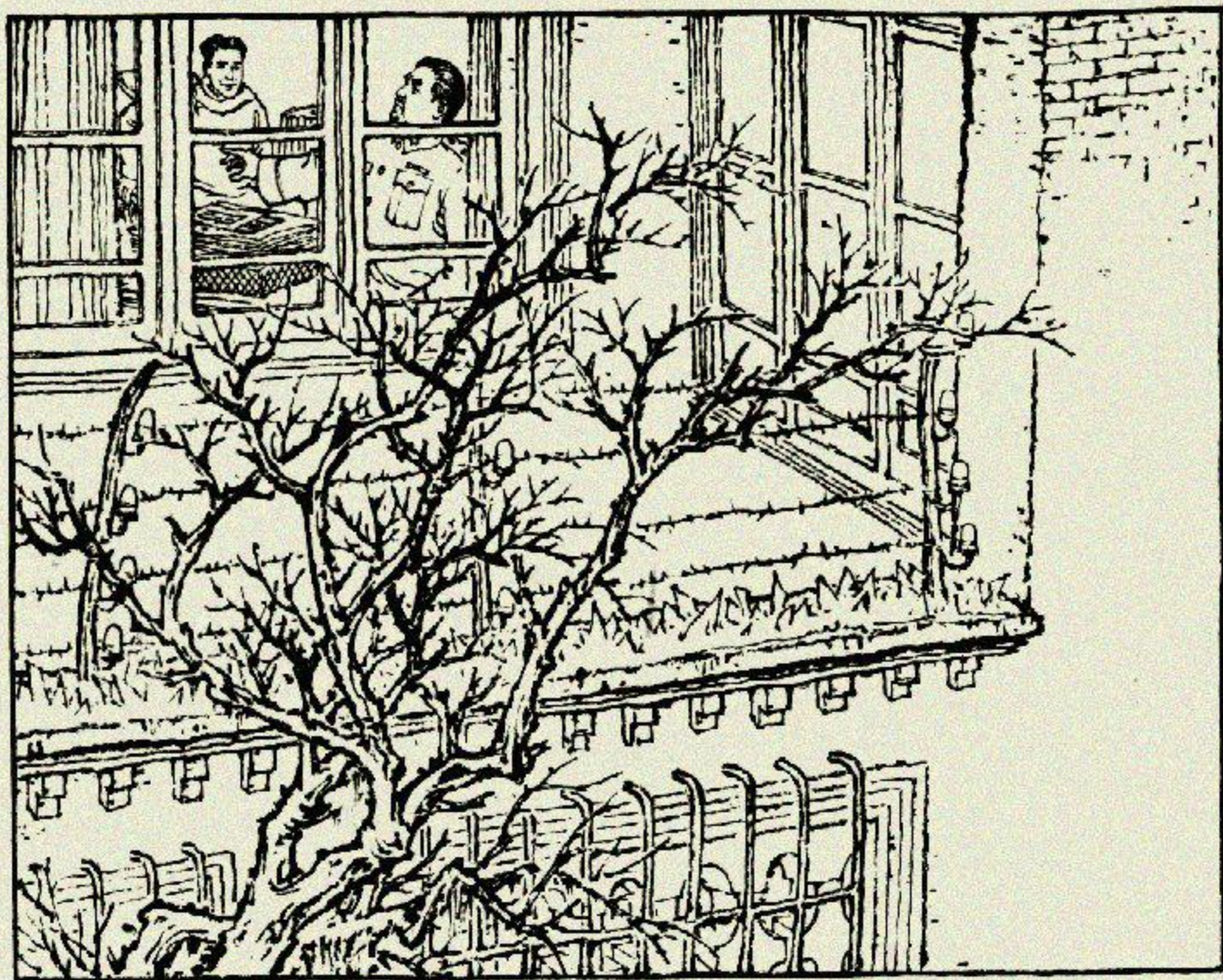
(39) 徐鹏飞望黎纪纲一眼,说:“根据你汇报的情况,倒可以这样考虑:先扫清外围,再突破中心,从沙坪书店动手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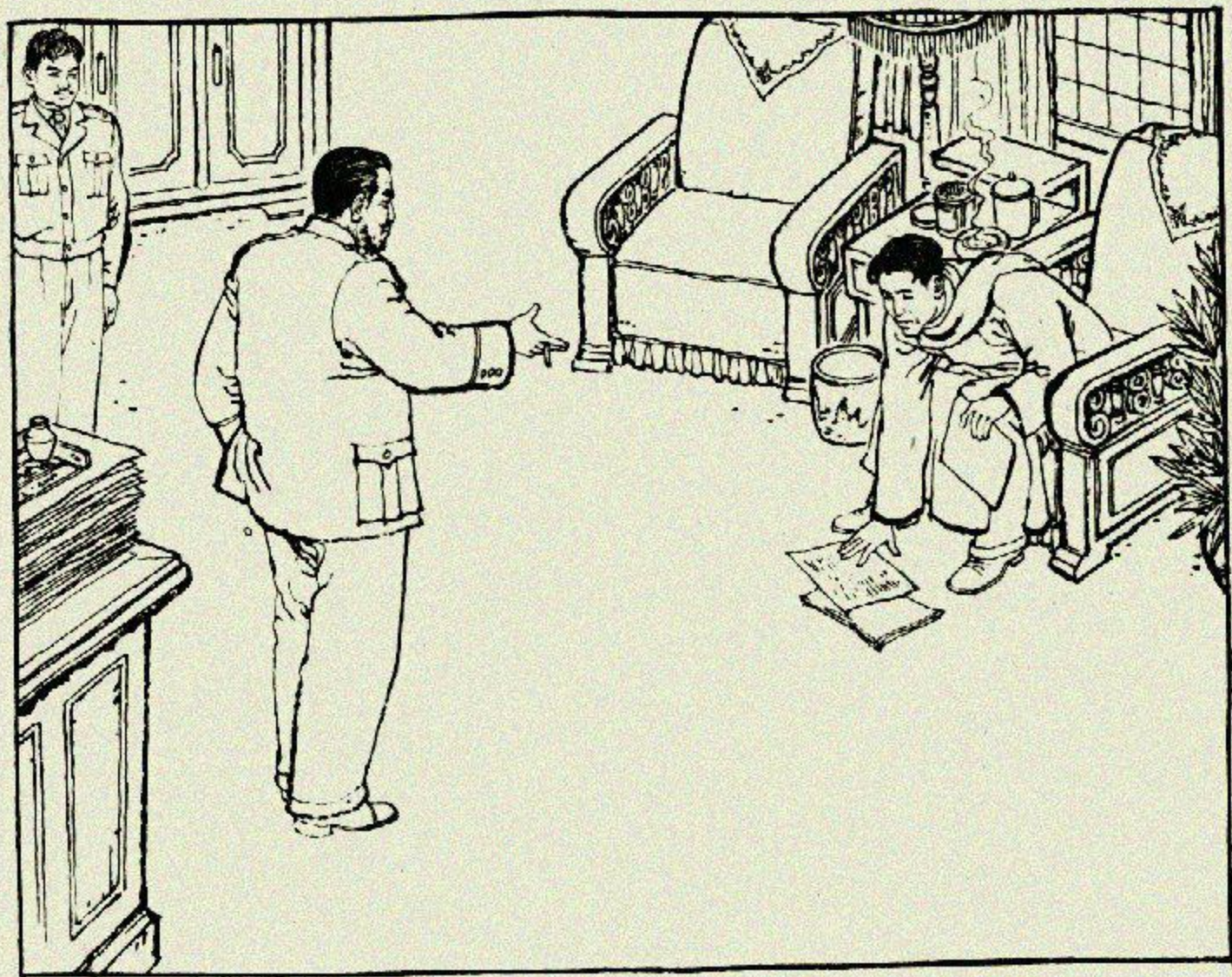
(40) 黎纪纲忙道：“处长，区长要设法混进共产党组织里去……”他见徐鹏飞脸色阴沉下来，只好改口：“区长明后天回来，是不是等他回来再说？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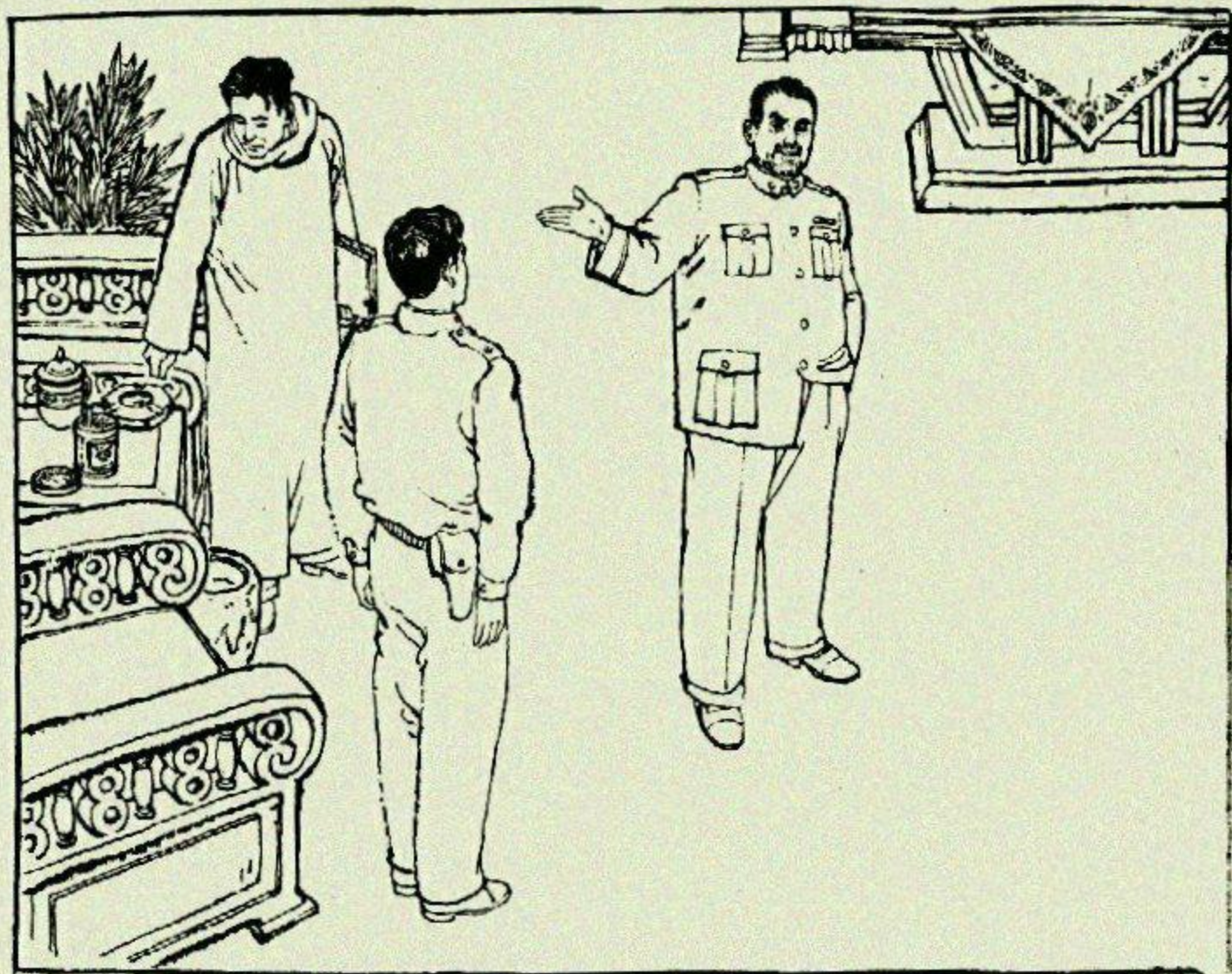
(41) 徐鹏飞喝道：“不等他又怎么样！老实说，不看沈副区长的面子，案子都破了！”沈养斋忙道：“纪纲，南京方面催得很紧，来不及了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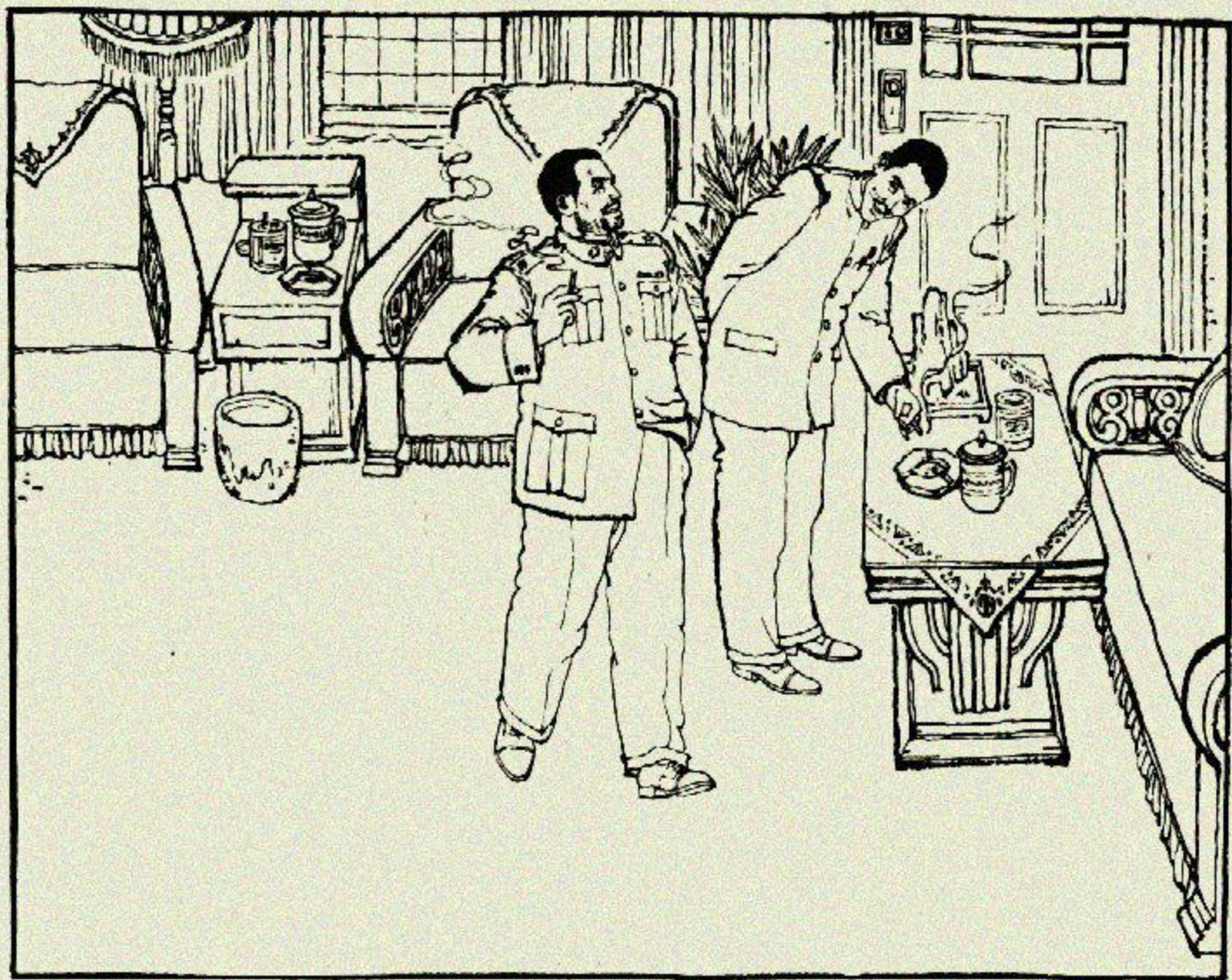
(42) 黎纪纲说：“郑克昌沒有暴露，动手的时候，是不是把他保留下来？”徐鹏飞说：“干脆连郑克昌一同‘逮捕’，叫他到牢里去继续演一场苦肉计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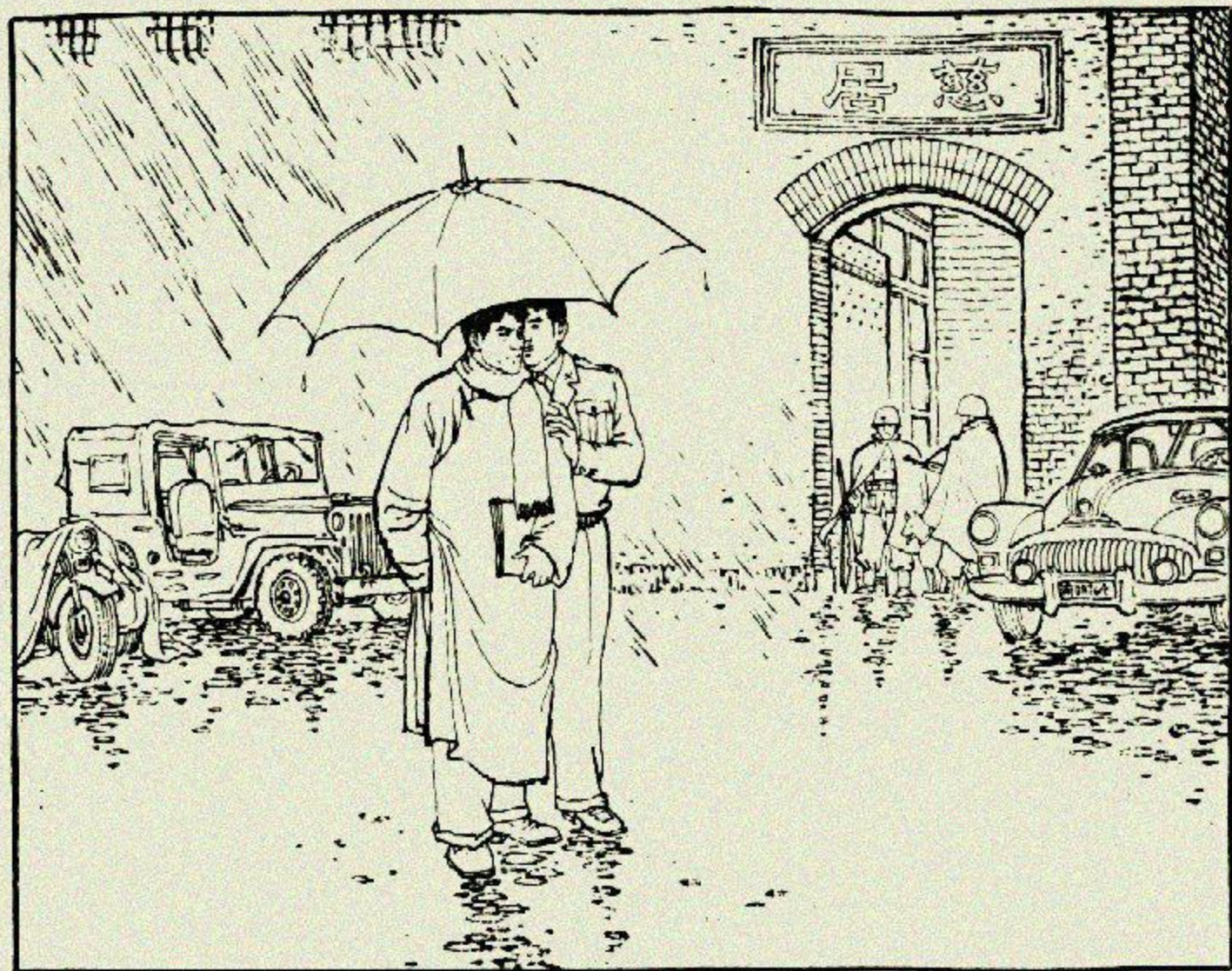
(43) 徐鹏飞宣布,用侦防处的名义,先发给黎纪纲和郑克昌奖金各五千万,事成以后,再行上报给奖。黎纪纲紧皱的眉头,立时舒展开来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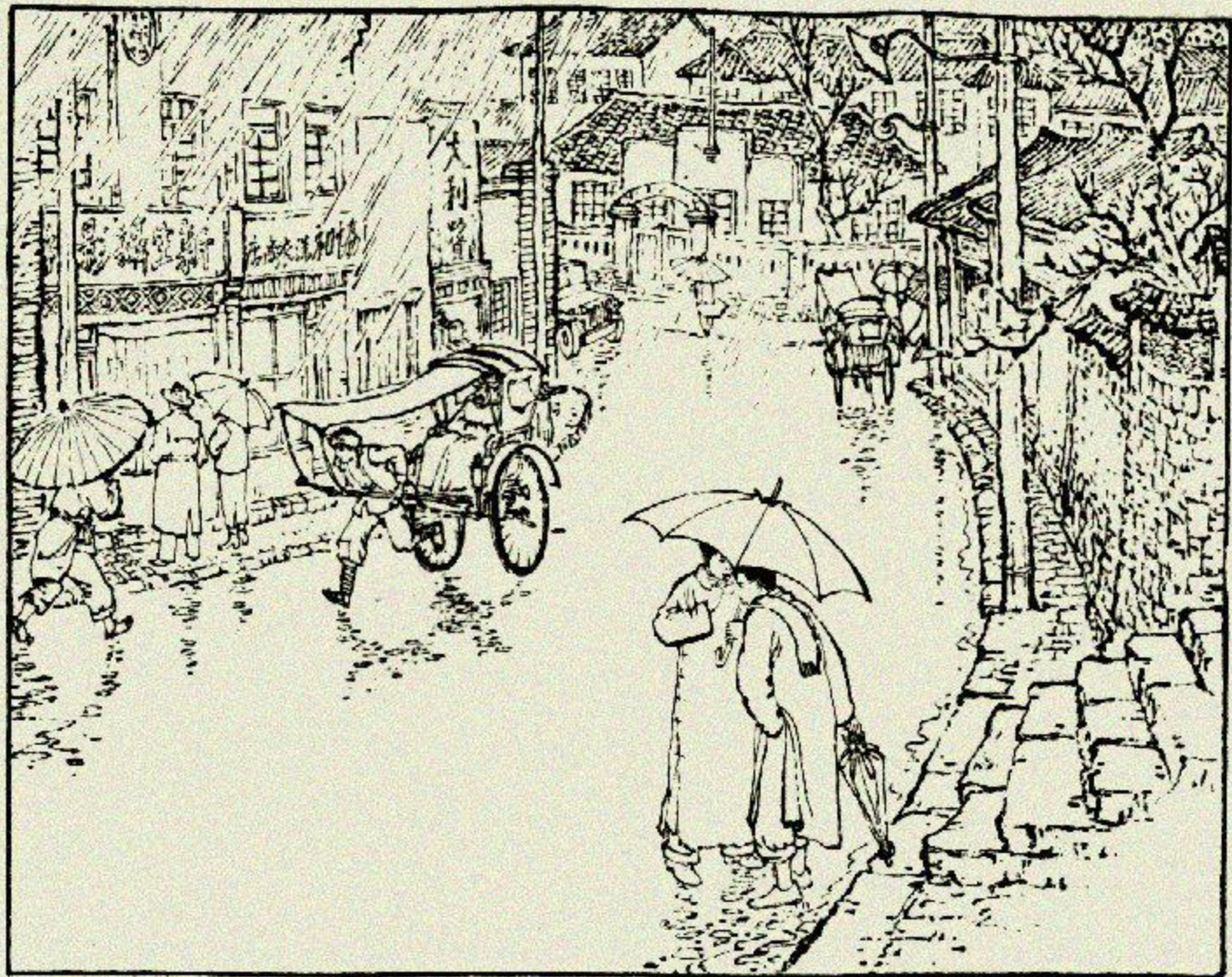
(44) 徐鹏飞接着对黎纪纲说：“你回去时，把郑克昌叫出来，布置一下。我们今晚立即行动！”说完，吩咐魏吉伯陪黎纪纲到总务科领奖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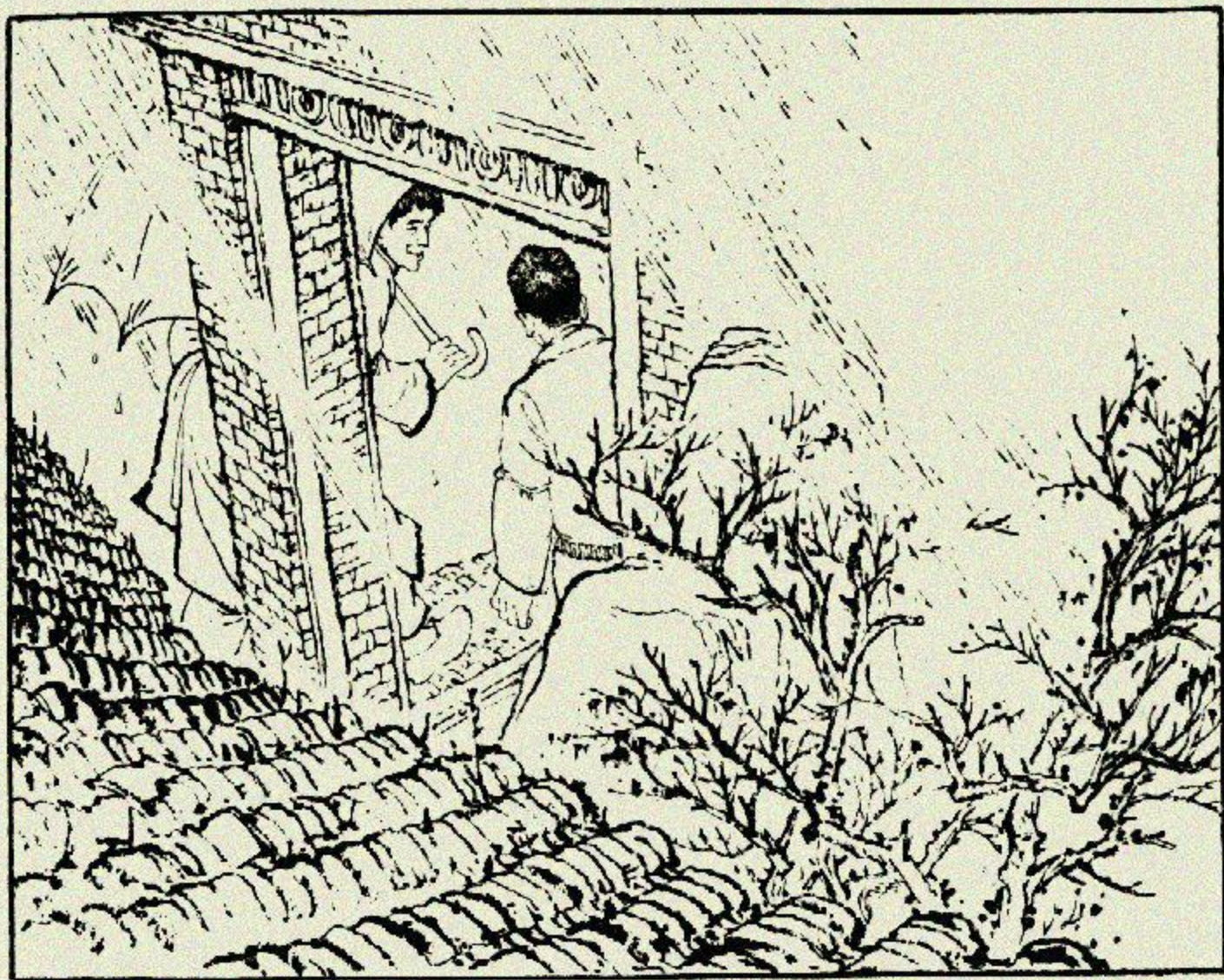
(45) 黎纪纲走后，徐鹏飞一阵哈哈大笑。他暗自得意的是虽未掌握破获中共重庆领导和《挺进报》的材料，却赚到沙坪书店这个宝贵线索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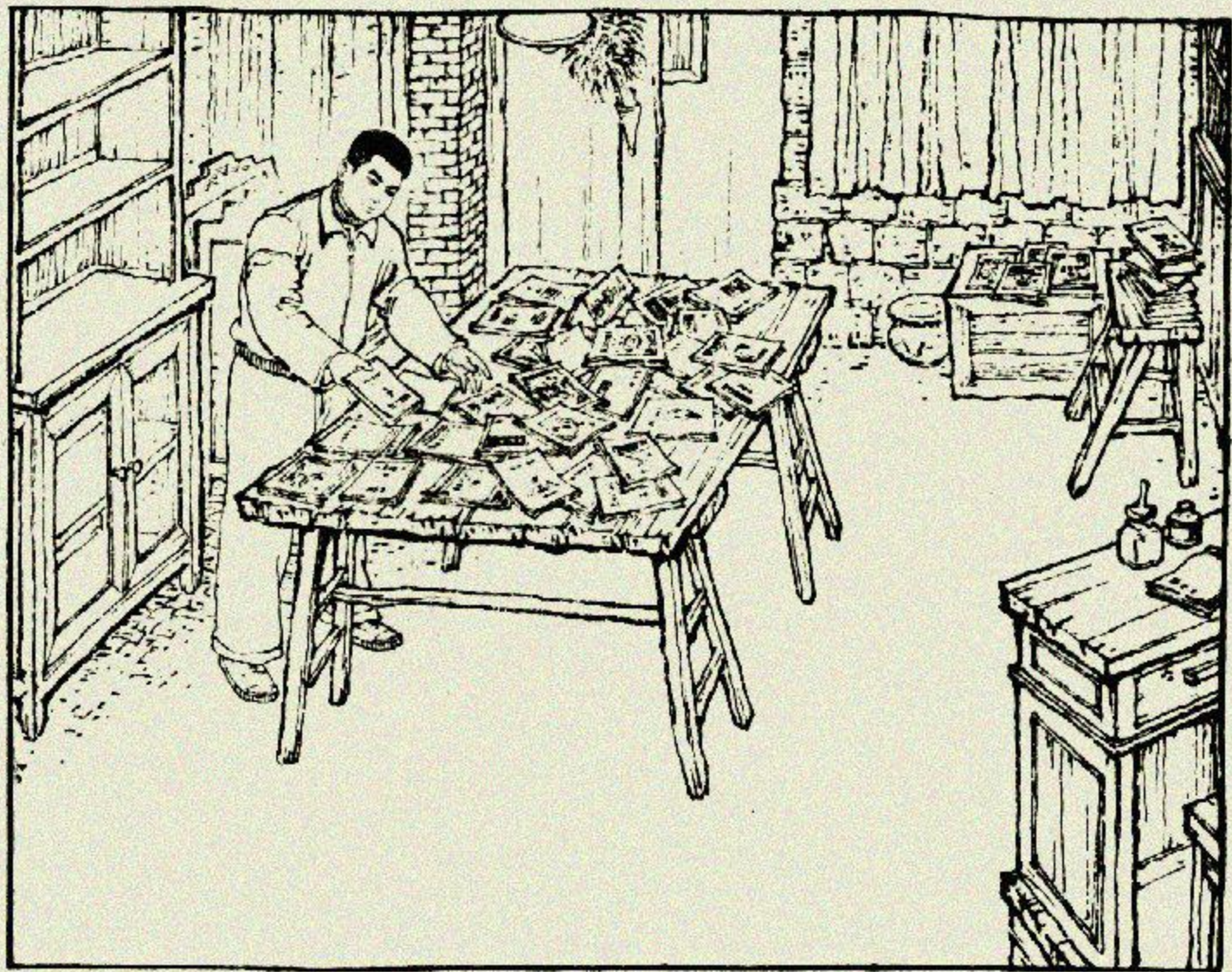
(46) 黎纪纲从“慈居”出来，天已淅沥淅沥地下起雨来了。他和魏吉伯商定了今晚动手的计划，先赶回重庆大学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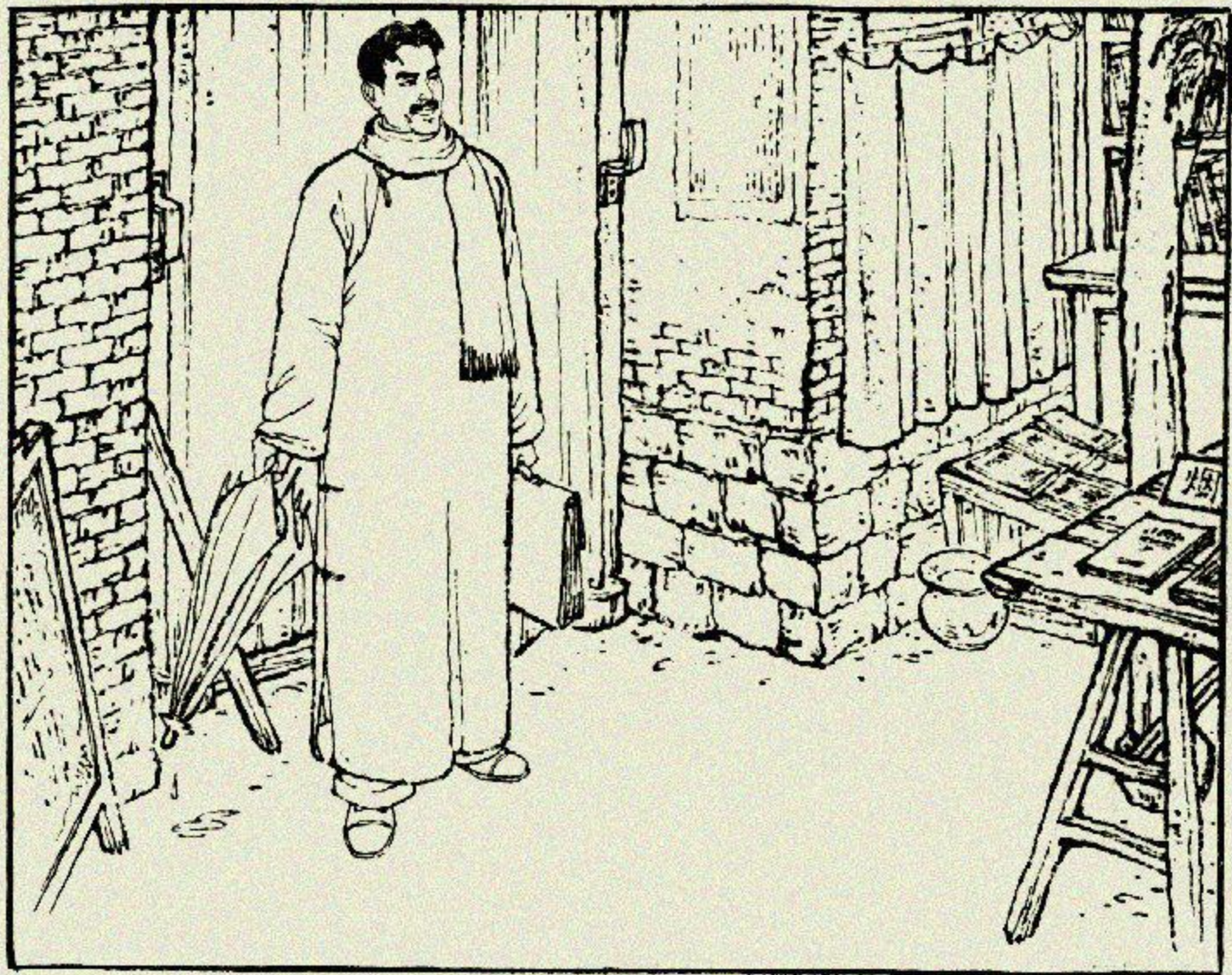
(47) 晚上八点钟光景, 黎纪纲来到沙坪书店, 把郑克昌叫出来, 鬼鬼祟祟说了一阵话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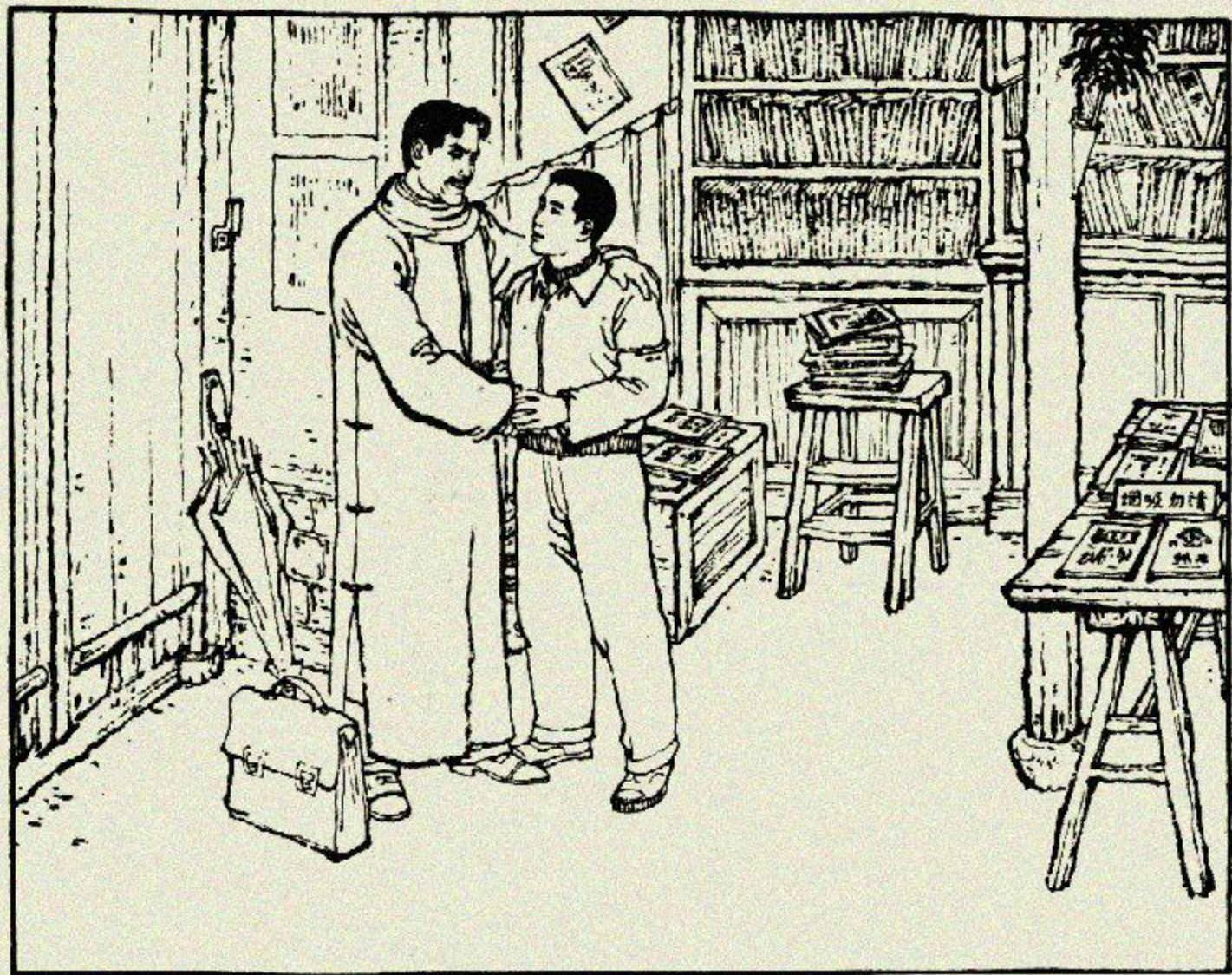
(48) 十分钟后,郑克昌匆匆回来关照陈松林,说黎纪纲要在十点钟来找他商量一件事,要他不要出去。说罢,朝陈松林笑笑,转身走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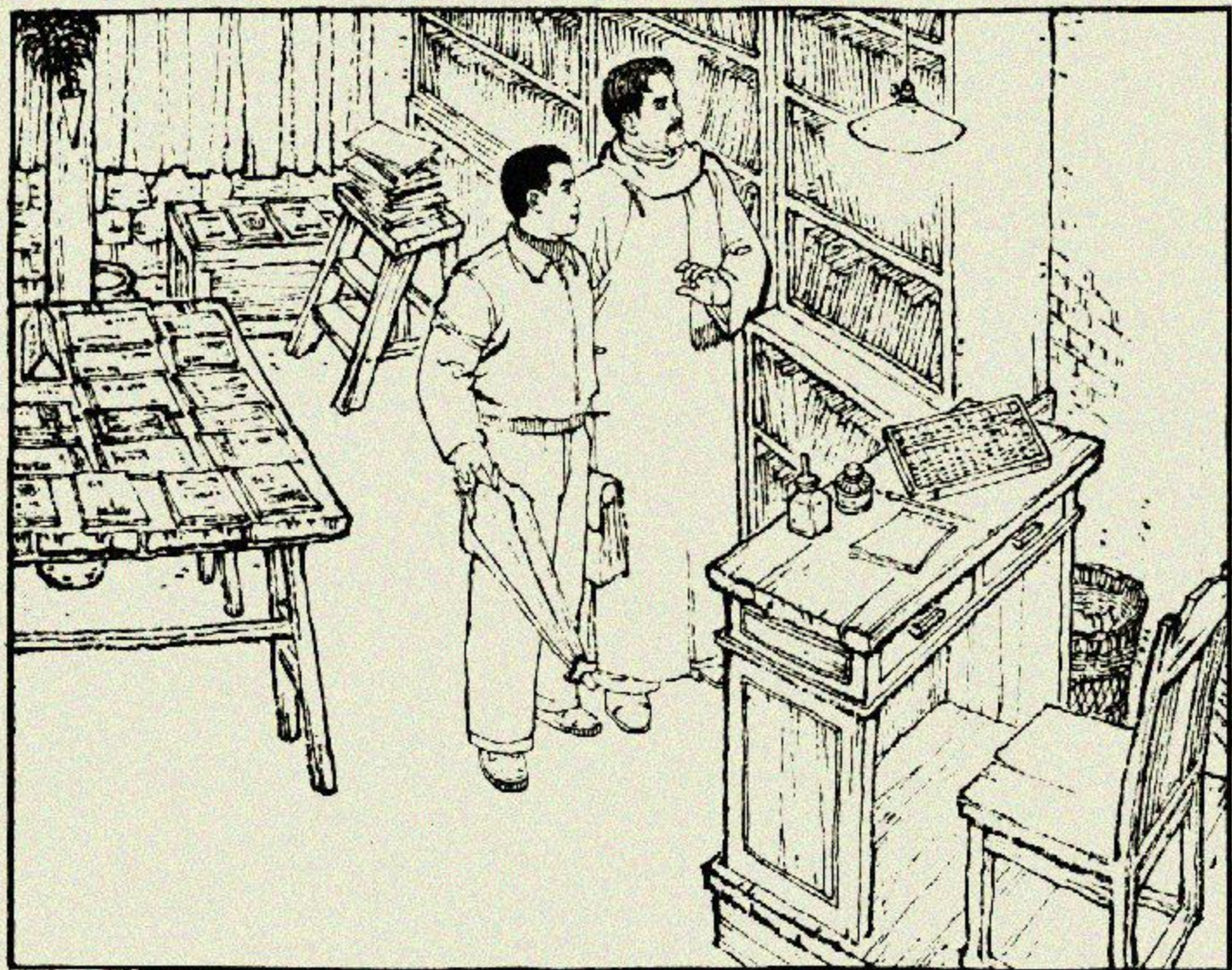
(49) 郑克昌走后,陈松林看看顾客都已散尽,便掩上店门,独自清理着被顾客翻乱的图书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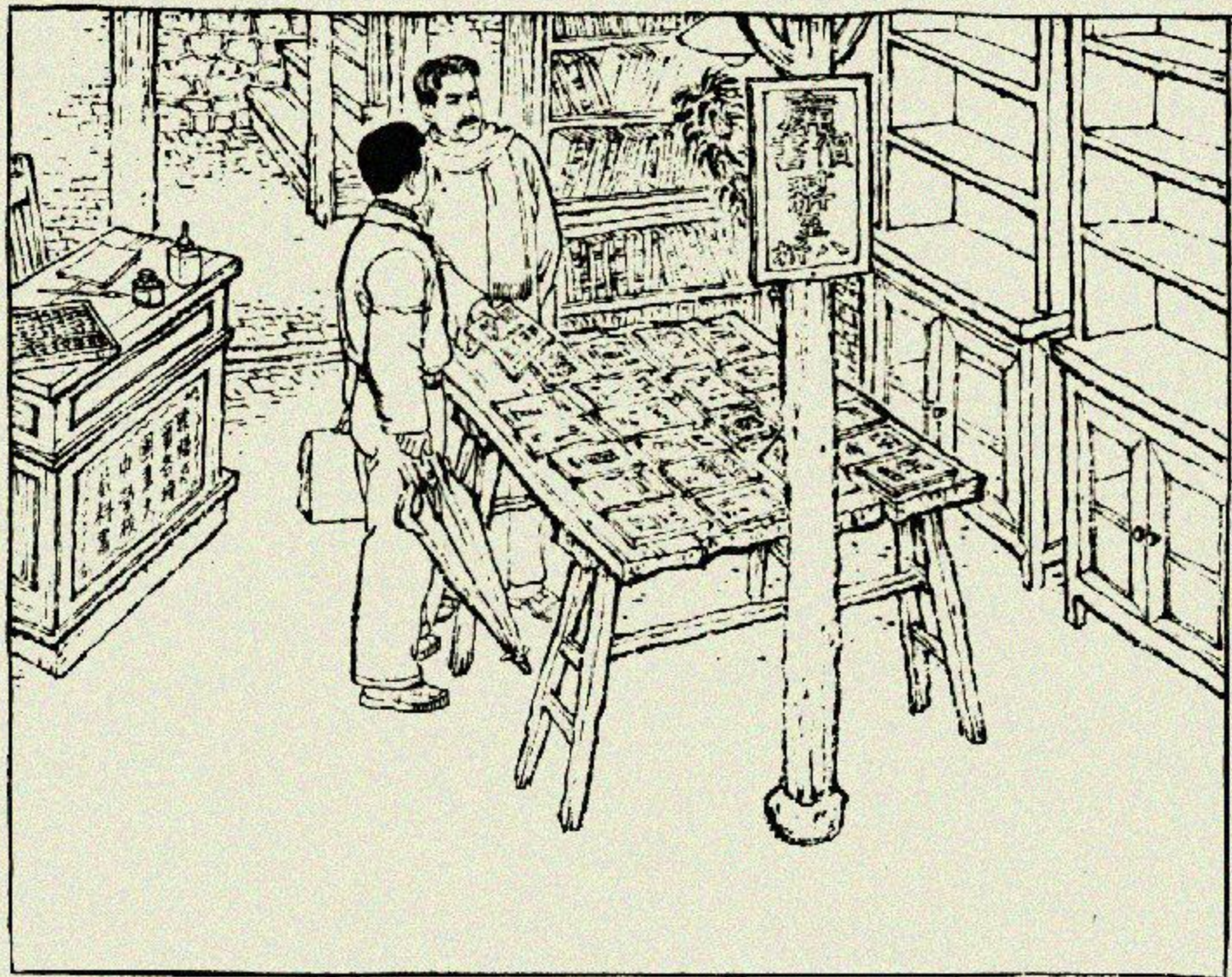
(50) 过了一会,老许推门进来,嘩嘩的雨声把开门的响声掩没,陈松林竟没有发觉。老许今天是第一次到这里来,目的是检查检查,准备使用这个联络站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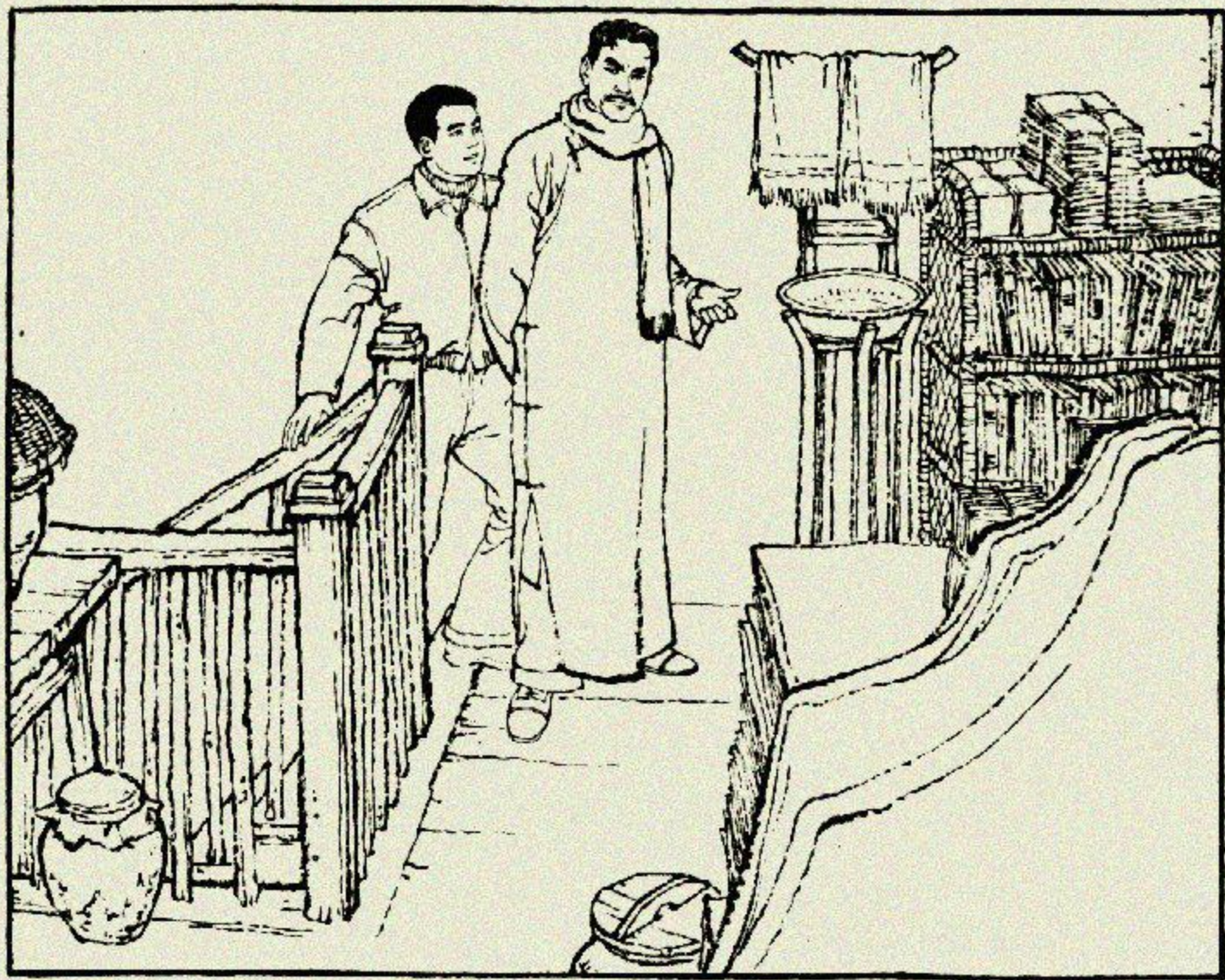
(51) 老许叫了一声：“小陈！”陈松林猛回头，惊喜地抓住老许的手，问：“厂里情况怎样？”老许说：“今晚雨大，我不回去了，咱们谈个痛快吧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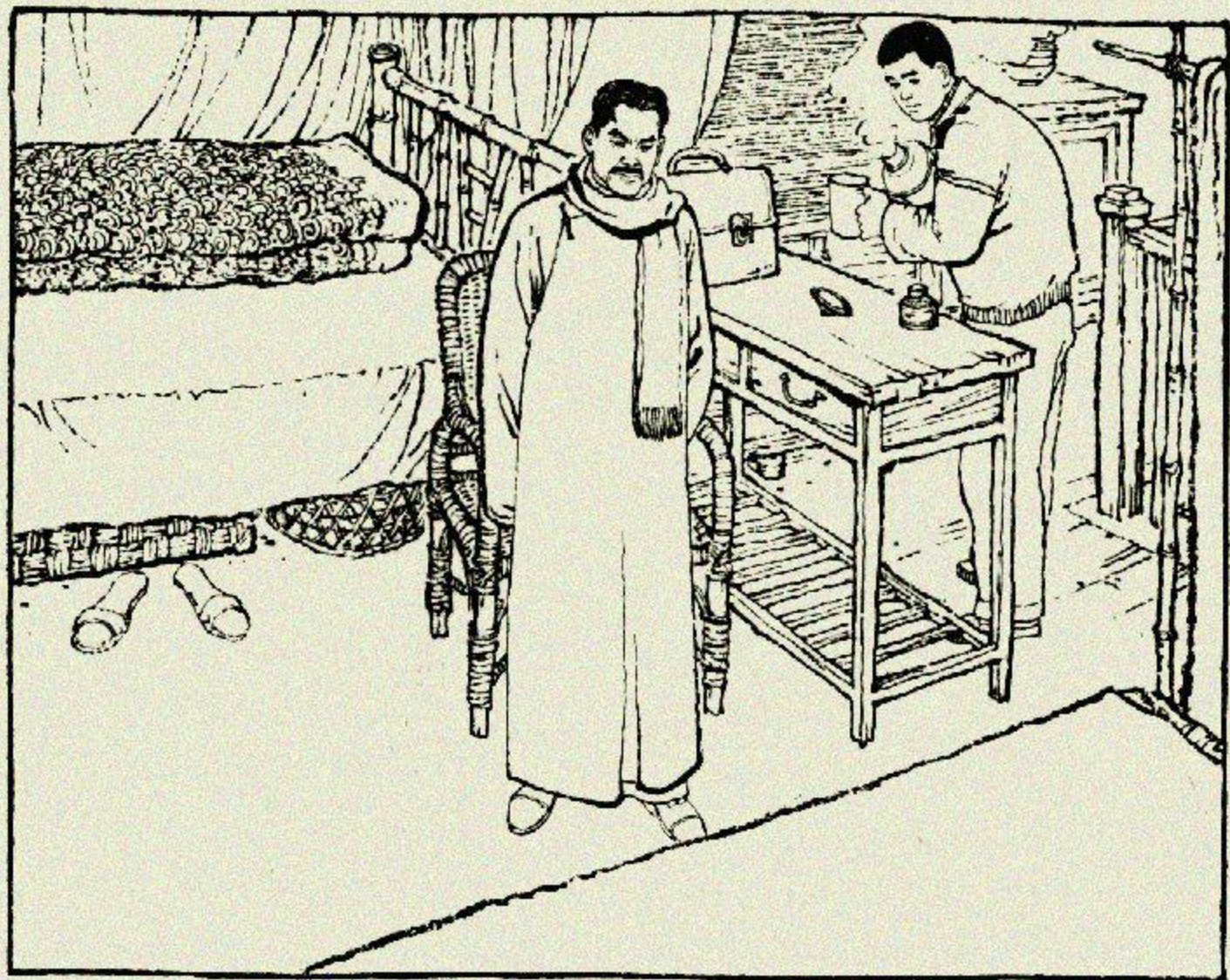
(52) 老许把来书店的目的说了一遍,陈松林听了,高兴得很。使用这处联络站,说明地下工作又有了新的发展;而且自己今后可以经常和老许见面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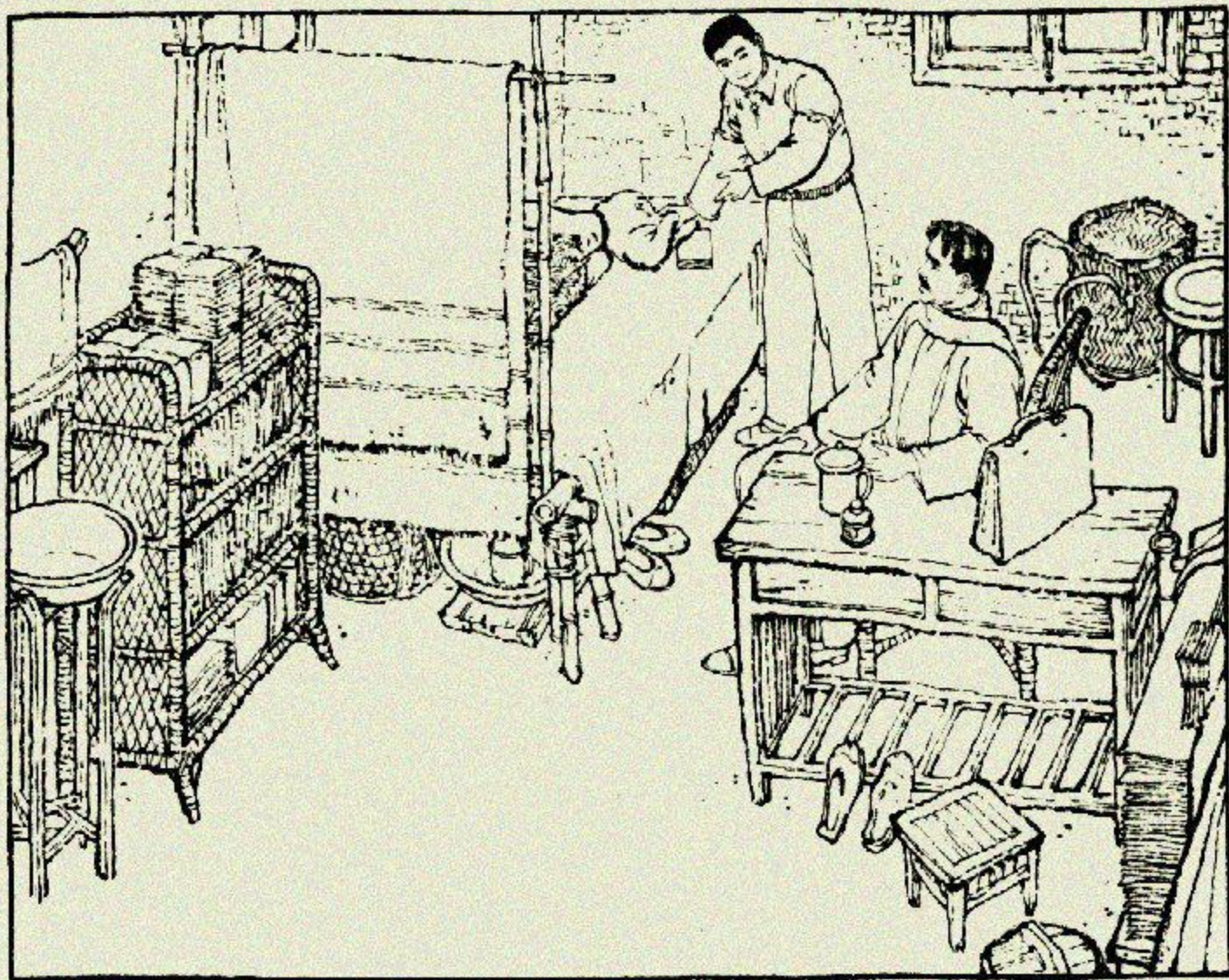
(53) 老许发现书架上有好些进步书籍，而且又新做了许多书架，忙问：“你们书店要扩大？”陈松林说：“隔壁门面已顶下来了，怎么，你不知道？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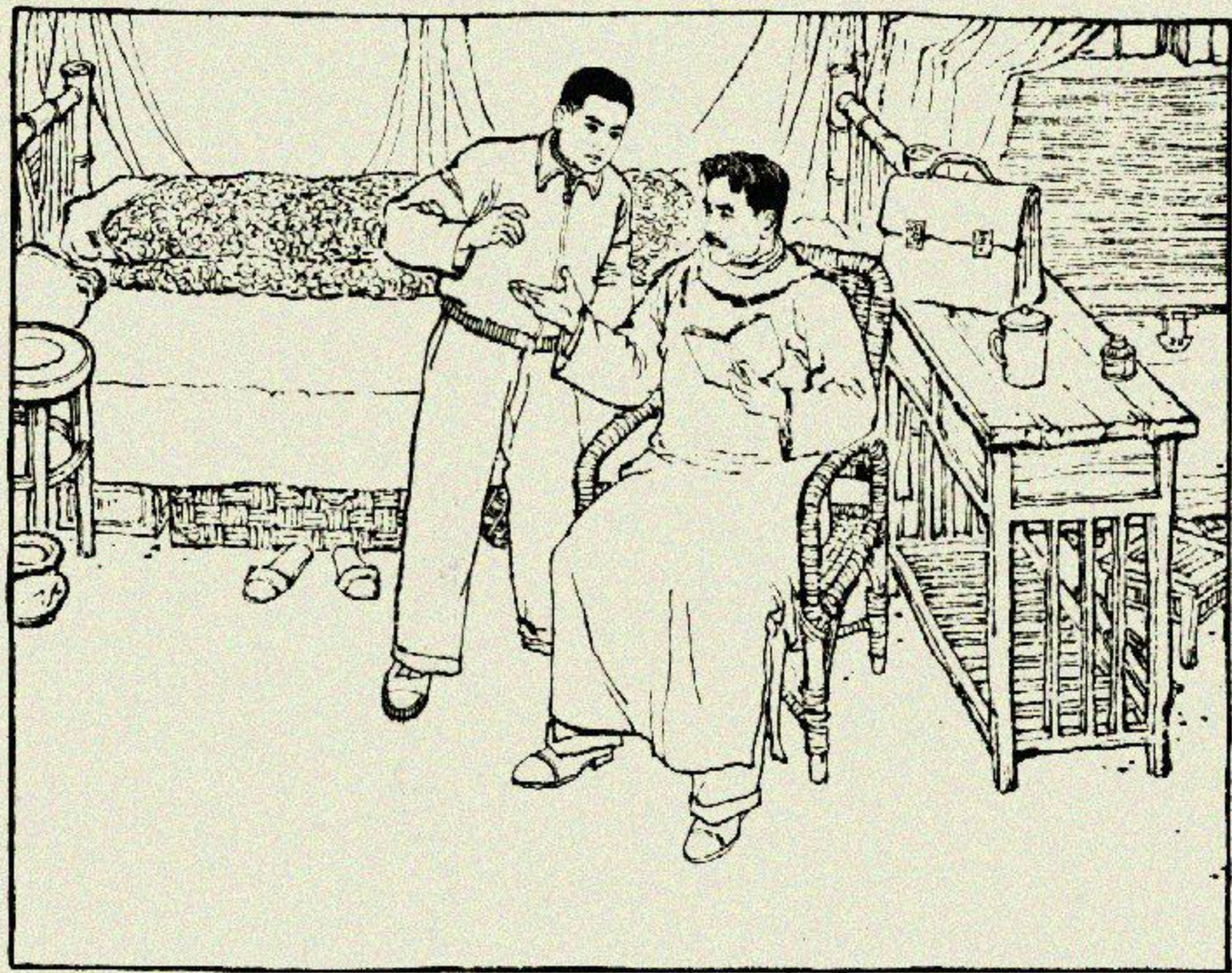
(54) 老许急于要了解情况,叫陈松林跟他上楼去谈。他在楼上又发现屋里有两张床,地上堆了一堆纸,一问,才知新添了一个店员,纸是准备办文艺刊物用的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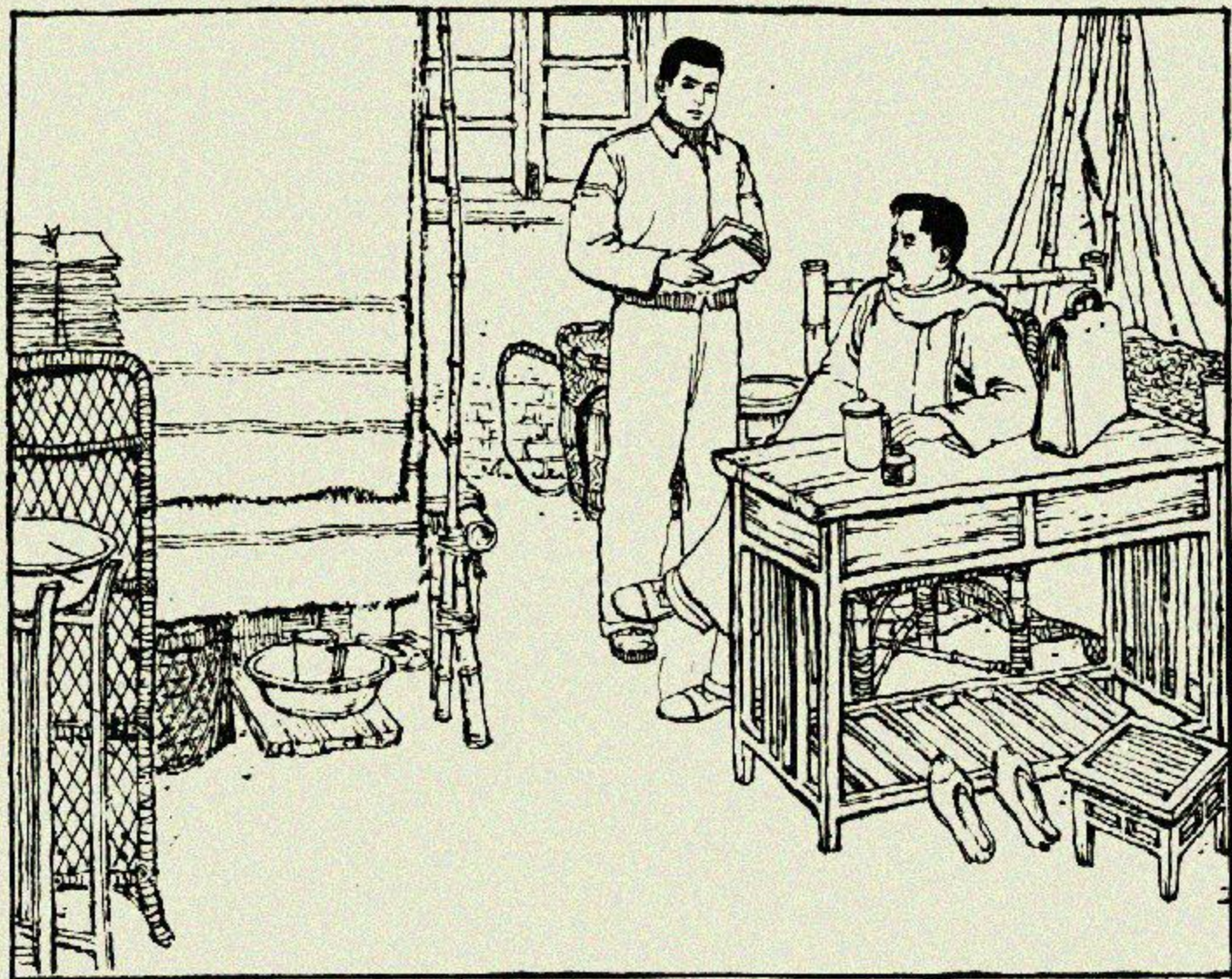
(55) 陈松林见了老许严肃而又不满的神色，心里不安。猜想老许大概不知道这些事，于是便把郑克昌因为参加“读书会”被邮局开除等等情况，都告诉了老许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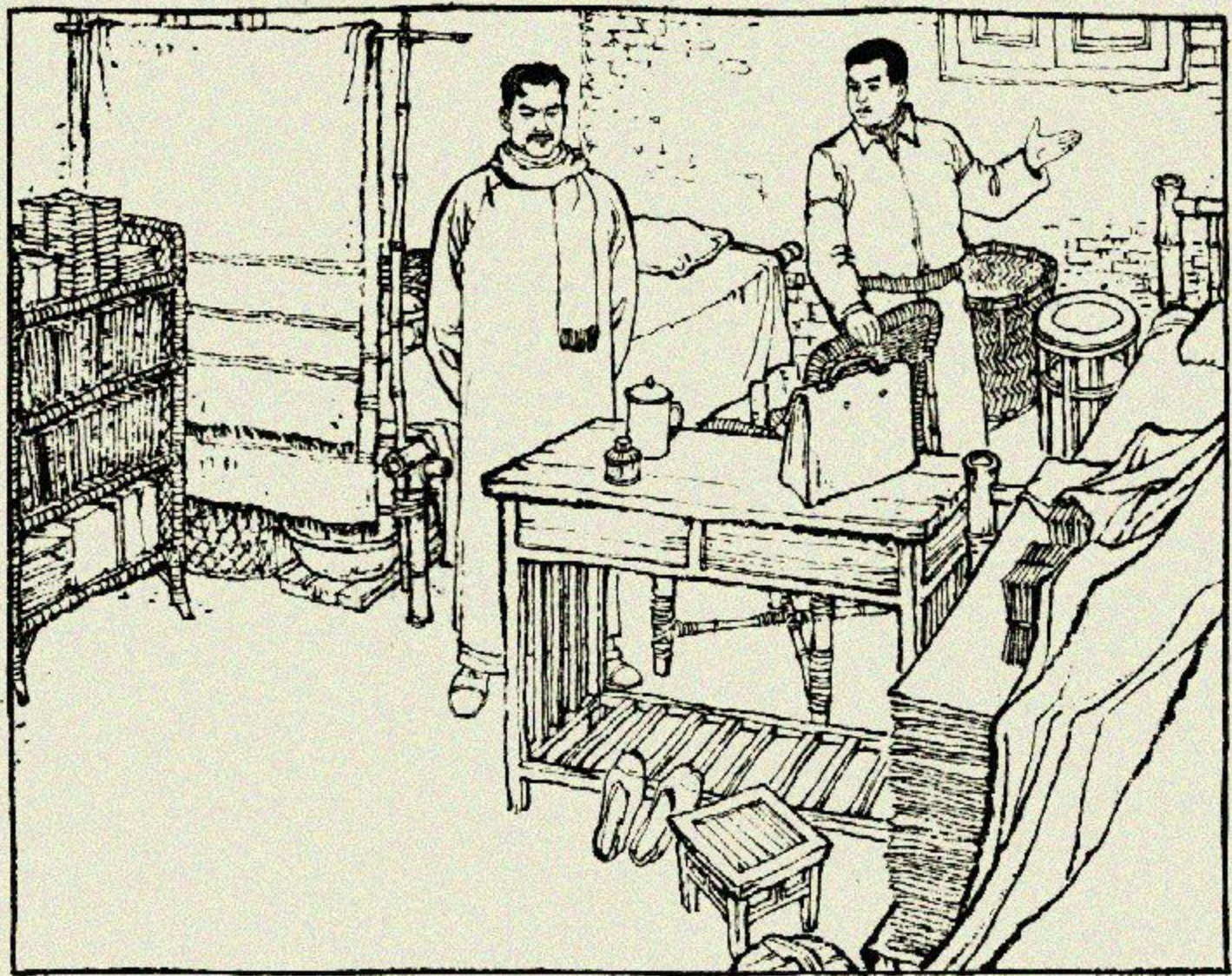
(56) 老许觉得书店住进一个来历不明的人，比买家具、办文艺刊物危险得多，他听说这个人还爱写诗，便要小陈把诗拿给他看看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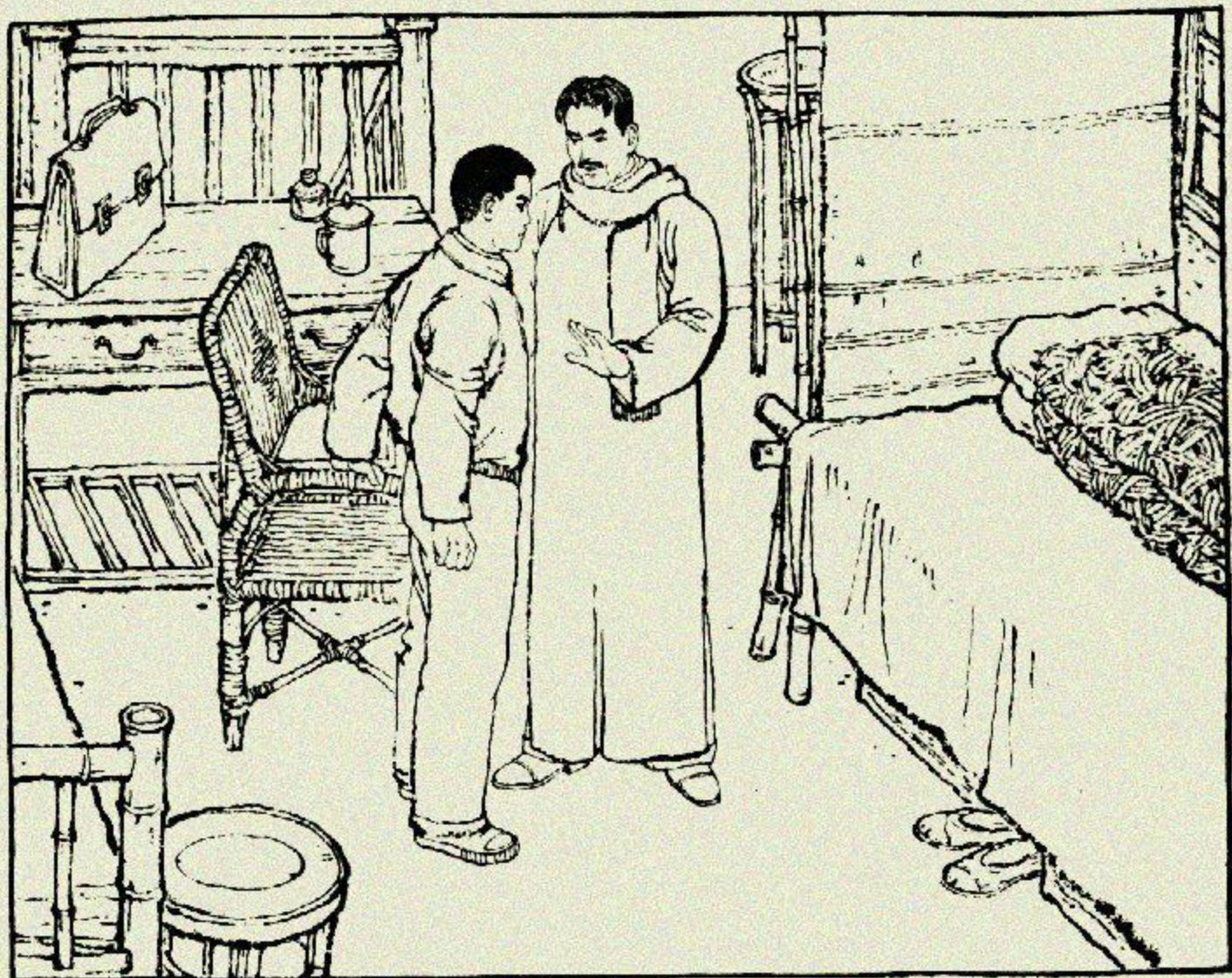
(57) 陈松林从郑克昌枕头下拿出个小本子。许云峰接过来，看到那首“上毛房拉屎”，对小陈说：“这首诗是抄来的，你把《马凡陀的山歌》找来对对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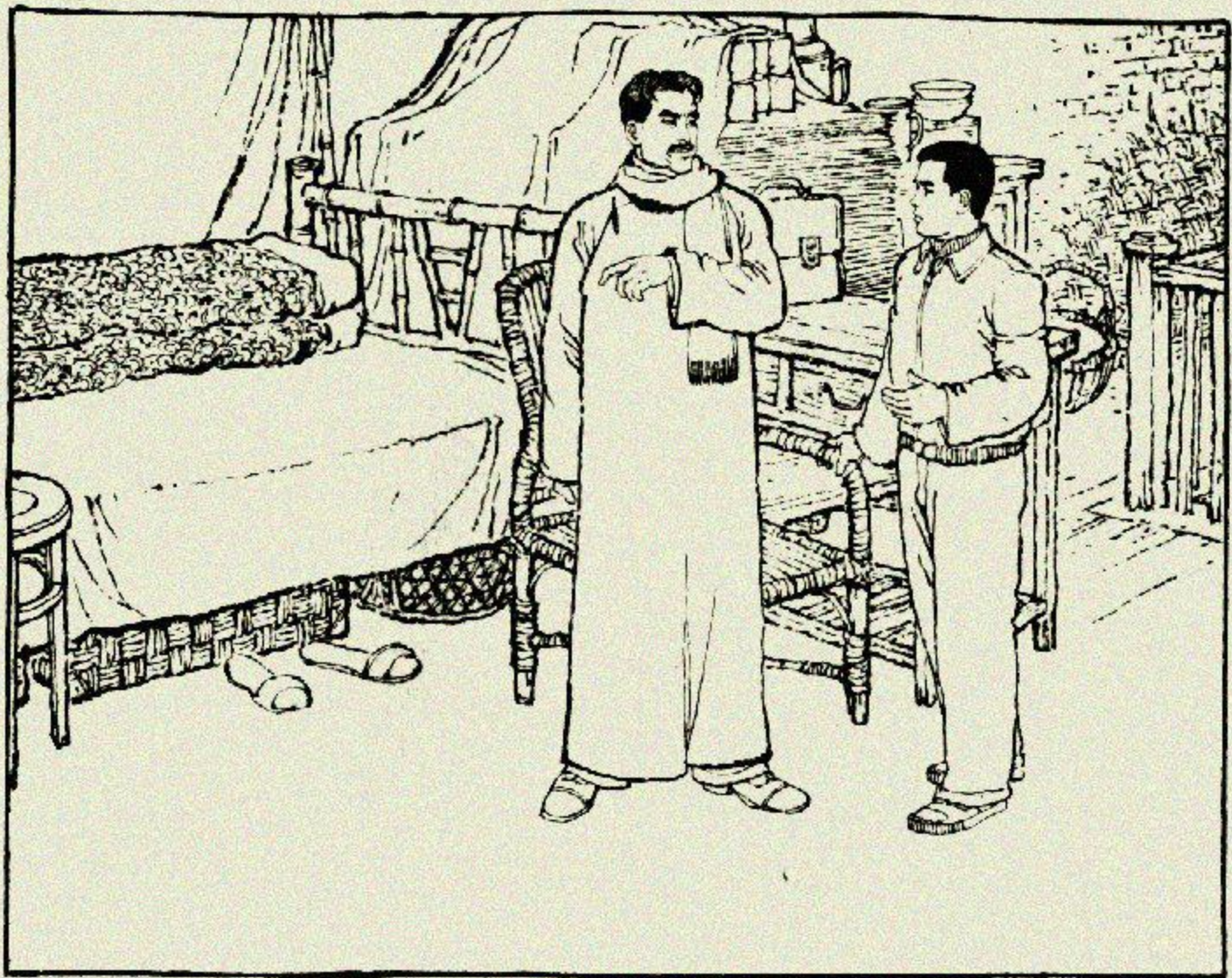
(58) 老许又说：“不仅这首，其它的也好象见过面。他为什么用这种手段？其中一定有不可告人的目的！”陈松林听了不由惊叫起来：“啊！这家伙莫非是特务？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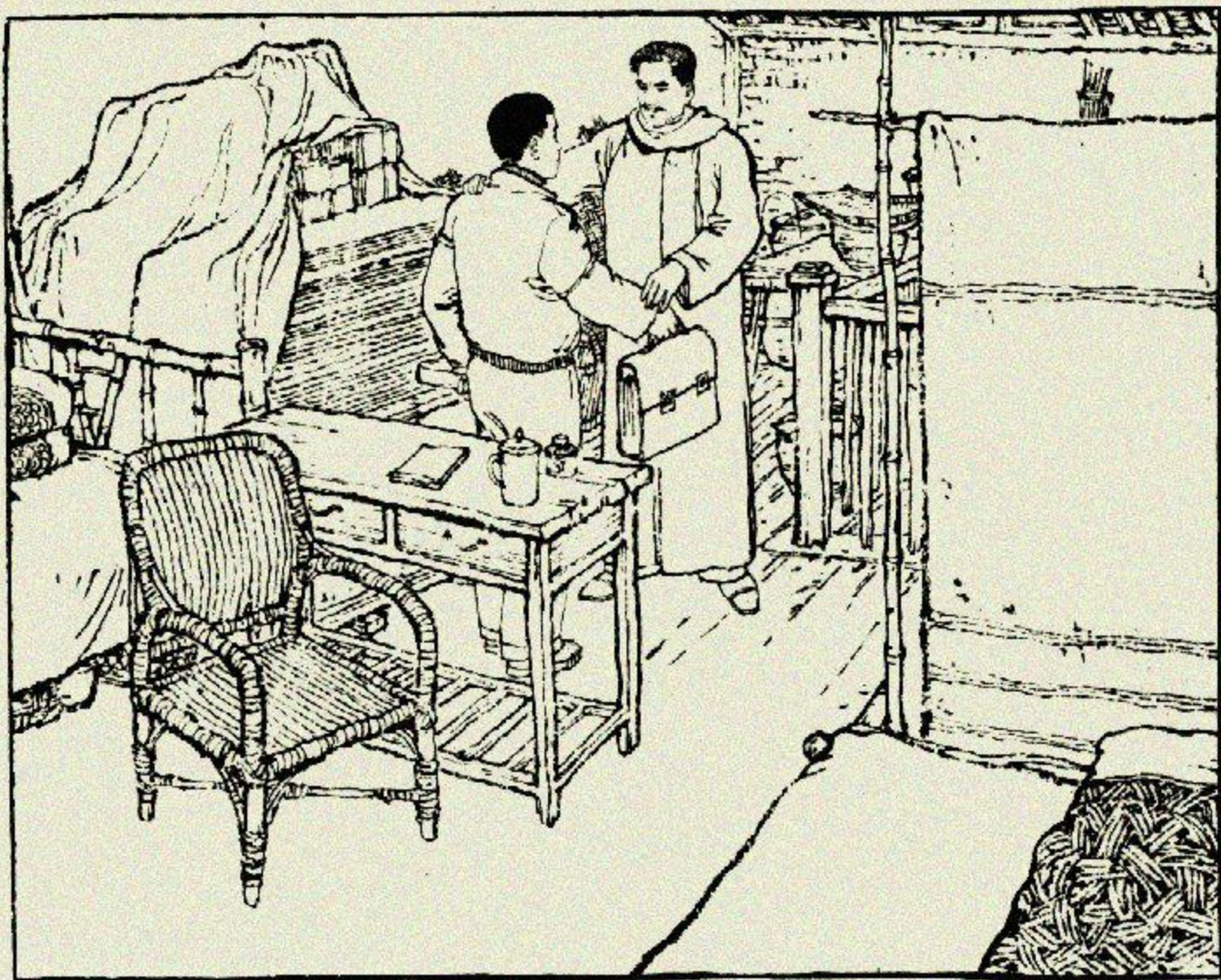
(59) 陈松林急得脸色发白, 连说: “糟糕! 老甫为什么老是要我放手工作, 大胆联系群众, 他, 他为什么?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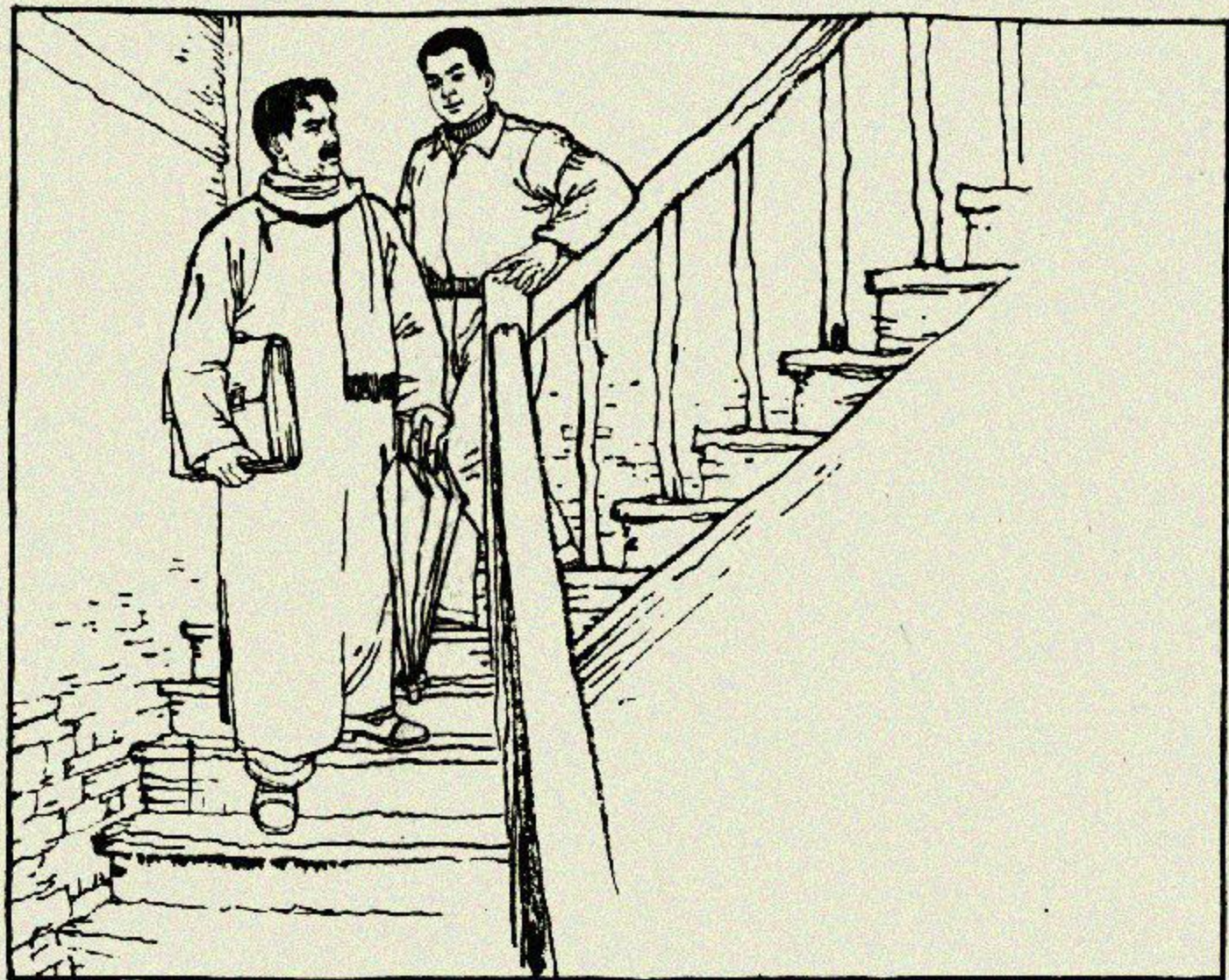
(60) 老许问道：“如果是特务，你怎么对付？”陈松林咬牙切齿地说：“我和他拚了！”老许告誡他要冷靜，要他仔细回想一下，郑克昌最近有什么地方反常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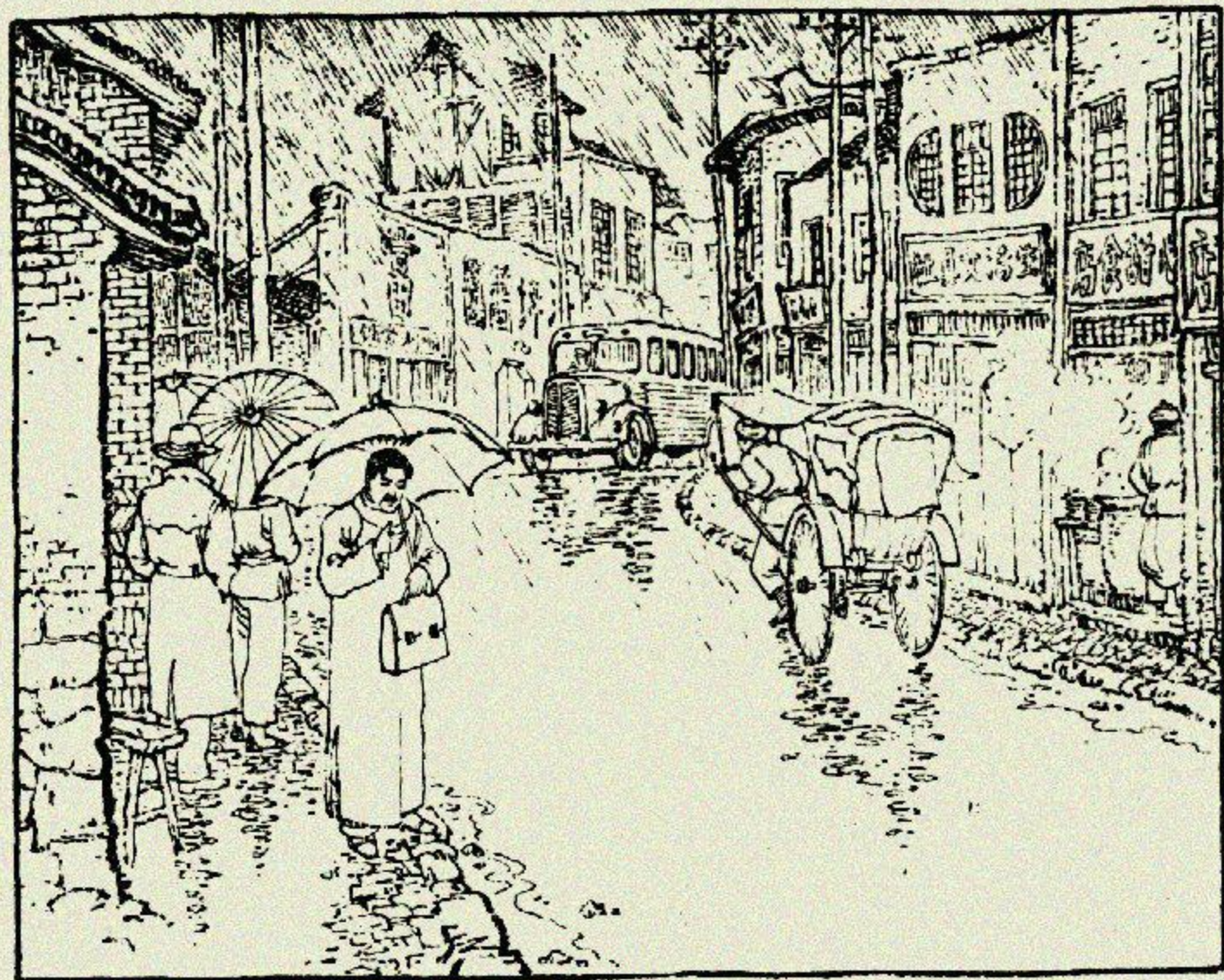
(61) 陈松林说：“黎纪纲从不到书店来，今天跑来要我十点钟不要出去，莫非今晚要出事？”老许听了，立刻断定这是危险的警号，必须立即离开此地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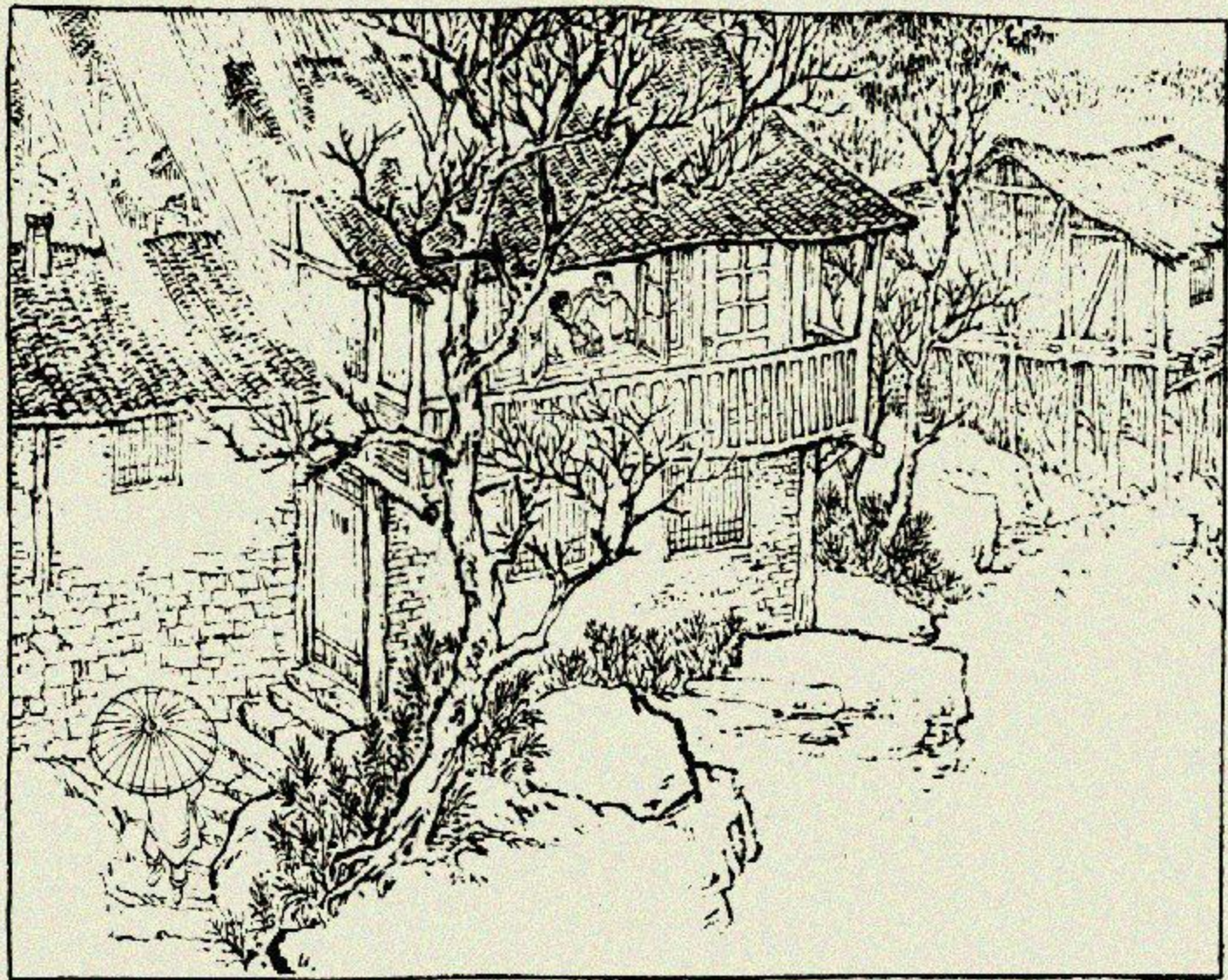
(62) 陈松林一看钟，快到九点了，忙把皮包递给老许说：“你先走。”老许却没有急于离开的意思，陈松林也镇定下来，他向老许请求，把这里安排一下再走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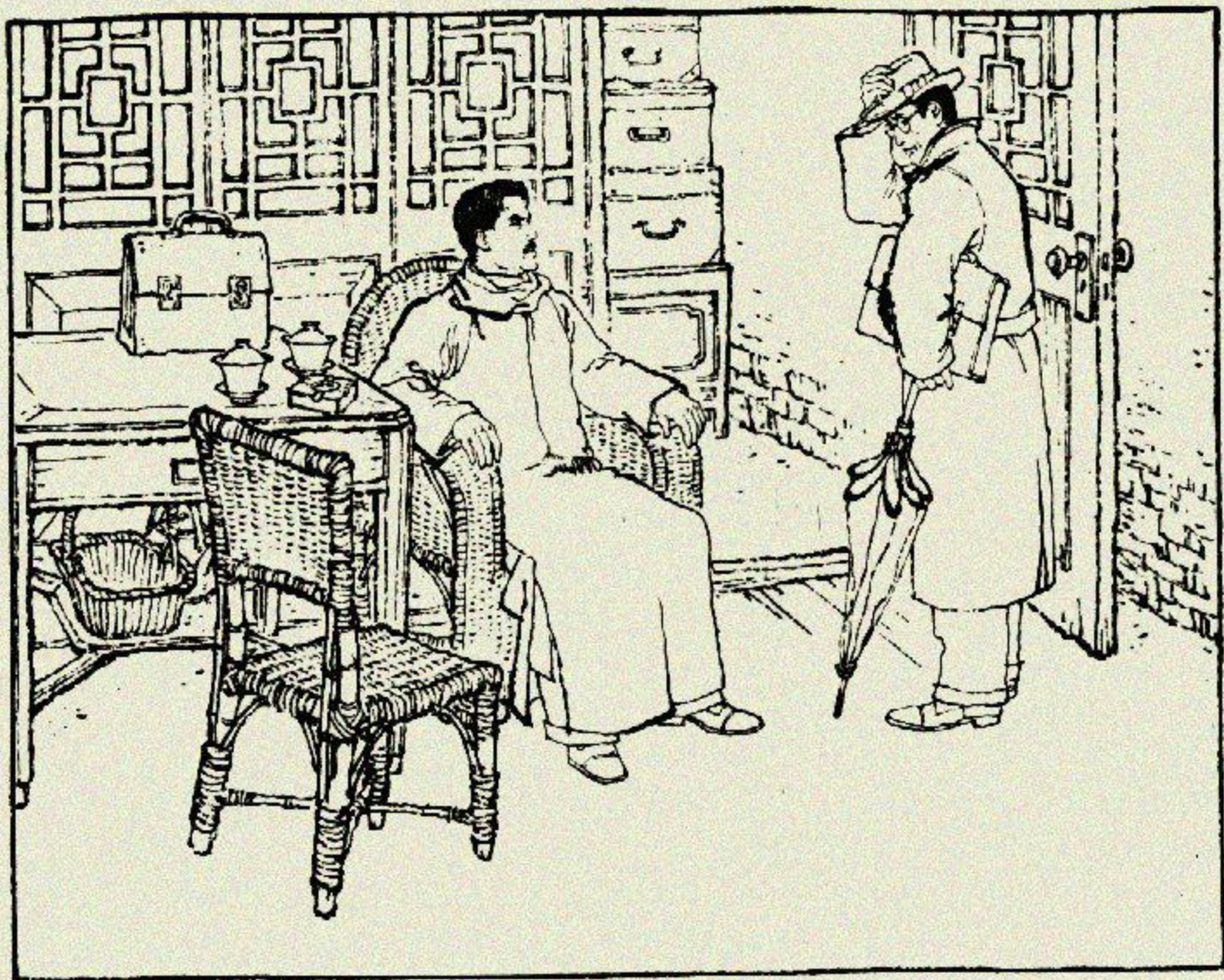
(63) 老许点点头,这才把皮包挟在腋下,缓缓下楼。一边走一边叮嘱着:“小陈,你先到磁器口钢铁厂住几天。千万不要在这里耽搁太久!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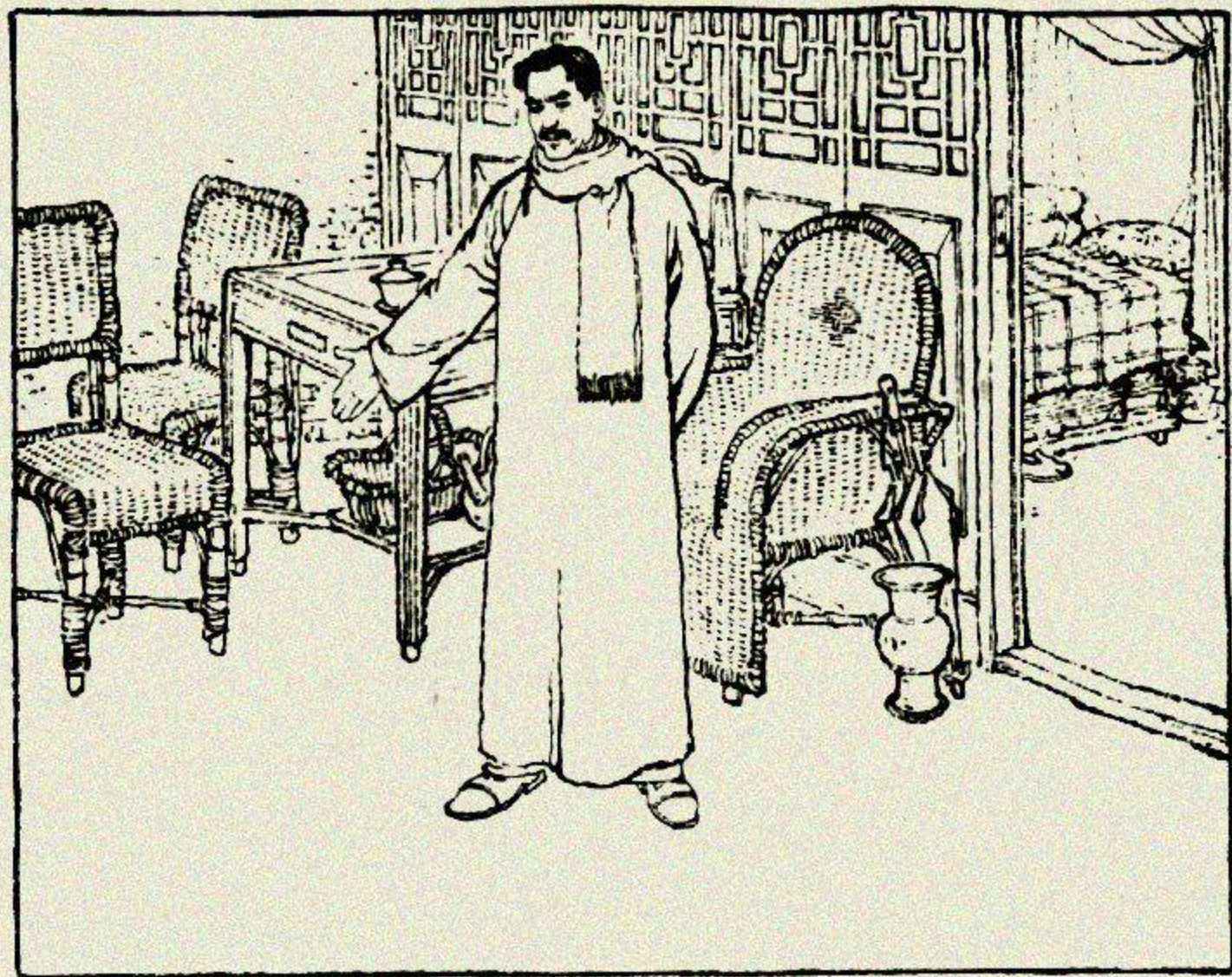
(64) 老许走出书店, 立即采取紧急措施, 通知沙磁区区委, 原定会议改期, 人员转移; 又打电话约甫志高在城里碰面。一切布置好了以后, 才乘车赶往市区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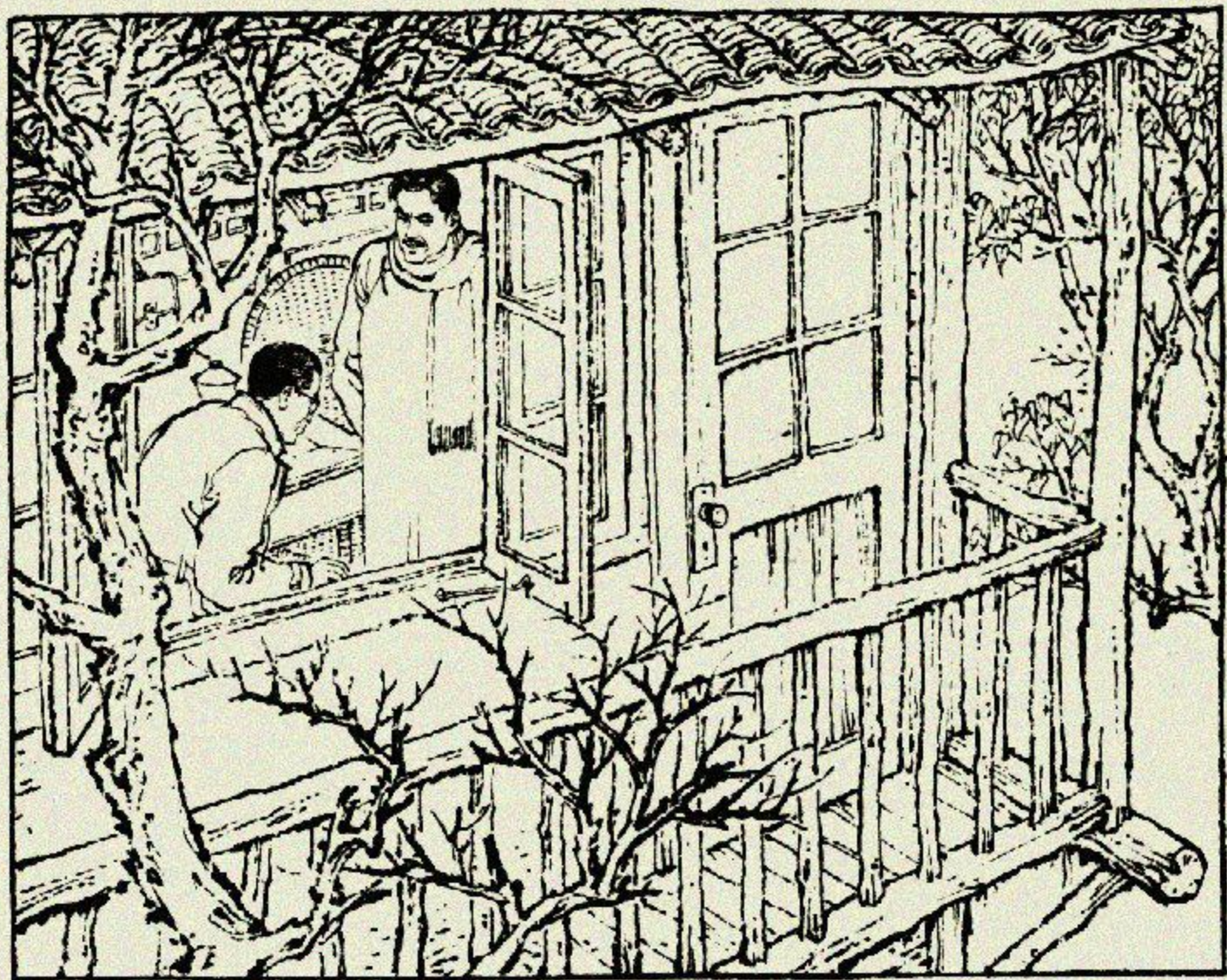
(65) 老许在约定的地点见到了甫志高。他要甫志高补充一些关于沙坪书店的情况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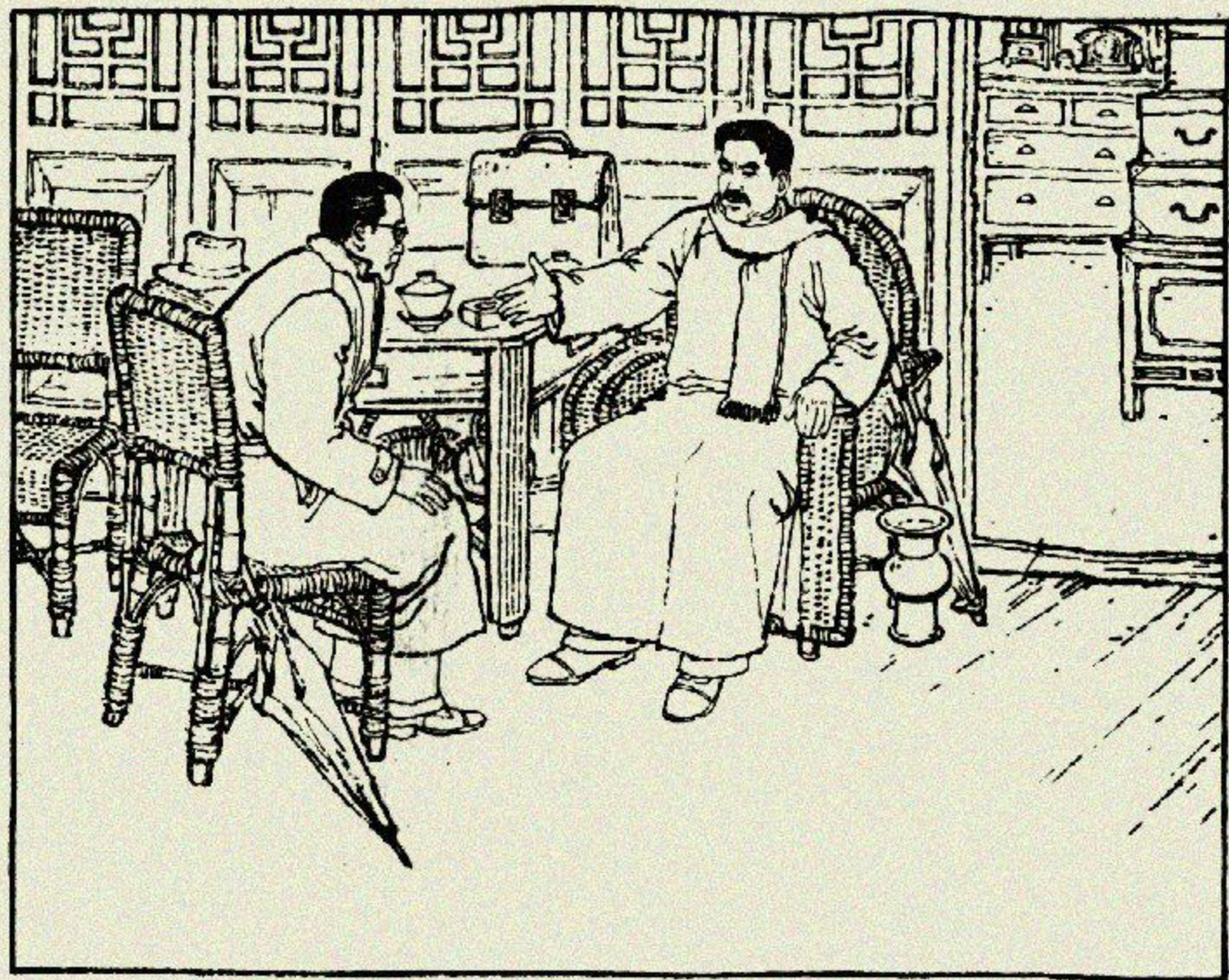
(66) 甫志高汇报完毕,打算去参加区委会议,老许告诉他,会议改期,陈松林也转移了。甫志高不满地说:“书店工作缺点可以检查,不过就凭这些材料……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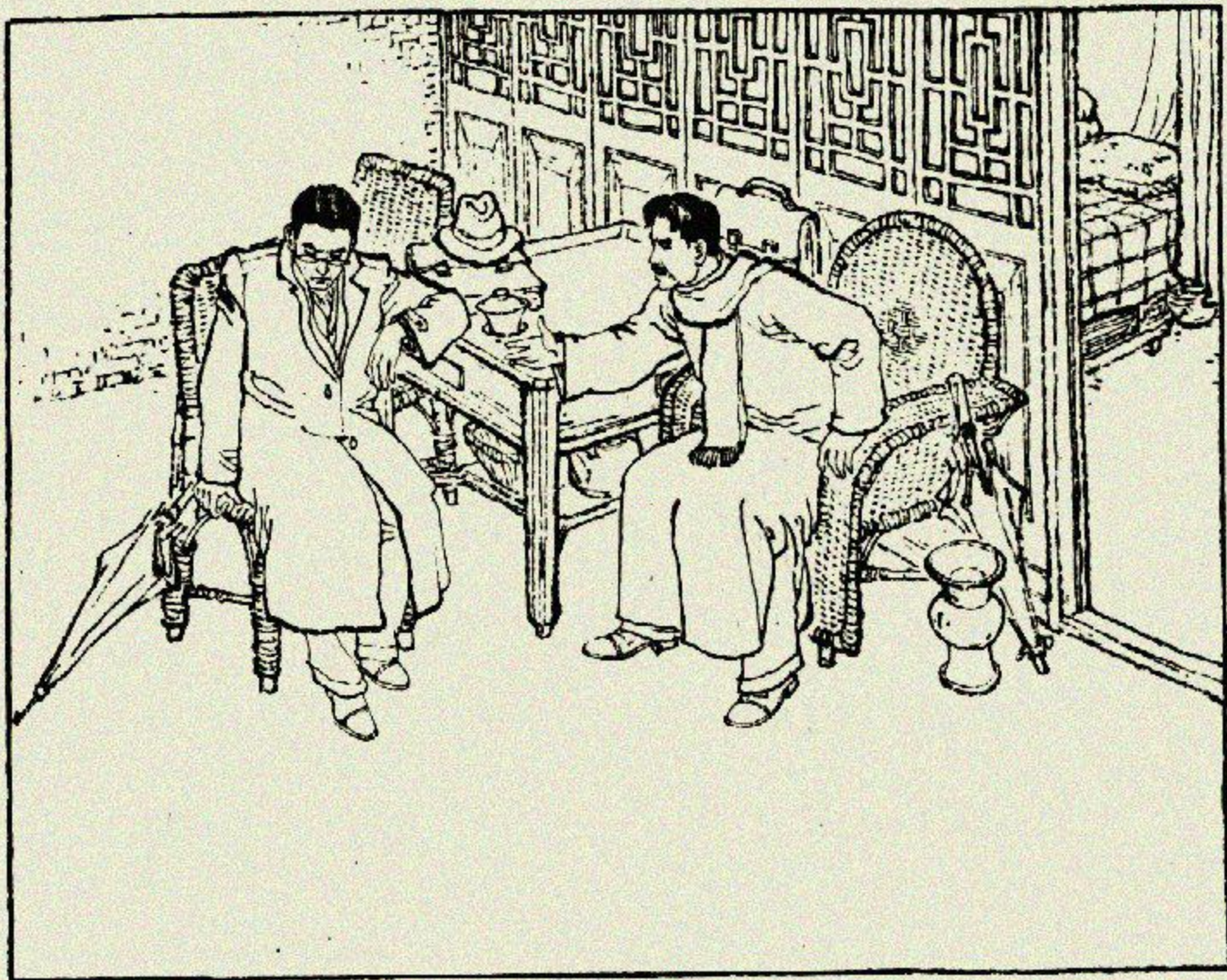
(67) 许云峰平静地问：“书店是备用联络站，有关的原则早就明白规定，为什么你不按党的要求办事？这样的联络站难道不应当立刻封闭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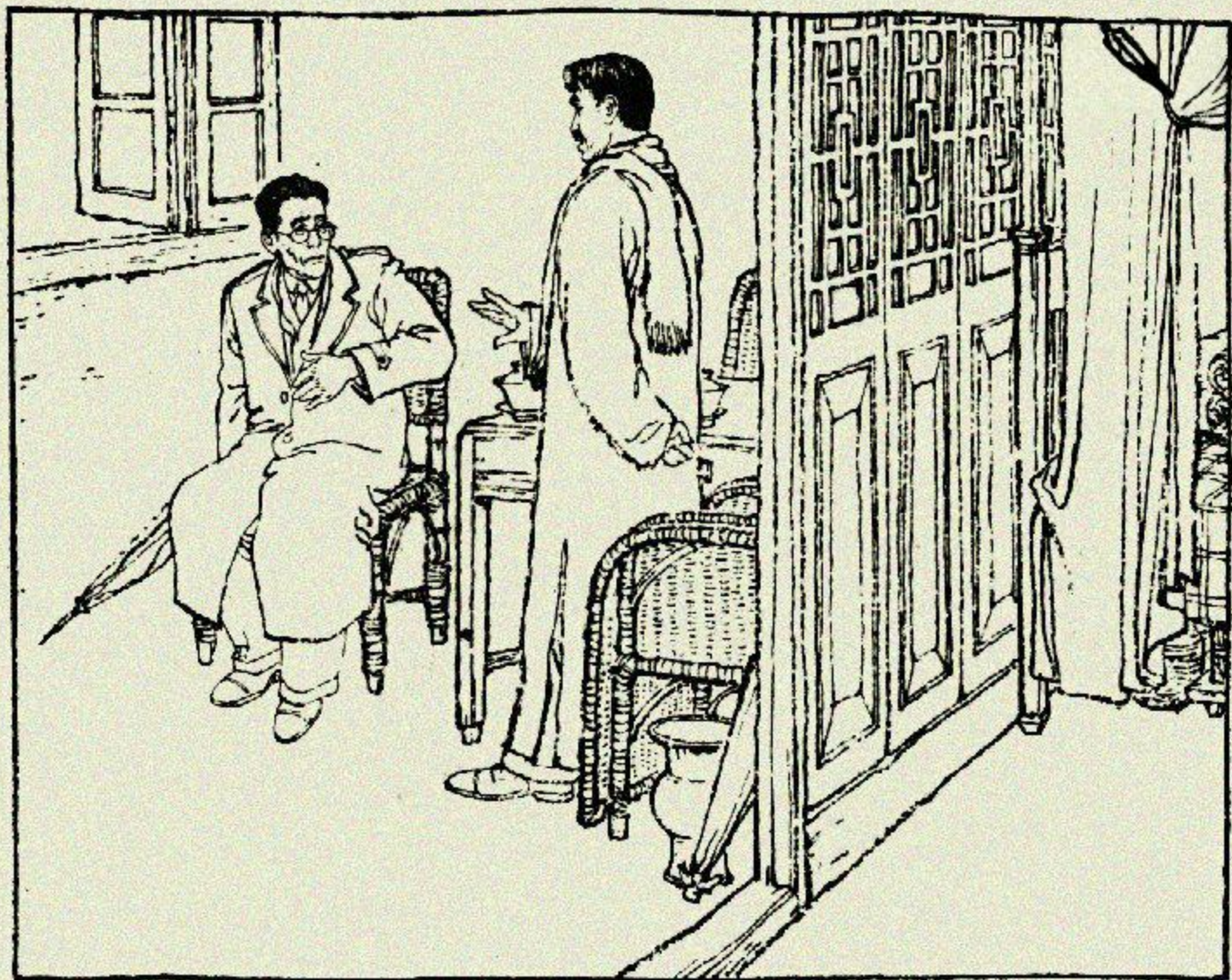
(68) 甫志高无言地低下头,心想:难道抄袭几首诗和特务活动会有什么联系。许云峰看出他的心事,仍然平静地问:“你仔细考查过郑克昌的历史吗?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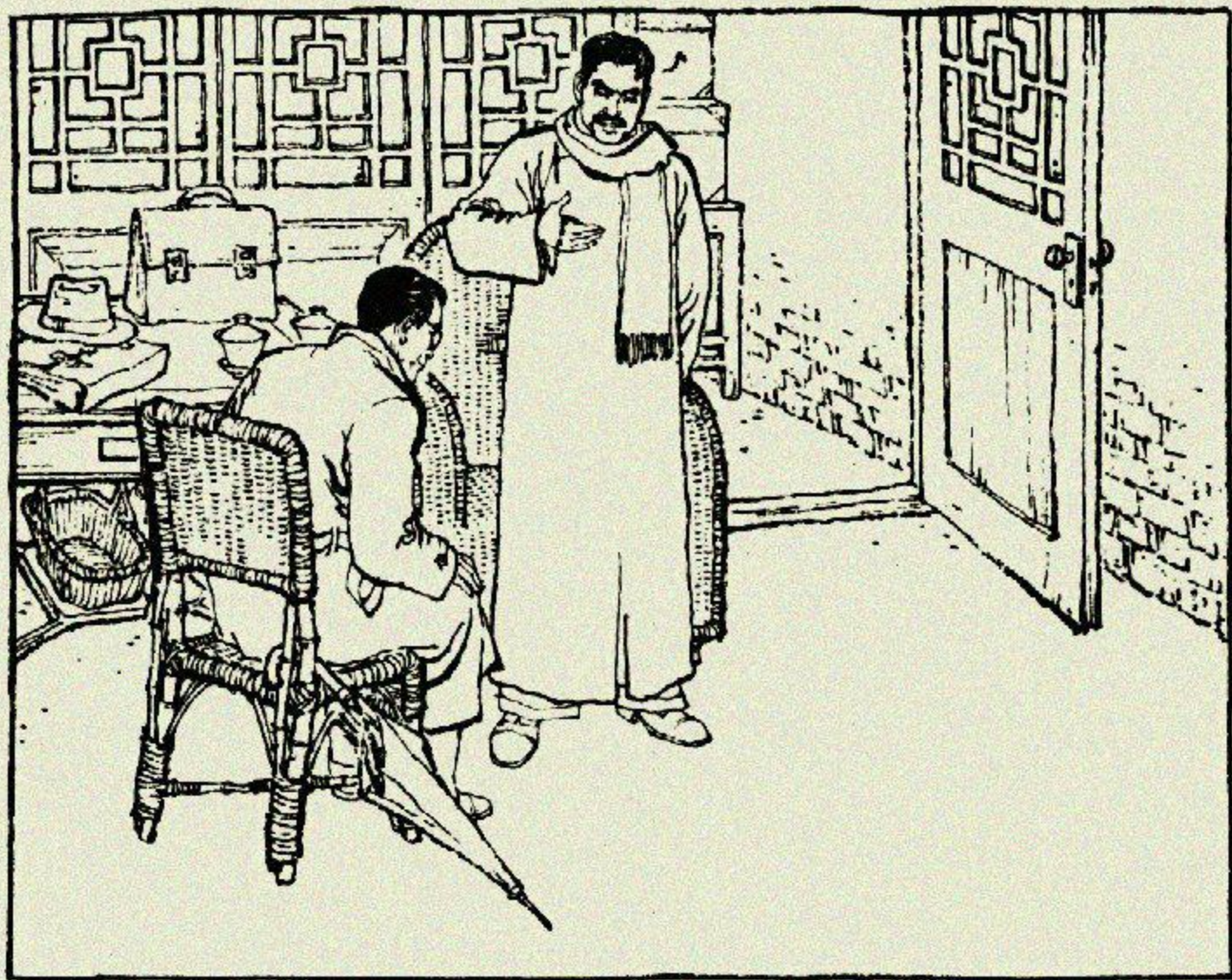
(69) 甫志高说陈松林了解郑克昌，寄《挺进报》也没出问题。老许道：“陈松林在你错误指导下工作，你能把责任推给他？《挺进报》不准邮寄，你为何明知故犯？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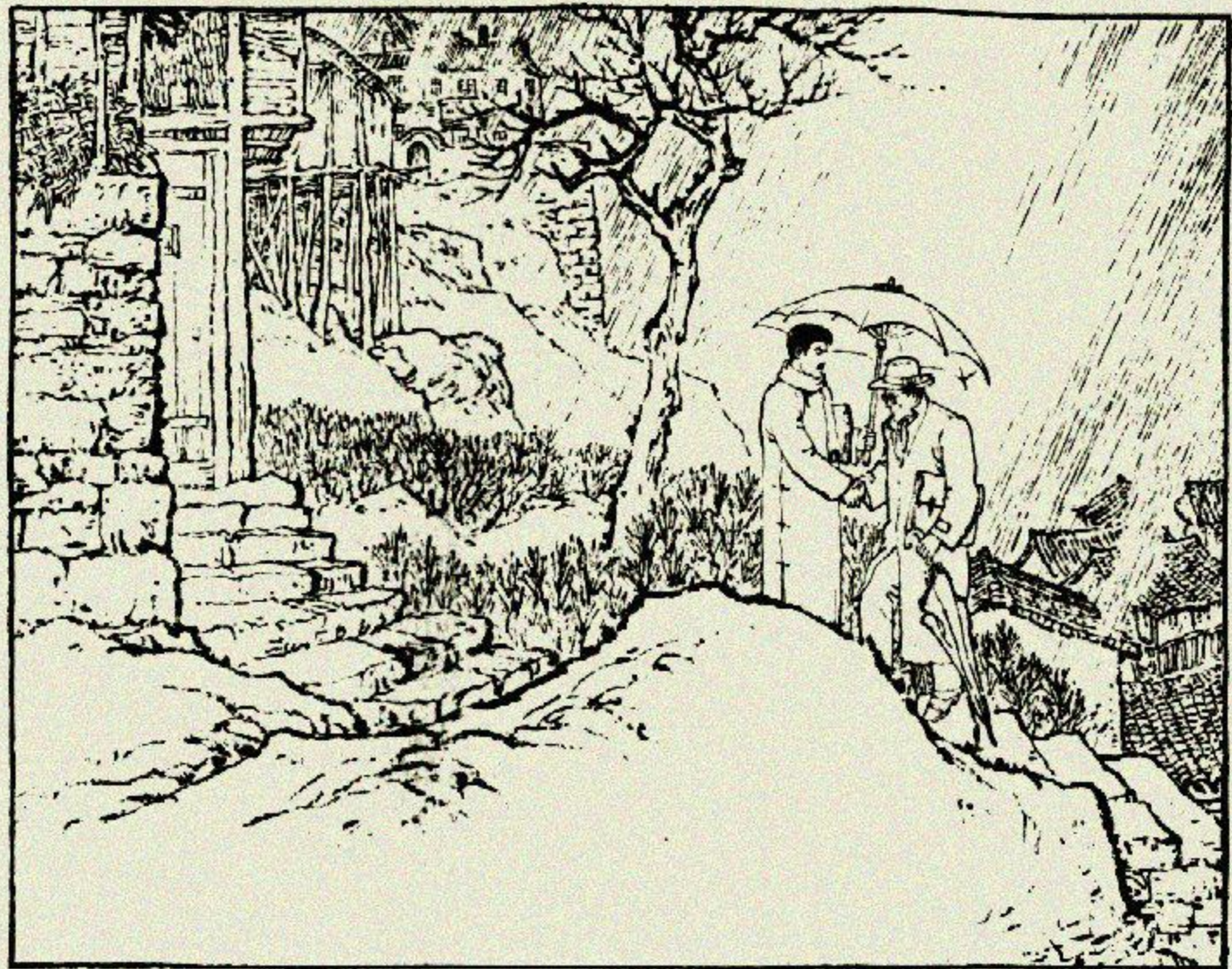
(70) 老许告诉他，邮局有个“读书会”，早已停止活动；而且会员从来不寄《挺进报》，郑克昌完全有可能是特务。他要甫志高通知沙坪书店有关人员立即转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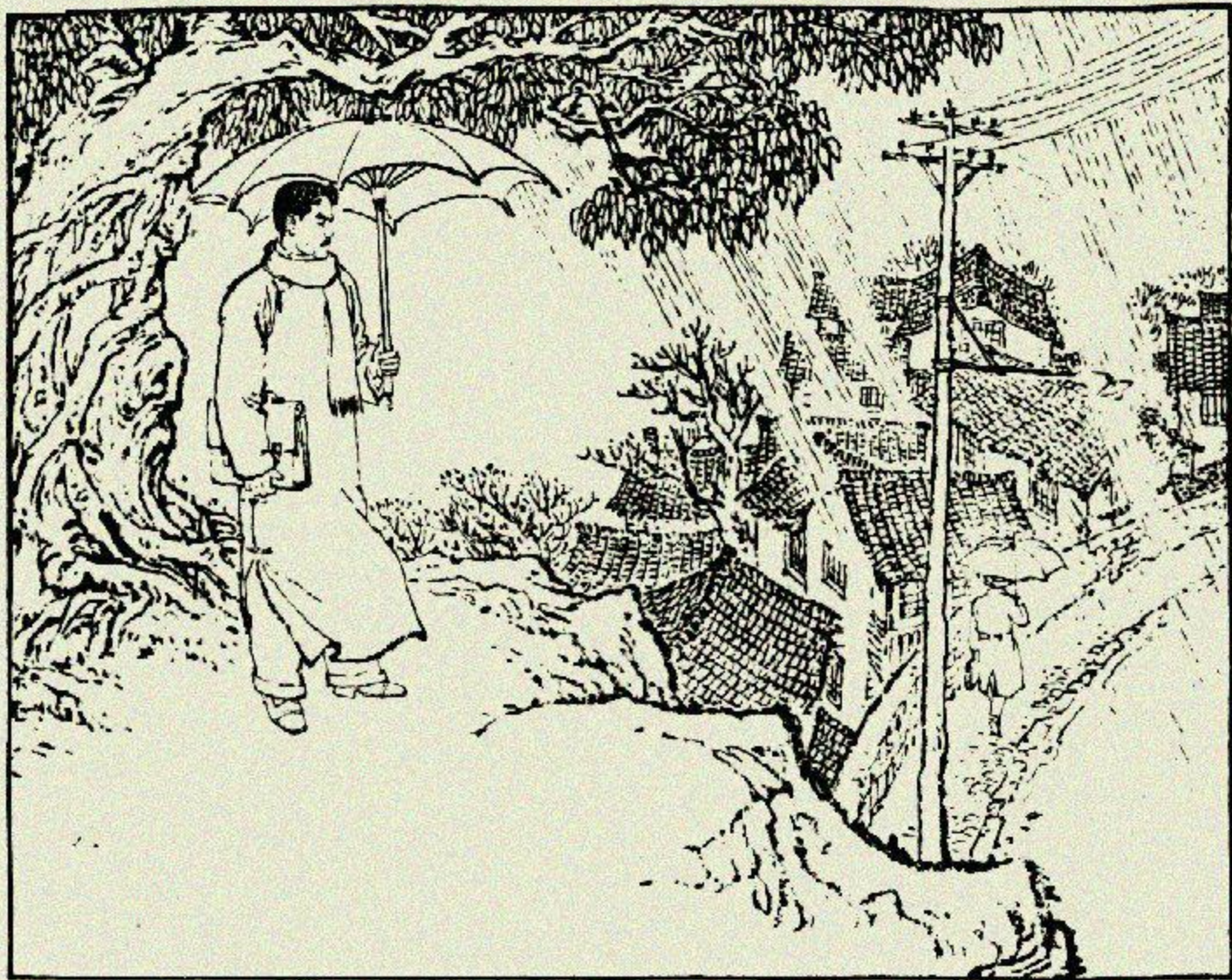
(71) 甫志高说书店开业保证人是刘思扬，其余的人等他回去想想。许云峰不满地说：“你还要回去？难道你认为没有暴露？”甫志高惊讶地说：“难道我也暴露了？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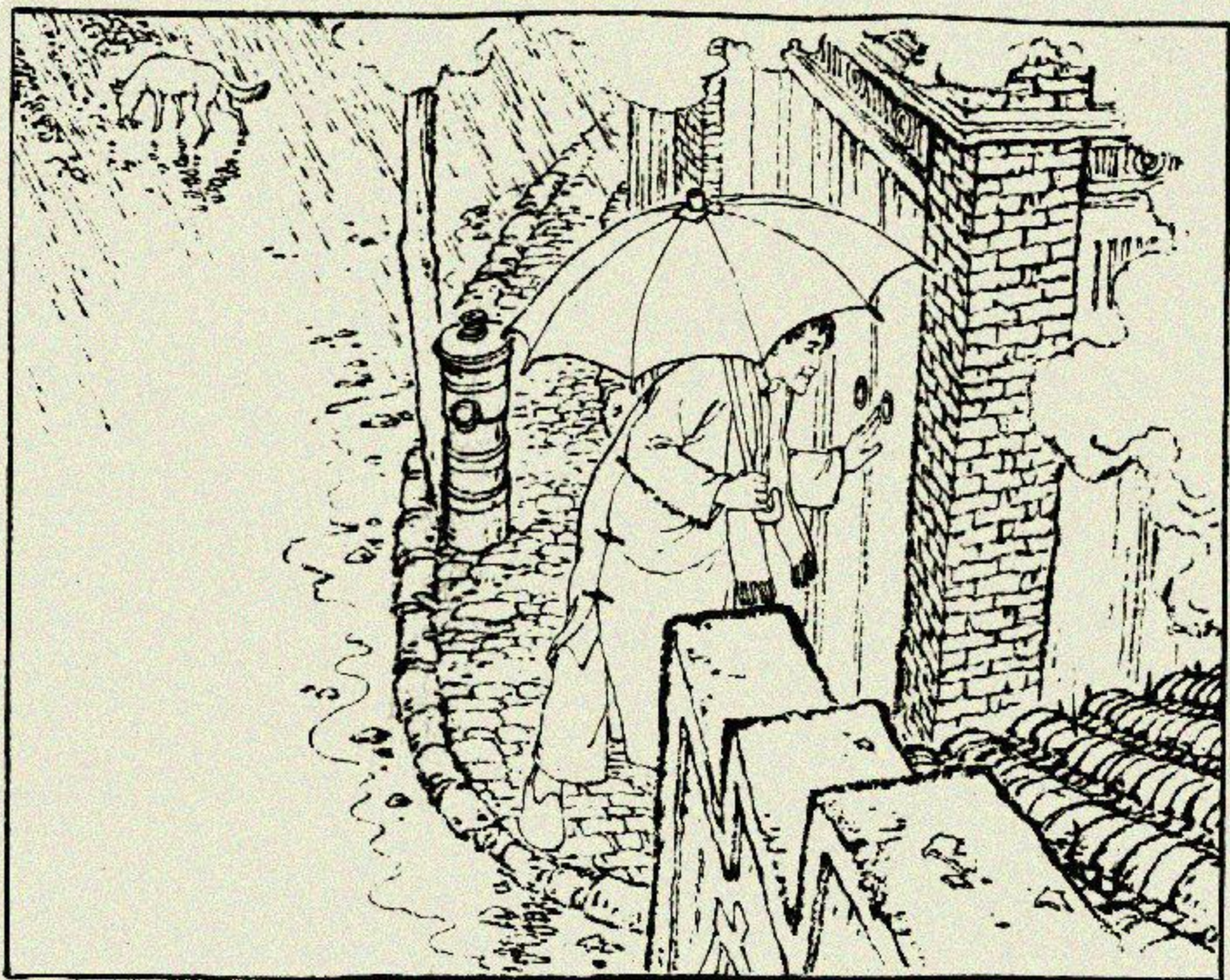
(72) 许云峰已看出他心存抗拒，但此刻不是批判思想的时候，应力图挽救组织；便要他马上通知刘思扬，其余问题，明天十点钟在新生商场门口碰面，再行研究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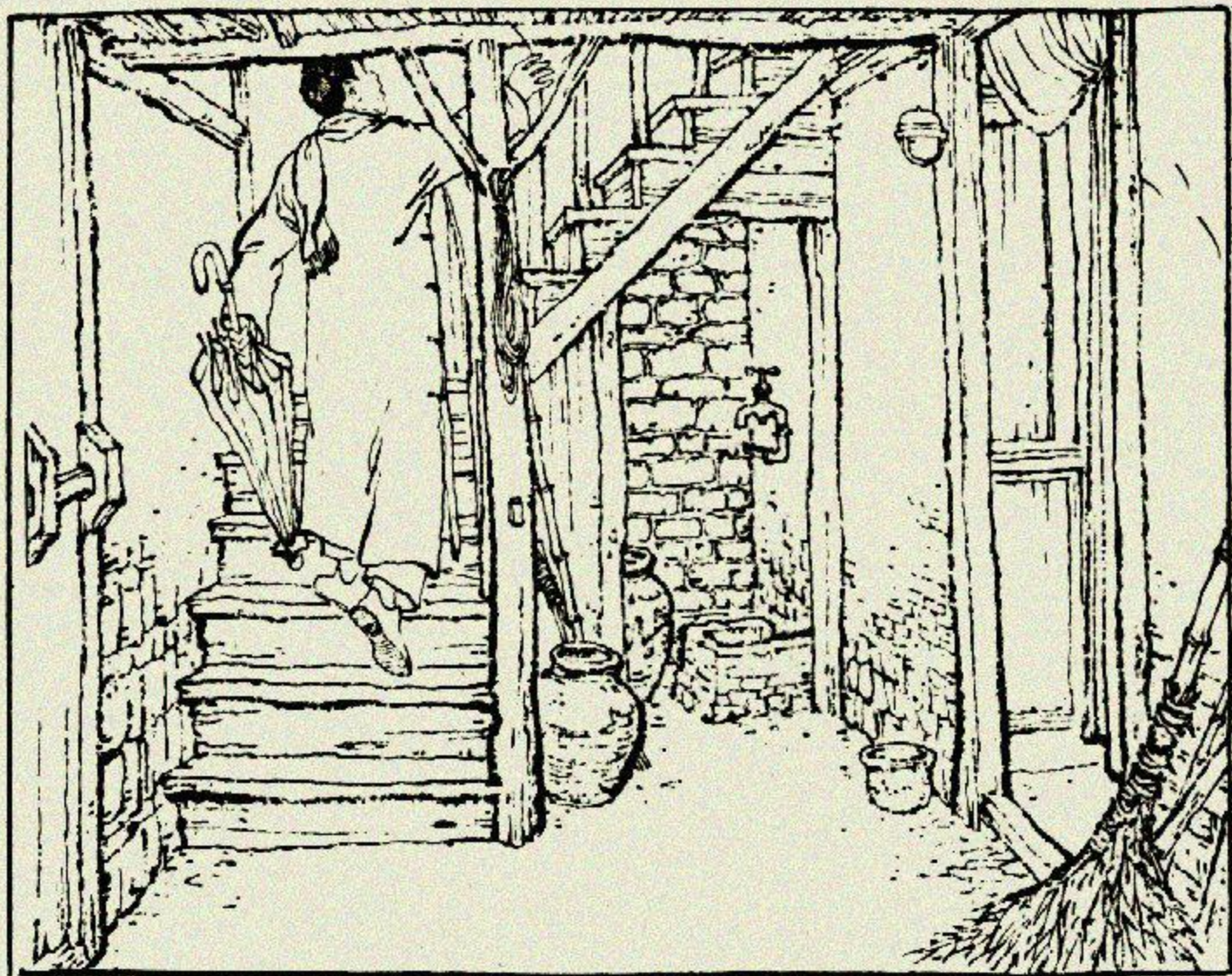
(73) 临分手时，甫志高感谢老许的帮助，说要好好检查自己的错误。老许希望他认真和自己非无产阶级思想斗争，否则会为历史所抛弃，这种教训是很多的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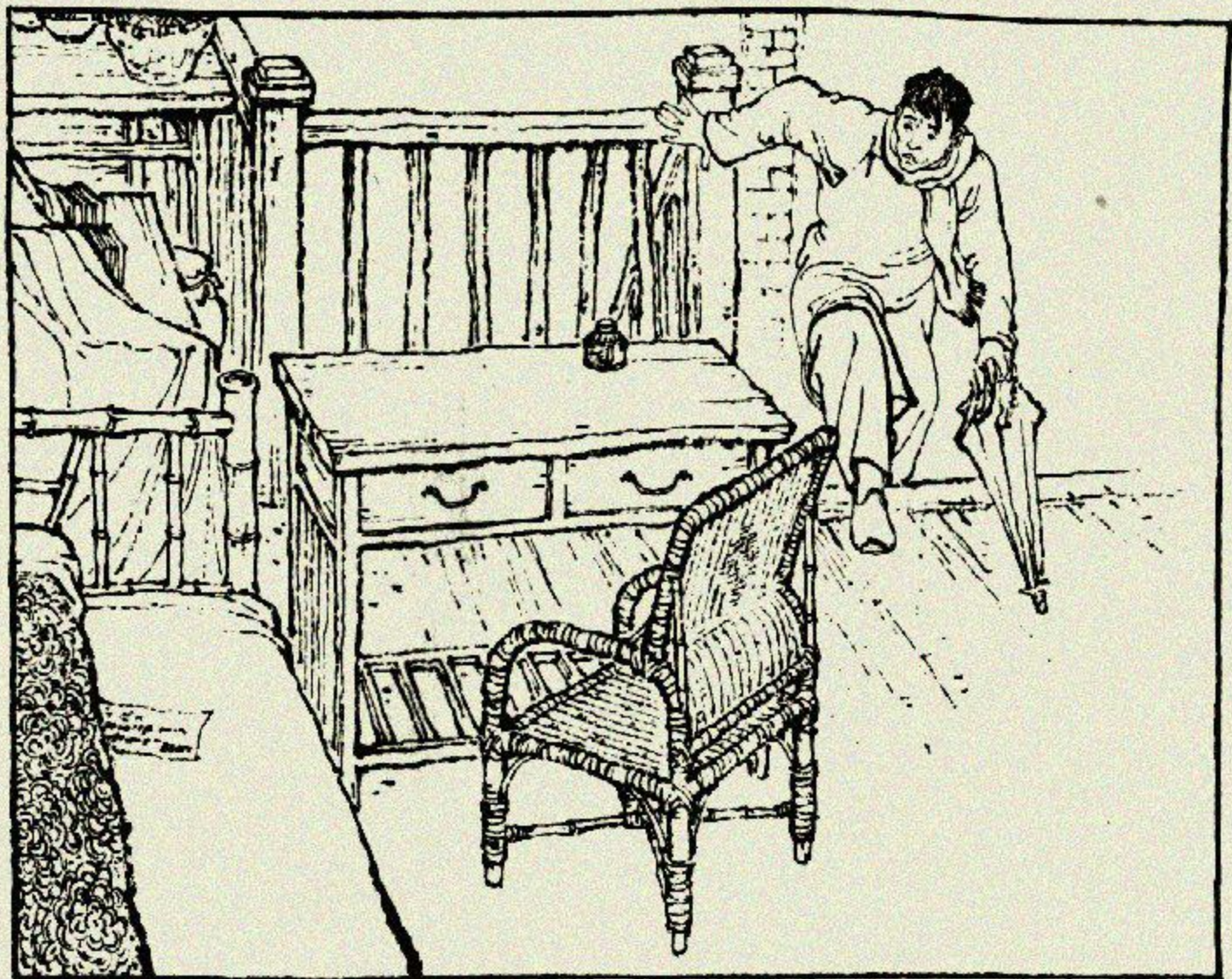
(74) 春雨愈大了,老许望着甫志高的背影,觉得不很放心:甫志高在组织上服从了,但是思想不通,根本不相信当前有什么危险,这不能不使他感到忧虑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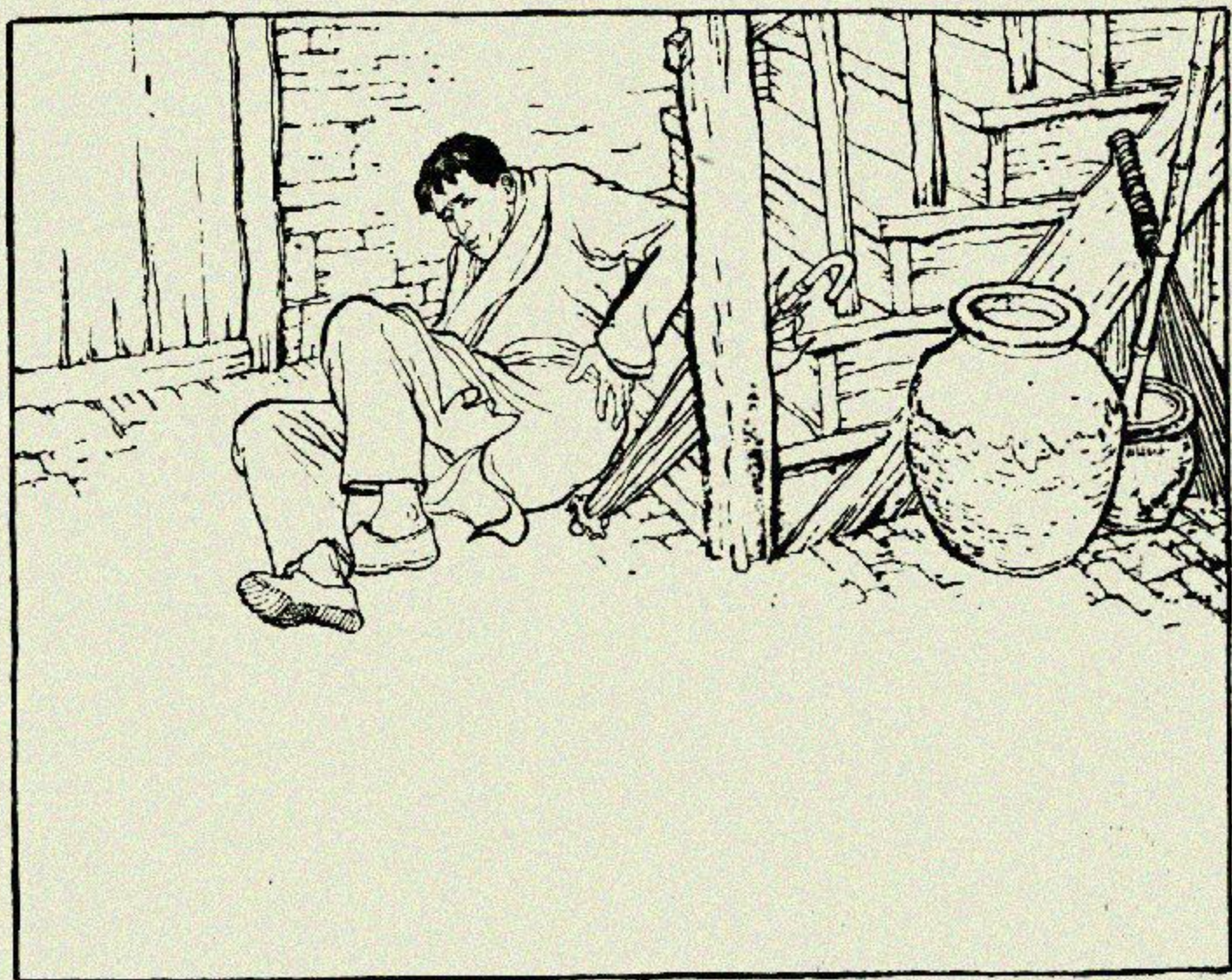
(75) 晚上十点钟光景, 郑克昌回到沙坪书店, 他轻轻敲着店门: “小陈, 我回来了, 开门。”可是敲了半天, 里面没有响动; 再一推, 这才发觉门是虚掩的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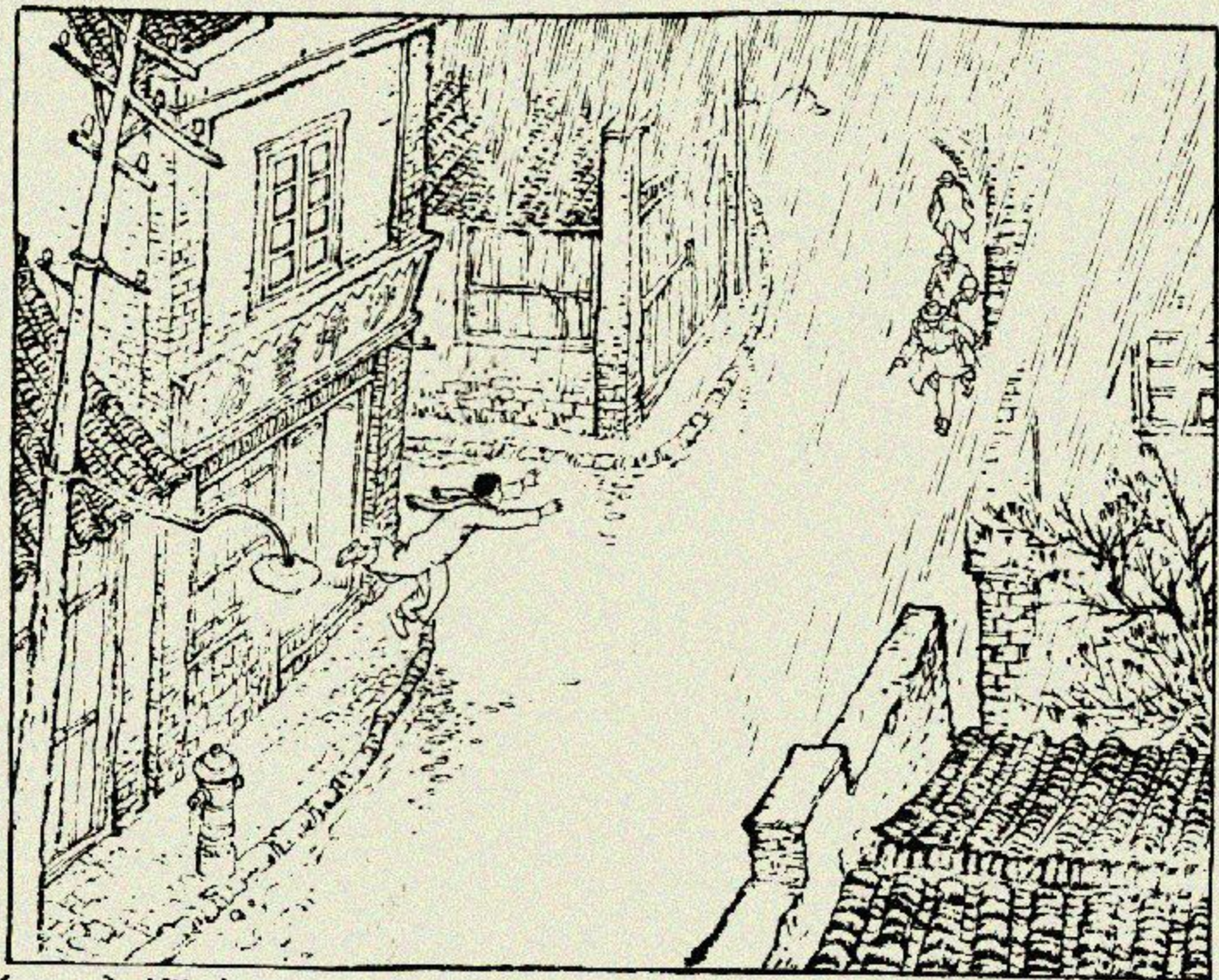
(76) 他推门进去, 开亮了电灯, 一边上楼一边叫道:
“小陈,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, 表哥帮我找到了工作, 小学教员, 你看我是去作教员好呢, 还是留在书店?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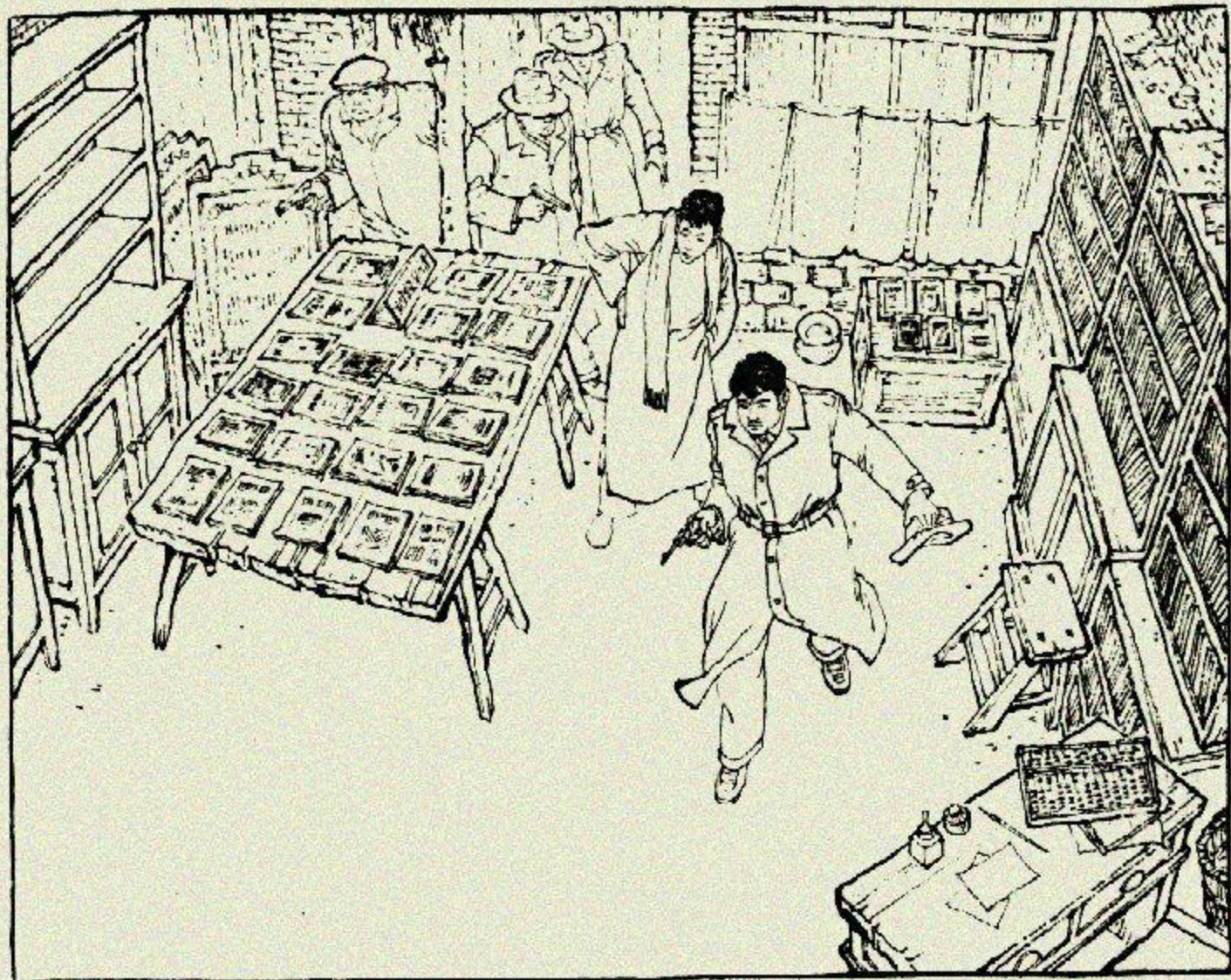
(77)到了楼上,他又嘖嘖咕咕埋怨道:“小陈,你怎么门也不关就睡了?”等他打开电灯,这才发现屋里没有人,不由大吃一惊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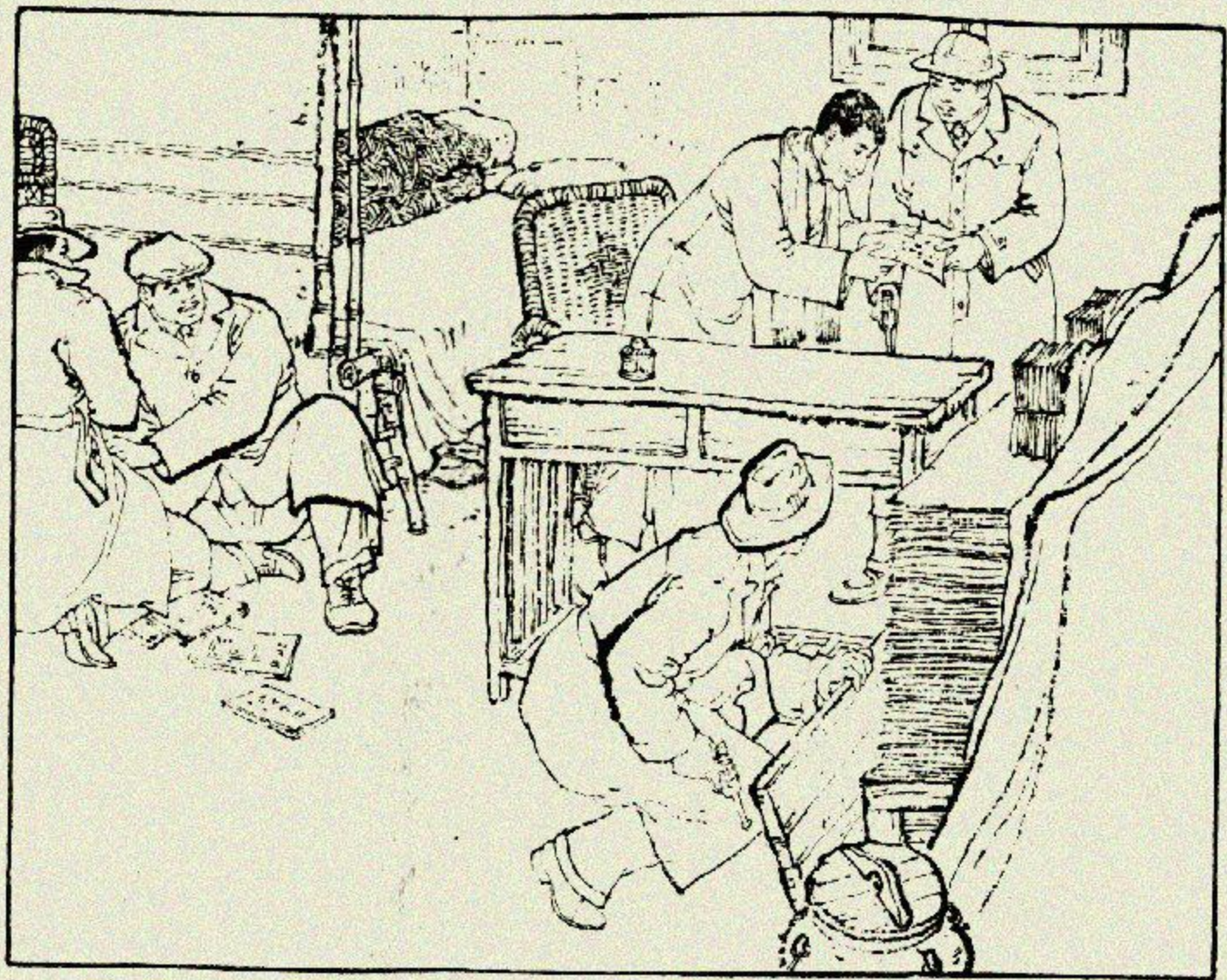
(78) 他转身就往楼下跑，脚底下不知给什么东西一绊，“哎哟”一声，骨碌碌滚下楼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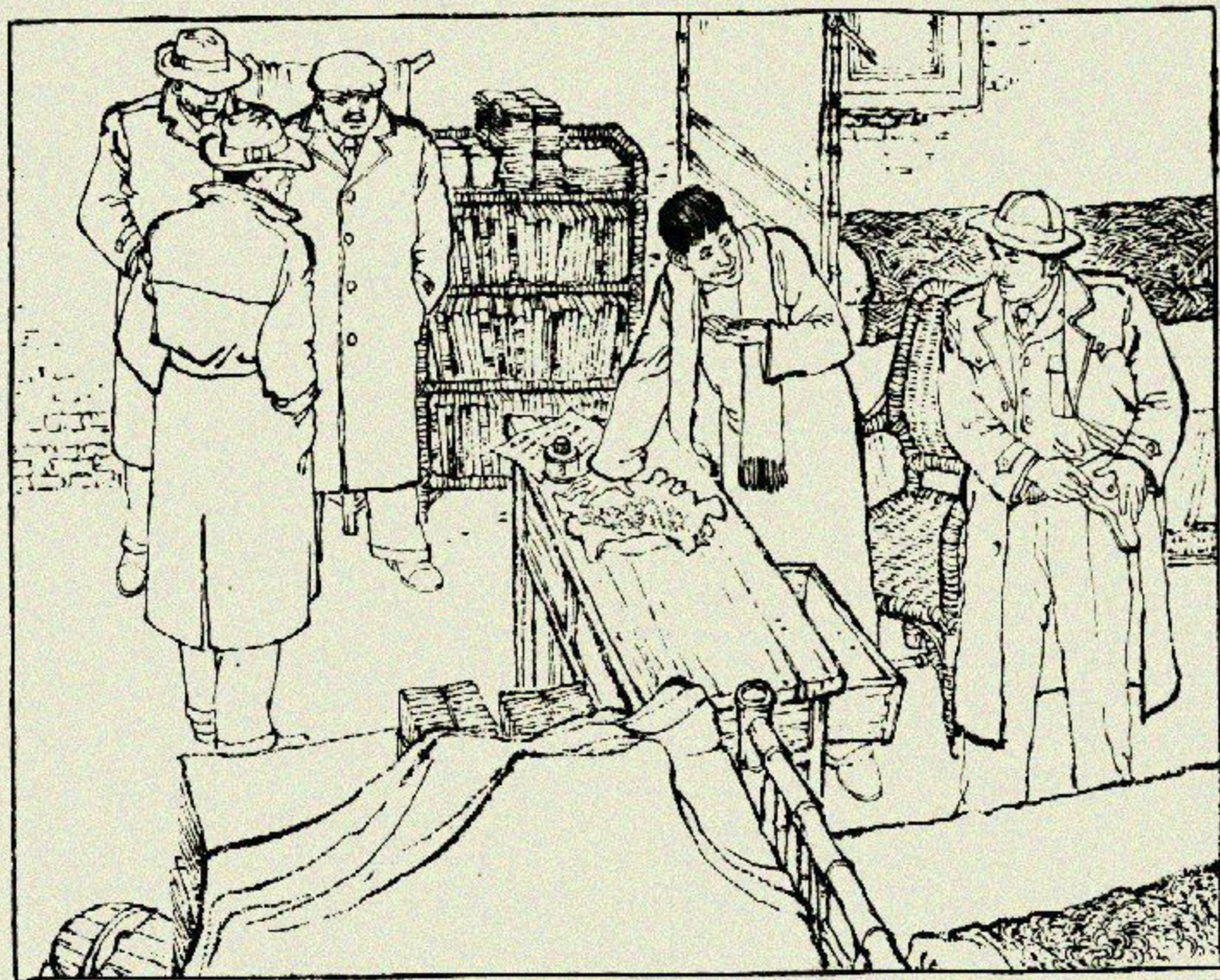
(79) 郑克昌推开店门,冲到街上喊道:“你们快来呀!快来呀!陈松林跑了!”路灯阴影下,有四个穿雨衣的人,闻声扑了过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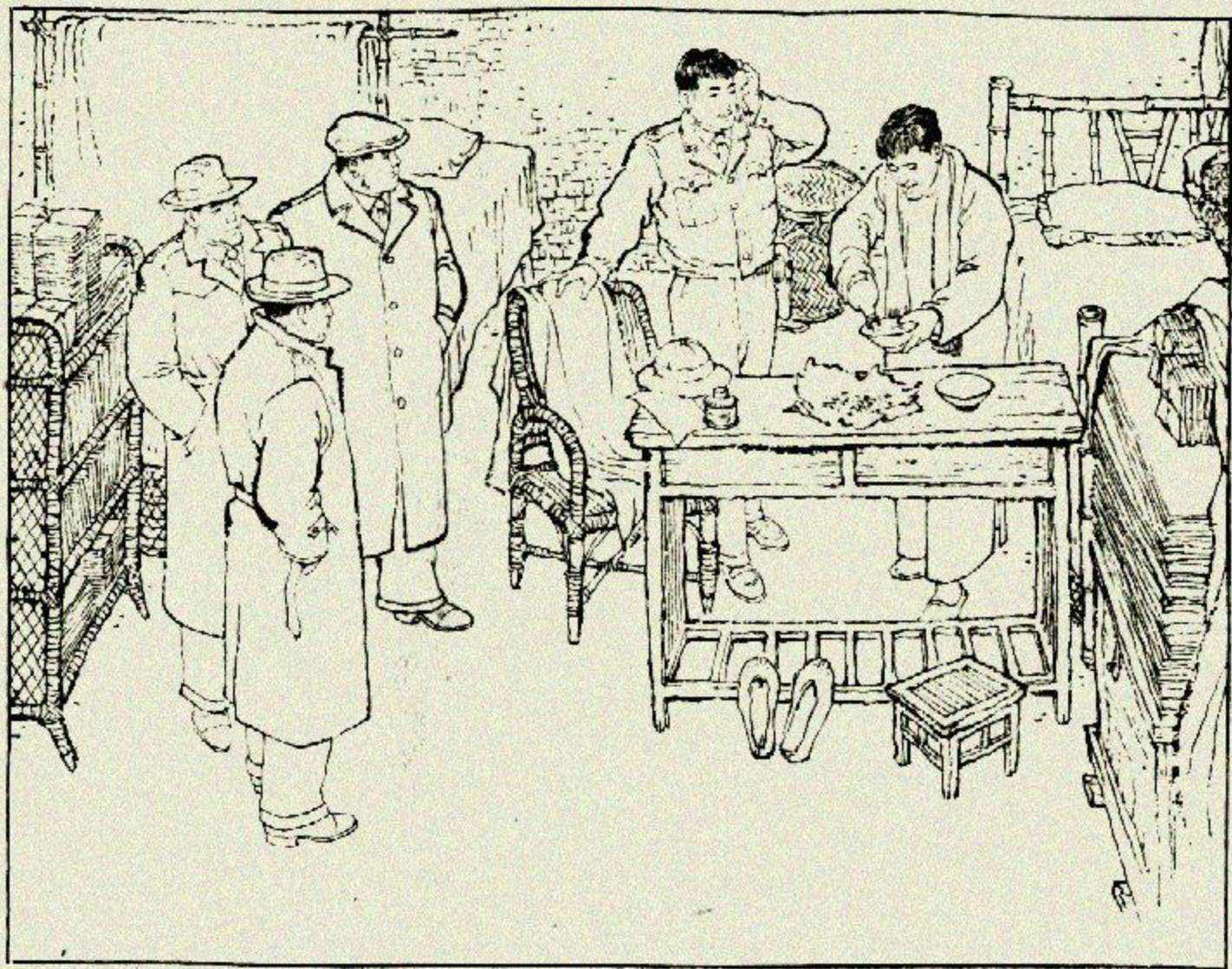
(80) 为首的一个正是魏吉伯。他扫视了一下书店里的陈设, 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痕迹, 也不由心慌意乱起来: “到楼上搜查!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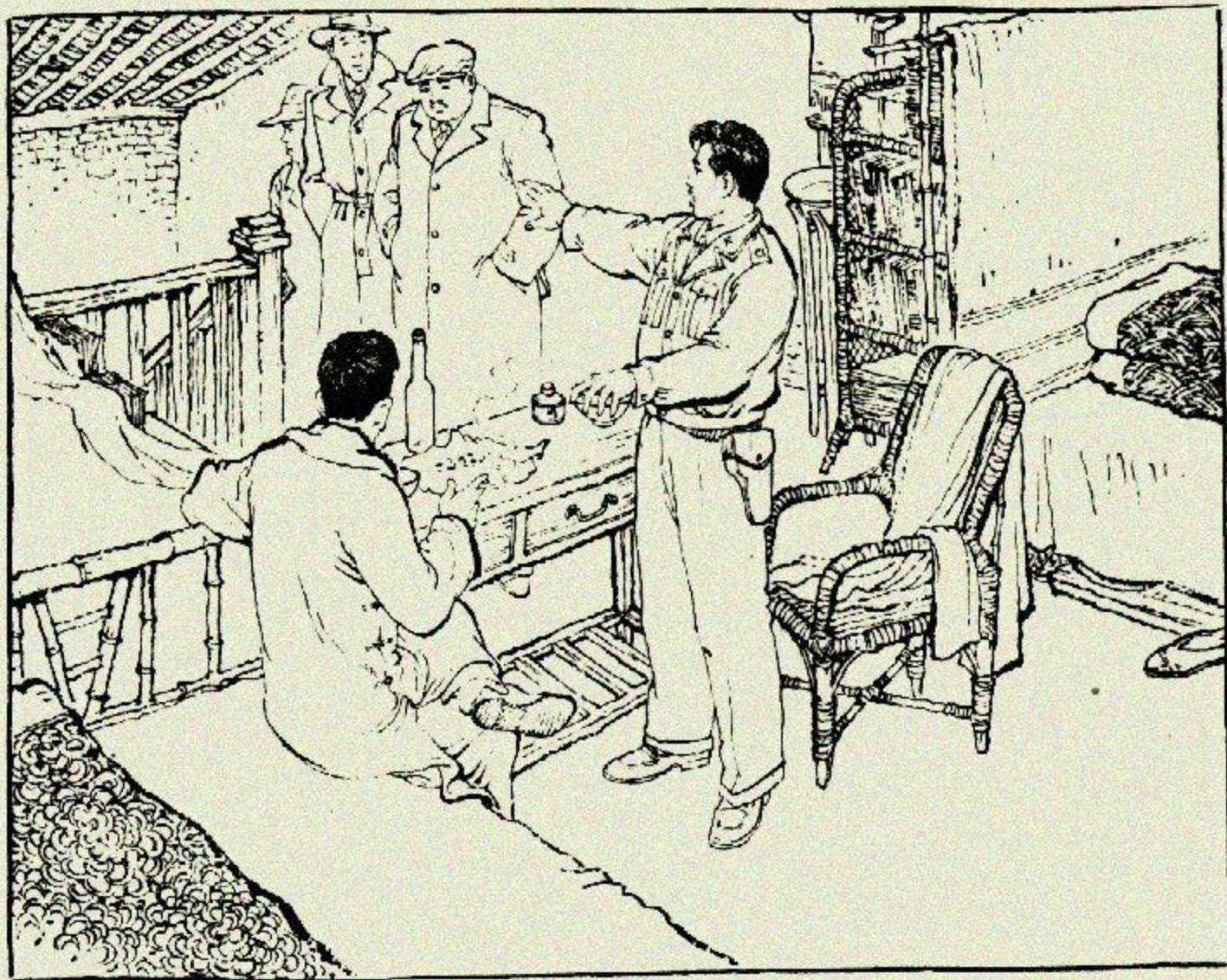
(81) 魏吉伯扶着郑克昌爬上楼，在陈松林的床头发现了一张纸条。郑克昌慌忙接过来一看，悬着的心顿时放下来，惊喜交集地道：“是他写的，他没走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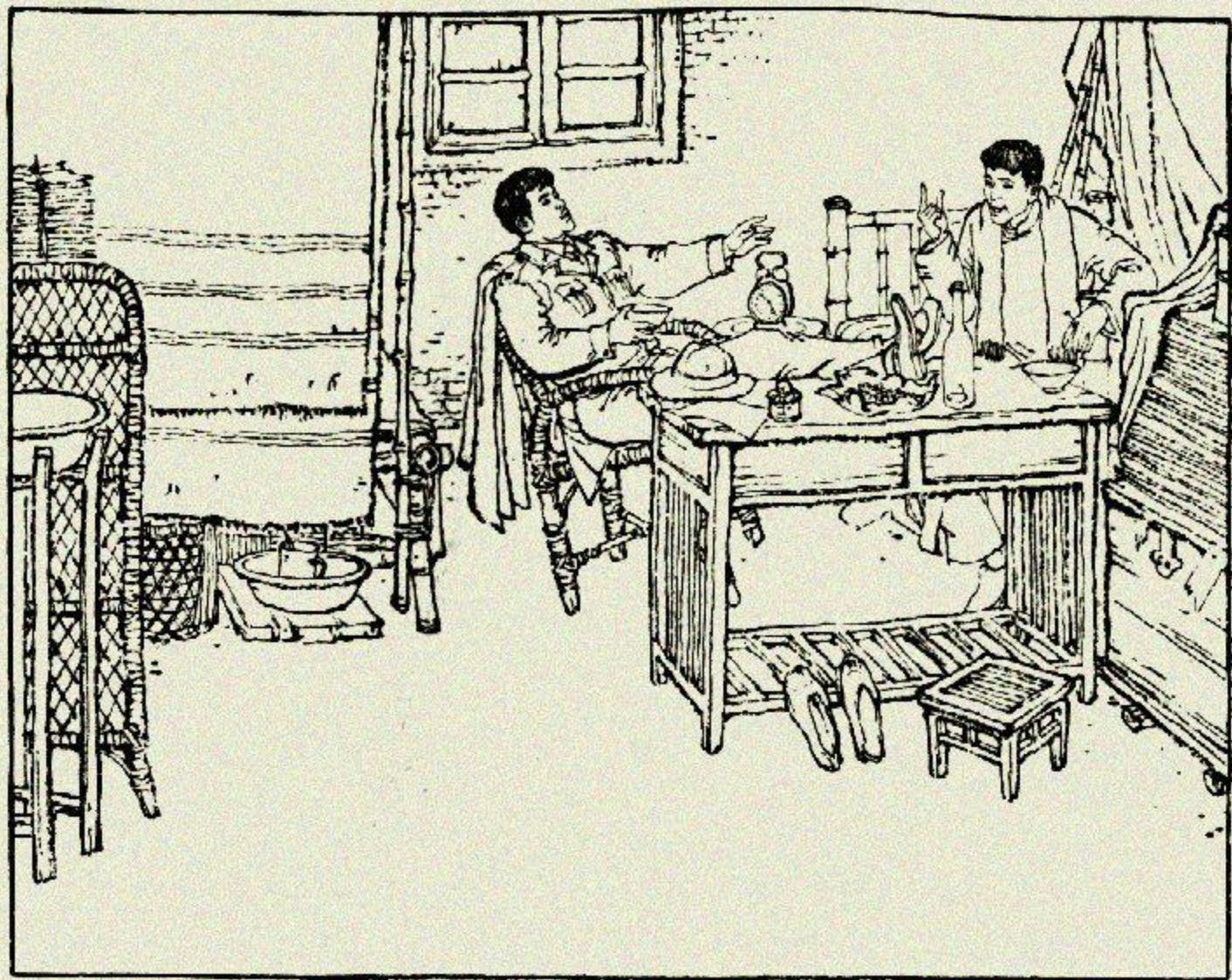
(82) 纸条上写着：“小郑：经理叫我去一趟，十二点钟以前赶回来。万一晚了，明天一定回来吃早饭。”郑克昌摸出一包花生米，笑道：“一场虚惊，来，喝口酒……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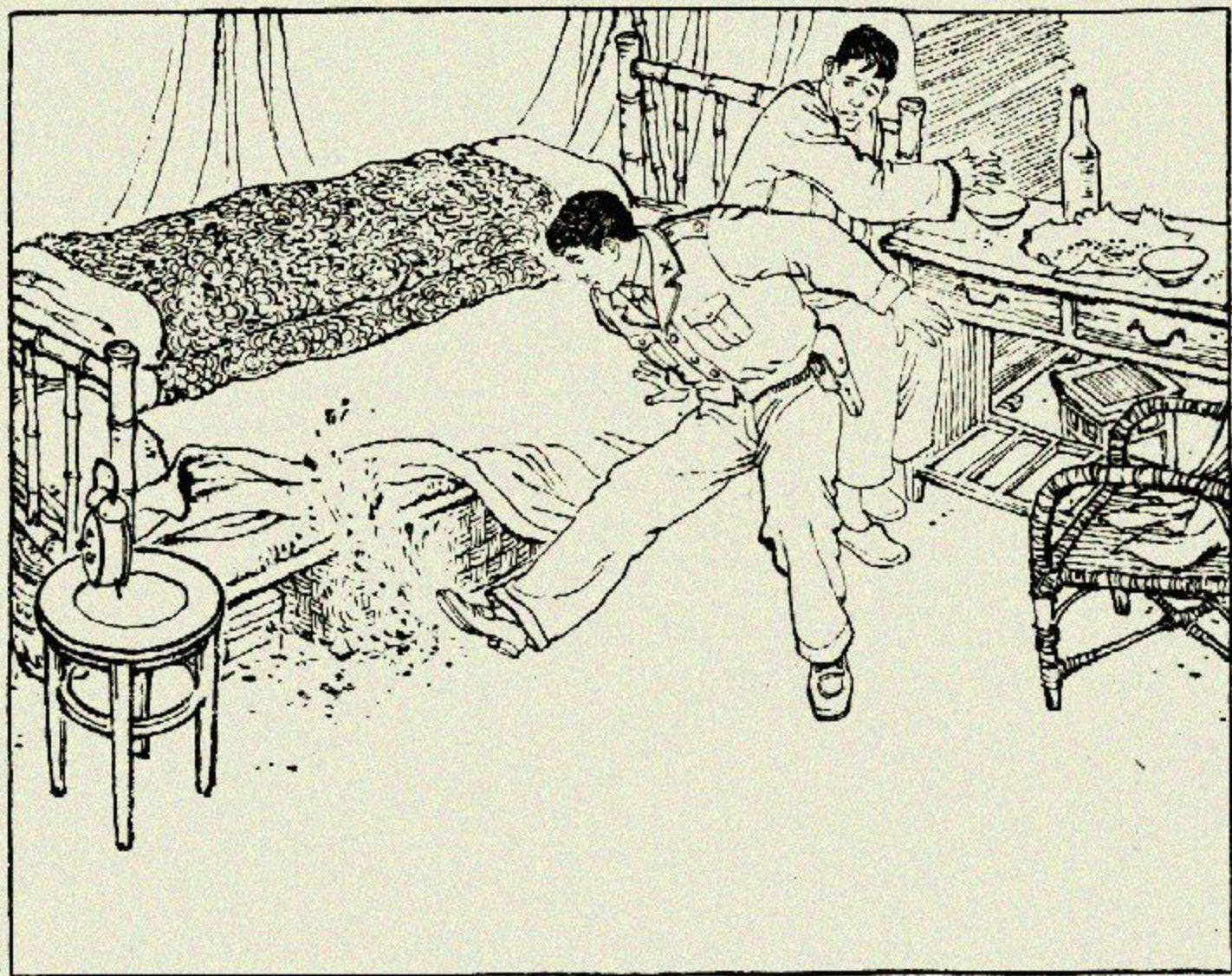
(83) 魏吉伯抽出手巾, 擦着额上的冷汗, 又脱去身上的雨衣, 苦笑着说: “我怕处长安排的这场好戏, 还没开锣, 就坍台了!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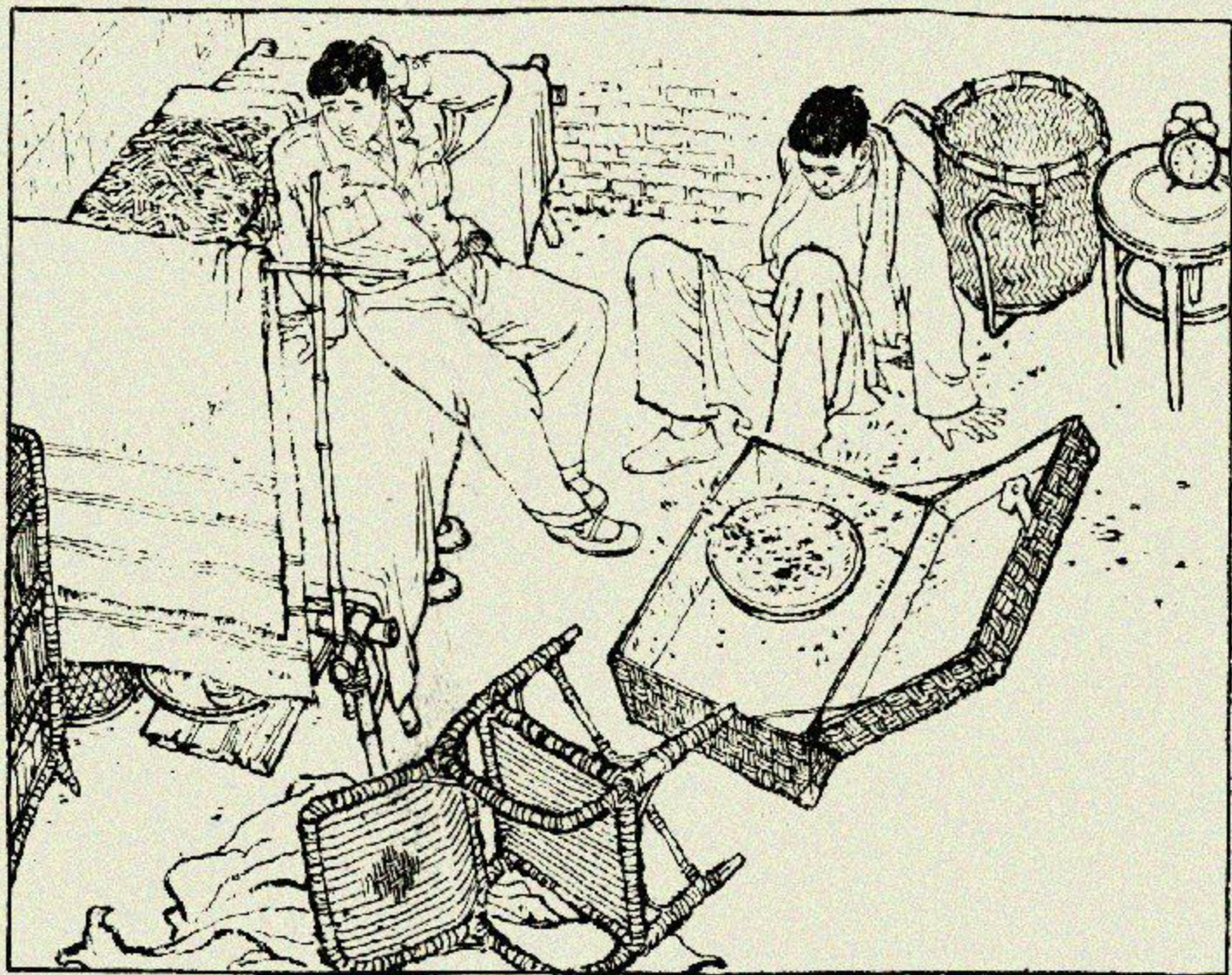
(84) 他端起酒碗正要喝,又马上放下,说道:“还是大意不得。”转身招呼手下的特务,叫他们马上出去,离书店远一点监视,等他的信号行动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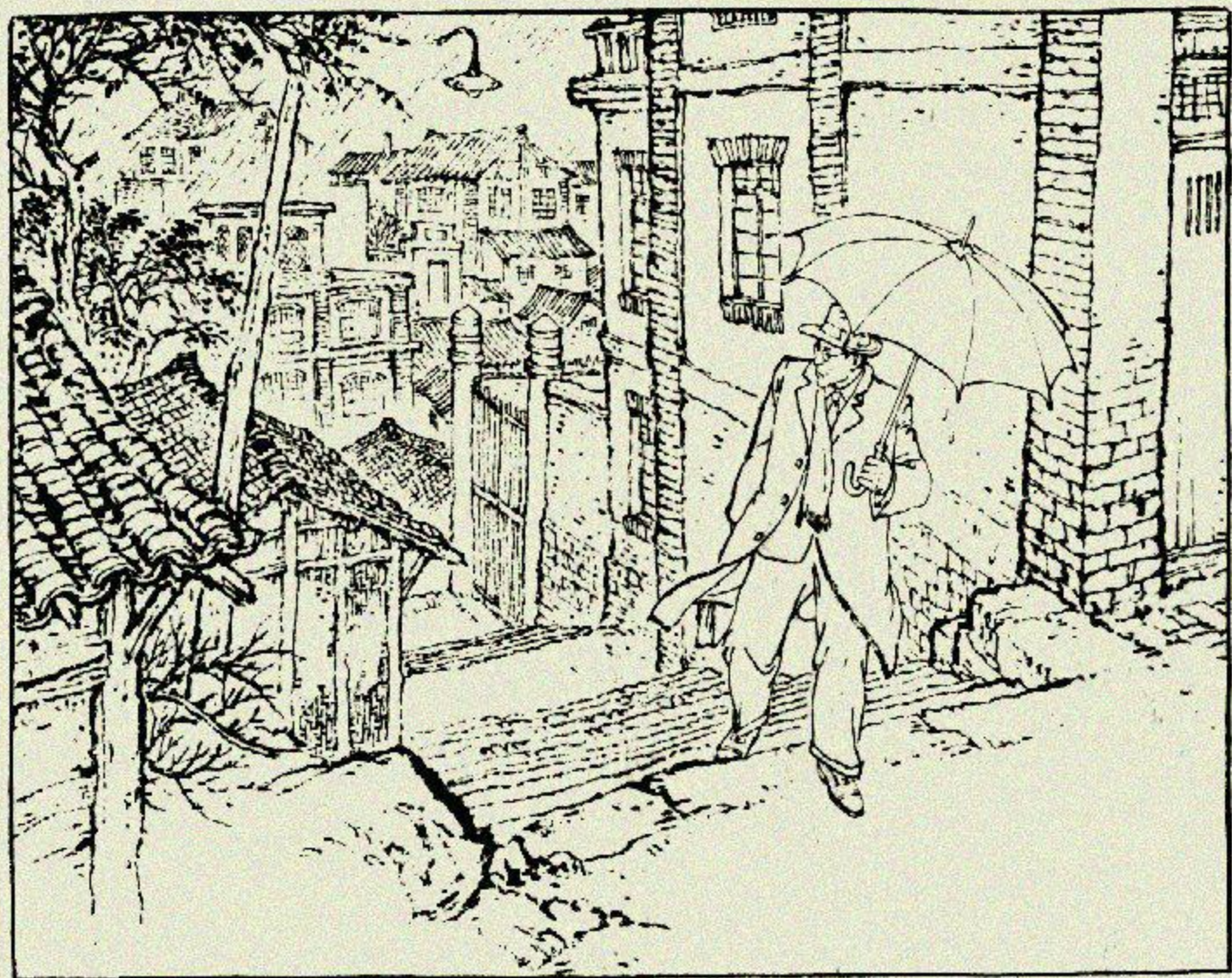
(85) 特务们走后,魏吉伯喝了口酒,自得地说道:“克昌兄,他回来时,我们再做场戏,你举起双手,在门口发抖。我呢,……喔!这花生米好香,是磁器口炒的吗?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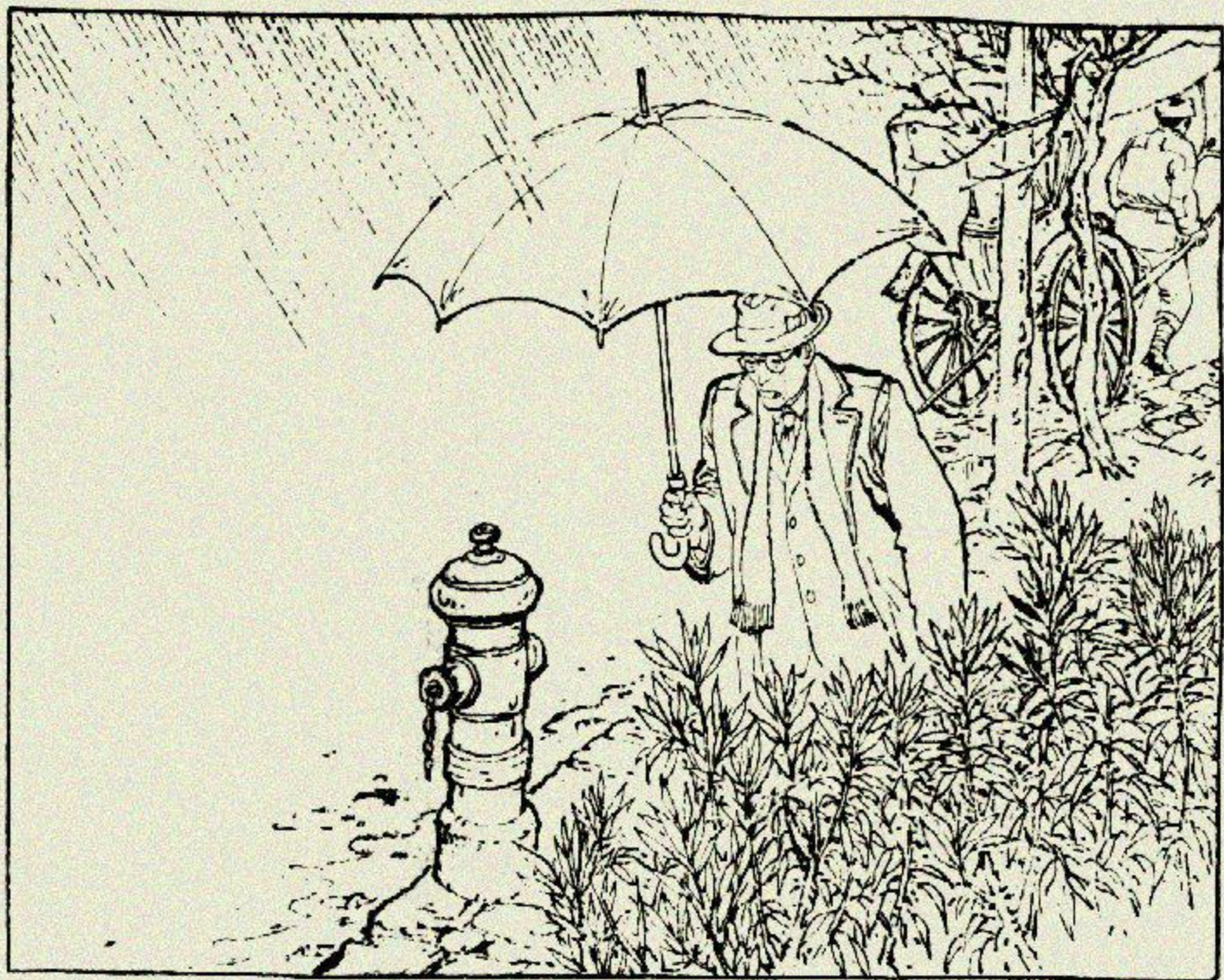
(86) 魏吉伯无意中朝床底望了望,急忙撩开床单,用脚一踢,床底下飞出一些纸灰;他惊惶失措地喊道:“哪来的纸灰?……他一定把秘密文件烧了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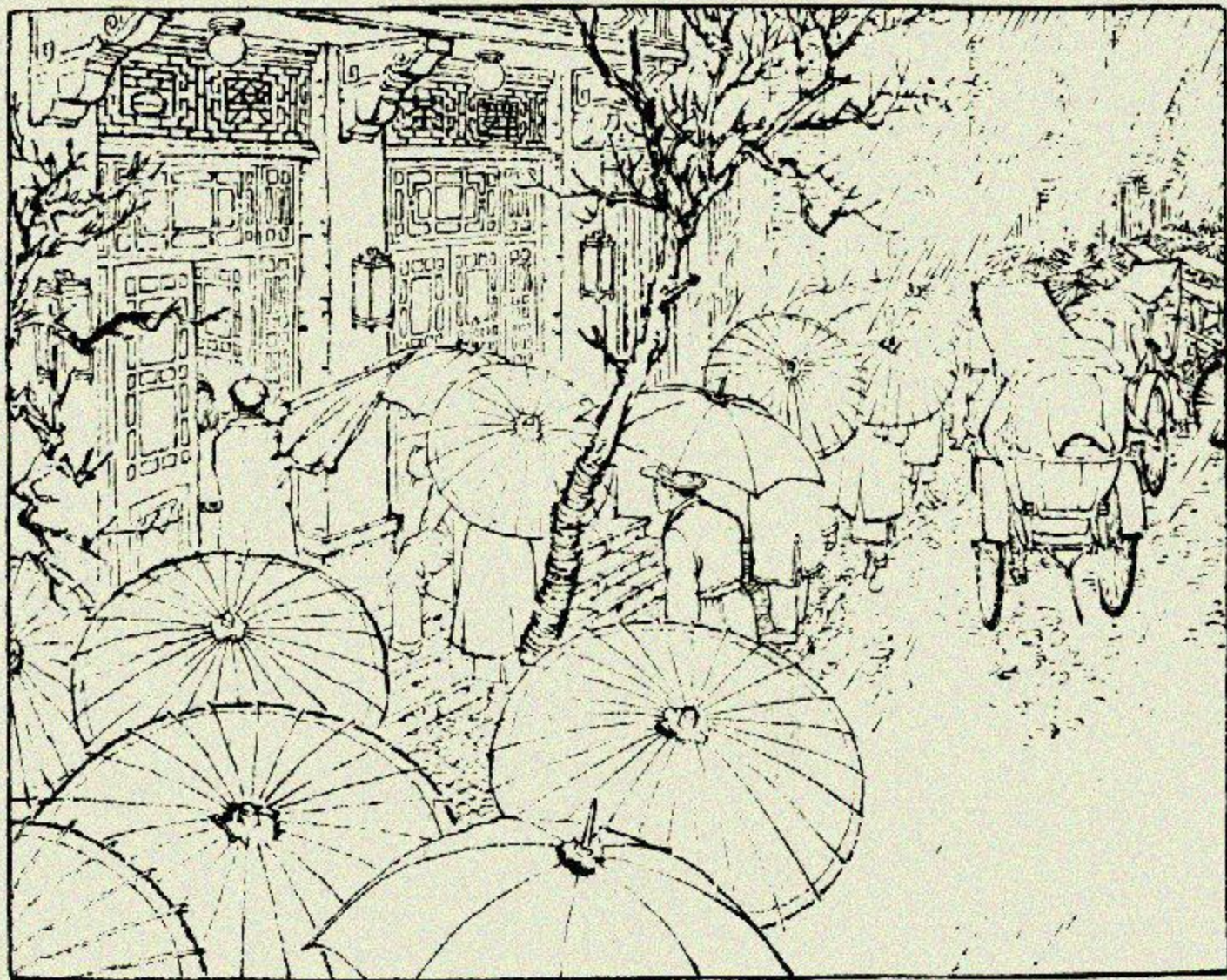
(87) 郑克昌如梦初醒,把陈松林的箱子拖出来,用力扭开锁,打开一看,里面的东西全没有了,不禁绝望地喊道:“糟糕!我们上当啰!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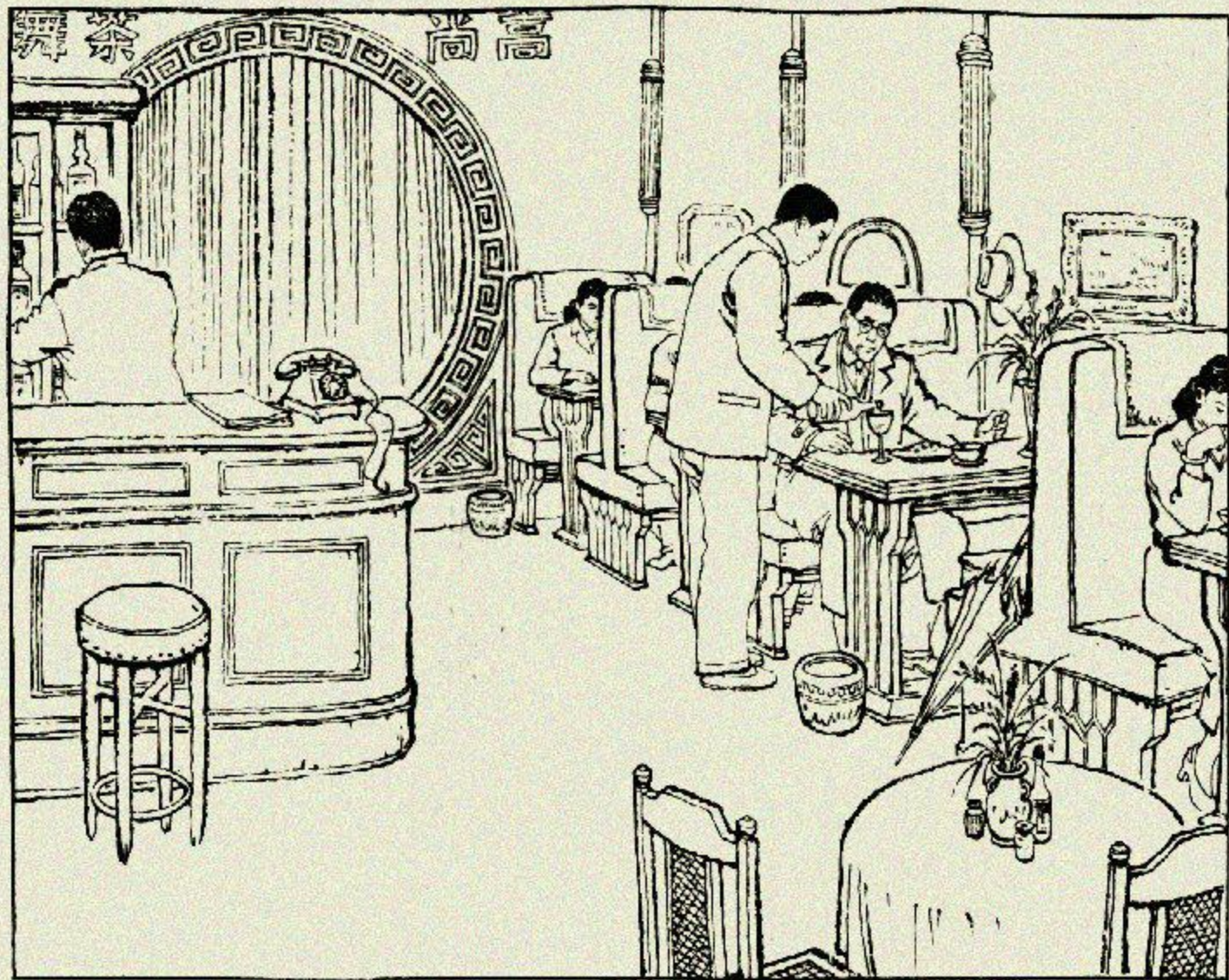
(88) 就在这时候，甫志高神情恍惚地在春雨泥泞的马路上独行，他不时回头看看，有没有跟踪的人影。可是，一路上静悄悄地，并没有人在他背后钉梢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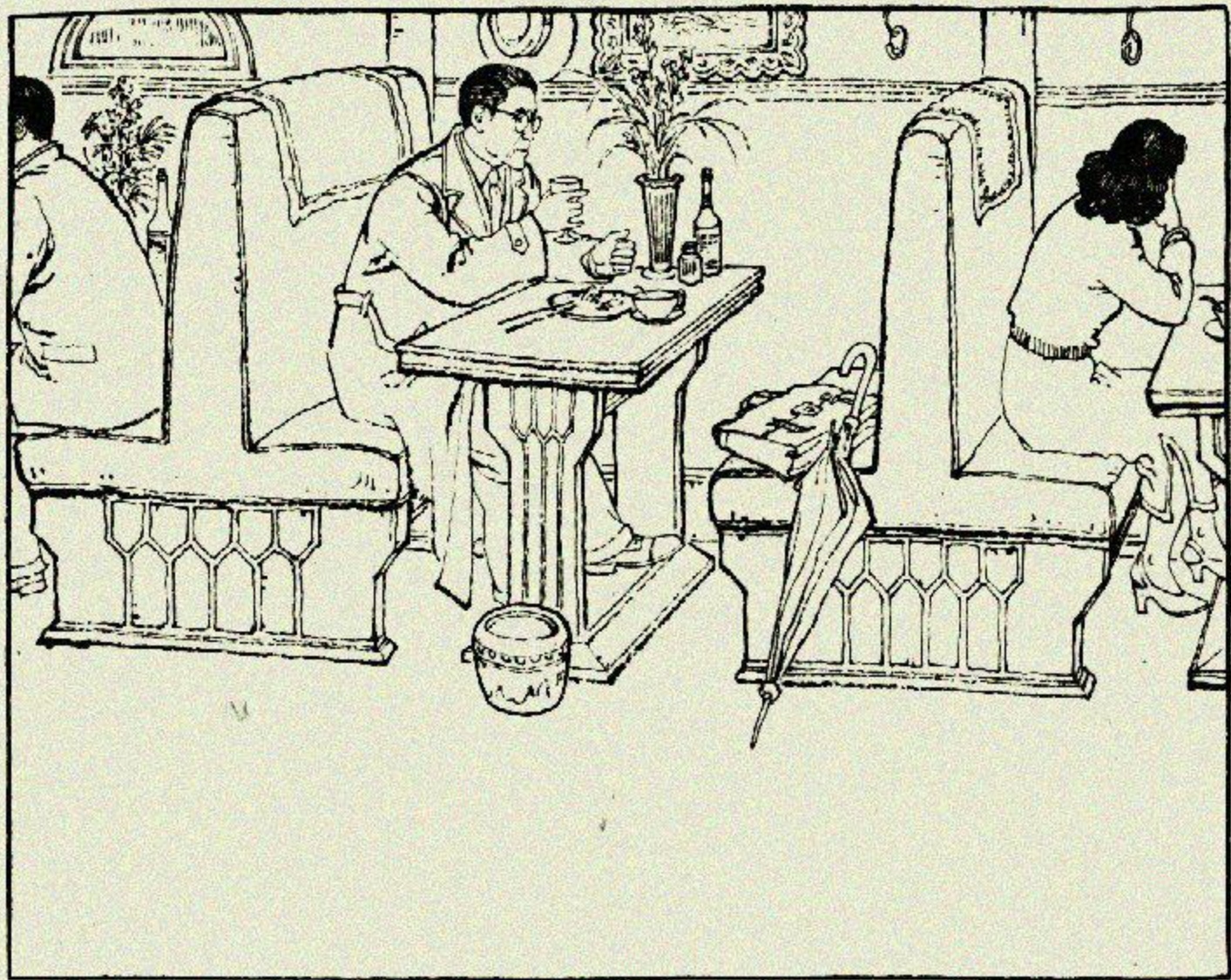
(89) 甫志高觉得封闭联络站完全是老许的神经过敏。书店开业到现在,要出事还不早出了,单凭抄袭几首诗,就判断人家是特务,未免太简单化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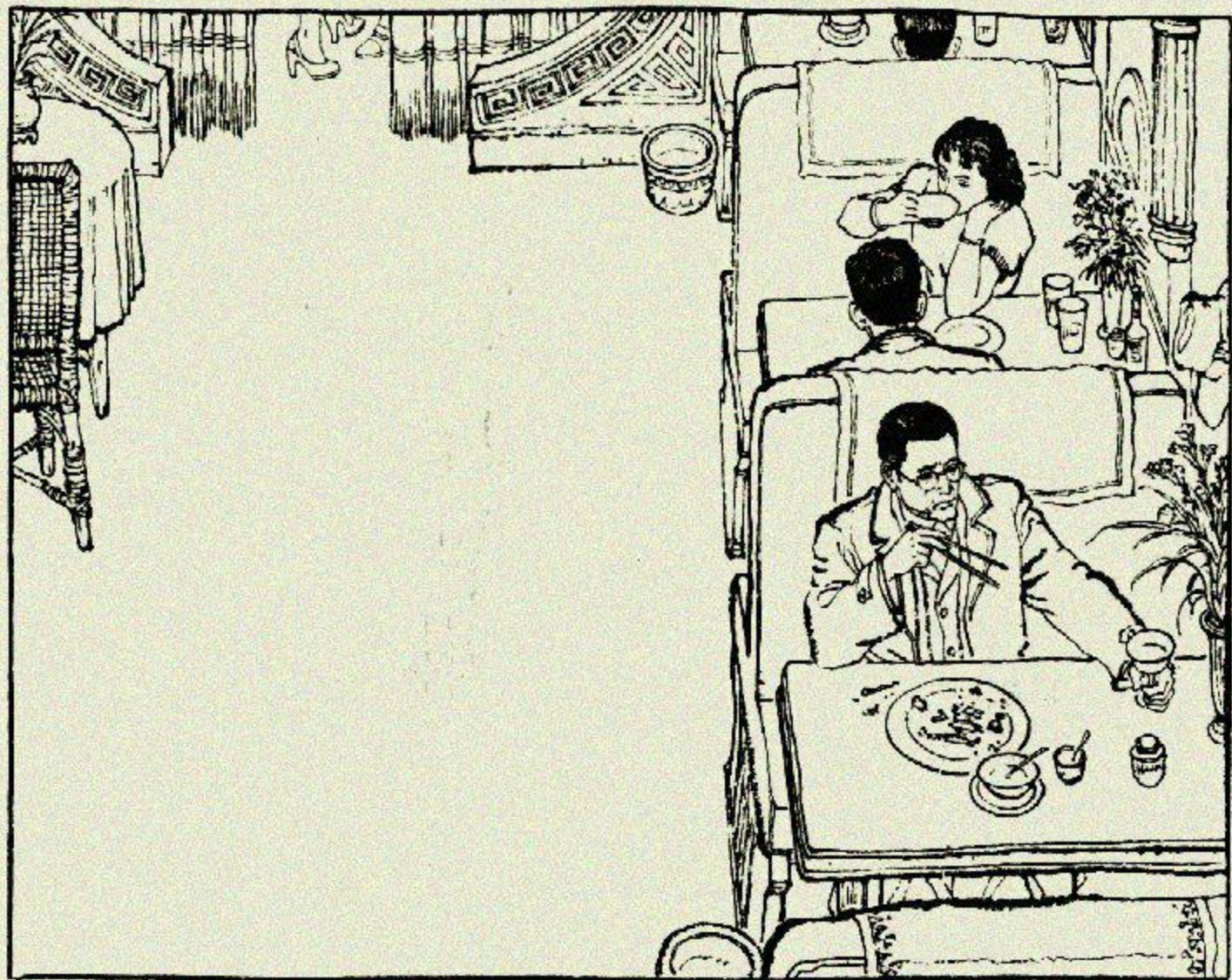
(90) 走过“国泰”电影院，刚好晚场电影散场，寂静的街头一时热闹起来。甫志高的沉思被打断了，见有许多人拥进一家咖啡厅，不觉也走了进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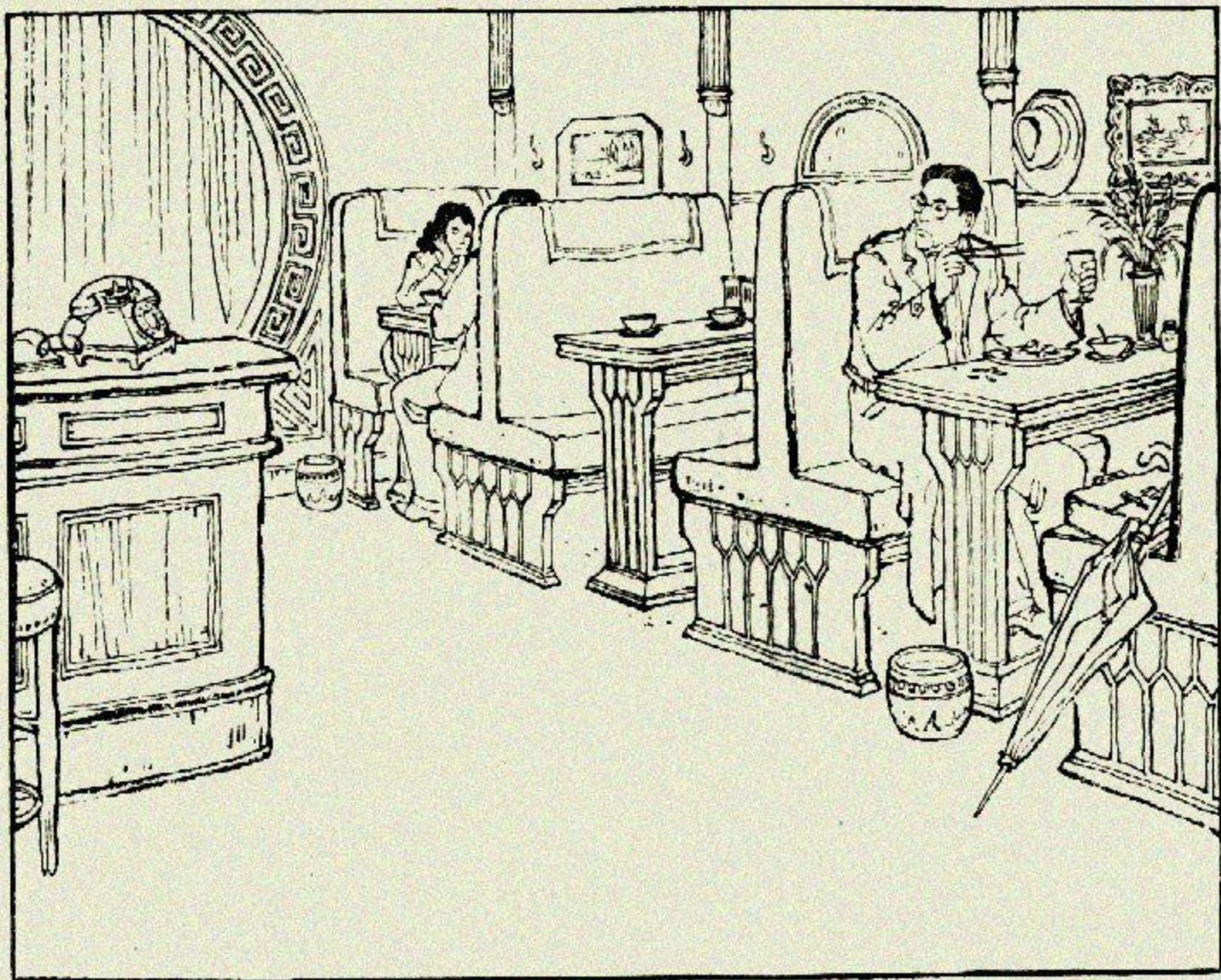
(91) 他要了一杯咖啡喝着, 希望兴奋一下精神; 但感到咖啡太淡, 不够刺激。便又要了杯白兰地, 外带一个冷盘, 自斟自饮, 想借此机会, 好好思索一下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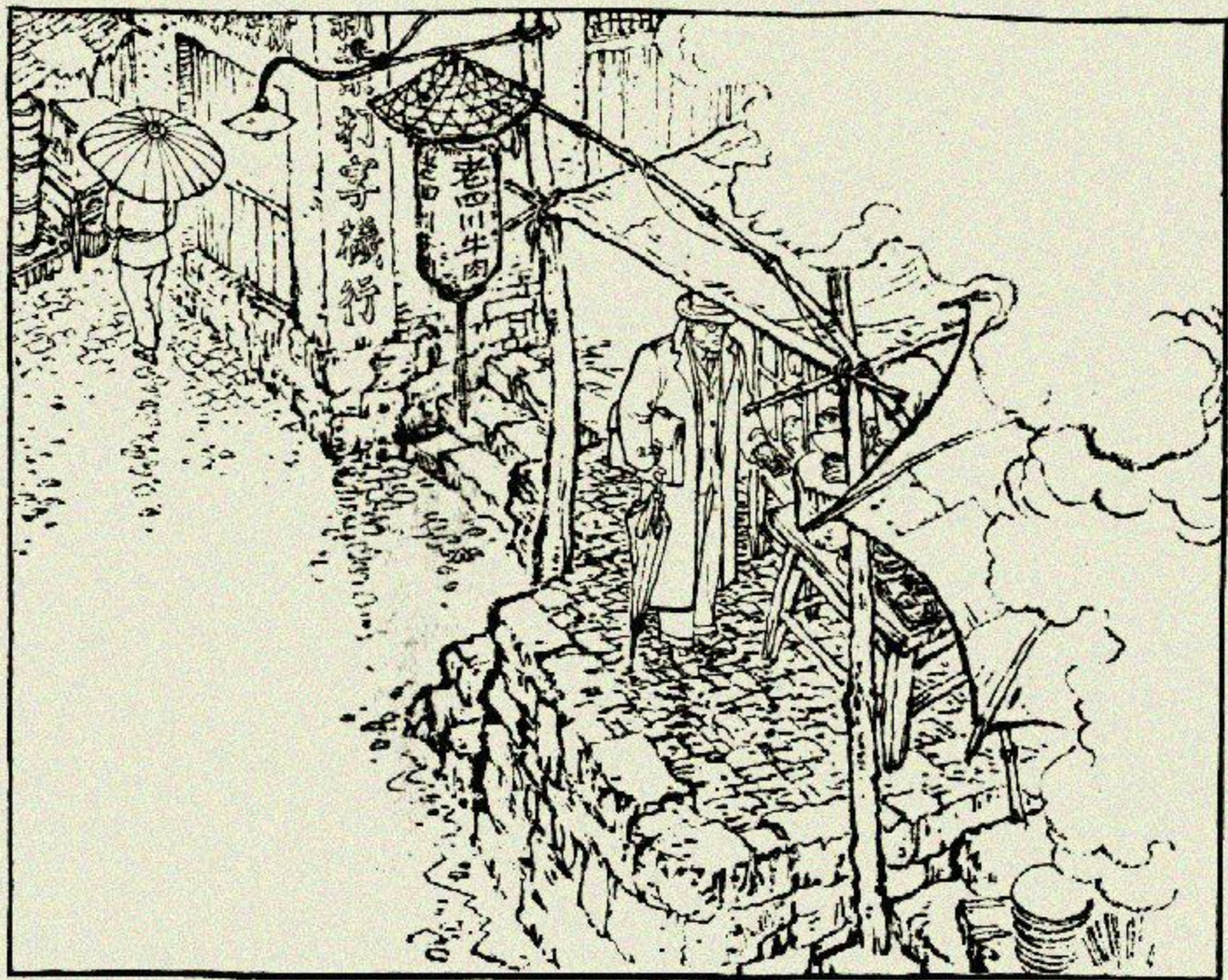
(92) 甫志高想:这次扩大书店,出版刊物,逐渐形成团结群众的阵地,自己是早有计划的。要想在革命斗争中露出头角,就应该恰当地发展自己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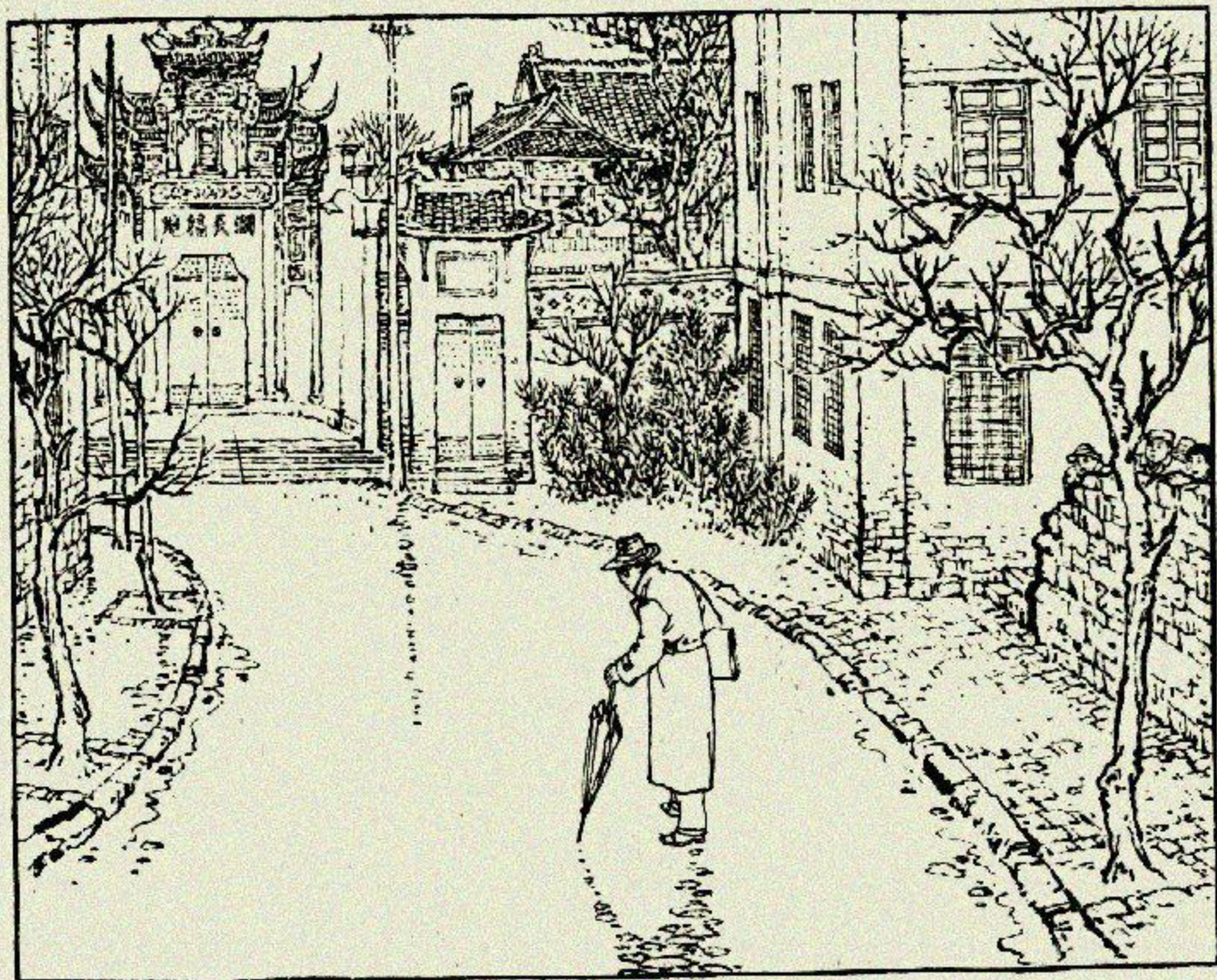
(93) 可是现在, 计划被许云峰破坏了。真有敌人吗? 恐怕未必。他想向上级申诉, 可是许云峰领导工运取得了很大成绩, 这时候对他提出意见, 上级会相信么?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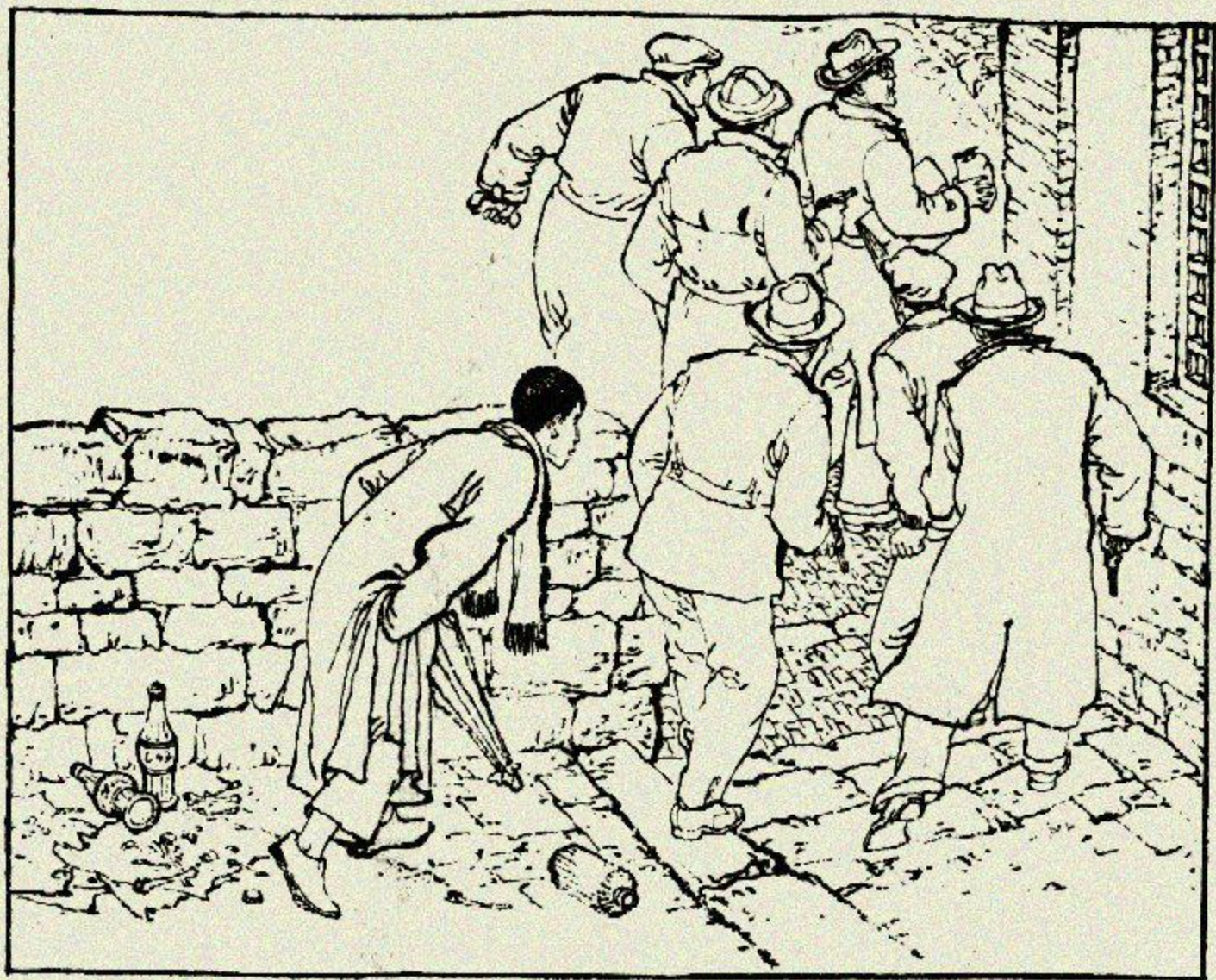
(94) 他心情分外烦乱，想打电话通知刘思扬，转念一想，刘思扬一来，今晚就别想回家了，明天可能离开重庆，妻子的生活还没有安排就走，他不能这样狠心！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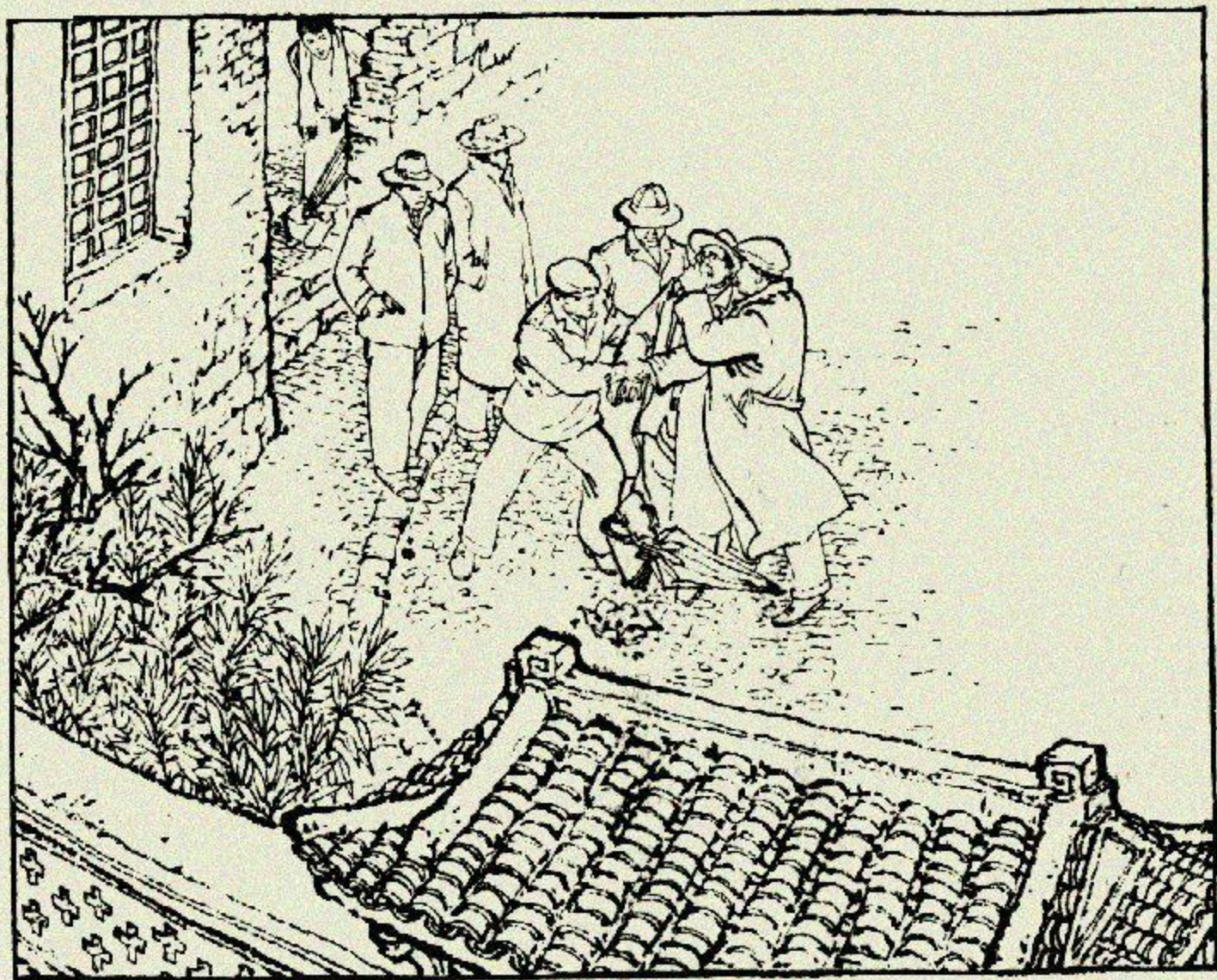
(95) 他出了咖啡厅, 在有名的“老四川”牛肉摊上, 买了一大包妻子爱吃的麻辣牛肉和肚条。他决定: 要是老许明天问起, 就说没有回去, 刘思扬的电话也没有打通。



(96) 经过几条街, 前面已是幽静的银行宿舍。他放慢脚步, 四面望望, 确定没有什么危险, 才松了口气, 快步走向熟悉的家门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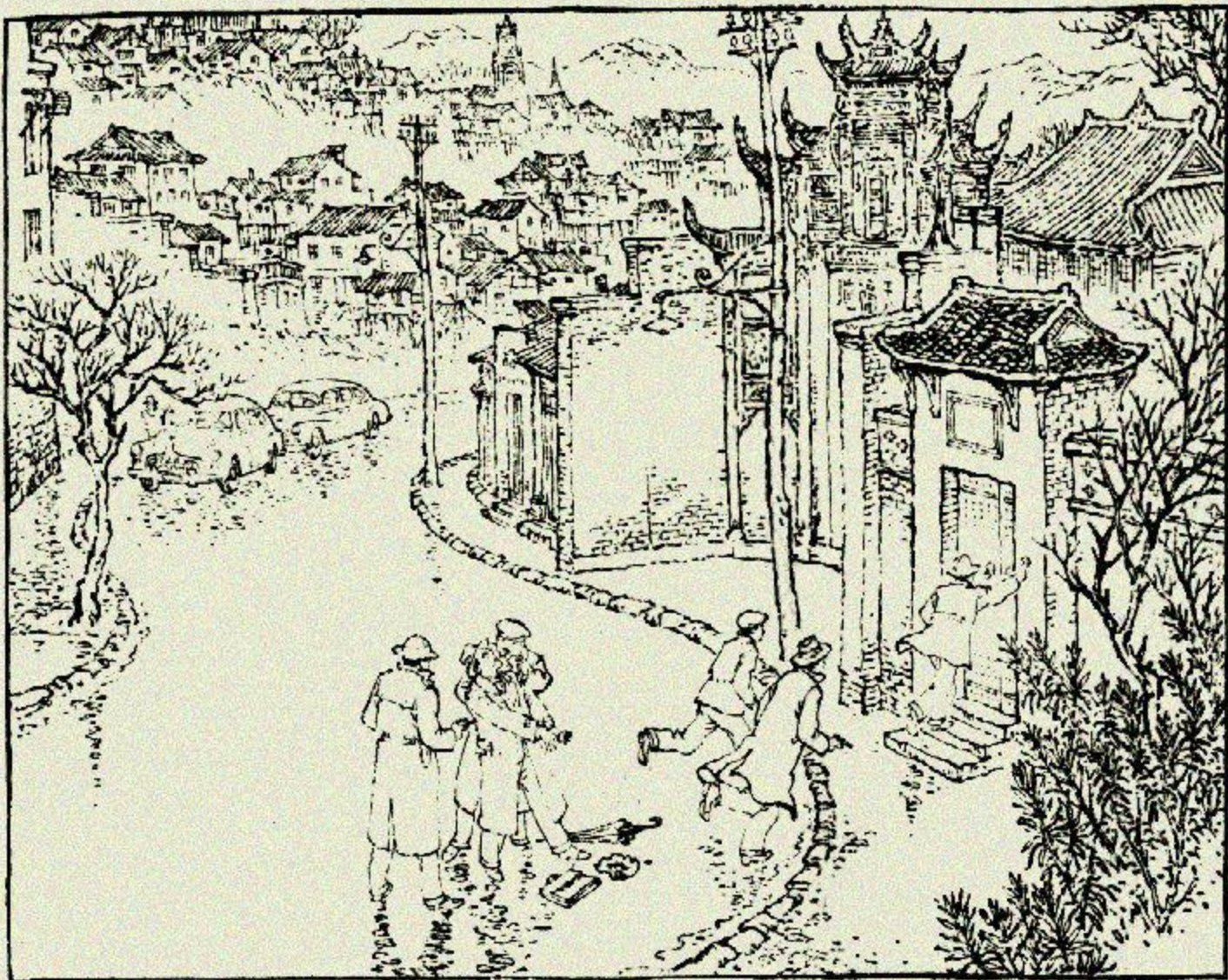
(97) 突然,几个黑影出现在他的身后,冰冷的枪管,抵住他的脊背。他背心冰凉,害怕得连心跳也停顿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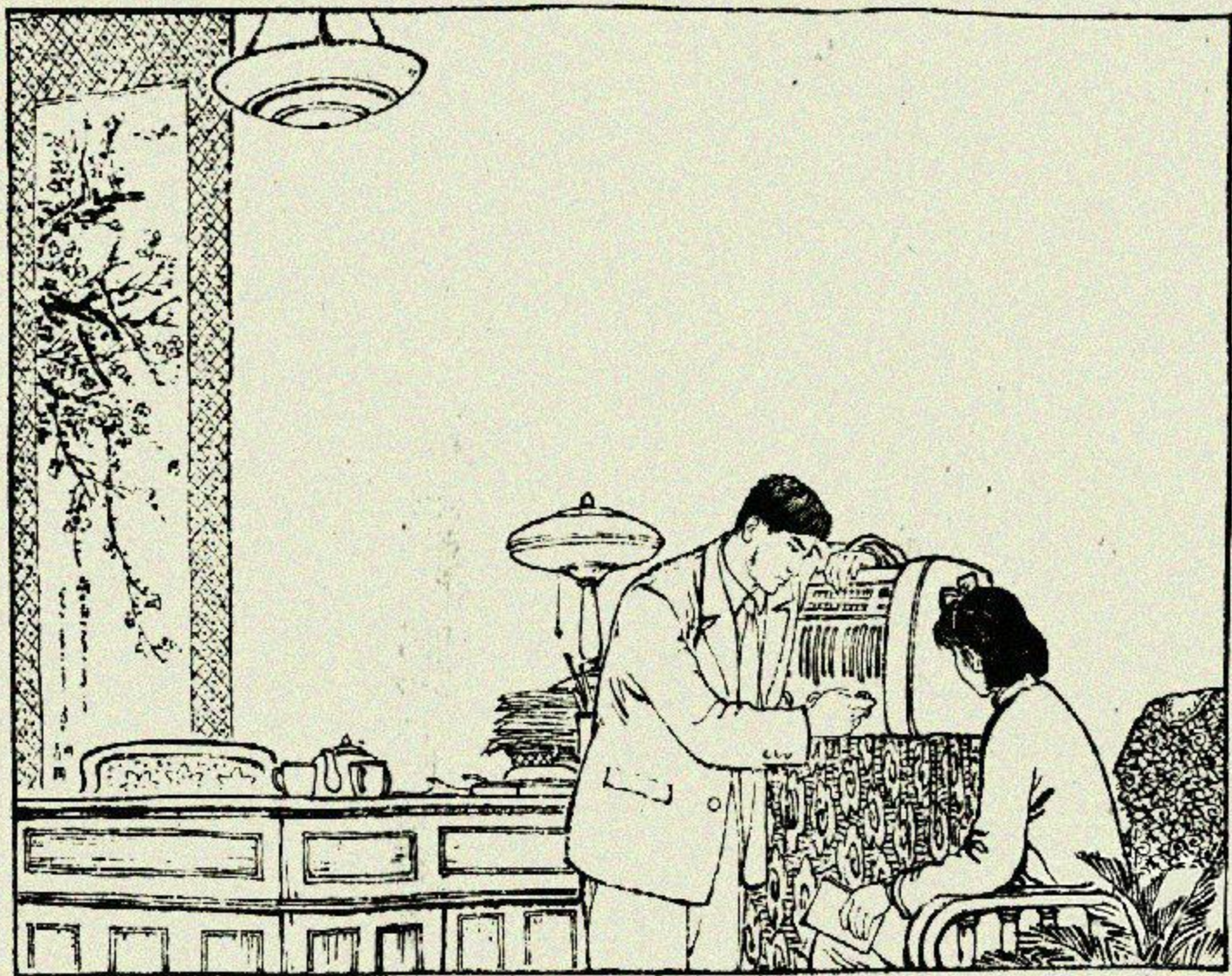
(98) 他还想喊叫, 想让妻子知道。可是一块手帕突然捂住他的嘴巴; 手铐铐住了他的双手。接着, 就听得一个可怕的声音: “把他的老婆也带走!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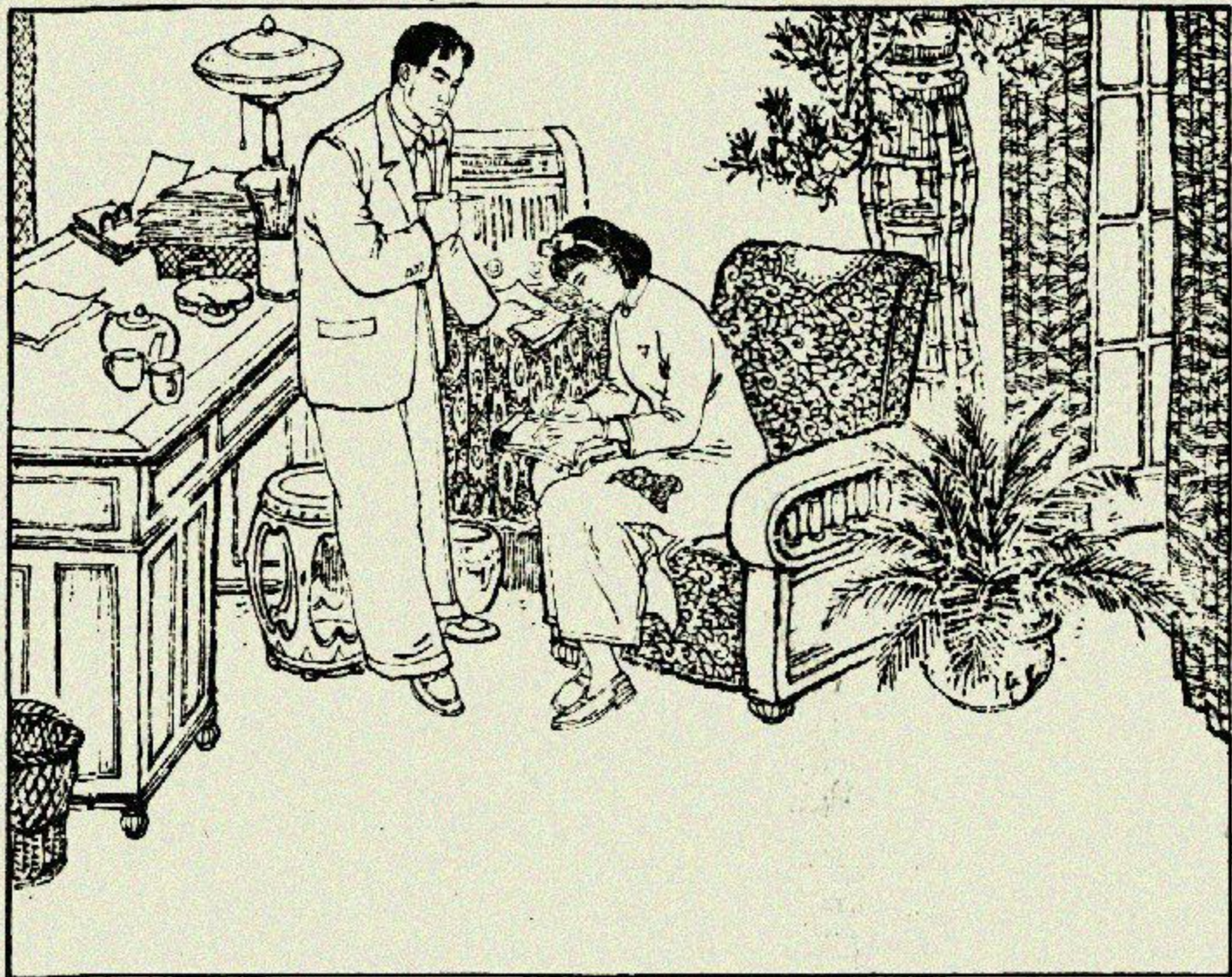
(99) 甫志高顛抖着说：“她……不……是……”拿蒙帕的人抬手，喝问了一声：“什么？”甫志高不敢再叫了，急忙低声申辩：“她……不是……共产党……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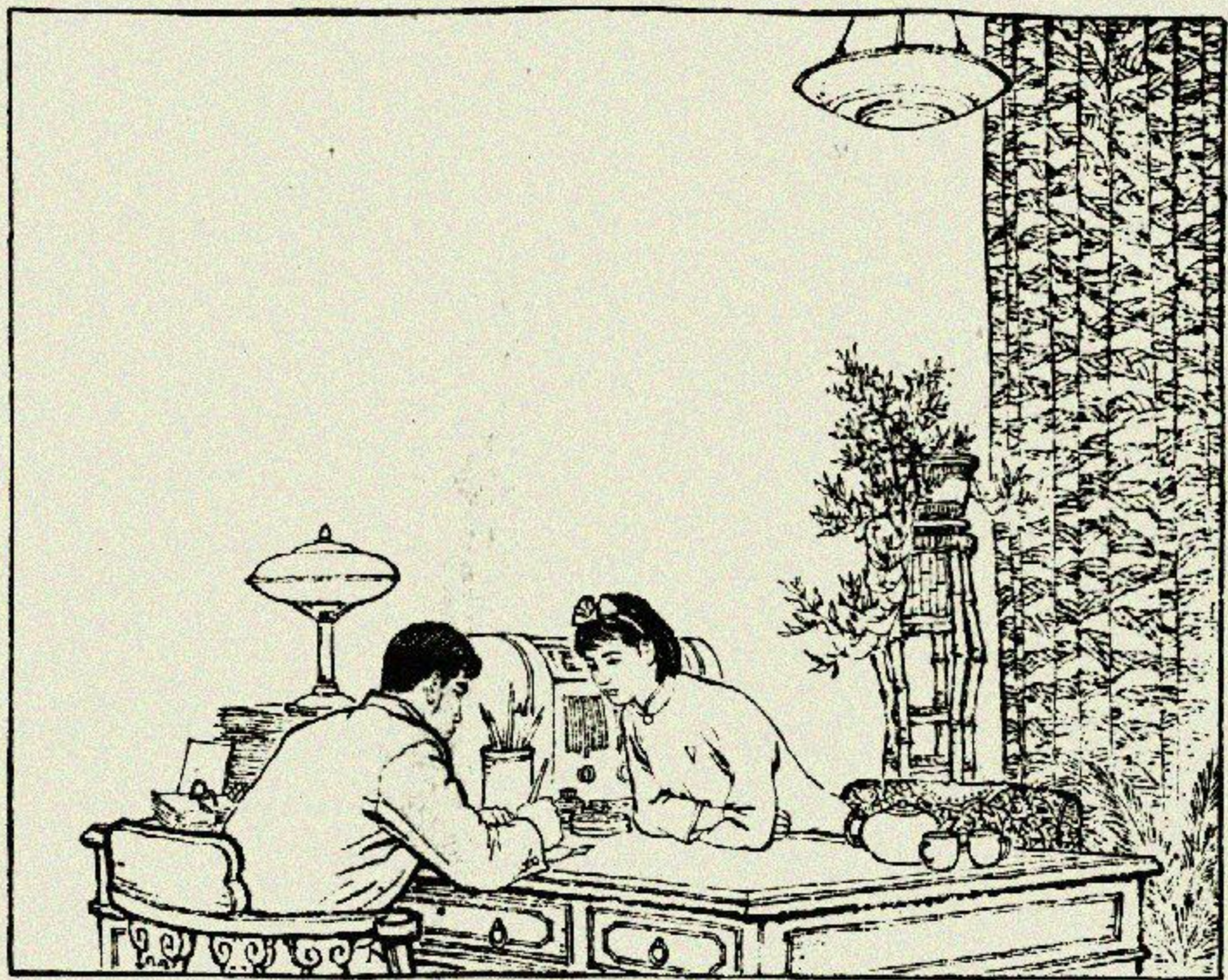
(100) 话声刚完，几条暗影一闪，逡直向五号门奔去，按响了电铃。甫志高顿时感到天昏地转，人，几乎昏了过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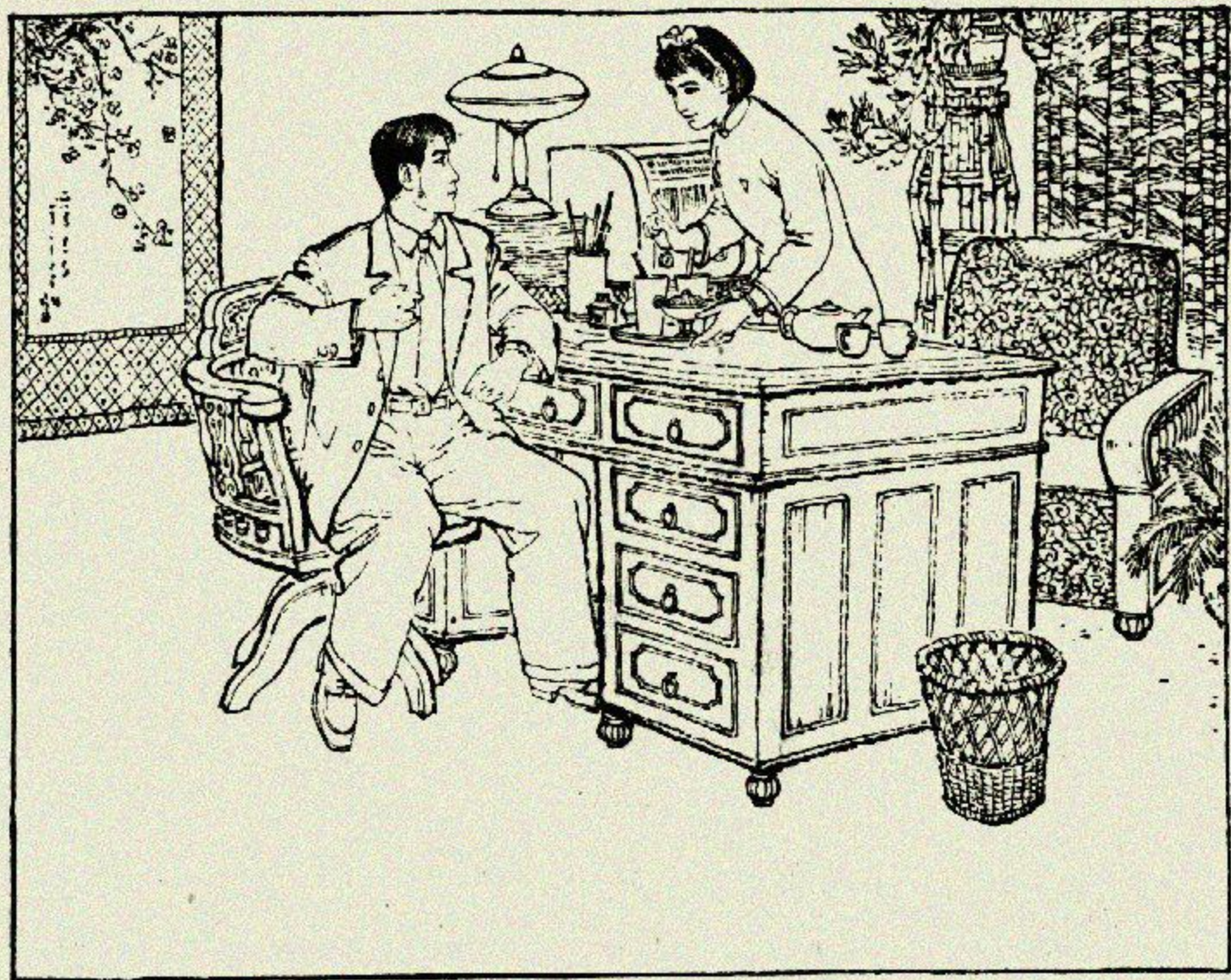
(101)午夜过后,刘思扬——沙坪书店的开业保证人,正和未婚妻孙明霞,屏住声息,收听着解放区的广播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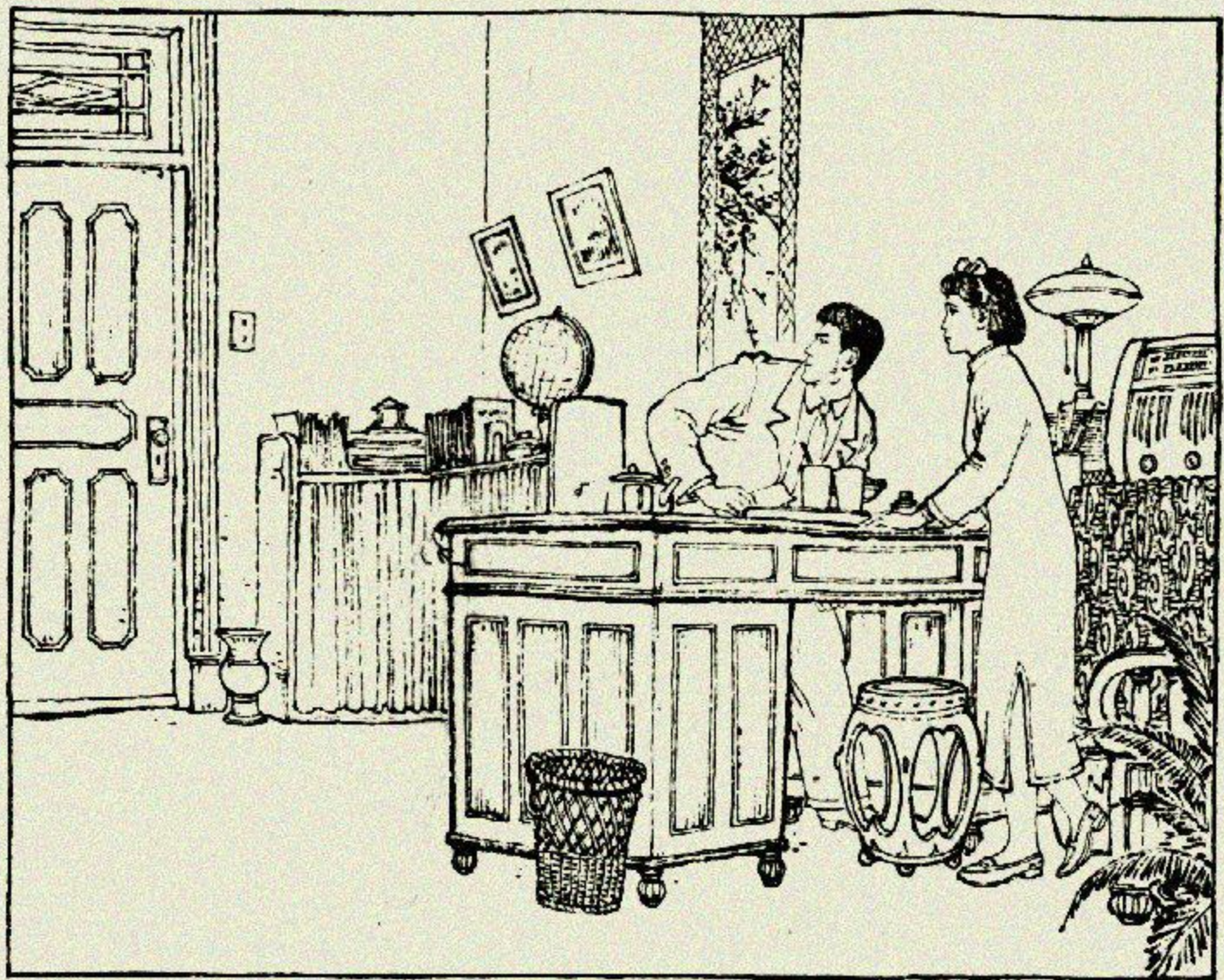
(102)透过嘈杂的干扰声，他俩同时抄录着收音机播送出来的消息，解放军取得的辉煌胜利，一字一句，是那么激动人心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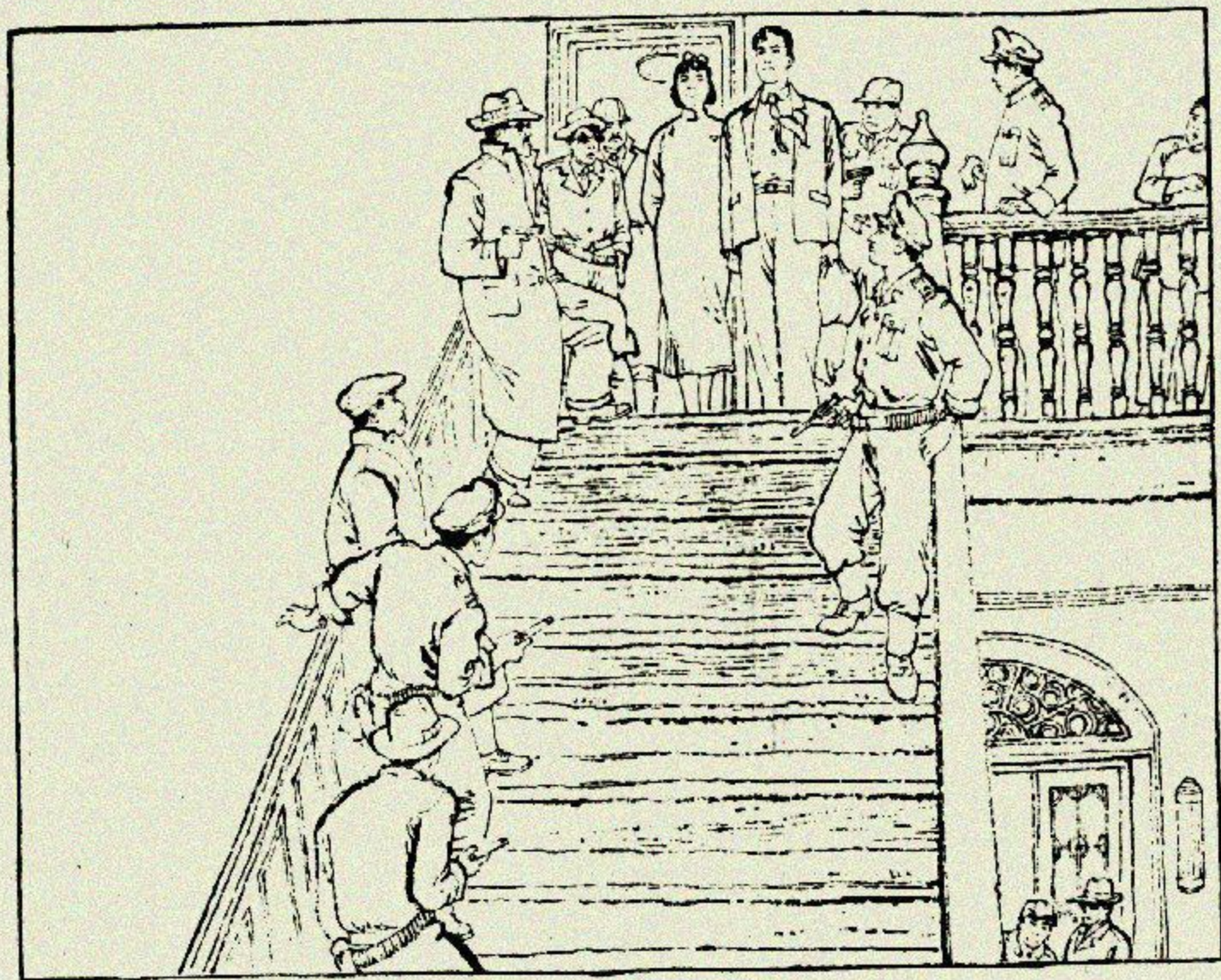
(103)刘思扬校正着两份记录稿，然后用毛笔细心的重新缮写了一遍。这份记录稿明天将送给李敬原，变成印在《挺进报》上的重要新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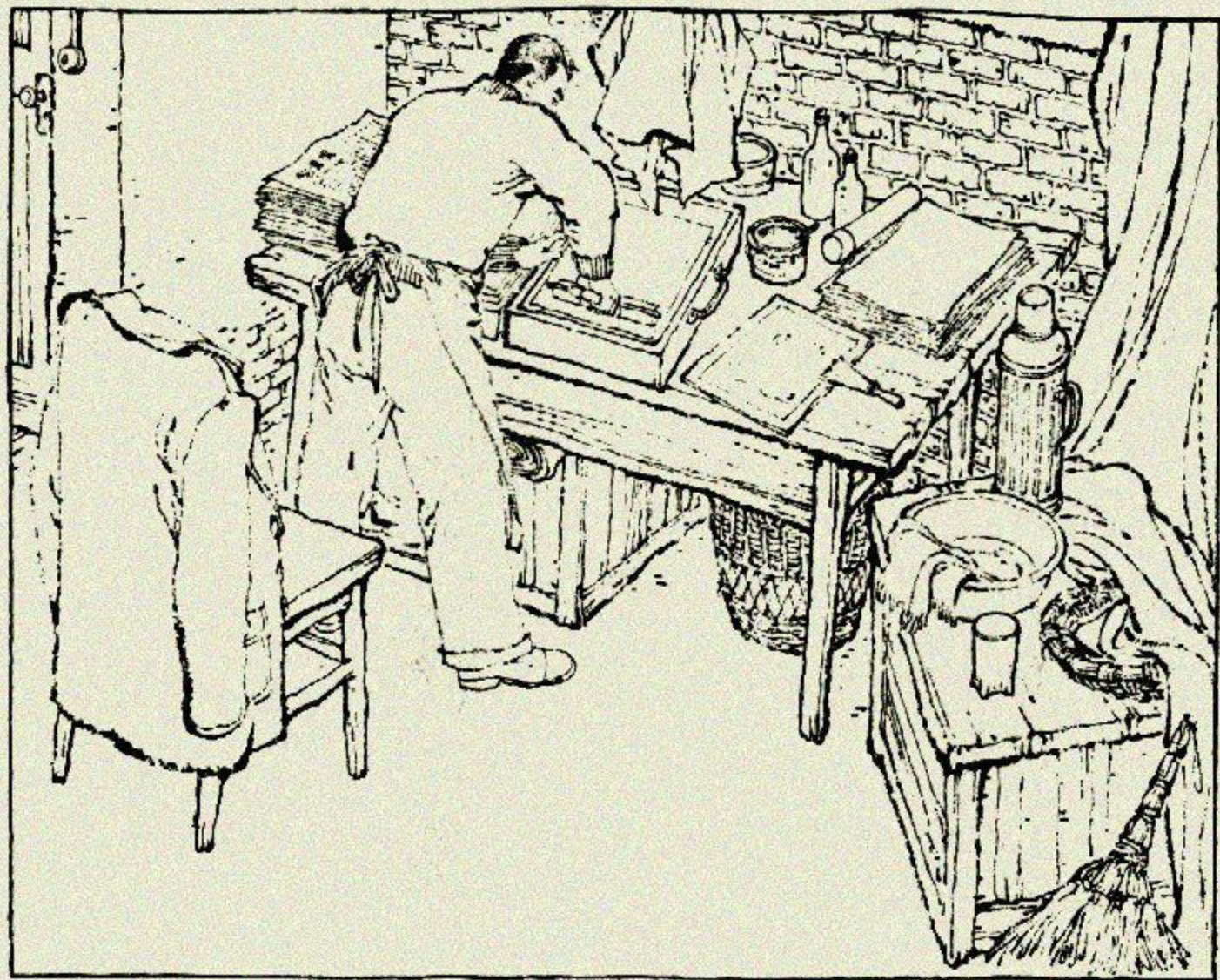
(104)孙明霞把两份记录草稿拿到电炉上烧了。热好牛奶，和刘思扬吃着简单的夜餐。两人心头都异常愉快，再过一会，天就亮了，又是一个战斗的白天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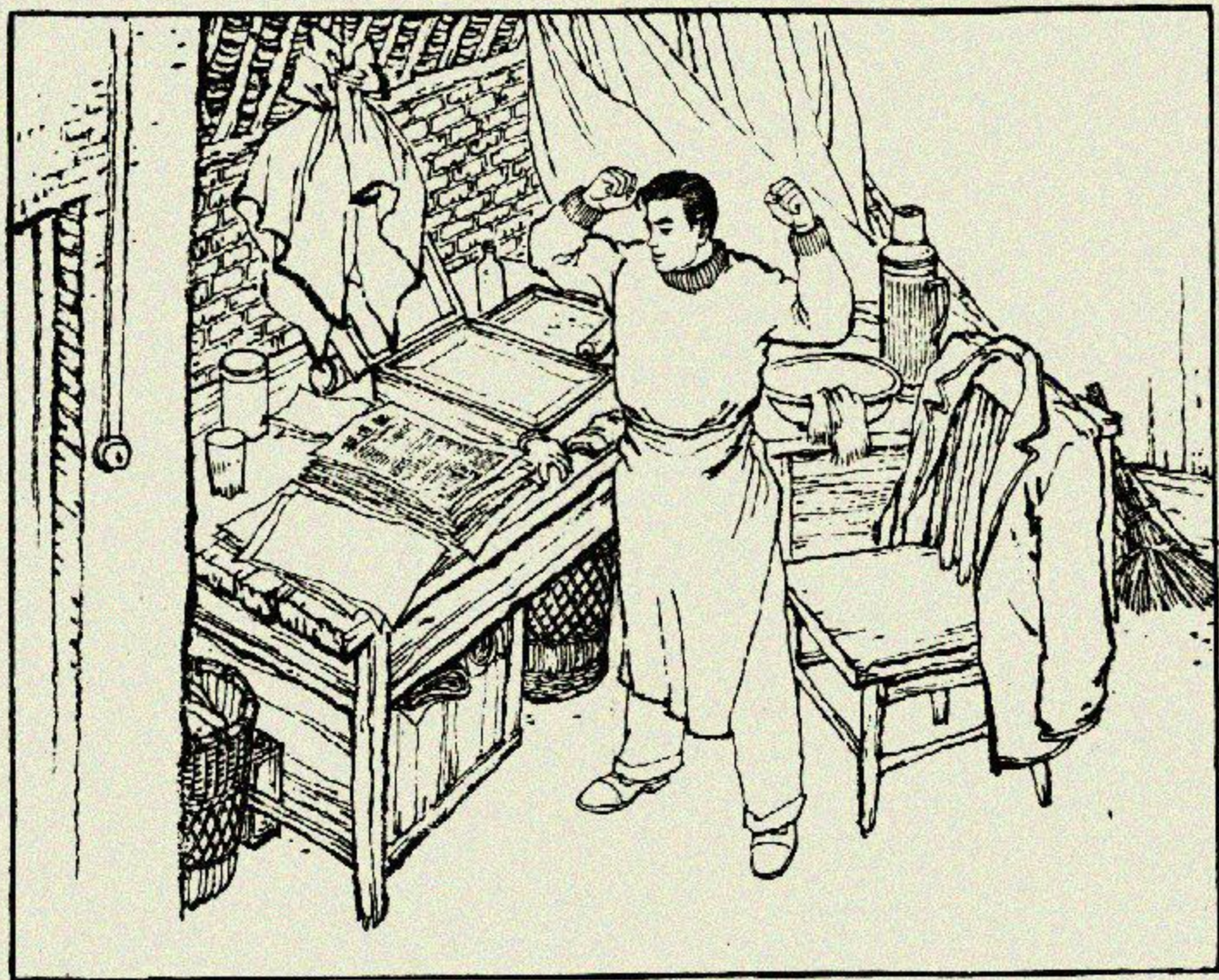
(105)就在他们促膝谈心的时刻，楼梯口传来了急促的脚步声，刘思扬心头一惊，立即将新闻记录稿，塞进书桌特制的夹缝里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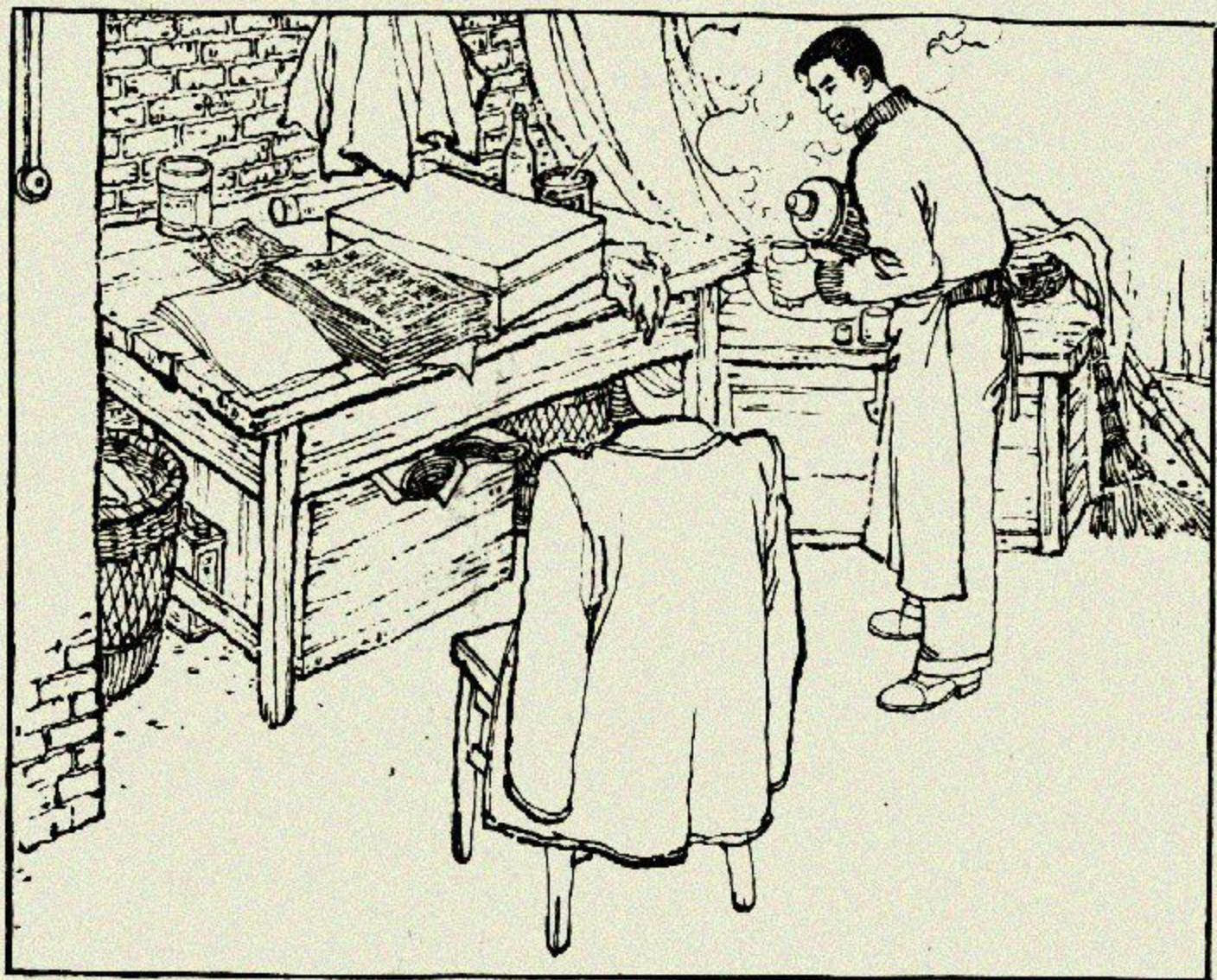
(106) 房门被撞开了,一伙特务闯了进来。刘思扬和孙明霞被捕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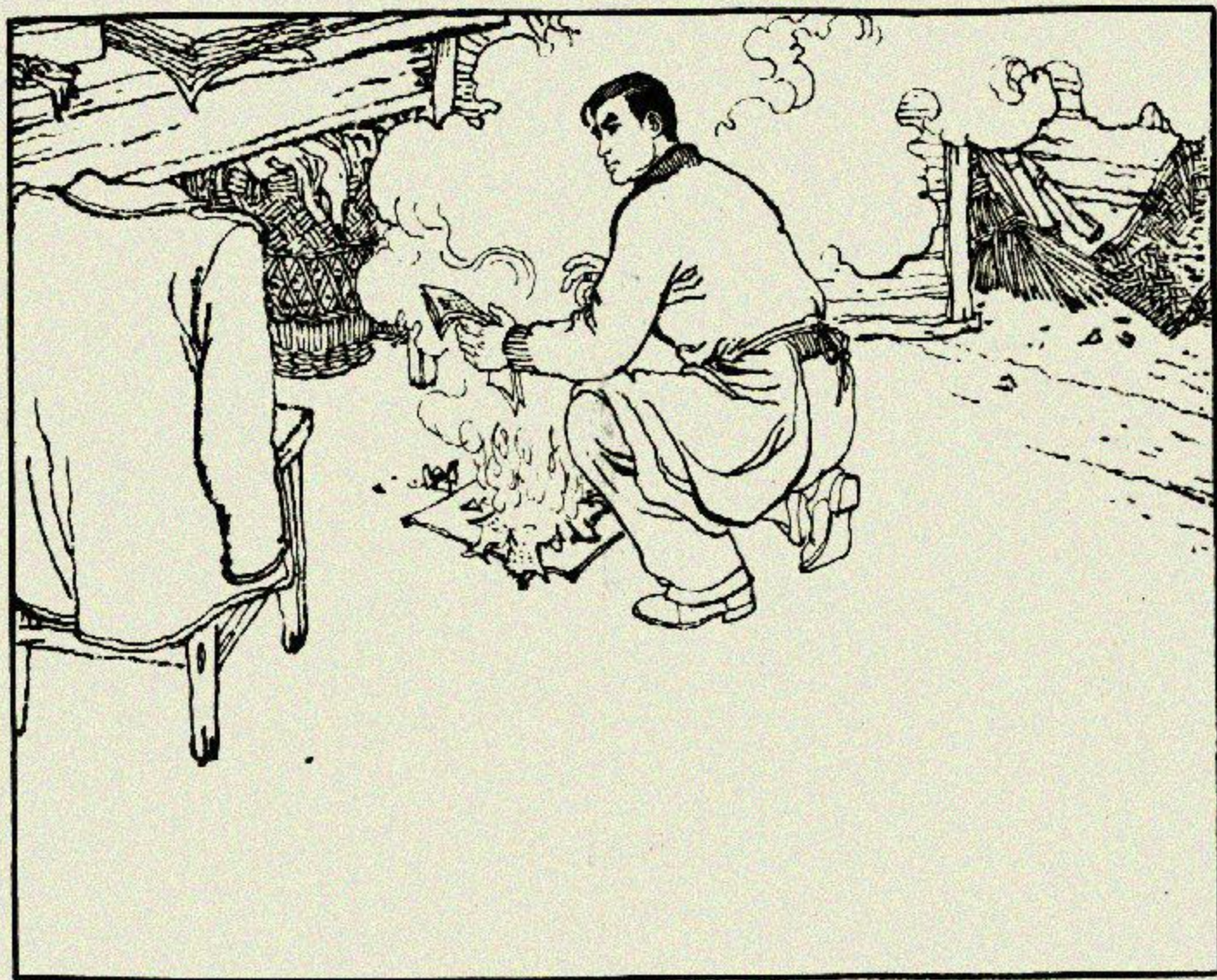
(107) 天亮不久,成岗还在儲藏室里紧张地印刷着《挺进报》。因为是星期天,工人沒有上班,厂里靜悄悄的。他得赶快印完,因为李敬原将准时派人来取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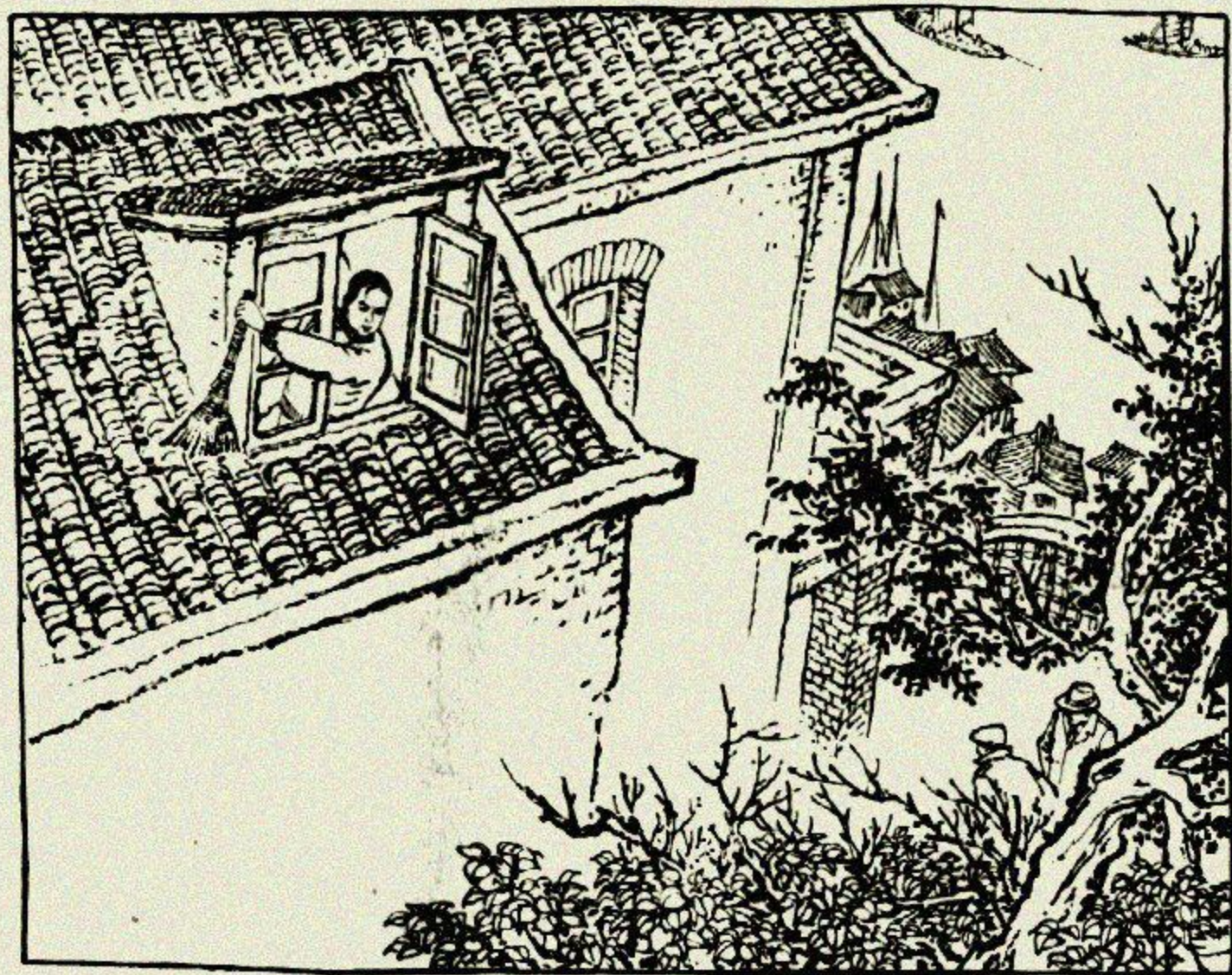
(108)终于印完了最后一页,他伸腰舒臂,感到十分愉快,这一期的消息多么重要呵,收复延安的胜利,一定会给群众带来最大的喜讯,给敌人最沉重的打击!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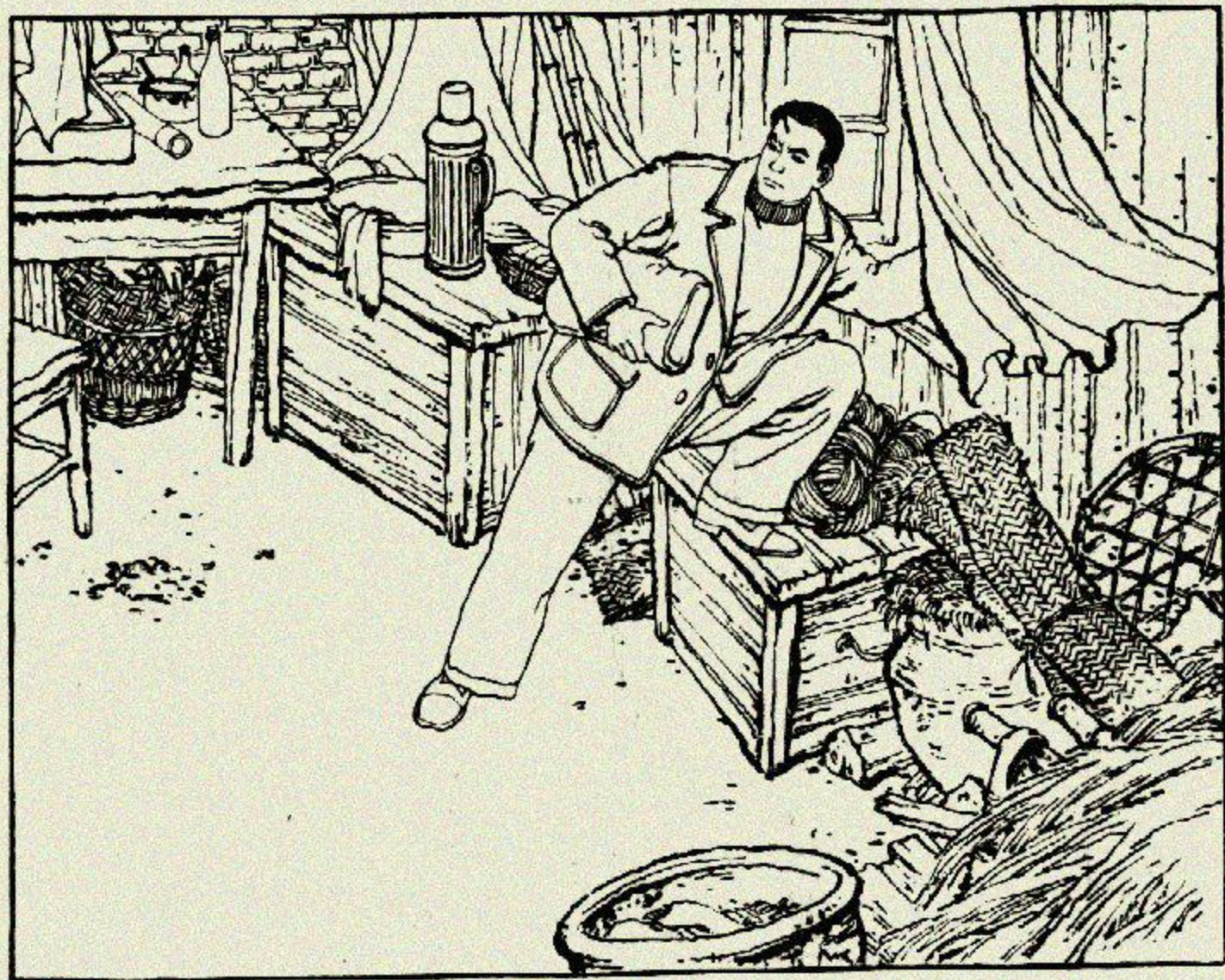
(109) 下一期《挺进报》要改印铅印啦，看到那些很长时期陪伴着他的油印机、油墨、滚筒，想到今后将不再使用它们，不禁产生了恋恋不舍的感情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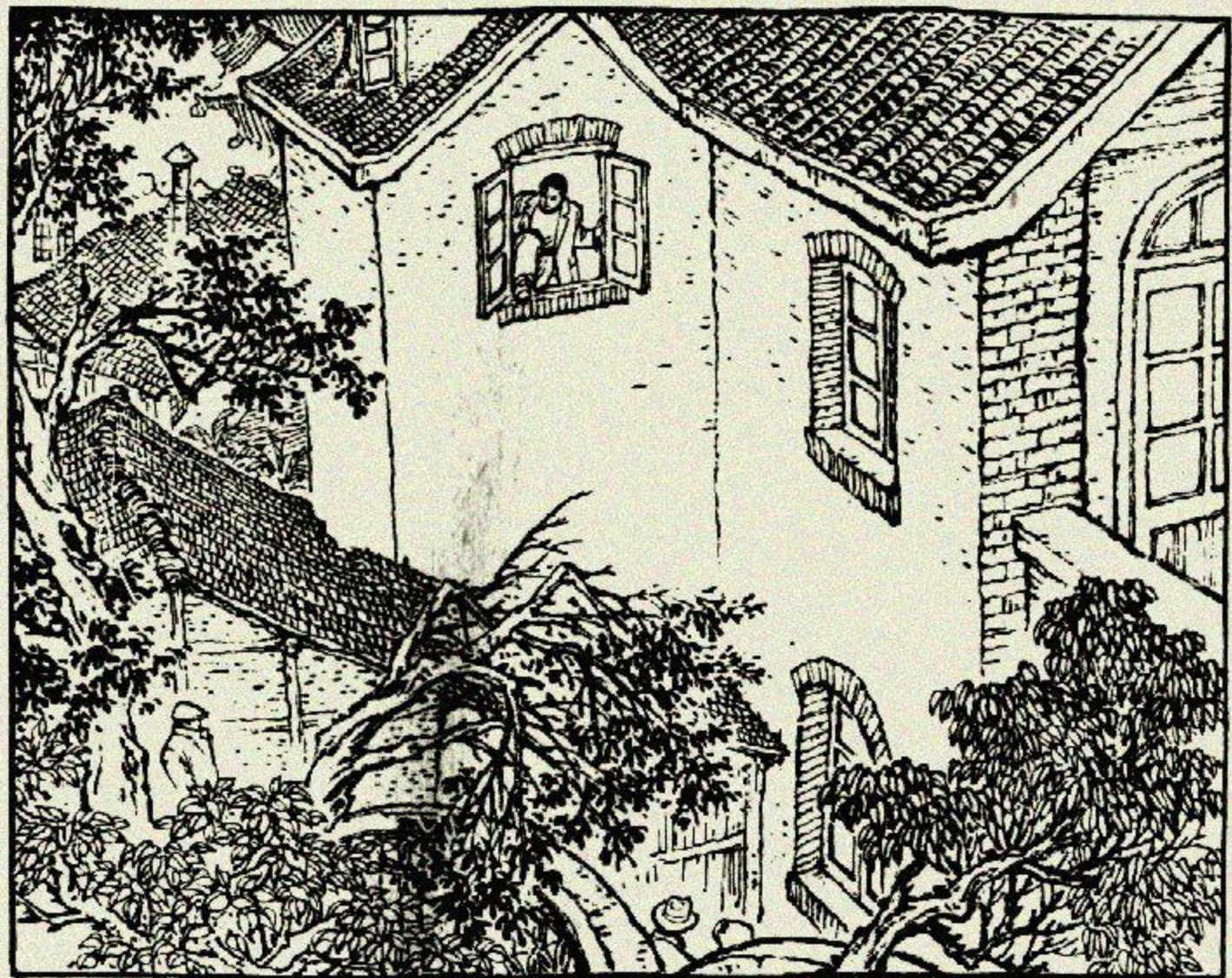
(110)他把印过的蜡纸烧掉，又把印好的《挺进报》清理拢来；就在这时，突然传来一阵脚步声，接着就听见妈妈大声喊叫：“成岗不在家，钥匙他带走了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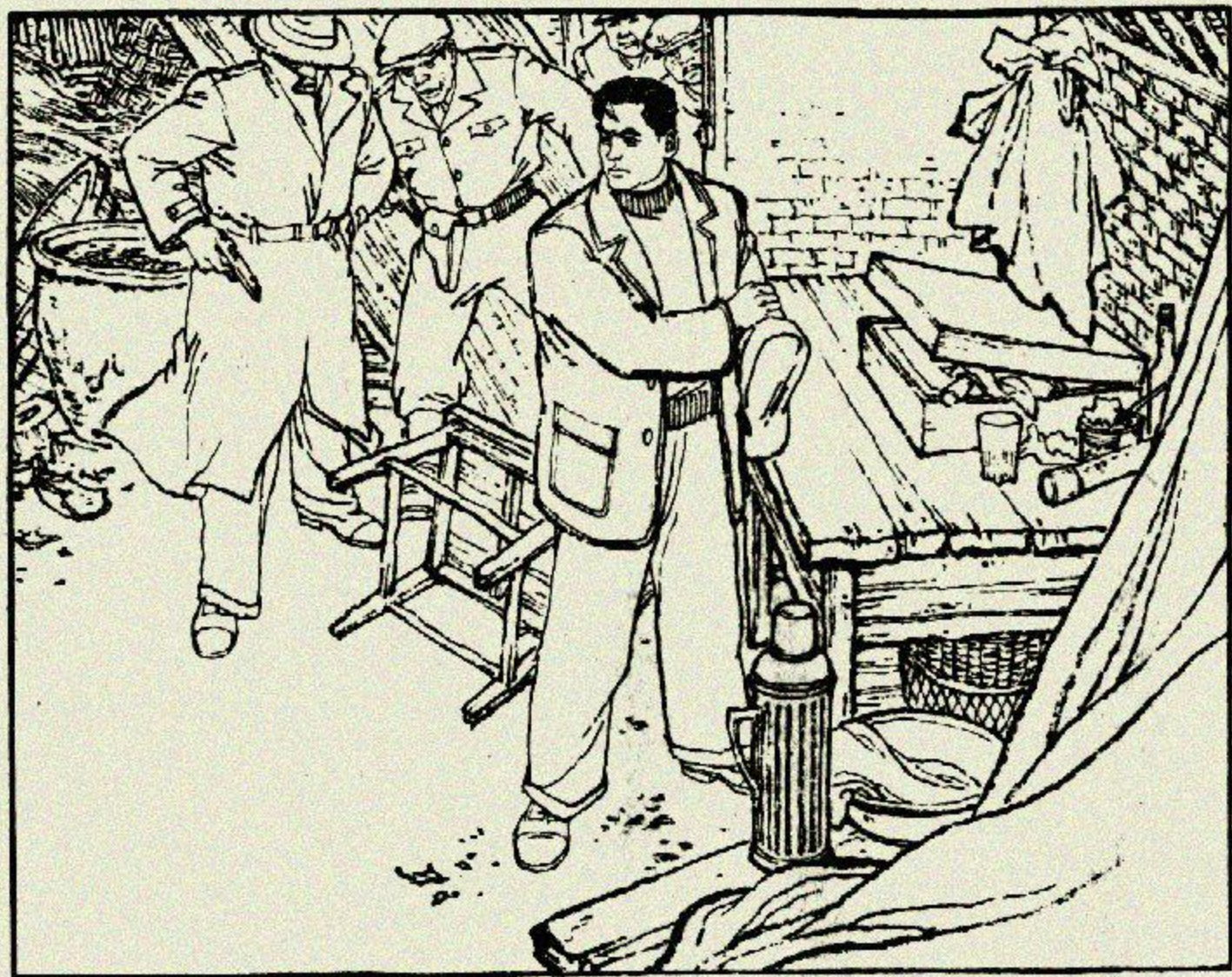
(111) 不好! 妈妈从来不这样大声说话, 一定是来了敌人。眼看印刷机等等保全不了, 抢救组织要紧, 成岗拉开窗帘, 镇静地将一把当作暗号的扫帚, 挂在窗口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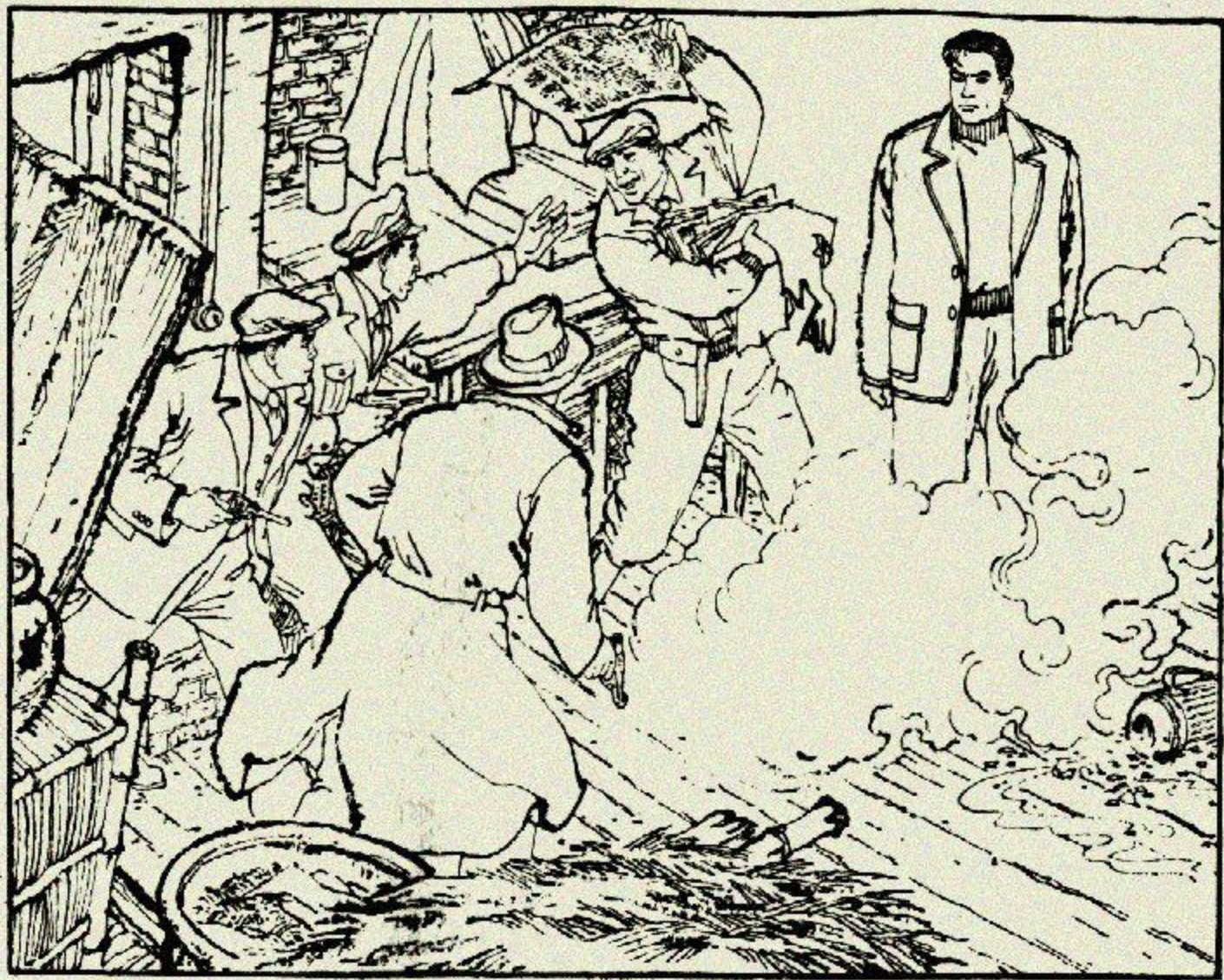
(112)这时外面有人敲门,他迅速地将已整理好的《挺进报》捆成一捆,挟着报纸,跳上窗台,想从楼口跳下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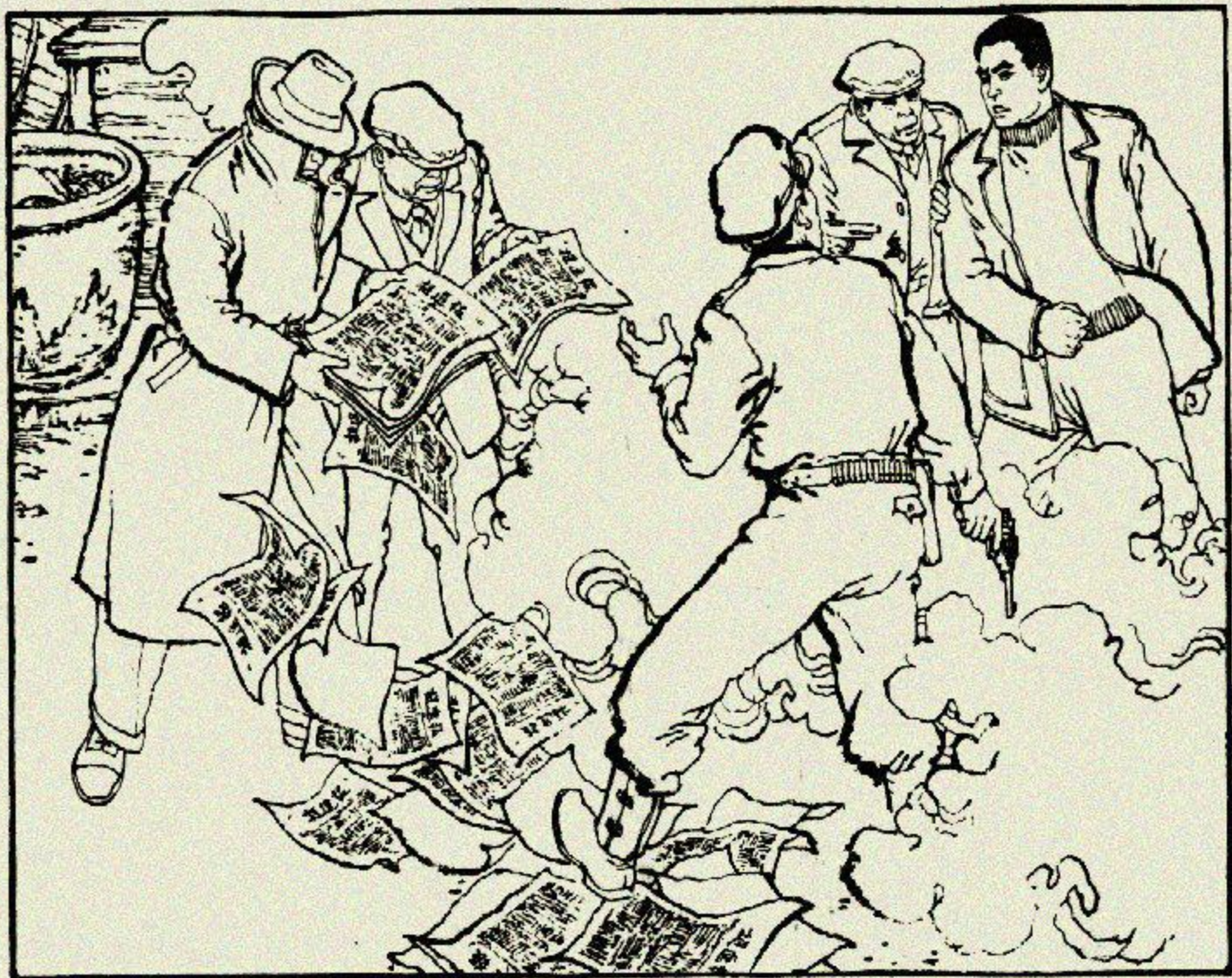
(113) 晚了。喝叫声从四面传来：“站住！”“不许动！”原来工厂已被包围，楼底下布满了特务。成岗只好退下窗台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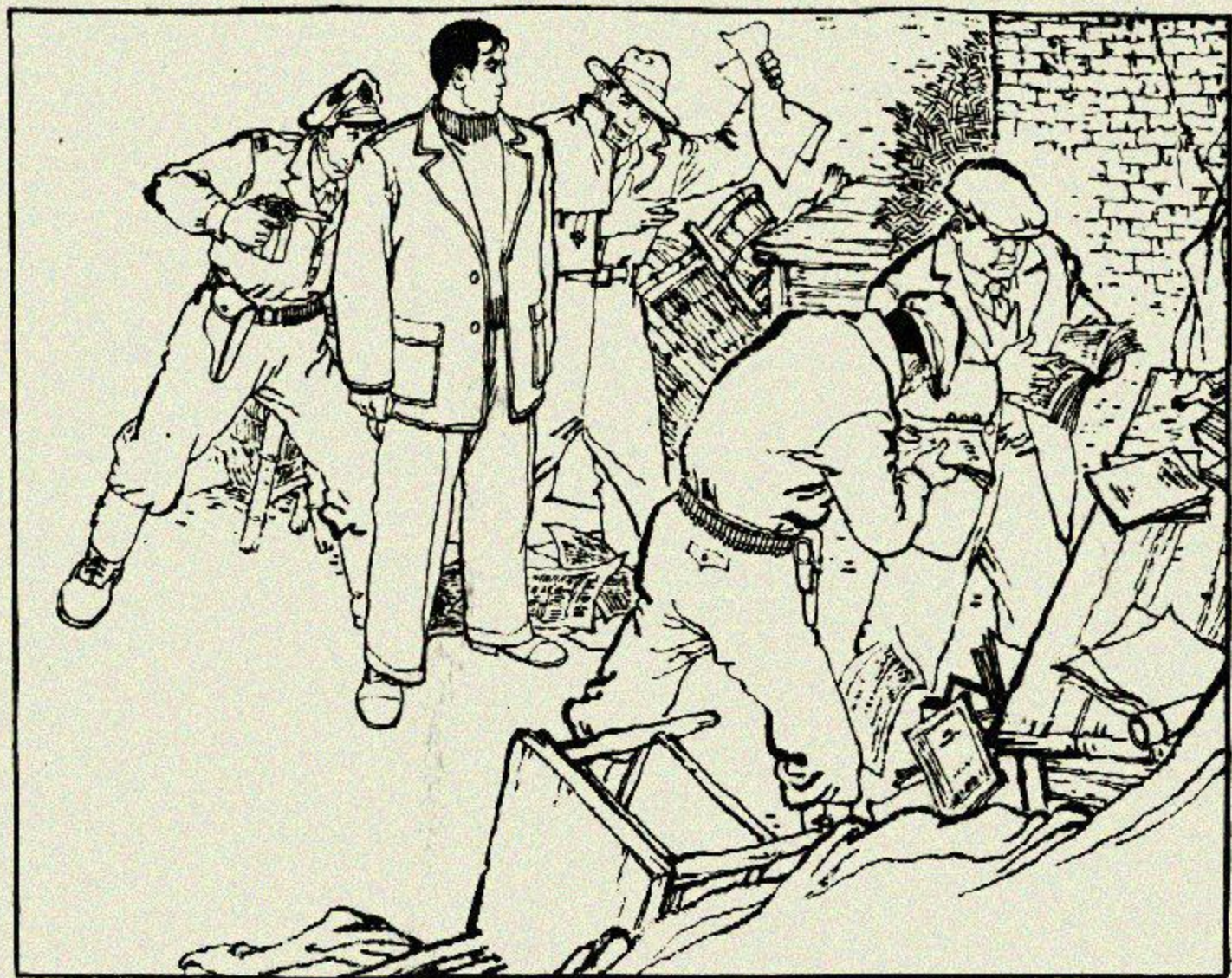
(114)“嗑喳”一声,小门被击破了,特务蜂拥进来,将手枪对准成岗的胸口,叫道:“哈哈!你是成岗,许云峰的交通员!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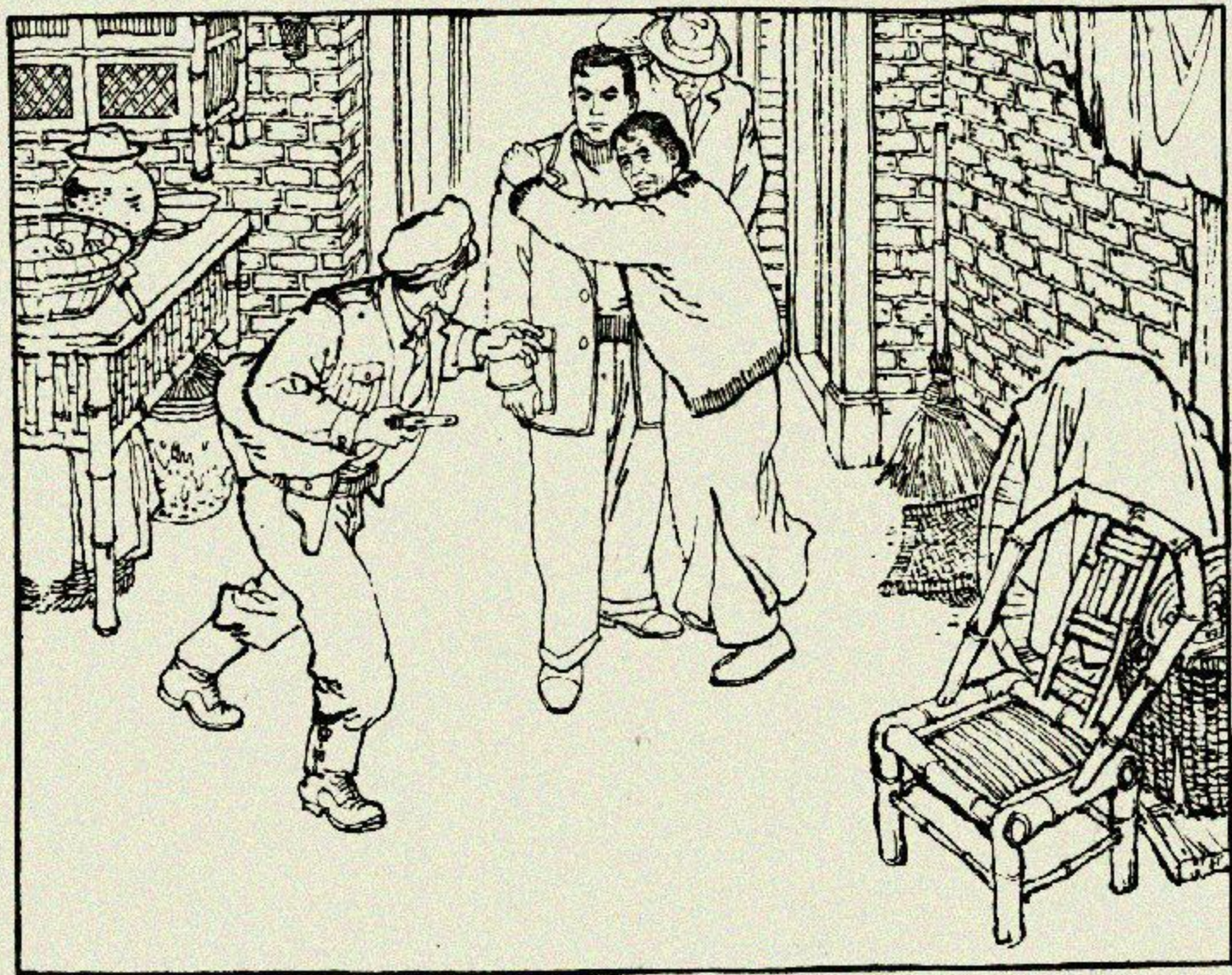
(115) 一个特务冲上来, 死命夺下成岗挟着的报纸, 一看, 惊叫着: “挺进报! 挺进报!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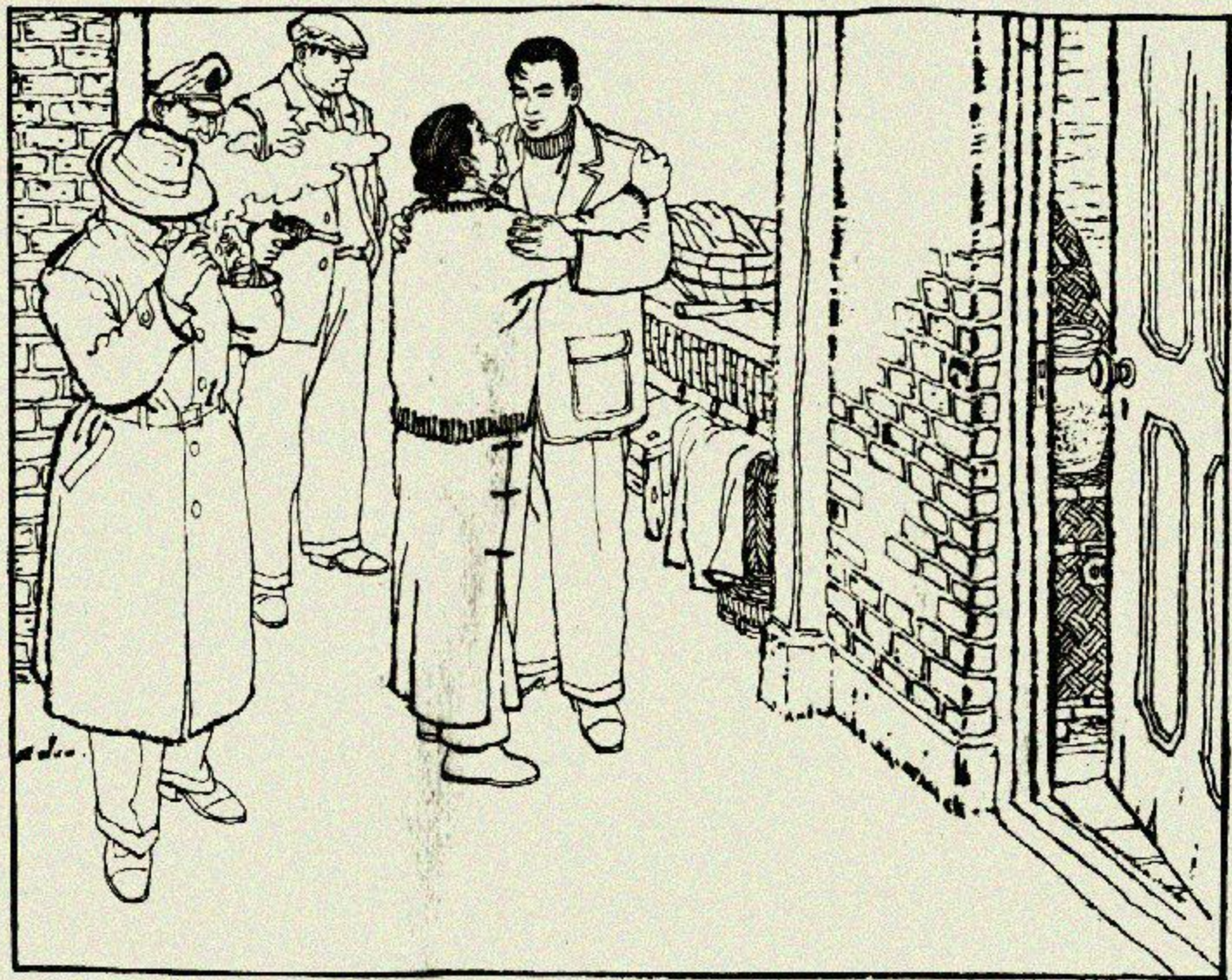
(116)其余的特务一拥上前,任意翻阅着《挺进报》,纸张抛得满地皆是。成岗眼见党的文件被敌人糟蹋,怒吼道:“你们要干什么?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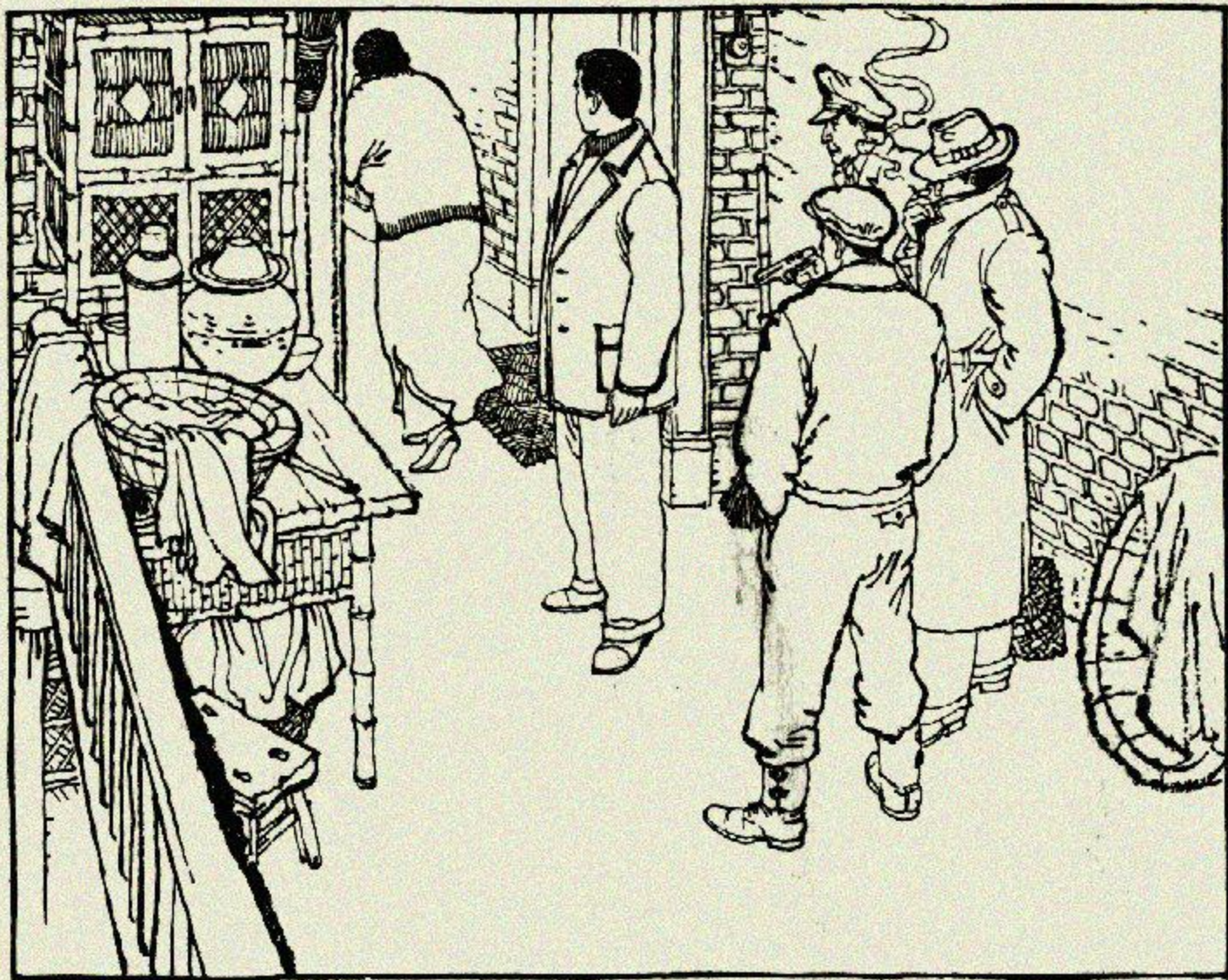
(117) 敌人狞笑着：“我们找到了《挺进报》！”原来根据叛徒甫志高的供认，特务只知道成岗是许云峰的交通员，想不到在这里找到《挺进报》，匪徒们高兴得发狂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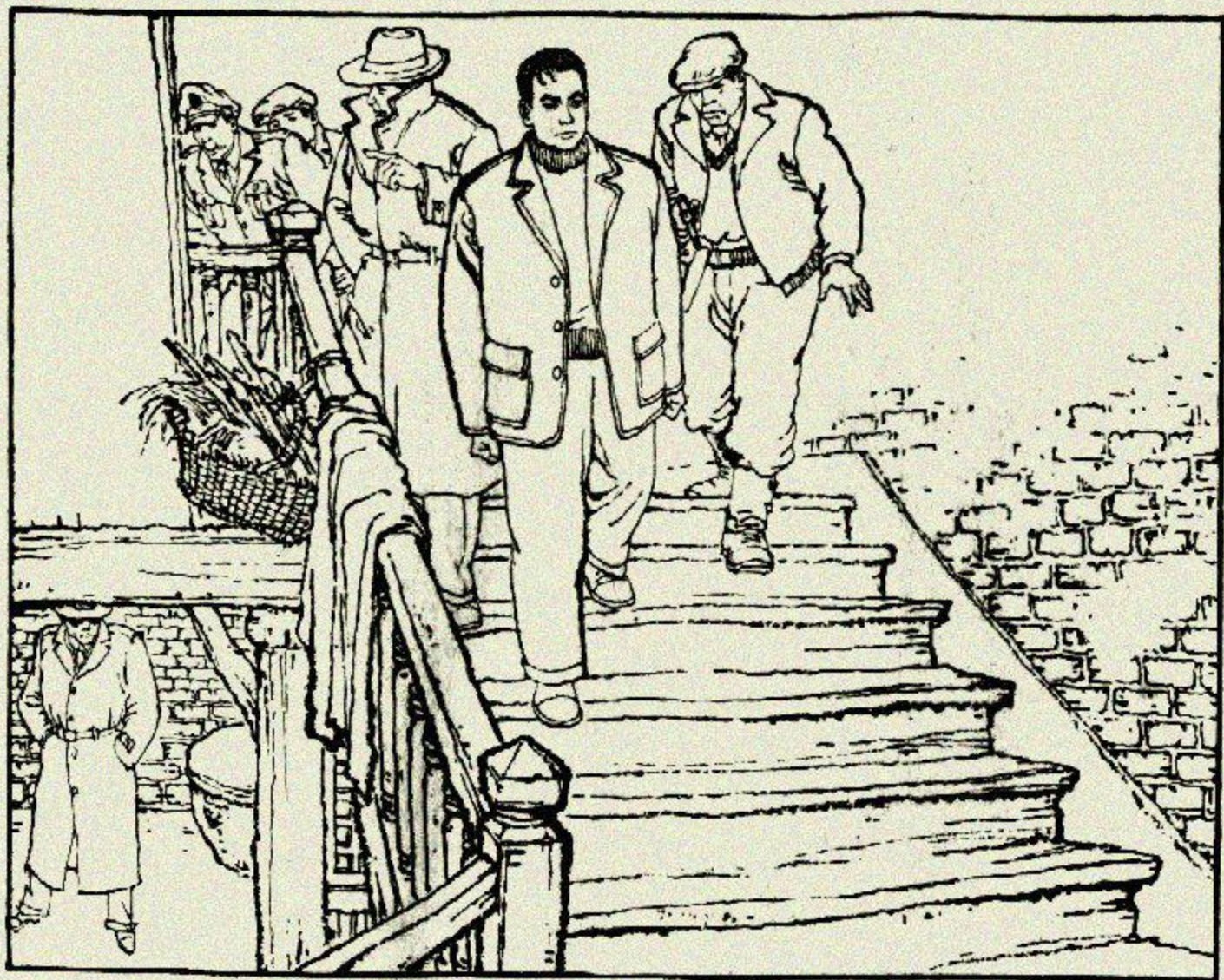
(118)匪徒们狂笑着把成岗带出储藏室。成岗的妈妈扑上去,抱着儿子,指着特务怒骂着。一个特务要来抓她的衣领,成岗厉声喝住:“你敢!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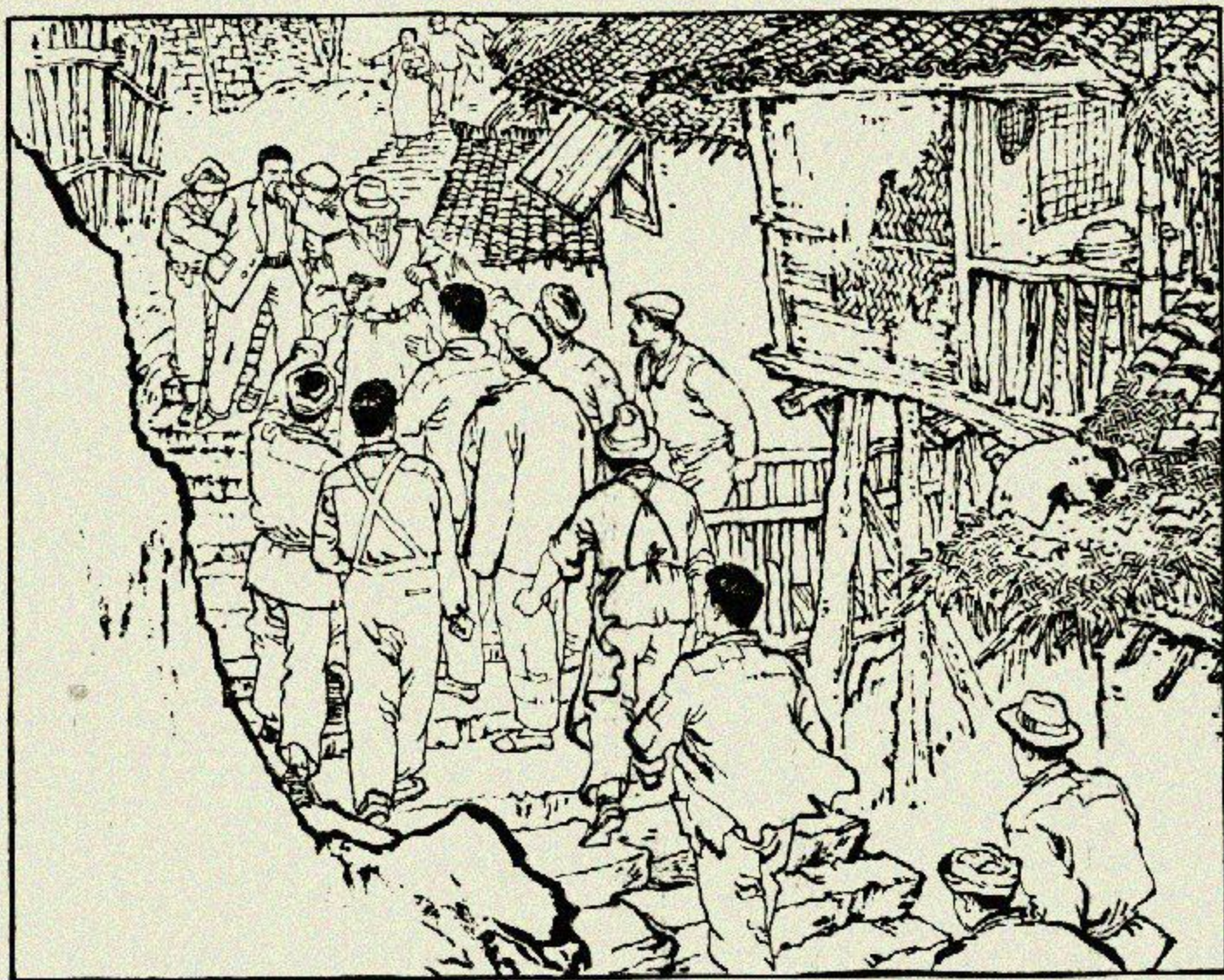
(119)成岗安慰着妈妈：“妈妈，你放开手吧，不要耽心我！”妈妈哭着：“岗儿，你等着，我去拿点换洗衣服，一道走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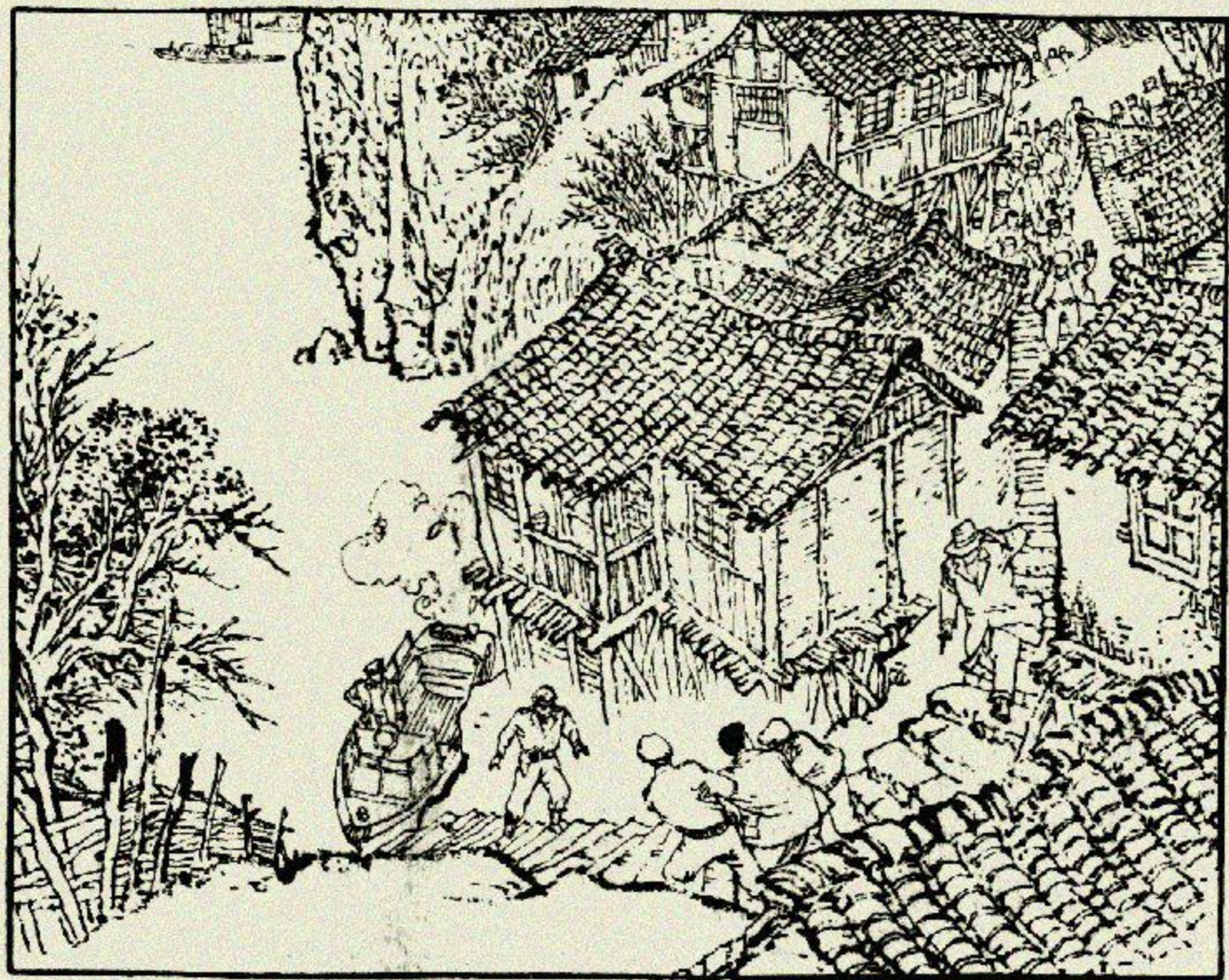
(120) 妈妈回房取衣服去了。成岗望着母亲的身影，心里暗道：“再见了，妈妈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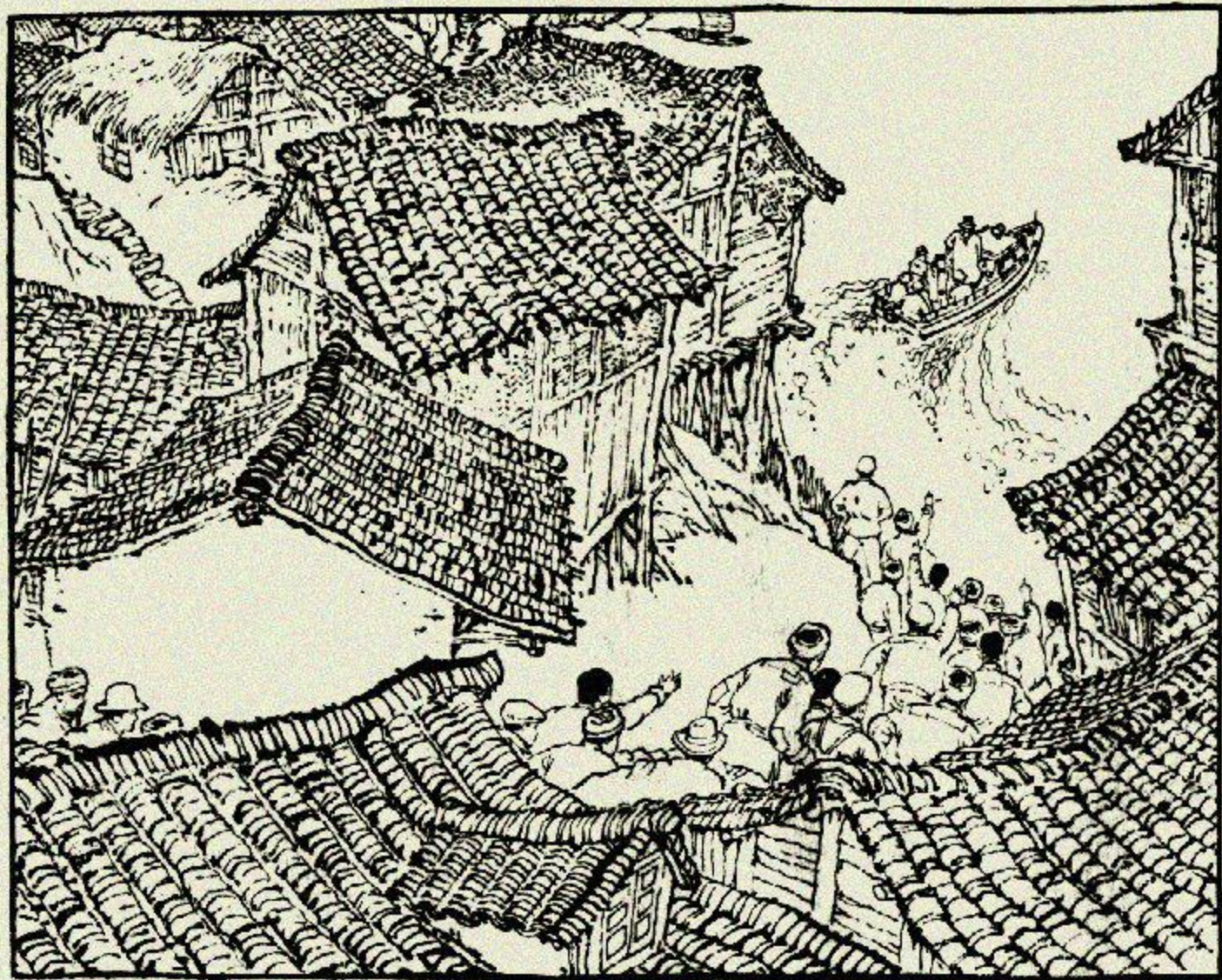
(121)成岗对特务喝道：“走！”他迈开步子，从容地走下楼。有两个特务留在屋里守候来找成岗的人，可是他们白费心机，信号挂出去了，同志们不会来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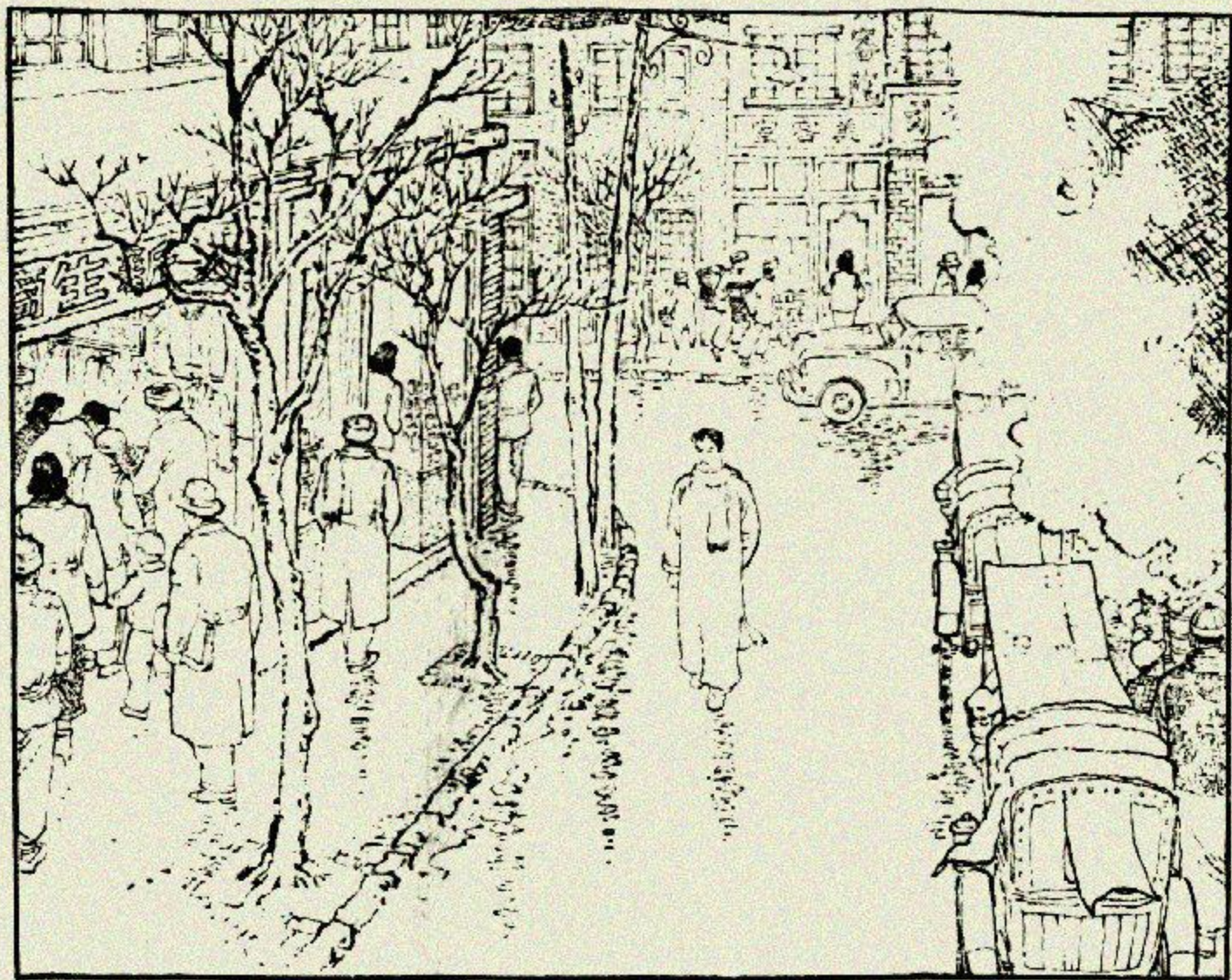
(122) 刚刚走到门外，成岗的妈妈骂着追上来了。这惊动了住在宿舍里的工人，他们见平日敬爱的厂长被特务抓走，一齐拥上前来，阻挡特务的去路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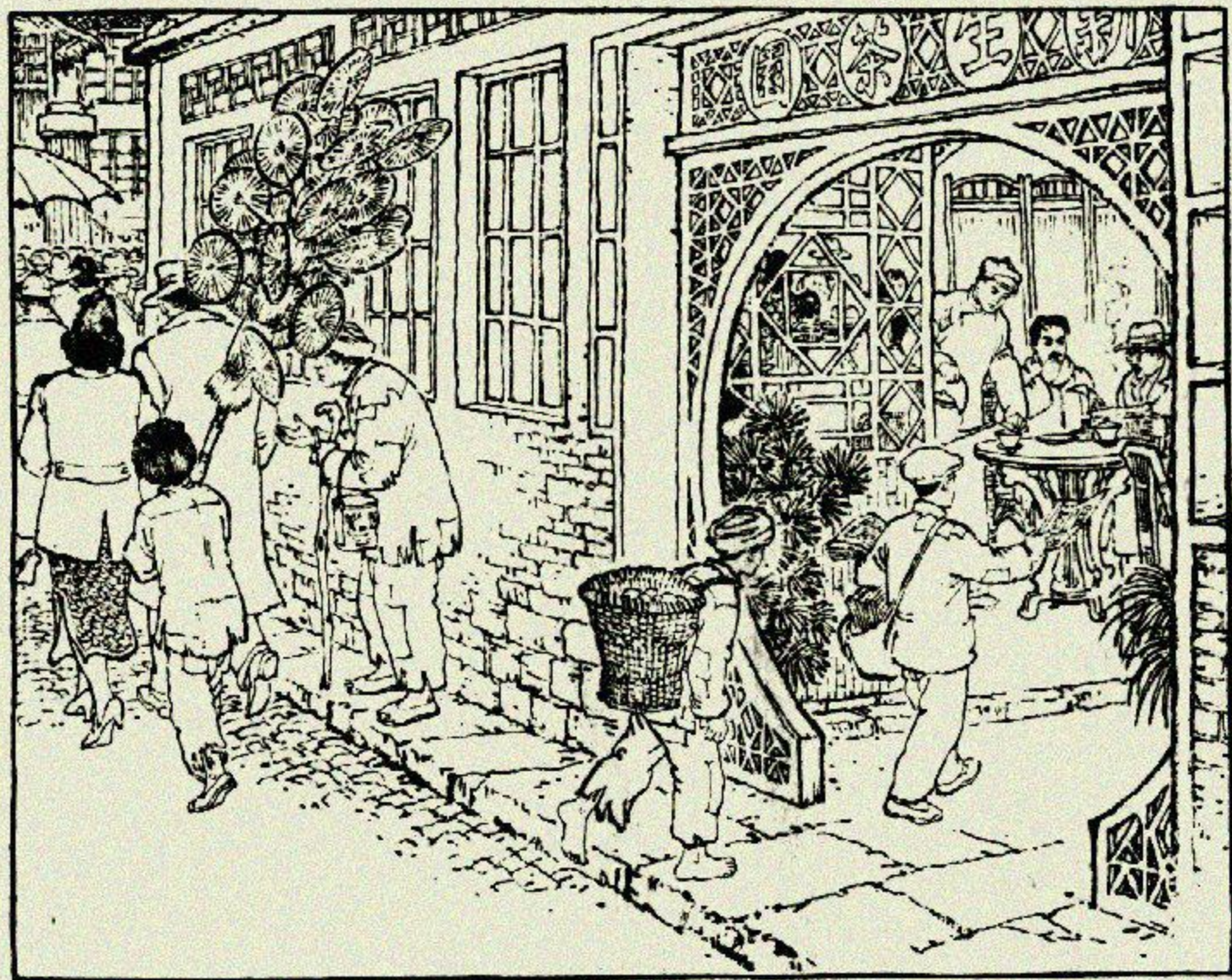
(123)工人们越聚越多,“把厂长放了!”“打死你们这批狗特务!”怒吼的声音象打雷一般,特务们慌了,飞快地夺路向码头奔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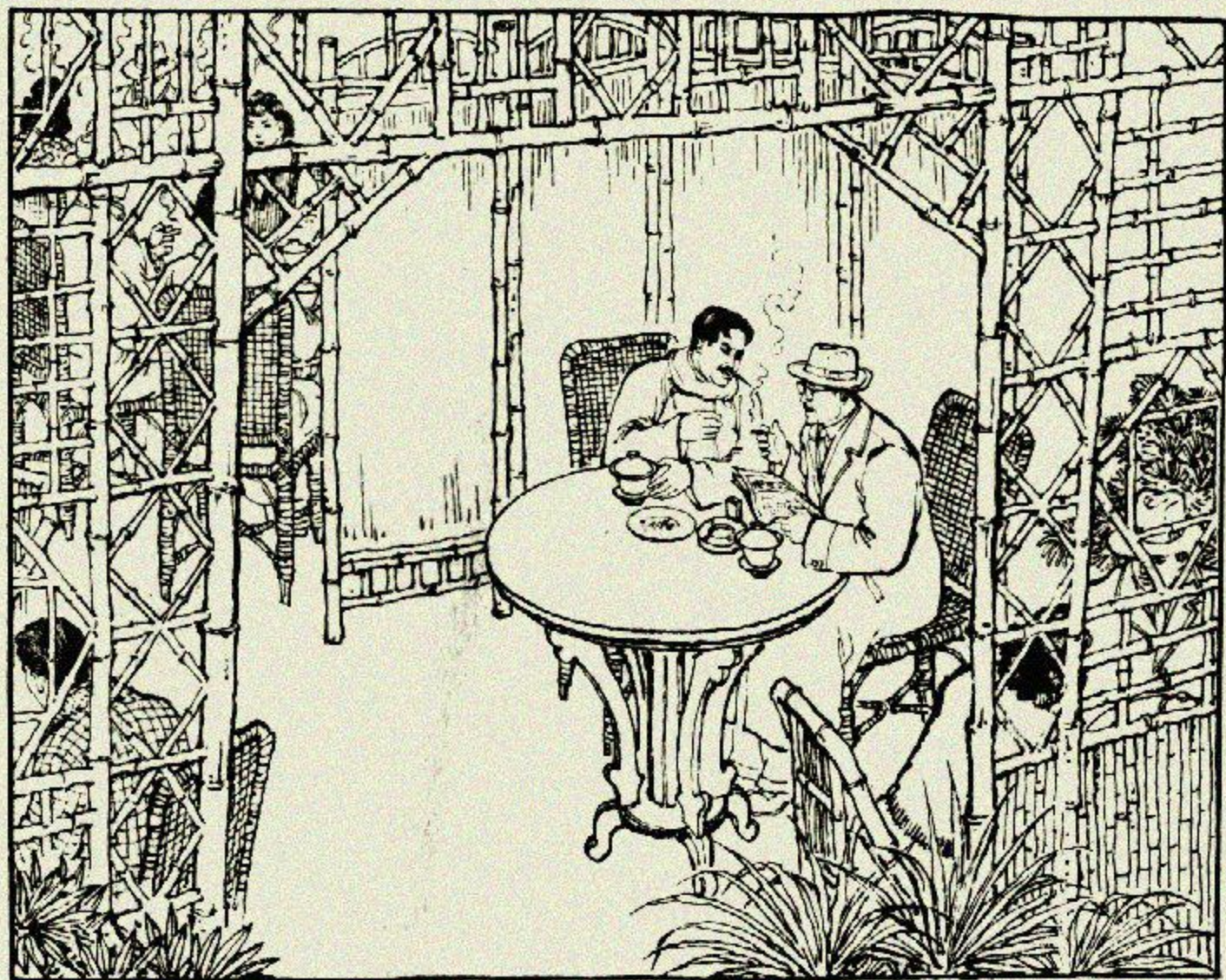
(124) 岩岸边暗藏着一只汽艇。特务们奔到码头,急忙跳上汽艇。等工人赶到码头时,汽艇已驶离了江岸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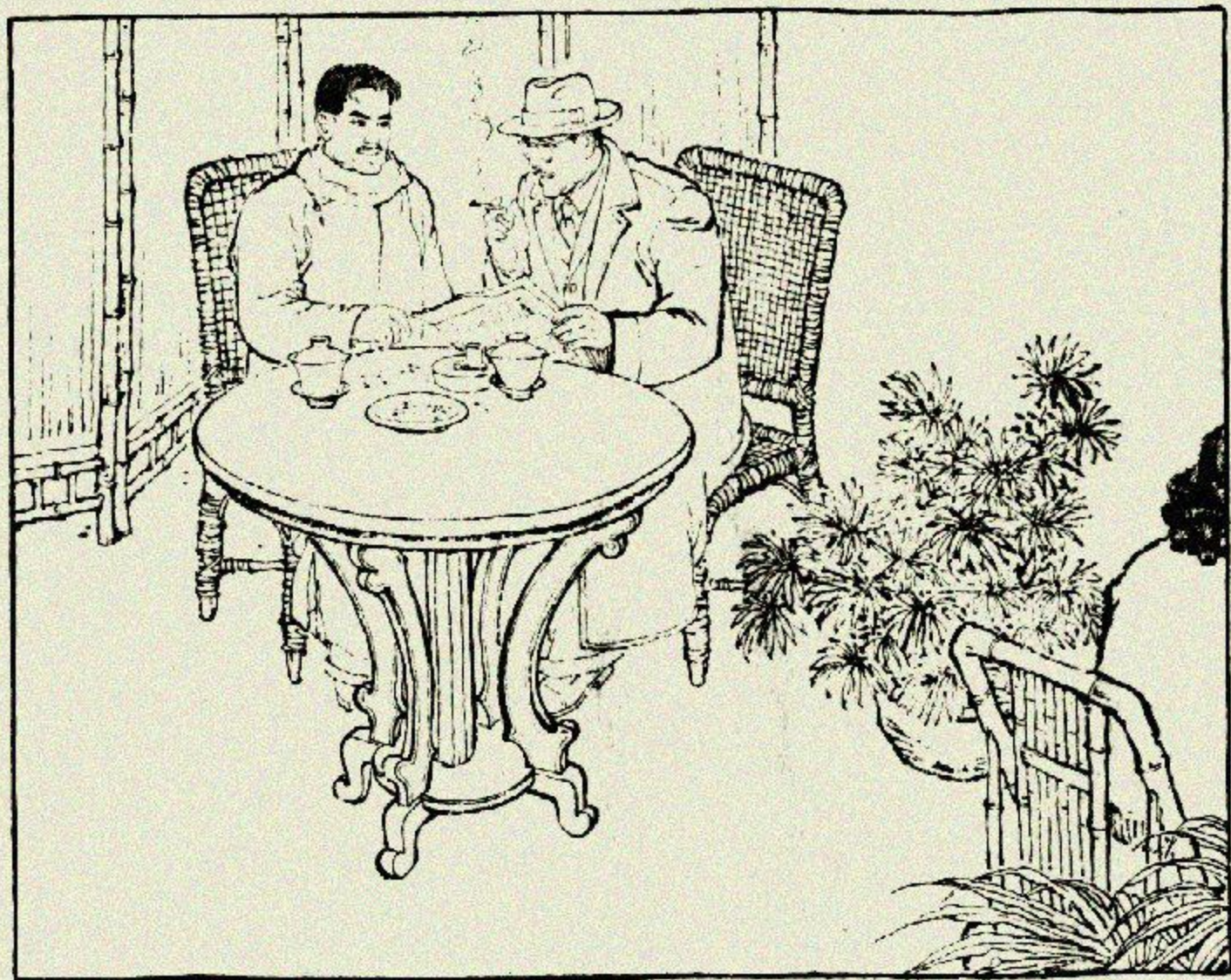
(125)九点多钟,许云峰赶往新生商场。因为他和李敬原约好,在未和甫志高会面之前,两人先在新生商场茶园碰面,交换一下情况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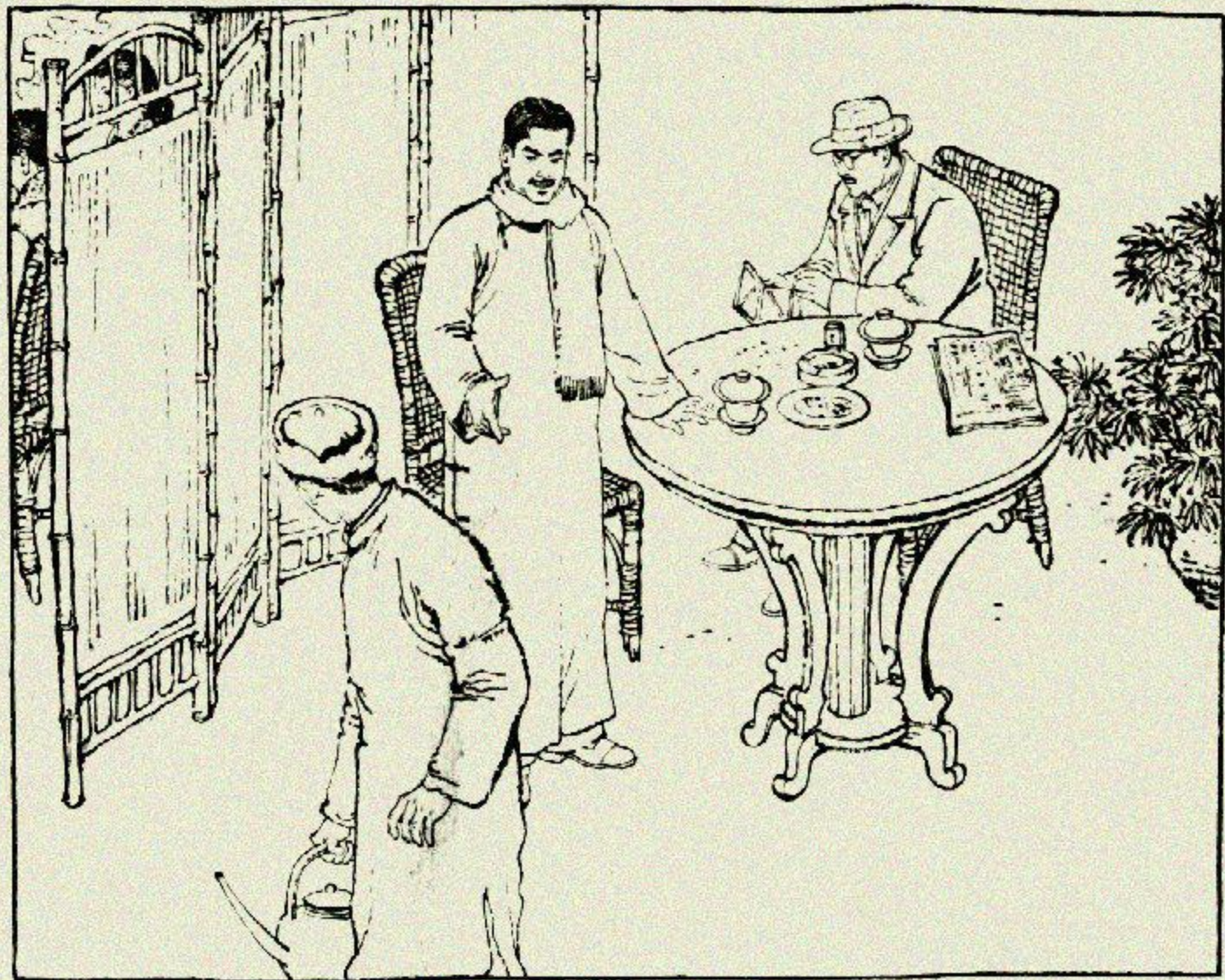
(126) 在新生商场茶园里,许云峰会见了李敬原。两人坐定后,叫来了一碟瓜子嗑着,完全象生意人一样,谈着金钞看涨的行情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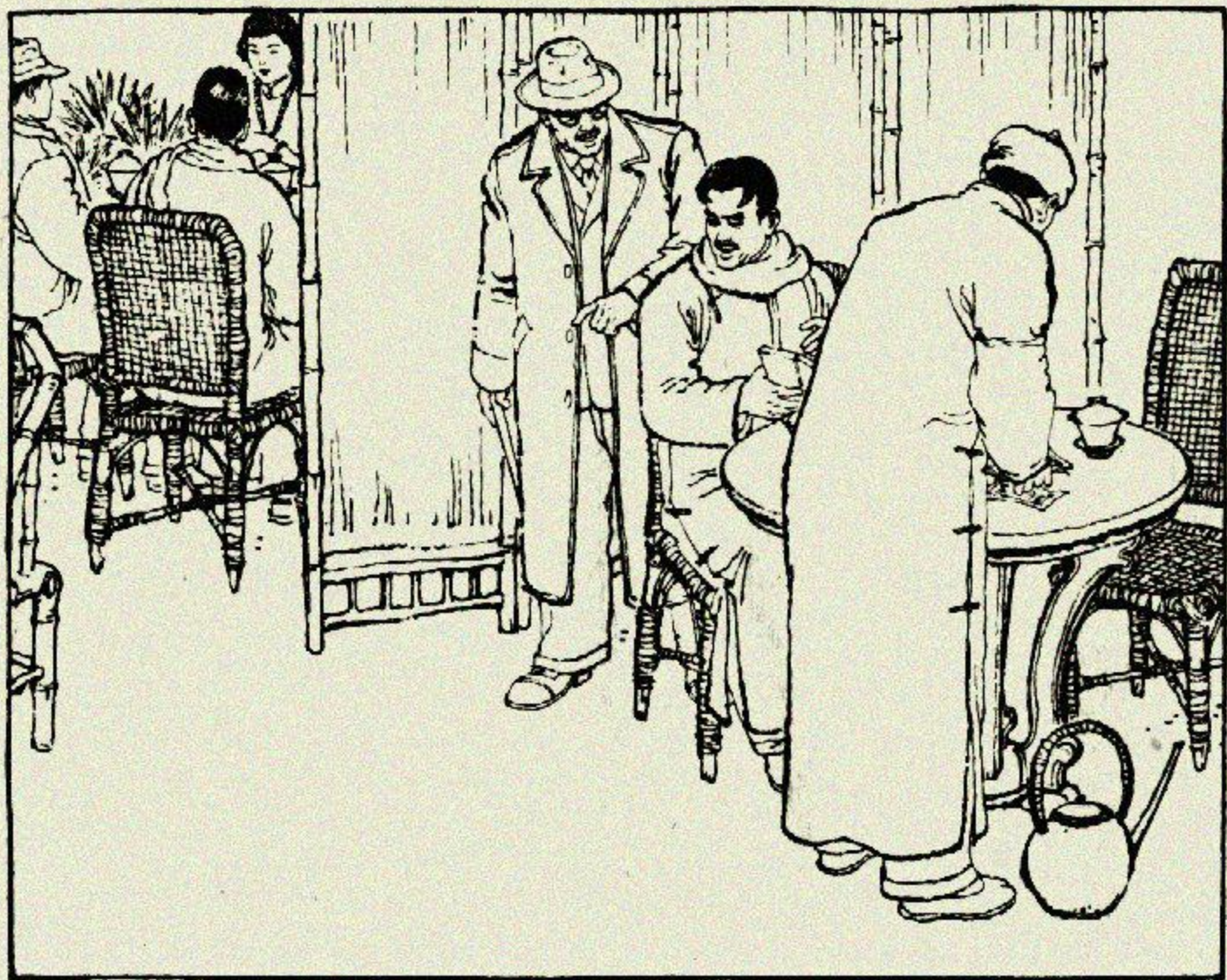
(127)许云峰小声向李敬原汇报了沙坪书店的情况。李敬原略略有些惊讶，他告诉老许，中美合作所来了个准将级国际间谍，沙坪书店的事可能与他有关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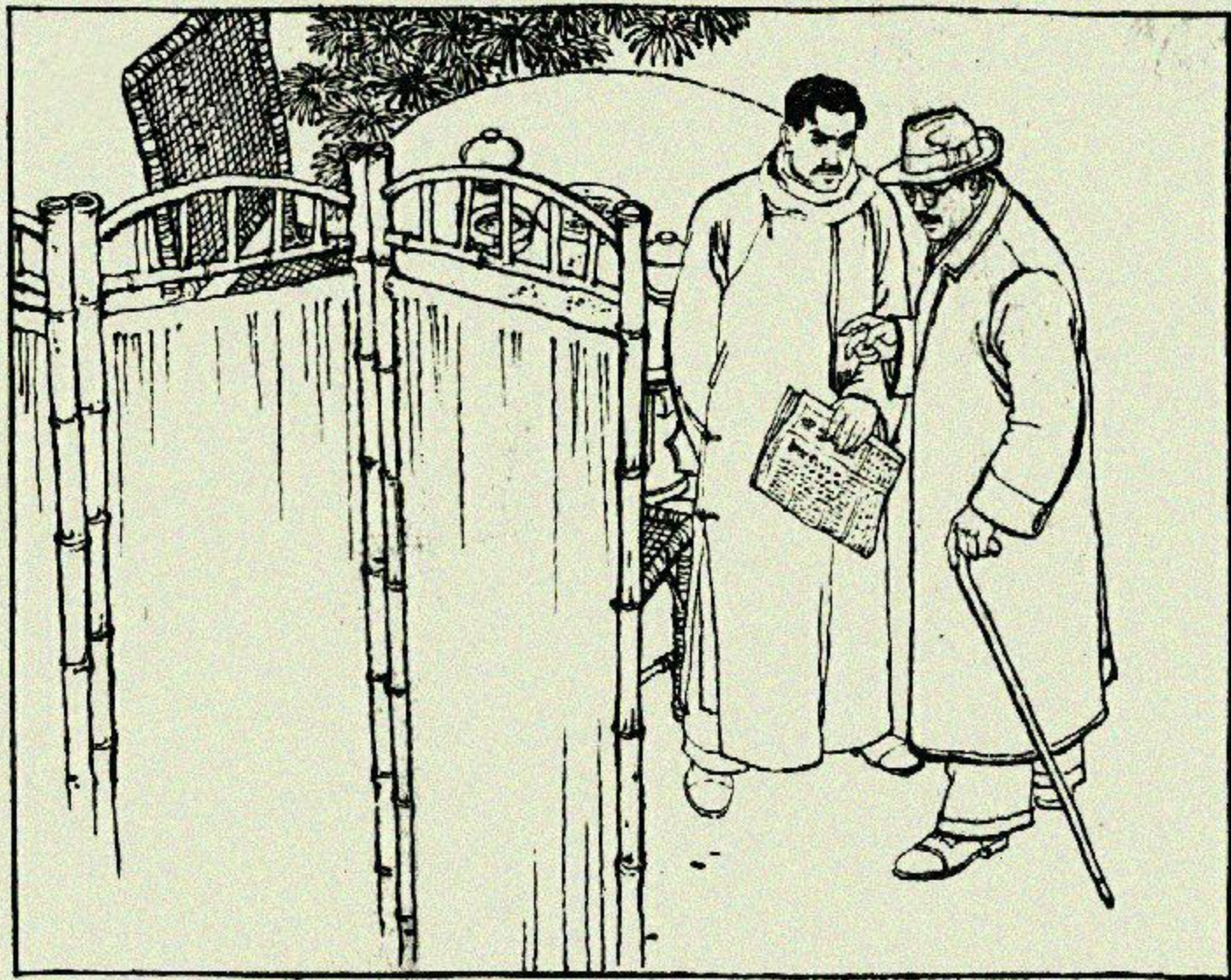
(128) 两人感到事态严重。许云峰耽心地说：“要是甫志高出了事就讨厌了。”李敬原道：“这人很可能。你约定他在什么地方见面？”老许说：“在商场门口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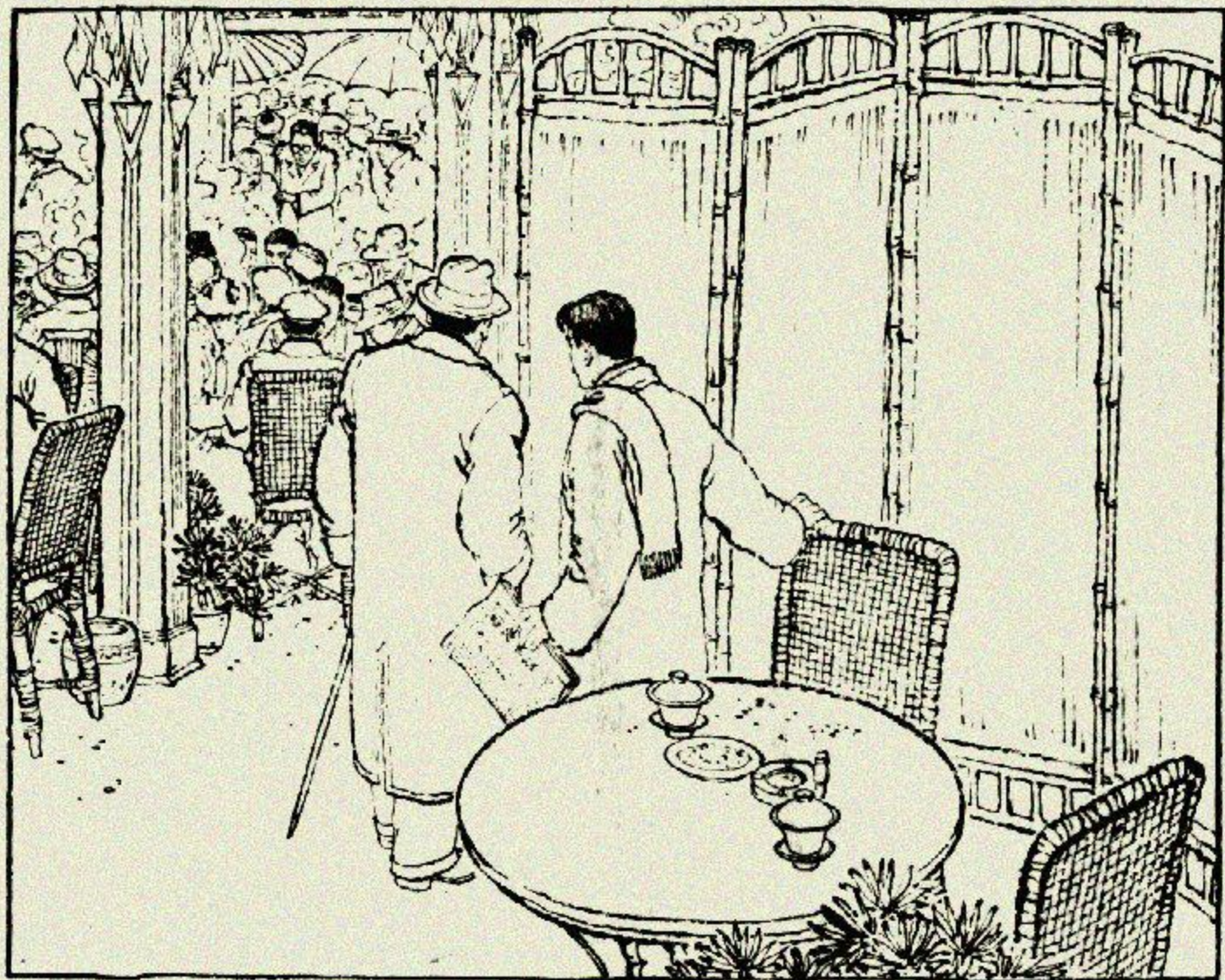
(129)李敬原不安地说：“离这儿太近了……”老许说：“对，换个地方再说。”他看了看李敬原赞同的眼光，便站起来喊茶房收钱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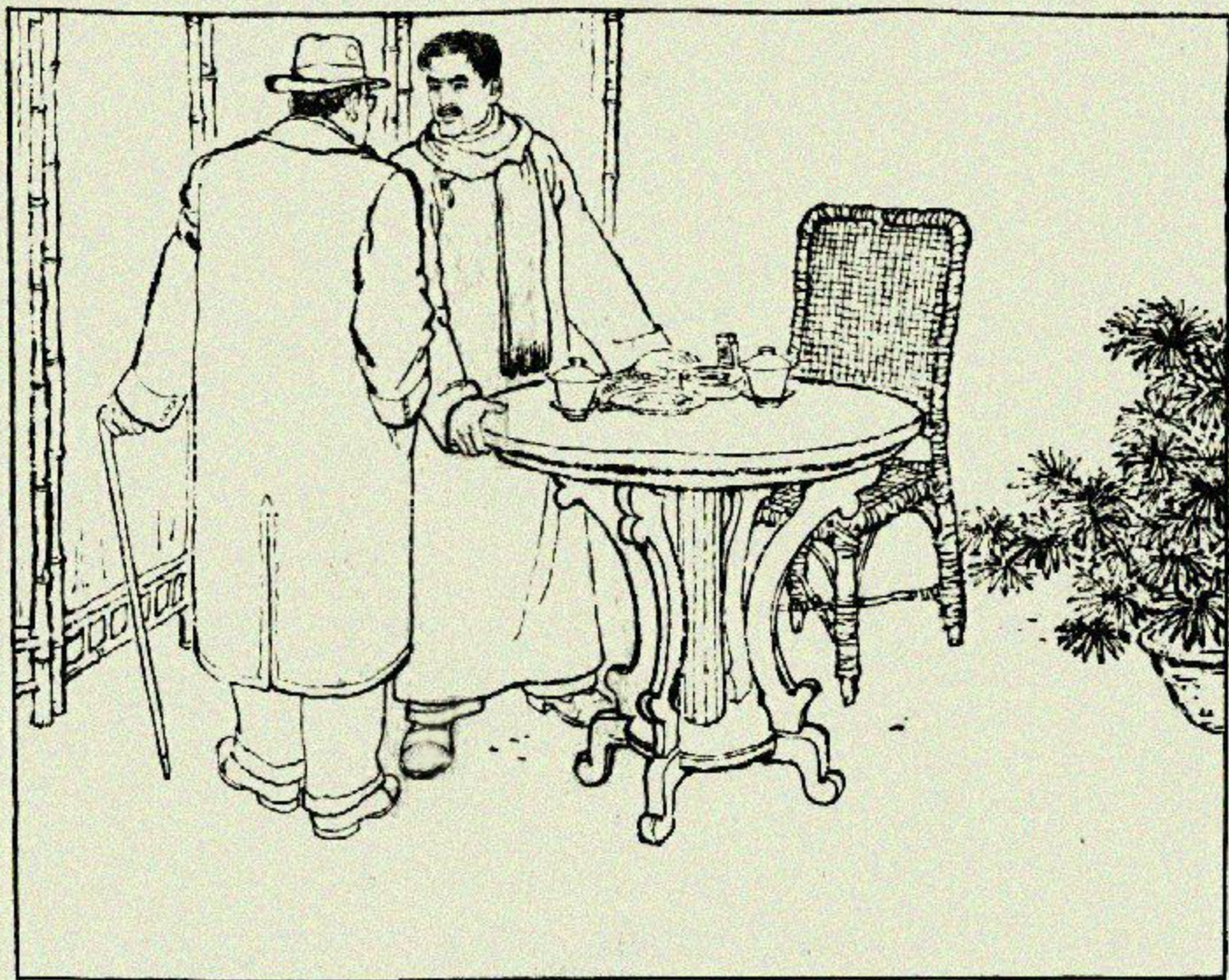
(130)茶房走过来了,老许取出钱包,正在付钱,李敬原发现烟盒已经空了,便对老许说:“我先去买包烟,在茶园门口等你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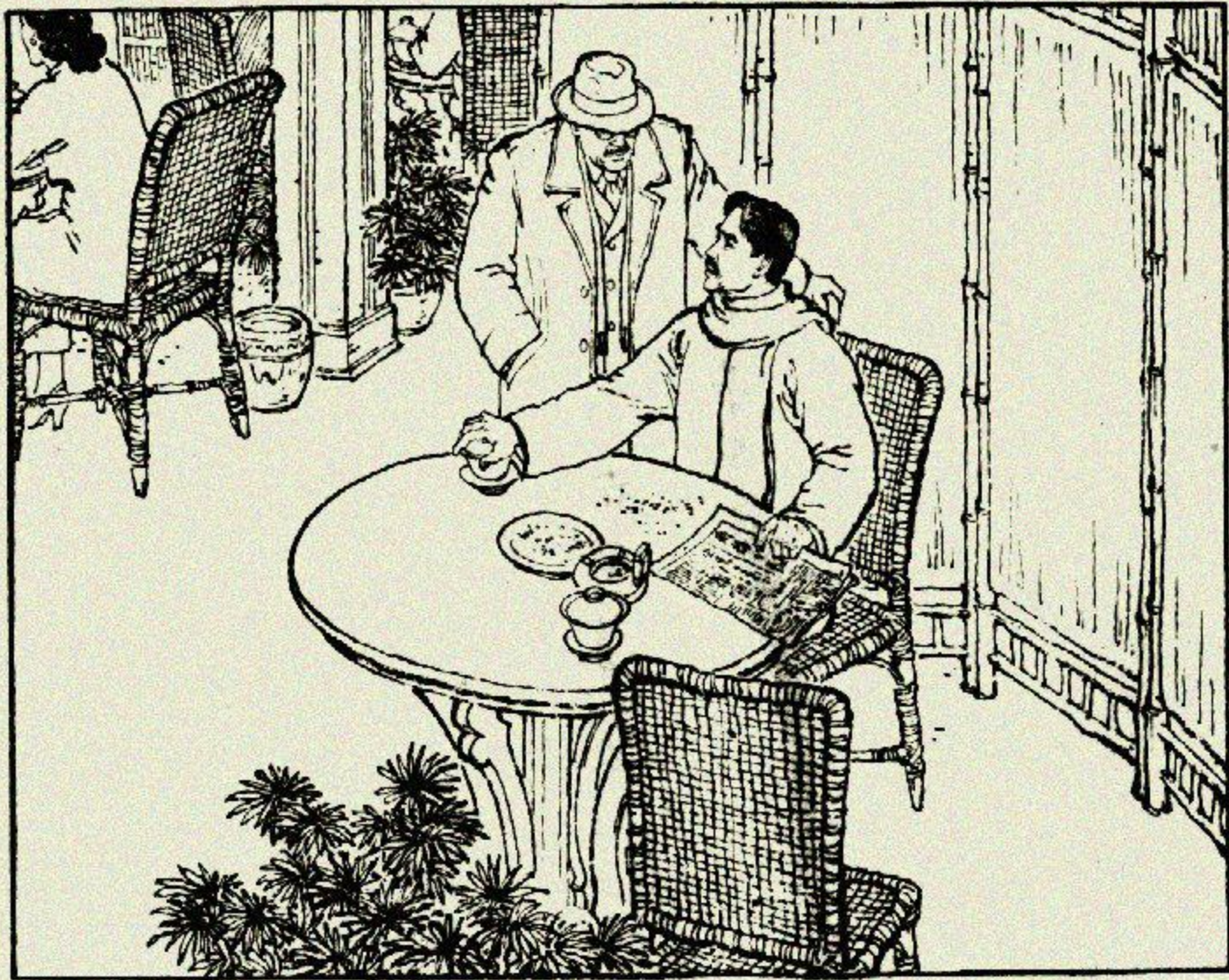
(131)老许付过茶资,看看表,还不到十点钟。他随手拿起桌上的报纸,正要起身,李敬原这时突然回到桌边,低声道:“老许!外面有便衣特务!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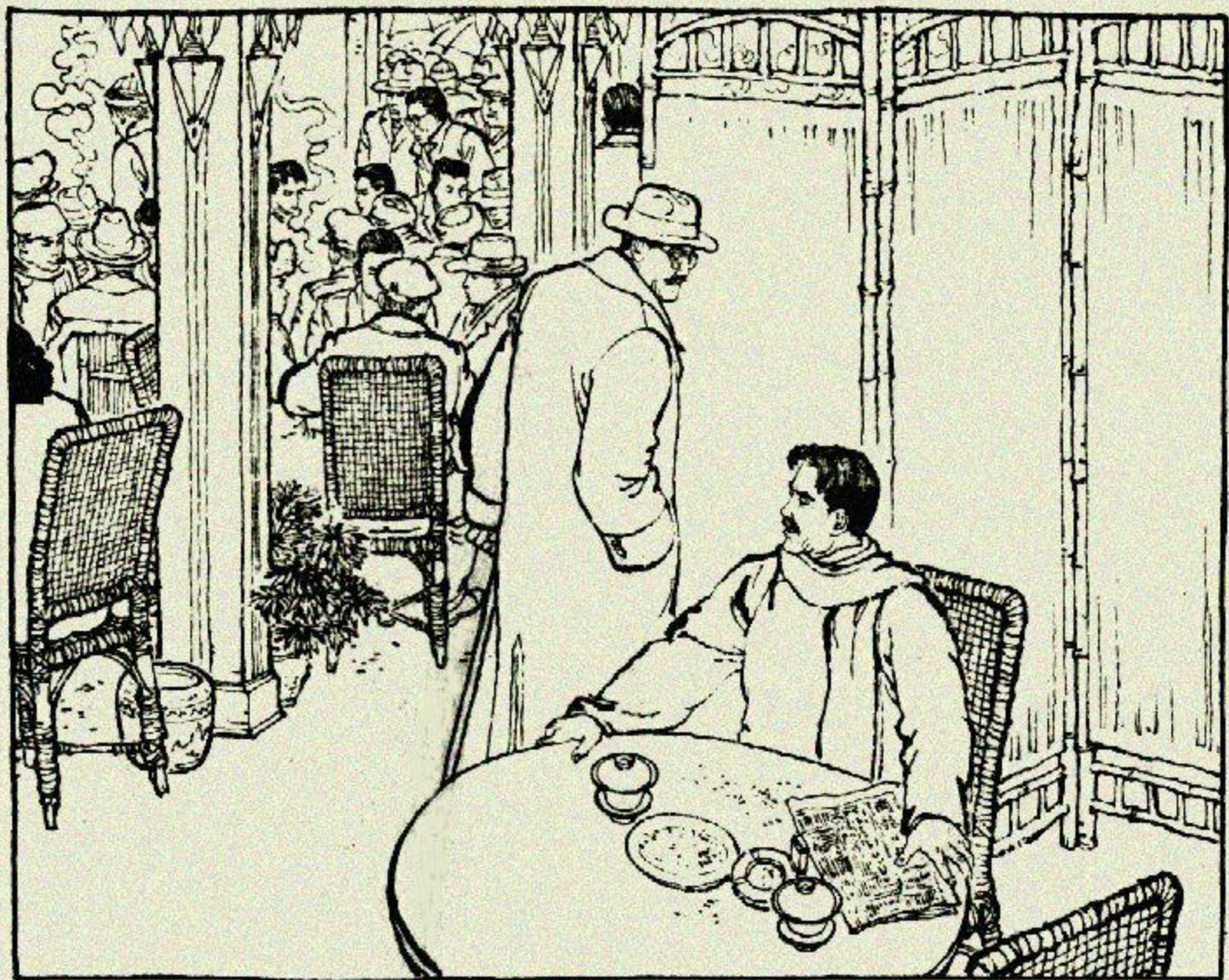
(132)老许扭头察看,只见商场门口,人丛里夹杂着几个形迹可疑的人。再一望,便衣特务封锁了商场的所有通路,甫志高领着两个陌生人正要挤进茶园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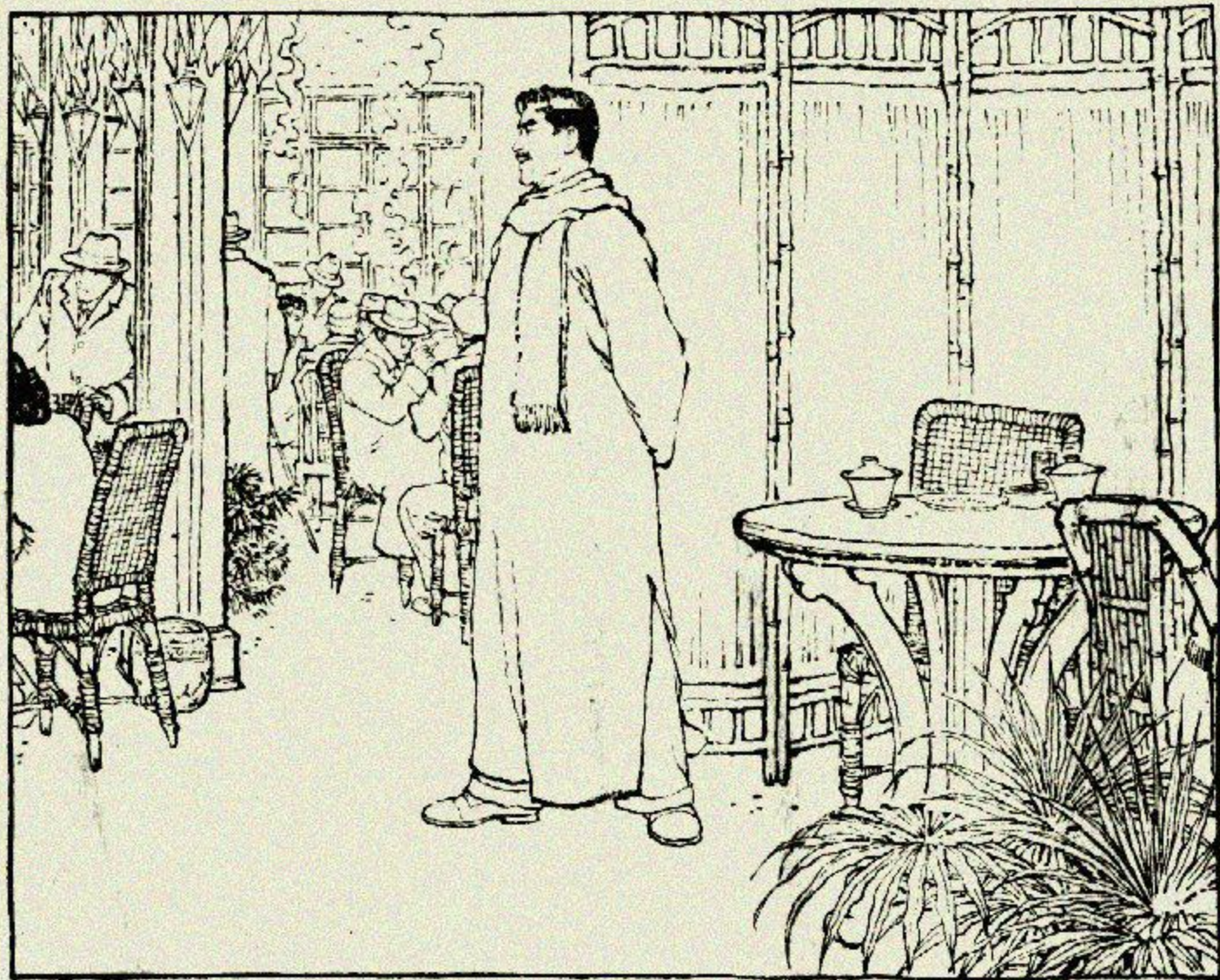
(133)老许知道情况不好,两手按着桌沿,神色不变地说:“老李,马上通知转移!甫志高叛变了!”李敬原道:“我们走!”老许摇头道:“来不及了!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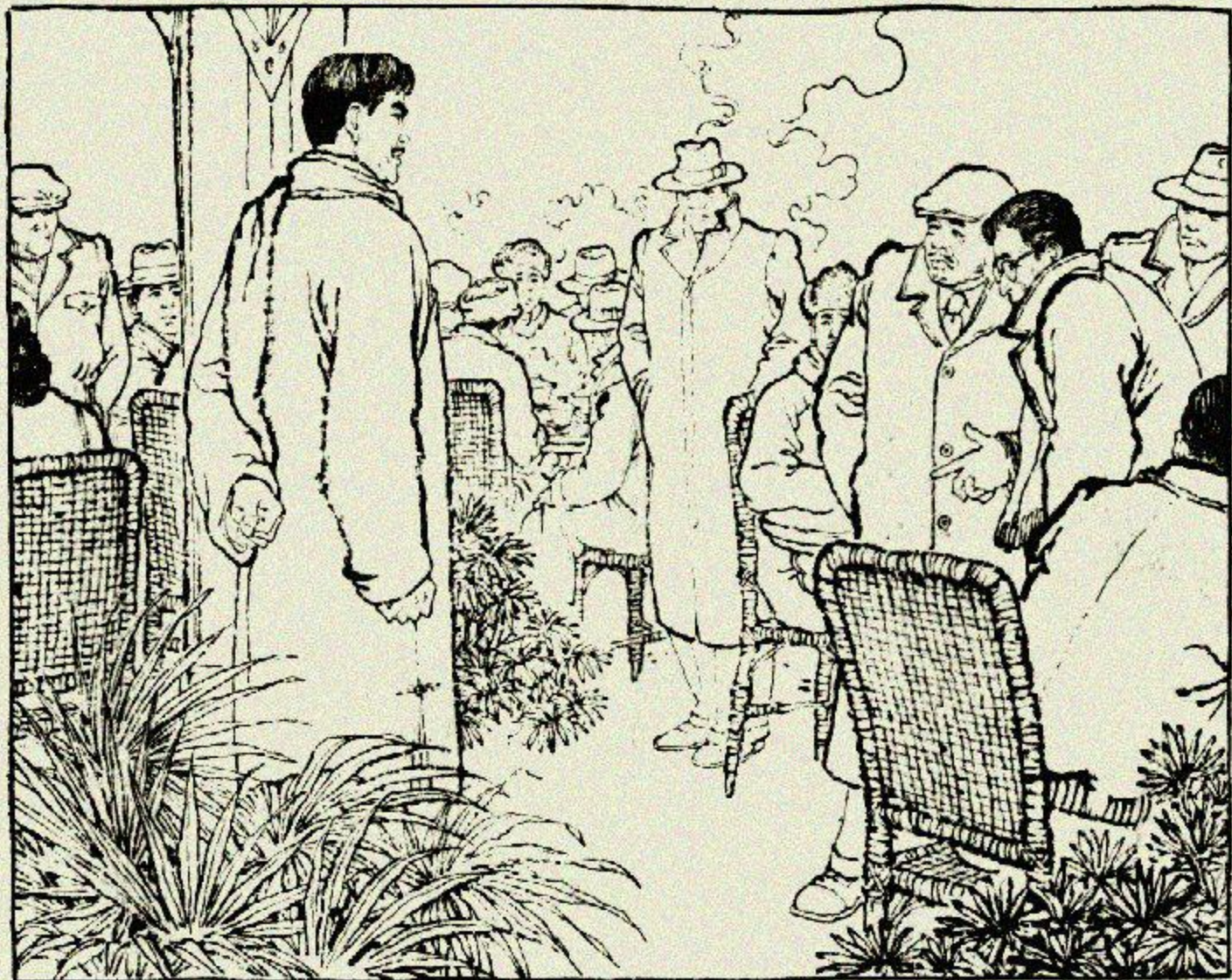
(134)老许把茶碗推向一边，迅速道：“甫志高不认识你，你赶快走。请通知成岗、刘思扬……还有小余，所有甫志高知道的人全部转移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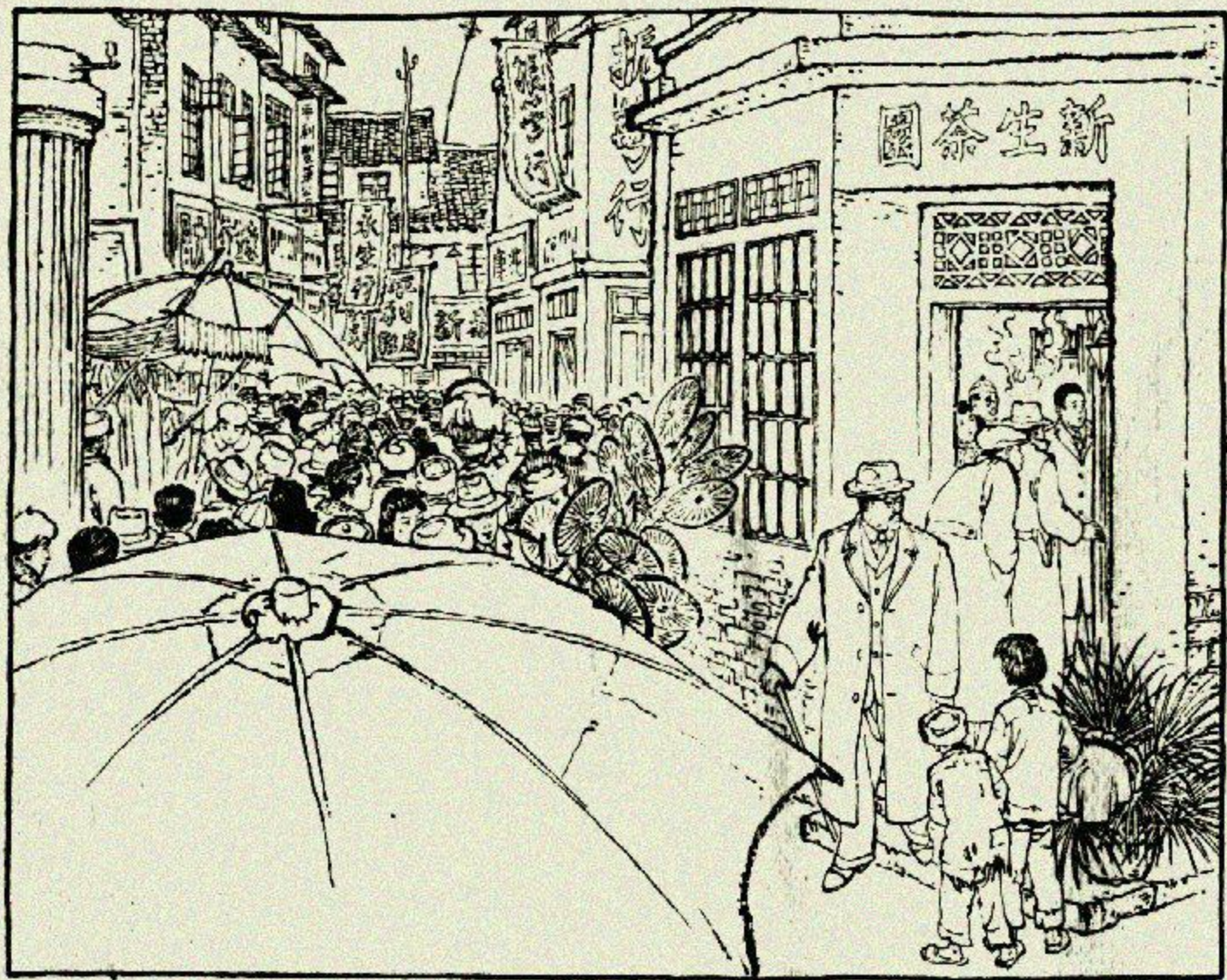
(135)这时，甫志高已经挤进了茶园。许云峰又迅速地补充道：“你走，从旁门出去！请不要为我耽心。”李敬原坚决地说：“我们一定设法和你取得联系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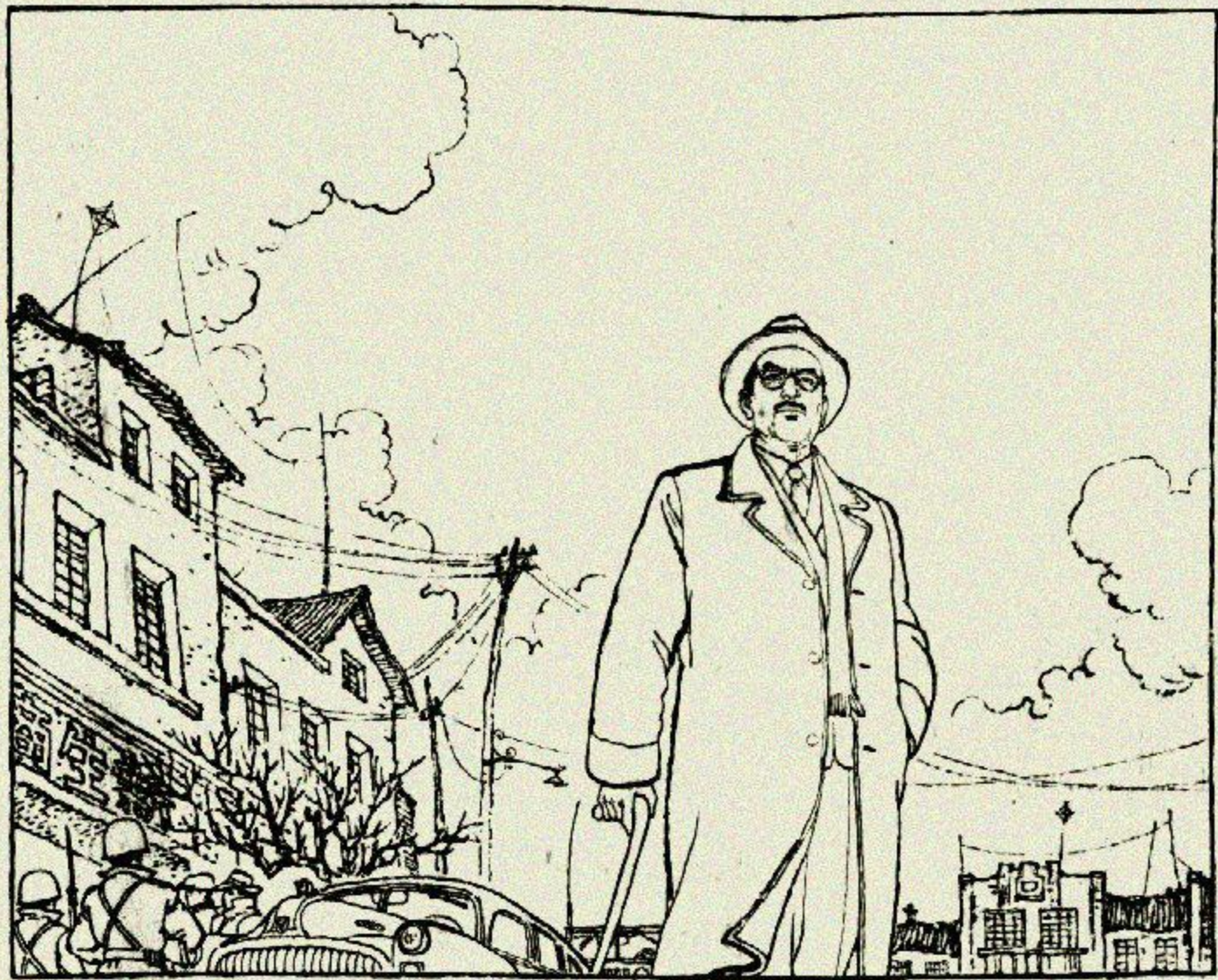
(136)老许丢开报纸，站起来，迎着甫志高卑鄙的目光，从容地高声招呼着：“甫志高！你来了。这边坐吧！”



(137)立刻,所有便衣特务的目光和注意力,全部集中在许云峰身上。李敬原沉着地和进出的人群一道,从注视着老许的特务身边走过,出了茶园。



(138)他在门边,又回头望望许云峰的背影,虽然脸上毫无表情,可是亲眼看见多年的战友被捕,这种痛苦是无法忍受的啊!



(139)他通过特务林立的警戒线，大踏步的走出了新生商场。他心中考虑的是：如何同许云峰取得联系；在各个方面，与敌人进行广泛而又坚决的斗争……

紅岩

可蒙改編
韓和平 羅 盤 畫
金奎 顧炳鑫

这套連环画是根据同名长篇小说編繪的，分为八册出版。內容从国民党反动派垂死掙扎，搜捕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起，直到革命志士越獄，美蔣秘密監獄中美合作所毀灭为止。八册連环画各有独立的內容，但合起来是一部完整的故事。

八册連环画的书名和順序如下：

- (1)山城风暴 (2)前仆后继 (3)沙坪事件 (4)威懾群魔
(5)烈火紅心 (6)揭破陰謀 (7)迎接黎明 (8)永垂不朽



== 紅 岩 (三) 沙坪事件 ==

原著 罗广斌 杨益言 改编 可蒙 绘画 韩和平 罗盘 金奎 顾炳鑫

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 上海长乐路六七二弄三三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 002 号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华一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60 印张 2 11/36 1965 年 6 月第 1 版 1965 年 8 月第 2 次印刷 230,001—530,000

== 统一书号: T8081·5537 定价: 0.24 元 ==